測繪類彙編

第十冊

中央統計主
圖書
★

74094

湖鑒類函

〔清〕张英 王士祯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第
★藏书★

三册

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違典禮

梁書曰高祖尊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

又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書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效遠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蠹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詺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通鑑隋紀曰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

唐書曰傅奕上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

非聖人者無法請實嚴刑奕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迷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遘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眞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又云王荊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生知其常是也因以為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道術者其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則孰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皆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威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勸除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　遼史

云謝浦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蕀茹潛心佛理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晉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奈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王奈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眞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雒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栴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慘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晉涅槃經云降維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波羅奈即鹿野苑之境最初說四諦處也)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在鹿野苑中爲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雞園(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雞頭)

摩寺(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衆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

四方俱破於羣翳(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馬鳴寺潛確類書世尊曾)

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

高山龍從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圖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

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

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遺樹不去婆羅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

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嫂姑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丕願開)

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

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

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釋教三

慧劒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劒破煩惱賊

法結社　搆園(遠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書遊臣)

楚王曠罪　梁帝捨身(楚王英信佛道請以贖罪詔報曰尚浮圖之法教有慈誡也梁高祖崇信佛教於建業起同泰寺自)

覺路　慧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救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爲教文　以禪定爲眞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法之要誘掖浮生 見性 忘心

之道也 達磨對此土機緣 索不可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指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也 黃蘗示要論云一念離眞皆爲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彼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 眞如 大覺 馬師

心隨去若見善相種種現前亦無貪心但自忘心同于諸佛來迎亦無

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賊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

酵裏得眞如劉禹錫詩云心會眞如不讀經眞如謂禪理也 佛妙道上有元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

覺聲聞辟支佛覺菩薩覺佛覺山堂肆考 超九劫 消三幡 初學記云始出四門終超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慚愧門努

文選云消一無于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爲一同歸

也空二也觀三也 無量心 不住法 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援典籤益是慈悲喜捨是四

也 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等是捨相 金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色 狂象 愛馬心猿 唐詩毒龍擊分赫然狂象奔分沉酣藝文云三猿社愛馬六念靜心猿

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佛妙道上有元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

諸佛來迎亦無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夫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

眞執文滯指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也黃蘗示要論云一念離眞皆爲妄想一念計生死

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 眞如 大覺 馬師

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賊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

酵裏得眞如劉禹錫詩云心會眞如不讀經眞如謂禪理也 佛妙道上有元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

覺聲聞辟支佛覺菩薩覺佛覺山堂肆考 超九劫 消三幡 初學記云始出四門終超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慚愧門努

文選云消一無于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爲一同歸

也空二也觀三也 無量心 不住法 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援典籤益是慈悲喜捨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

等是捨相 金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色 狂象 愛馬心猿 唐詩毒龍擊分赫然狂象奔分沉酣

藝文云三猿社愛馬六念靜心猿 禪枝 心樹 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靜慧室三明杜子美遊修

覺寺詩禪枝宿衆鳥 佛教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毒龍 佛言除慾累也 忍草靈花 心香意葉 唐詩晨行

踏忍草夜 愛河 慾網 山堂肆考佛言善度愛河能褰慾網 覺路 迷川 佛經以黃

天人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佛以界入道故李白歸山寄孟

形門行善惡者皆有報應故以責行善修道以煉精神煉神煉石不已以至無生故得佛也

之蔭大雨潤衆生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苦空 貪著 煩惱 解脫 道濟眞俗 理苞聖愚 開悟愚蒙 拯濟沈

溺 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離相 王氏彙苑如來生于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終歸于空 慈室 法華經慈悲爲室

和柔忍辱爲度 彼岸 梵經 大雨之潤 慈雲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者山

名多此言到彼岸也謂衆生輪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彼岸也 法要 傳燈錄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云作金人以爲

慧生慧八萬四千法門迭爲用也 六通 王氏彙苑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

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三緣 古禪師語錄一爲了自己身輪迴生死二爲給陪三寶三爲六道四生皆爲解脫

心離名守身等定界法四 解脫 傳燈錄云觀四微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

然後謂之解脫 清淨 劉禹錫記云味清淨者即清淨以觀空 宗教 宗鏡錄云融

法因夢幻無得無說 神妙 權德輿云神妙不與物俱 聲聞 王氏彙苑因聲聞

生篇釋典也文選 無生 觀山堂肆考無生觀佛境也又曰無生觀 三塗六道 山堂肆考一曰色慾

生篇云無生觀以無生之篇 三塗 六道 三明六入 文選云氣茂三明情起

慾門中尸滿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傳奕曰僞啓三塗六道 三塗 六道 三明 六入 文選云三明謂天眼明

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傳奕曰僞啓三塗六道 三塗 六道 三明 六入 文選云三明謂天眼明

盡明六入爲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古占人味入觸意入法

釋教五

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庶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柝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闡希微寂理孚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鷄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眞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例景望遙垌遶迴似江漢況瀲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遍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顚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元又元　又夢詩曰廿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眞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闡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氷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屢遷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鈎非關顧兔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又響詩曰聲嘯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惑顚倒輩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眞如　又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縣鏡在高堂後往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壁當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園法侶感天園俱消五道縛共蕩四生冤三循社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整地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晝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塔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辨洞鑒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辨垂帶霧裏見飛鷺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圖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曰物輪動文學乘笳鳴實從靜暁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暹　東齋聽講詩曰庶茲祛八倒冥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餐甘露旨方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啓昏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鼠慮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放光閻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眞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掩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轡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夔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得道難闚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攀馬出王田停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晴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劒遊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聲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燦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驂迴曲羽旋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與下重關降道訪眞源談空匹泉涌緩藻遵弦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輩龍鴻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遽誡銷五罪三緣解奮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遊遍新有待

周庾信詠開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山將鶴唳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心論物性具氣辨仙才 增 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道玉柄即談空論棧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感遣具俗兩緣同攝業疑梵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慈願隨方便力長冀釋塵龍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曾詣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鵲衣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躕 耿湋詣順公問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拄持後能逐生死中秋苔經古徑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前躓刳腦剜身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累顆小來兼可隱鐵鋒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眞實語三生同聽一撿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泰名齊七道人纔數葉草義便見雪山春講講龍來遠聞經鵩下頻應機如一兩誰不滌心塵 賈島內道場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閑同像寂晝定爲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楳白上人詩曰日高荒廟林雙扉杉逕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潮起歸思滿蓬屋兩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書蠹蟲灰却自疑賴有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 宋徐璣宿寺詩曰古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涼頌 晉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遷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沂參珉見璧擇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慮以身全業資慧遣事假言念刹名相倚禁扉茲纏燕驥匪騁銅錯徒鍚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懺悔隨喜門頌曰澡身浴德曄迹塵名將安實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迴閑清風飄弗響震氛徒聲嘯傲馬慮脫落何譬長揖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芳四民亦爲之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實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芳四民亦爲之三界豈有結永寘無生 又出家善門頌曰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王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畢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筍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已篤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又元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波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唐王勃梓州

漢遺居禪扃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牢落榛莽丘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雨日觀龍驤烟壇鸞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倚與上士道場眞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複岫縈欄攢峰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欄溪留夏雪澗咽秋湍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庶止望風三蜀征塵千里頓首元輝歸心翠庶業起有色功齊無始偉哉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剎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簷窅窱有隋奈曆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隣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嚴烟接廡風雲對霤鐸運星衢瑞懸月實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雁舉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麗遠覽長圖實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具一從遊物通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寥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有靡不然昧漢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徵欲安恃　陳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熱色並月聚光來一明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地萬里今天一極往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今慈悲力五色繽今黃金飾澄生

增呂温藥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今天一極往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今慈悲力五色繽今黃金飾澄氛昏今圓相開湛水月今蓮花臺慧眼瞻今獷心迴死別離今生歸來海爲田今劫爲灰身念念今無窮哉

唐銘陳江總鐘銘曰惟大陳之十一年歲在乙卯月建仲冬日躔星紀鑄鐘之匠狂陽之銅圖樂鑄鐏刻獸銘功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鎔刻藥上雕驚嶺夜動龍宮冀濕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通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鐫聲裔法鼓響遙鳴楗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臺光此遇法相今逢睹雲盛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增周庾信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秖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篤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鶤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輦轅河鳴陽硤山繞蘇門翔禽歌轉流澗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叢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樊噴燧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襲莒有兩圖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車南轅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增碑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格息言之津杜口眈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曩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文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

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室憑五衍之軌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遥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悅惟愡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歌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日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絶紐蔭法雲于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中身殉肌膚于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没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絶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粤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書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問天下之無事庇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艧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湊金資實相未籍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鑲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恒捻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鶴逐魚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饗鸚鵡未始非人西土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之膳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革之宴 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眞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纔居地轉咸戀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況復安居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迎留乞麩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廩義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丰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氛水揚波猶獻稻粱永無餓乏加以五豐具足七菜芳軟麩類天廚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鏤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冶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所儇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巵無當選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驚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遥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寘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崩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閬閣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縣磎錦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

分絶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皐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兩峴峨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是以淪淪國家奄有帝圖能平天釁紫宸昧照皇階即敘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主華戎一柝燭龍韜景遑鼍日於幽都雲鵬歛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皆具美功窮望極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況乎山積舊壤下鎭偏隅天帝遺書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雜亭合樹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簷間出豐隆曉震次複霤而棲皇列鉄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遥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壑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竈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闍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緑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牋探色振八解之遥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戴於初髮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拯沉黎揮覺劒而破邪山楊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馬盡於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幡冢虔誠樂土憩影茲峯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塵龕龕忉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洎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眞城肆殿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礪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殤山杖劒綰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綾丹

紘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儁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劒鍔直照胃襟楚澤珪璋潛周
履行詣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閨鏡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機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驚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繕興式光泉藪
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棟氛百氏升單聘周脊竿尼旦所謂窺
七澤而狹潢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審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悞惜乎祇園
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伃明分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旦奠隨方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齎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兆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踊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絕顧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
魯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悉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
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封篋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爲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靄靉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篪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爲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忭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眞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間羅散翻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波侶菩提無上永劚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竊以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　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劒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屬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徵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哀鳴　又謝齎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靡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葉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達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緻未能即行豈可忽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梵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翦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以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序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賂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爲言語斯絶詩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化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大異軌翻動殊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駕人壽歷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刹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實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包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衺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偶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摛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盛典事

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唐太宗御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象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歷千劫而不窮或隱或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晦影歸眞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徽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眞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元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蹈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眞教于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津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洁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開寶藏目錄 卷三百七十 釋教部 釋教經

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爇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記】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增】白傳集云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剃膚爲紙即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達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丘曇謨精義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經言草堂之傳眞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中土見而禮之稱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爲胡書寫傳西域沙門皆東向遥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正言駮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實或翻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　天中記　清異録云沙門愛英

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卷雖小佛口所說

經二

晉書云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起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為中書令善談玄篤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遷僧達明佛理至是疏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閉閤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疏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梁蕭譽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為謗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是譽為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不獲一鱗　北史續高僧傳應記曰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問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殿前獨宿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員文 梁武帝于元
味徐孝克天監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
乃疏食長齋持菩薩戒 下詳經二
法師受三論 迦葉撰文 曇花感夢 隋書經籍志曰經
盡通其學 四部無礙 一
氏武帝不豫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于子良案云云
皆禪學也唐詩云白法 增 員葉
調狂象元言問老聃 雕談 妙辯 雕談筌奧旨妙辯
甚歷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
馬祖曰梅子熟矣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 梁 琅函 琅函秘典皆佛書也
經致此勝果 入定影 止觀經 初學記云輕飛入定影
因以名其山 杜詩云白首重 能捨樂觀疲癃苦 劉勰 燔鬚 後主頓鬚劉勰與
定林寺撰經畢求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勿許之改名慧地
野史李後主信佛朝退與后僧帽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
容永所得 大乘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四年十一月太后建崇靈寺比丘
至夜半門開械脫出于重禁中若有導者 講難 後魏高祖集沙門講佛經令裴
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 道安 明義 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初經出已久而
但向西坐念一切空寂云 慧斐手書 梁劉慧斐在匡山手書佛經二千餘卷
起盡之義經義克 定林經藏 齊劉勰字彥和早孤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
明蓋自安始也 齊張氏鐵血 肅宗庶母張氏帝不豫
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 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梵經 張說手寫
四十二部學兼 圓覺經 裴休 華嚴經 八十一卷李長 佛頂 佛頂尊勝
洛陽伽藍記曰孟仲暉者武威人也志性聰明 有注 有十 十二部尊經 十有
義解氏四論之義寫其指歸恒與沙門論義時號為元宗先生 三有城 三百言 金字梵經 十二卷 金字經 貝葉 貝葉經有
三論盡通 梁書曰傅縡字彥和奉同泰寺設四部無礙 受持 翻譯
李道元華嚴論 一藏經 桃燈欲讀一藏經 張氏鐵血 肅宗庶母張氏帝不豫鐵血寫佛書以懺

經四

經五

碑 唐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銘曰釋宮尊種龍出扶持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徵塵寰行甘露慈仁
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械懽喜園花惟聞薩薍百千萬
億調服其心灌頂在即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因以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

贍無日雙實昭興教尊言密歸我淨因因明悟實　李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今畝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今阿墨之文演暢宗極苾蒭龍象甚奇特今三者之藏傾如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陁金石刻今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佛一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煉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休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耳　又曰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眞實二者權應眞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得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翻譯大論云秦言知者漢言覺也僧肇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元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數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爲無非無而不可爲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強謂之覺　又云夫佛垂化也道濟百靈法傳世也慈育萬有出則釋天前引入乃梵王後隨左輔大將由臧惡以成功右弼金剛用生善而爲德三乘賢聖既書爾以歸投八部鬼神故森然而翊衛　廣弘明篇曰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名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效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

天中記

遭周書異記曰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過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天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出處 普曜經曰佛現卑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佛地論曰姓釋迦號牟尼佛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遭元妙內篇曰老子入關之西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下天上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教興焉 周書異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摩耶氏夢天降金人遂有孕於四月八日太子生於右脇名悉達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証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世尊於熙連河說大涅槃經以正法眼藏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弟子大迦葉為第一世祖行至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般涅槃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為釋迦牟尼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築通天之臺以居之其高千仞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袪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意迷精喪既寤自失者三月化人曰吾與王神遊耳形奚動哉 本行經曰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足王驚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字天中天即佛第二小字也 原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為十二部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 遭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梁書曰武帝大弘佛教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偏覽衆經乃於宮內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

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以爲至德所感太平御覽釋氏書曰自釋迦世尊而下爲迦葉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毬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加七祖婆須密八祖佛陀難提九祖伏馱密多十祖脇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羅十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候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迦那舍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閻夜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那羅二十三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又曰梁武普通元年達磨來自西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六祖而衣鉢絶矣昔達磨以袈裟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遂說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初祖達磨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大祖禪師姓姬氏虜名神光三祖僧璨鏡智禪師四祖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五祖弘忍大滿禪師姓周六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　禪宗六祖問荅曰達磨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二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三祖一罪身覓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四祖一株松不圖標鏡智且要壯家風六祖一張碓踏著關撥子方知有與無　唐書曰憲宗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韓愈疏諫遂貶之

佛三

離相　斷言滅相終歸於空　慈室　慧門法華經曰如來生於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不可以法爲室　龍步　譬音佛名經曰龍步無畏譬音佛　金乘　珠藏佛名經曰金乘佛又曰珠足佛珠藏佛　露山　金海華嚴經曰三萬德日月燈佛　珠幢　日月燈　旃檀佛　十方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又曰金色曉界佛　寶洲　金界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又曰金界佛

曰佛首楞嚴如瑠璃筒內外明徹表裏一珠圓滿清淨衆味交徹是名如來修道證果大智論曰佛舌相色如赤銅薄而廣長能覆面至髮際經曰佛以一毛孔出無量光明一一光明有無量化佛一一化佛有無量菩薩一一菩薩有無量神通一一神通有無量變化遍滿十方虛空中乃至金花瑠璃咽 珊瑚舌三昧經曰咽喉如瑠璃筒大智論曰佛舌相色如珊瑚 漢帝夢 何充侯上詳 所施遺時郗愔及弟曇一祖述業至晉簡文少安相 蜂臺 御座山堂肆考蜂臺佛誦經臺也唐詩花沒梵輪空也 龍音螺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佛鏡也 龍音螺 面錄 坐 現足 化身 世尊入涅槃時雙足按地示現出鬘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按世尊如來智曇南無皆佛號也 慈雲 慧日 上詳釋教四下詳釋教五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佛鏡也 龍音螺 面錄 坐 珠澤毛 金花面 雜垢施女經曰賢者阿難以偈問生者何充執政崇信佛法給沙門廬貲巨萬不吝親友賀之無數曰貲財雖多不免無常智慧寶珠乃能消滅衆惡生死大海唯有智慧能渡彼岸 漢帝夢 何充侯上詳 所施遺時郗愔及弟曇一祖述業至晉簡文少安相 蜂臺 御座山堂肆考蜂臺佛誦經臺也唐詩花沒梵輪空也 龍音螺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佛鏡也 龍音螺 面錄 坐 珠澤毛 金花面 雜垢施女經曰賢者阿難以偈問生者何充執政崇信佛法給沙門廬貲巨萬不吝親友賀之無數曰貲財雖多不免無常智慧寶珠乃能消滅衆惡生死大海唯有智慧能渡彼岸 瑠璃咽 珊瑚舌三昧經曰咽喉如瑠璃筒大智論曰佛舌相色如珊瑚

二首一身訶迦陵頻伽鳥也
唐詩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幢 摩尼珠 隨坐衣佛珠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那此云隨坐衣 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梵語云尼
唐言坐具也 貝葉經 蓮花偈 唐詩貝葉經文手自書西域佛經多
城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
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
位而立師曰
汝得吾髓

佛四

辰 覺悟羣生 後漢書曰浮屠者佛圖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
生 有大威德 大神也 專務清淨 後漢書曰佛生天竺假行王宮父曰白淨夫人曰白淨妙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太子
容 見維衛佛像銘 頰如師子 牟子曰佛生天竺假行王宮父曰白淨夫人曰白淨妙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太子
種好 頰如師子皮不悉不受塵向上 身有日光 詳前 蓮花承步 旛檀作像 僧一阿含經優填王刻
水手足皆鉤鏁毛孔 依瞻仰 道成周初 法顯記曰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注河即張騫所到之處 法流後漢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
自此以來其道稍廣 教起西方 化流中夏 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下傅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夏 相好
光明 神通變化 紫金之像 白毫之光 莊嚴具足 變化無常 發菩提之心 展供養之具 自相
不常隨求而變 神周無朕應念而生 梵唄 梵語唄此云梵天之音清響哀婉獨聽良久乃
昔曹子建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唄此梵唄所自始也一說梵唄是摩其節寫為梵唄 法供 山堂肆考佛諸供養最重
佛燈 三車 傳燈 羊車鹿車牛車也 七能 不能傳燈錄 南史曰天竺國出巧匠會
東天行而西天曜乎法智而不能滅五岳而結四海乎 能傳燈錄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
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增減 八解 山堂肆考八解沙門谷池名佛言英妙八解心
亦謂無期衆生界本無緣 高超七花意又云七花屏塵想八解澤芳襟 莊嚴相 言佛像之
方便門 方便門佛教也藝文 香積飯 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
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以供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伊蒲
餑 詳釋教三 第一機 雲門問卧童長連牀上學得是第幾機曰第二 不二門 文殊謂維摩
機雲門曰作麼生是第一機童曰啃嚥爭鞋 詰默然文殊曰善哉乃至無
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七聖財 報恩經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故口舌皆墜身之谷也七聖財
世火 僧靈一詩燈傳三世火燒老五株松二 二精進三戒四慙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 三
世謂去來今也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遥源滄波 文選元暉幽鍾感而遂通瑜法海
也遥源滄波酌而不竭瑜法海 妙臺慧殿 藝文類聚上徵

妙之臺昇智慧之殿言佛道之至妙也

佛五

原詩齊王融訶詰四大門詩曰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愛習總總子求營營爾給匪德曰歸唯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元墟何泣　又在家男女惡門詩曰石磨則磷玉生雖堅唯居必從豈曰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天教斯類及習情遷命符三牘生倩十纏茲焉遂往憂喪方延　又大慚愧門詩曰蘭室改蓬心旌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淪綠素豈常皓曲輈且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勒中道崇漢乃王臣大楚言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非虛造　又努力門詩曰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為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手刺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畢垂自來勤心少騫墮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法鼓榮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既列無明有縛教能窺　又迴向門詩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生非一情驅車策馬殉世業市文鬻義炫虛名三界紛糾殊不會七儒委轡曾未并吉凶拘忌及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盼彼流水趣東瀛

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牟尼佛金銅瑞像讚曰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

原讀梁沈約千佛讚曰道有偕適理無二歸寂照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扣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象一刹靡停三念奢想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棲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跡同轉車或游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萃萃羣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各隨願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令識

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牟尼佛金銅瑞像讚曰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

原頌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

備善千祥護法眇眇三思悠悠萬劫永固羣器長隆寶葉

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增唐張文成滄州弓高縣寶性寺什迦像碑頌曰大虛混沌寂寥沉默二儀既判三才允植地缺東南天傾西北陵遷谷轉山開水塞月滿則虧日盈則昃大哉正覺元不測先地而極後天而益不滅不生無聲無色曜曜指掌乾坤胸臆聖人立教用形表則實相端嚴粹容岐嶷銷減五苦削平六賊水號連河山名檀特六度斯闡三明在即牛口西來馬鳴東陟玉偈光啟金言允克碣石燕郊平原趙國雀臺西指蜜樓東逼建此神區爰崇淨域龍圖合兆龜書應墨綺綴星浮金鋪電絶地神獻果天厨送食八會雲平三門箭直寶堂移轉神通智力飛簷振羽虹梁重翼閣似雲行樓如鶴息日逐階旋天橋縱匿封外塵黃星間暈黑爰憑淨居剪除荆棘雁塞消氛龍樓受職銀書玉版鐫名記德臨雁塔之階基對蜂臺之閭域窮逸思於圖篆放神功於鐫刻孤標九流之間獨立金臺之側惟令名之不朽或馳芳於百億

【原】銘梁沈約釋迦文佛像銘曰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耿耿靈性曠追元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應我以形而余瞢瞢誓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孰焉誰覩 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 又彌陁佛像銘曰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彼沈漠 又惟衛佛像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月面惡因有滅善燈無變 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寺釋迦文佛像銘曰帝爲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北齊邢子才文襄皇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噴於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鐫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圓光照曜映被無邊靈應胏蠁感發大千鍾福流續其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妙覺標志上元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增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曰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

載奮疏山穿龍架嶺糺紛星漢迴旋光影辟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辟闇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眞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長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碑】梁元帝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知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由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天帶明月之流　劉孝儀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纔譬日無得稱其道況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閻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刹願用珍函彼彌陁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闇外以救毘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産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河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劉勰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元德司其奘是以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偏知揚萬化於大千摛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壁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於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仙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椎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瓌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尼佛金銅瑞像碑曰蓋聞發體凝寂離形相之區道心元微同虛空之德不可以名言說不可以去來取泊矣無繫修焉似存潛輝匿端而迹滿三界滅識掩智而行該萬法幷存於希夷之表機動於忽恍之中談其空則不盡有爲索其朕則復歸無物非天下之至妙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智無方說三應物眞乘寂住抱一湛然同天等人寧累於我淨見病示慘未虧於常樂故能蒙塵於八邦之路含垢於五濁之津撫神機而獨化攜弱喪而同歸大悲所薰其利博矣元德所被可勝言哉及道隨盈虛教遷正像猶屬累於句偈尚隄防於修習是以四依弟子深演護持之功十行法師大弘供養之事爪甲儻盡悉成菩提心口能存俱離煩惱法雲上際於兜率慧日傍臨於震旦魯人將聖神幣聞托於西方漢主聖明靈儀夜飛於東國屈伸變化其不可思議之致歟皇帝以六龍乘時三獸演法窺道品於掌握接聖期於旦暮殫壓海際彌綸沙境赤縣爲休祥之宅蒼生沐仁壽之賜瑤函玉檢荅宇宙之隆平寶網珠幢迎天人之勝福丕業以不宰成務深慈以無緣致功固已合上帝之元德開中天之寶藏豈徒窮數盡妙越幣踰繩而已哉乃發願造什迦牟尼佛尊像一軀大菩薩弟子神王各二身方撒東山之府且模西竺之容皇嘉迺誠用錫休命制度廣輪之法咸順私心琢磨鎔範之資盡令官給於是乎百工獻技九牧輸琛瑞崔樓鑪仙人煉火觀祕影於龍窟得眞形於鷲山三輪千輻之偉姿七滿八圓之珠相青毛紺髮蓮目睟容珠纓大士登護法之筵金杵神王夾降魔之座罄嵓之瑤碧窮蜀道之丹青繡續周施莊嚴具足靈儀始畢寶飾纔終眢宇之間忽呈異彩圓同植鮮炯若懸珠神變無象眞筌隱乎密微感通有途妙契存乎咫尺自非聖靈合德忠孝因心何以發金鞍之殊祉玉毫之祕相者哉　岑勛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偈曰佛有妙法比象蓮花圓頓深入海靜無瑕惠通法界福利恒沙眞其寶所俱乘大車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眙帝夢福應天人輪奐斯崇爲章靜域眞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荐臻靈感歸於帝力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枕還懼眞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大海吞流崇山納壤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如見法爲無上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胎染生死迷穀斷常起縛空色自謬薝蔔現前餘香何嗅形形法宇繫我向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托本願同歸

菩薩一

度世經曰菩薩著法冠幘道印綬觀　藥王藥上二菩薩經曰藥王藥上身長千二百由旬隨應衆生或十八丈或八尺紫金色　虛空藏經曰普賢菩薩身無量無邊百千之色五十種光虛空藏菩薩在虛空中立與流離雲覆世界雨金色之花沈水香赤上如意珠作紫金色　無涯際持法門經曰勝怨菩薩以三昧力其地平正猶如手掌多羅樹八道間錯羅眞珠蓋紺琉璃蓋珊瑚蓋　大方等大集經曰不空菩薩在虛空中立與流離雲覆世界雨金色之花沈水香赤布其中金多羅樹白銀葉花銀樹琉璃葉花頗黎樹馬腦葉花馬腦樹車渠葉花車渠樹眞珠葉花赤眞珠樹黃金葉花　精進度無極經曰菩薩爲魚王漁人以網捕羣魚則首倒植泥中拄尾舉縄衆魚得活　六度集經曰菩薩爲鸚鵡王徒衆三千有兩鸚鵡力勢踰衆口銜衡以爲車乘王集其上飛止遊戲　大智度論曰菩薩爲鸚鵡王徒衆三千有兩鸚鵡力勢踰衆口銜衡以爲車乘王集其上飛止遊戲　大智度論曰菩薩頻闍羅鳥與大象獼猴友共在必鉢羅樹下住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應爲長象言我昔見此樹在我腹下今大如是我應爲長獼猴言曾蹲地手過樹頭我應爲長鳥言我於必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隨糞出樹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大象復言先生宿舊禮應供養即時大象背負獼猴鳥在猴上周遊而行　九色鹿經曰菩薩爲鹿其毛九種色角如白雪　僧伽羅利經曰菩薩立行有鳥巢頂上懼卵墮落及鳥未能飛終不捨去

菩薩二

大藏經曰菩薩在胎母無妨礙十月滿足四月八日夫人將諸綵女遊毘尼園攀無憂樹於是樹下忽出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化從夫人右脇而生墮彼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維摩詰經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神性聰敏形貌甚陋至鄴佛圖澄見而異之因事澄爲師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辨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

遠勝非常道士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孝武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踰遠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蕪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以太元十年卒羅釋在西域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遵禮之爲印手菩薩　又曰竺法護本姓支氏博覽六經游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世居敦煌死而道化周洽時人咸謂之爲敦煌菩薩也　續元怪記云昔延州有婦人白晳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瘦州人以其無家瘵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數日人見謂曰此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瘵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鑌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爾請衆開墓視之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鑌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菩薩三

夢枕　**飛鉢**　優樓頻羅經曰昔有童子修悟世間化作女形生長者家其母夢琉璃枕有寶蓋善薩曰所懷子是空明菩薩　普起三昧經曰菩薩食鉢於空中自然飛來　**鴿王**　**獅子**　六度集經曰菩薩爲鴿王時有獅子眼王善薩　**日城**　**星劫**　造天地經曰有星劫名曰賢劫過去星劫名曰光明劫未來星劫名曰宿王劫　**如意珠**　**無量華**　上詳菩薩一下詳手花注　**象猴友**　**鸚鵡王**　俱詳善薩一　寶女經曰舍利佛菩薩內戒經曰菩薩如三願　四誓　如來經曰菩薩有四種畢定誓　八方　寶女經曰菩薩八方無所惠厭　七品　樓炭經曰有七品菩薩　天子按樹　梵志聽經　帝釋聽經　又曰菩薩降神母胎梵志來聽經　**三願**　**四誓**　**七品**　**八方**　詳菩薩一　**角如白雪**　詳菩薩一　**骨如金鎖**　詳菩薩二　**衆香鉢**　詳佛四　**雨金色花**　**覆琉璃雲**　俱詳菩薩一　**倒植泥中**　**游戲車上**　俱詳菩薩一

菩薩五

讚東晉釋慧遠　曇無竭菩薩讚曰曇曇大匠道元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不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宋傅亮文殊師利菩薩讚**曰在昔龍種今也童眞業化遊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幽頤尊達天人　又彌勒菩薩讚曰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兜率按轡候時翳翳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旦屬想靈期

薄銘唐元黃之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銘曰元氣浩浩大匠存存鎚鋪精粹折扶乾坤四生有劫六趣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一巍哉世雄應期來現妙矣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刼塵遐邈恒沙法逼二空牀寂寂虛室閉閒文殊奄至波旬遽還拔毛沃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顏三智慧無邊威靈具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垂蔭幽途炳燭四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績事尚矣靈儀在焉神光夕照瑞相朝圓艷如電擊皎若星懸五我皇垂拱誕膺寶位控引四流陶鈞萬類法闡妙有靈通夢寐政事以和物無不利六天陰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壘稱都俗富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搆炳煥規模七瞻彼邦邑嬉茲寮寀化偃一同聲馳四海冰玉常瑩松筠不改迺睠道場肅焉如在八薄薦致飯衣似持花嚬容示疾啟茲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遮九杳杳三界茫茫九有瞻仰睟容思惟受手式刊眞石僉圖不朽盛列鴻名天長地久

僧一

增一阿含經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尊勝經名爲苾芻諸經名比丘　漢明帝內傳曰摩騰竺法蘭漢地僧之始也　高僧傳曰僧會吳地僧之始也　四分律曰沙門以世俗法教　白衣正法念經曰沙門不畜象兵馬兵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牀　四分律曰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又曰沙門不畜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道人　長阿含經曰凡沙門釋種慈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息惡行慈也　潛確類書晉車兵步兵

增　善覺要覽云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爲息慈息悲行慈也　僧祇律云四姓出家但言釋子無復本姓故云四道安禪師受具戒於佛圖澄以師莫過佛宜稱釋氏後增一阿含經云四姓出家同名釋氏云　要覽云乞士謂上於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河入海同一鹹味四姓出家同名釋氏云

又云振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名義古師云苾芻西天草名有五德體性柔軟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綿不絕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爲衆所聞能療疲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以名僧　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葉和尚讚云海英岳靈誕彼開士謂開衆生信心也　李白詩衡岳有闡士五峰秀眞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開士開士皆僧之稱也　潛確類書住者安心覺海永息攀緣持者任持萬行無漏無失　翻譯云沙門或云桑門釋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後漢書云沙門洗欲而歸於無爲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　瑞應經云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謂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善覺要覽云梵語云僧迦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一人亦稱軍也　翻譯云或和閣傳云和尚梵本正名鄔波遮迦傳至于闐翻爲和尚傳到此土什師翻名力生善見云和尚外國名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　又云或阿祇利寄歸傳云梵語阿遮黎耶唐言軌範今稱闍黎訛畧也　釋氏要覽云遊行僧爲南山鈔云能糾正弟子行故也　善住意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嗔恚愚癡也　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又云梵語浮圖此言唐言也聚相梵語僧迦此言衆僧梵語袼提此言方僧梵語沙門此言息心梵語泥黎此言喜樂梵語涅槃此言無爲又言滅度又言常樂梵語阿毘曇此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經梵語優婆塞此言清信士又言僧又言德士梵語優婆夷此言清信女又言尼梵語須菩提此言長老梵語迦羅此言架裟又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消瘦衣又名離塵服梵語鄔婆斯迦此言尼梵語式叉摩那此言學法女即今有髮尼也　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轉誦經爲中轉助衆爲下輩　唐會要云天寶六載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給牒自唐明皇始也　唐食貨志云肅宗鳳翔間鄭叔清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請得名人納錢給空名度僧道則空名度牒自唐肅宗始也　事物紀原云隋文帝以沙門彦琮爲翻經館學士命僧以官自此始　唐大曆中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賜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弘明集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加忠信侯封安國公　唐武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以僧統兵僅見於此

城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人爲僧之始也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善誦毘曇通解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檢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敢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符堅聞之乃遣呂光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還至涼州聞符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姚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於草堂寺下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與名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通鑑晉成帝紀曰趙王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預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　高僧傳曰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陁既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釋寶誌不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拄杖負之好爲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二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勑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時人莫解其義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梁書云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因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名應死因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戒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譁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陛下力猛心堅必破死生　唐高僧傳曰三藏法

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陁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酣高嶺之秘皆研機覩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寶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詔名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皇書曰李翺爲朗州刺史問惟儼禪師如何是道師云雲在天水在餅翺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十八國　唐書曰李翺爲朗州刺史問惟儼禪師如何是道師云雲在天水在餅翺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餅　酉陽南部談賓録曰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絶音問或傳其死家爲作齋萬迴急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紙封猶濕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號萬回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回諭向閿鄉地教化矣奘師馳驛至閿鄉問此有萬回師無令呼之萬回至奘師禮之施三衣餅鉢而去　宋高僧傳曰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一餅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遇之甚厚常呼爲得得和尚　明泳化類編曰板的達天竺中印度僧也元至正甲辰至燕受灌頂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名見稱旨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蔣山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法戒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談天般若生蓮花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賜金環茜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篇有曰晨向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死無他異葬天禧寺而屋之　又曰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削髮爲僧初騎甚長後爲僧而騎如故所與遊皆名士胸次清灑溢爲詩章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文嗟賞久之因蜀王與復善講論著作以故得達太祖一日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吾亦聽汝然留騶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騶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之饍既罷復上詩稱謝詩云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玉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金佛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

德則雖欲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殺之初復被徵其師訴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棃復不聽及臨刑而悔因道訴語上聞遽訴至將殺之訴曰此故偈臣偈言非有他也上又曰宗泐浙江台州人應天府志稱泐季潭是也性頗官之泐固辭尋奉詔注心經金剛楞伽三經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電震上甚不樂忽召泐至謂之曰皇后將就葬汝其宜為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悅頃之天霽遂啟輀詔賜泐白金百兩有金室集行於世　又曰金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遊峨眉山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贖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絶粒啖柏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泛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即州治西草堂靜息焉太祖渡江道可尋宣州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及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授太祖推誠温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真帝王之居遂定鼎焉　又曰永隆蘇州人異僧也時洪武二十五年太祖頒度僧之令冒請者遂至三千餘人上怒命錦衣衛悉戮之隆上言願焚身代諸僧請死詔許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隆從容出龕望闕叩辭遂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於其上謂中官曰煩奏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乘炬自焚體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上中官復命太祖乃宥衆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香下於天禧寺禱雨至夜果大霈上曰此真永隆雨也御製落魄僧傳以弔之

僧三

六法　五門成實論曰如說比丘成就六法能以口風吹散雪山　高僧傳曰僧智得禪法要遂猶綠五門　拘鄰　平叔　威儀　即阿若拘鄰此丘　高僧傳曰姚興聞司徒姚嵩一阿含經曰坐禪入定心不錯　鸚著　鷹俊　增一阿含經曰言論無礙又能造偈誦數如來德即謂鸚者舍比丘耳　高僧傳曰姚興聞司徒姚嵩一鸚人問何以谷曰貴其神俊聊復奪之　松柏　梧桐　高僧傳曰將養聖衆不失時節

赤髭　白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卽眼中黃形麤雖細是智囊

學在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寢乃有羣鳥衛果飛來授之云云

馬見者無不驚怖西域所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文帝見論實之元嘉中遂參權要作於宰相會稽孔愉之歎曰遠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流謝曰慧遠鼻徵兎耳長攝而去不知所之

觀世音經題異香過一卷遠怪之恭曰經卷雖小尊敬者得無量福願息瞋心當爲法師誦說下座花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燒香天人滿虛空雨花霏霏滿地

出清香飲者止瘕美四時不竭

通元衛慶旁有孔嵩時至流水側引五藏沈之還內腹中取鉢臨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竭者多行頭陀晉惠元康四年西入婆至山石室坐潭去水遠乃以左脚蹋室西石壁跡沒指既按足水從中踊出

馬鳴比丘於花氏城中與五百王子同時悟道

有石人臺期竭誠懺悔乃爲眞人因以鉢與杯度度得鉢直入雲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乃四千年矣　仙人

有三黑獅子來蹲踞前跽唇搖尾顯足前顯以手摩之獅子良久乃伏顯以立法誓塔使生善處

沙將至天竺寺逼暝暴雨大作數聲閉目須臾起而

何由可至驅曰達涉數萬里誓到靈鷲雖有險難吾不懼也既至山日將曛夕遂留山中曉香禮拜如覩聖儀

形神從林後出頭乃是大蟒高向之梵語蟒蛇惡形矣　又曰釋法願姓冀氏平陽武陽人三歲便度爲沙彌及受大戒以晉隆安三年西度流沙

會欲使道振江左乃振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節法設像行道

酒食肉與俗人不異也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

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遍講衆經以歷難詰一難亦請通不能復通也

有意請講一難亦請通不能復通也　梁書曰

俗所推都下謂之語曰東安談議林

道人并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講經道林

出清香飲者止瘕美四時不竭

除病

華嚢見試　臟尸敢行

高僧傳曰竺曇猷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道猷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

高僧傳曰朱曇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洲見一寺

高僧傳曰帛尸梨蜜多羅大宛人也幼而聰敏神慧超悟道俗所歸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讓國不就遊歷諸國

高僧傳曰康僧會其先

度蝉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讓國不就遊歷諸國

高僧傳曰竺曇猷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

高僧傳曰帛尸梨蜜多羅大宛人也幼而聰敏神慧超悟道俗所歸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支許　岩議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花氏城　杯度鉢

法藏傳曰

呪鉢生蓮　曝石大水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黑衣宰相　臭泥蓮花

上詳佛二宋沙門慧琳撰

家治城寺有才華蕪內外之學著述善論行於世

枯樹生枝　飛鳥授果

洛陽伽藍記

國胡沙門智勇達譯學深明來遊宋境

白足　碧眼

達磨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中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謂白足和尚

兩花　飛錫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嚴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嚴

兩花　放鵝　馴虎

上詳僧一請僧福田經曰聖僧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三輩　四道

賦詩　制論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讓國不就遊歷諸國

高僧傳曰竺曇猷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

高僧傳曰帛尸梨蜜多羅大宛人也幼而聰敏神慧超悟道俗所歸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支許　岩議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花氏城　杯度鉢

法藏傳曰

呪鉢生蓮　曝石大水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黑衣宰相　臭泥蓮花

上詳佛二宋沙門慧琳撰

家治城寺有才華蕪內外之學著述善論行於世

枯樹生枝　飛鳥授果

洛陽伽藍記

國胡沙門智勇達譯學深明來遊宋境

白足　碧眼

達磨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中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謂白足和尚

兩花　飛錫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嚴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兩花　放鵝　馴虎

上詳僧一請僧福田經曰聖僧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三輩　四道

賦詩　制論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讓國不就遊歷諸國

高僧傳曰竺曇猷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

高僧傳曰帛尸梨蜜多羅大宛人也幼而聰敏神慧超悟道俗所歸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支許　岩議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花氏城　杯度鉢

法藏傳曰

呪鉢生蓮　曝石大水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黑衣宰相　臭泥蓮花

上詳佛二宋沙門慧琳撰

家治城寺有才華蕪內外之學著述善論行於世

枯樹生枝　飛鳥授果

洛陽伽藍記

國胡沙門智勇達譯學深明來遊宋境

白足　碧眼

達磨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中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謂白足和尚

兩花　飛錫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嚴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兩花　放鵝　馴虎

上詳僧一請僧福田經曰聖僧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三輩　四道

賦詩　制論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讓國不就遊歷諸國

高僧傳曰竺曇猷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

高僧傳曰帛尸梨蜜多羅大宛人也幼而聰敏神慧超悟道俗所歸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支許　岩議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花氏城　杯度鉢

法藏傳曰

呪鉢生蓮　曝石大水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黑衣宰相　臭泥蓮花

上詳佛二宋沙門慧琳撰

家治城寺有才華蕪內外之學著述善論行於世

枯樹生枝　飛鳥授果

洛陽伽藍記

國胡沙門智勇達譯學深明來遊宋境

白足　碧眼

達磨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中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謂白足和尚

兩花　飛錫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嚴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兩花　放鵝　馴虎

上詳僧一請僧福田經曰聖僧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上詳僧四道果僧善薩僧佛應化僧聖僧

三輩　四道

賦詩　制論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慧林善屬文作碧雲之什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盧山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讓國不就遊歷諸國

高僧傳曰竺曇猷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

高僧傳曰帛尸梨蜜多羅大宛人也幼而聰敏神慧超悟道俗所歸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高僧傳曰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支許　岩議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也幼有神悟

花氏城　杯度鉢

法藏傳曰

呪鉢生蓮　曝石大水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佛圖澄姓帛氏龜茲國人也

黑衣宰相　臭泥蓮花

上詳佛二宋沙門慧琳撰

家治城寺有才華蕪內外之學著述善論行於世

枯樹生枝　飛鳥授果

洛陽伽藍記

國胡沙門智勇達譯學深明來遊宋境

白足　碧眼

達磨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中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謂白足和尚

兩花　飛錫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嚴

高僧傳云釋慧基長黑瘦兩眼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晉安郡會稽山最奇

道人同謀於梁武帝俾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至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大洞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嚴講經天雨花至地深尺而滅夜有光燭室 點

石吐霧 力潛確類書梁高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雨大作遠旦物色至相國寺羅漢中第十三尊正所夢也

食鳩 騎馬 力潛確類書鄧州和尚日食二鳩有貧士求餐分二足與食食訖僧密澈雙鳩從口出一能行一足亦出因號食鳩和尚 山堂肆考宋禪惠大師雅州名山驚汚亦吐飯

不生何曾有喊之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喊悟此聞性即免聲塵所縛 弄獅 喚虎 山堂肆考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是曰長弄否曰是曰長弄得一出 潭州後到潙山潙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曰是曰長弄否即置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時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客且去 出巖曰弄得六出藥山亦弄得一出 潭州後到潙山潙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曰是曰長弄否即置

遷寒 山堂肆考南泉普願主禪師也 出師曰有客且去 小室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乃喚大空小室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營念觀音經

投海 山堂肆考南泉普願主禪師也 出師曰有客且去 小室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乃喚大空小室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營念觀音經

草鞋 山堂肆考南泉普願主禪師也 出師曰有客且去 小室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乃喚大空小室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營念觀音經

遷社 虎溪 高僧傳晉義熙中廬山僧慧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淵明道士陸靜修共話不覺過之虎輒鳴三人大笑而別後建三笑亭內有卜渠名曰虎溪三笑 蓮社 虎溪 高僧傳晉義熙中廬山僧慧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淵明道士陸靜修共話不覺過之虎輒鳴三人大笑而別後建三笑亭內有卜渠名曰虎溪三笑

破竈 方袍 潛確類書岳和尚以杖擊之三下云咄只是泥土合成竈甚麼破竈甚麼 潛確類書岳和尚以杖擊之三下云咄只是泥土合成竈甚麼破竈甚麼

額珠心鏡 秉拂 文苑云額珠內暉匪翫莫妙心鏡外塵匪磨莫照 文苑云額珠內暉匪翫莫妙心鏡外塵匪磨莫照

無垢衣 忍辱鎧 消瘦杖 離塵服 俱絮名 雪過腰 香還頂 即色論 剃頭書 世說支道林作即色論云性也不自

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
黃山谷詩云淨名羅老總垂髫君宰元無免破除身若出家心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
唐詩云雲霞思獨元謂禪思也
又云水月心方寂水月心禪心也

僧四

密行 名淨 **利根** 辯才見性 **執惠炬** 涅槃經云 **知劫灰**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度人格** 祠部格王公已下薨別敕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並須仕業若數不足唯見在度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 **出家** 又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赤髭三藏** 洛陽伽藍記云佛耶舍此名覺明日譯三藏爲人髮赤時號赤髭三藏 **連眉** 萬言洞明三藏爲人髮赤時號赤髭三藏 **長老**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高僧**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生融之學** 觀肇之名 高僧傳云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生融覽意觀肇法師四僧名也 **觀肇之名** 高僧傳云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生融覽意觀肇法師四僧名也 **涅槃** 經云 **知劫灰**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度人格** 祠部格王公已下薨別敕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並須仕業若數不足唯見在度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 **出家** 又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赤髭三藏** 洛陽伽藍記云佛耶舍此名覺明日譯三藏爲人髮赤時號赤髭三藏 **連眉** 萬言洞明三藏爲人髮赤時號赤髭三藏 **長老**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高僧**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生融之學** 觀肇之名 高僧傳云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生融覽意觀肇法師四僧名也

性修行宴坐 諸根也六 **觀身色頓悟無生之理** **處世界當持不染之心** **身則有爲所以歸於三寶** **本一乘虛幻非實身喻芭蕉之形** **明徹無瑕心擧琉璃之地** **盡** **聽法觀心** **演法有緣** **遊方無住** **脫畧塵境** **歸依法門** **五蘊皆空** **諸漏已** **心實無相俾乎宗** **摩** **增宿桑** 漢棗楷曰淳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賜黃** 又曰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僧訢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歐陽元功題僧墨菊詩茲菊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 **留駐** 詳僧二 **買山而隱** 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叩冰而浴** 山堂肆考叩冰堂肆冰 **賜紫** 山堂肆考僧以紫衣賜之唐武后以 **傳燈** 山堂肆考僧以 **宿桑** 漢棗楷曰淳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賜黃** 又曰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僧訢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歐陽元功題僧墨菊詩茲菊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 **留駐** 詳僧二 **買山而隱** 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叩冰而浴** 山堂肆考叩冰堂肆冰 **賜紫** 山堂肆考僧以紫衣賜之唐武后以 **傳燈** 山堂肆考僧以

擧 本來面目見譬喻 **投簪** 廬山記投簪落髮委命受業 **錦襴婦人** 袁郊甘澤謠曰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同遊裴冀傳法嗣 **借宿道者** 潛確類書黃梅東山一道者參四祖云汝老矣道者退見一女子洗衣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肯留汝則宿道者即冰而浴之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問山結庵** 又曰龍湖禪師名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往湖南石霜寺參禪及去爲之曰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擧** 本來面目見譬喻 **投簪** 廬山記投簪落髮委命受業 **錦襴婦人** 袁郊甘澤謠曰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同遊裴冀傳法嗣 **借宿道者** 潛確類書黃梅東山一道者參四祖云汝老矣道者退見一女子洗衣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肯留汝則宿道者即冰而浴之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問山結庵** 又曰龍湖禪師名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往湖南石霜寺參禪及去爲之曰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行不遠於大樹下坐脫自是 女子有孕生一男竟傳法嗣 **錦襴婦人** 袁郊甘澤謠曰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同遊裴冀傳法嗣 **借宿道者** 潛確類書黃梅東山一道者參四祖云汝老矣道者退見一女子洗衣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肯留汝則宿道者即冰而浴之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問山結庵** 又曰龍湖禪師名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往湖南石霜寺參禪及去爲之曰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行不遠於大樹下坐脫自是** 女子有孕生一男竟傳法嗣

爲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當於杭州天竺相見至期果亡婦乳 源即斬溪而笑李後如期至杭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 **爲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當於杭州天竺相見至期果亡婦乳** 源即斬溪而笑李後如期至杭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

精魂實月吟風莫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揮袖而去 **翠竹黃花** 傳燈錄云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翠竹總是法身響應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 **精魂實月吟風莫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揮袖而去** **翠竹黃花** 傳燈錄云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翠竹總是法身響應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

無情翠竹若是法身即是道若得無心輪迴永斷但學休心如癡如愚似一個無知之言寧堪蓋録　寒灰死火古禪師曰無心如木如此之人胞胎中出來第一莫記一個字在心一向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又鐵椎始得　山中老宿東坡詩云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竿頭進步傳燈録曰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五

唐詩

宋謝靈運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隋江總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曰息舟候香埠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絶逕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不見投雲狀空流折桂心

唐

韋應物詣西山深師詩曰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閒埽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間　沈佺期九真山靜居寺謁無礙上人詩曰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下即伽藍小澗香爲剎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鴿乳窺講白猿參藤愛雲間辟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掛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即朝三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慙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嵐　劉禹錫謁柱山會禪師詩曰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溢四塞勉修貴及早狃健不知退錙銖揚芬馨尋尺招瑕纇淹留郢南都摧頹羽翰碎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沈痾吾師得真如寄在人寰内哀我墮名網有如翻飛輩曈曈搗智燭照使出昏昧靜見元關啟歛然初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屯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卜何年載　孟郊夏日謁智遠禪師詩曰吾師當幾祖說法雲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靜鬼神去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鉢盛毒龍抖擻塵埃衣謁師見真宗何必千萬劫瞬息去樊籠盛夏火爲日一堂風不得爲弟子名姓掛儒宮　杜甫謁真諦寺禪師詩曰蘭若山高處煙霞障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向前峰　王維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詩曰龍鍾一老翁徐步謁禪宮欲問義心義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天地風　裴迪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詩曰安禪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兹適清涼何所求　李端夜投豐德寺謁海上人詩曰半夜中峰有磬聲偶尋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　陸龜蒙寒夜同襲

美訪北禪院寂上人詩曰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榻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奉和訪寂上人詩曰院寒青靄正沉沉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煙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譚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僧貫休逢詩僧詩曰禪元無可示詩妙有何評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難求方至理不朽始爲名珍重重相見忘機話此情　白居易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詩曰紫衫朝士白驢翁與俗乖疎與道通官秩三迴分洛下交遊一半在僧中臭帑世界終須出香火因緣久願同齋後將何充供養西軒泉石北窗風　宋黃公度和泉上人詩曰芒鞋踏遍萬山松得得歸來丈室中破衲一身若懸磬清談對客似撞鐘名家要看驚人舉覓句何須效我窮春雨地爐分半坐便疑身住古禪叢　陸遊宿東林寺詩曰看盡江湖千萬峰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招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猶記昔相逢虛窗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自舂　元郭奎留水雲寺貽季潭上人詩曰好山吾所慕今日水西遊花雨千峰暝松風六月秋龍爲人聽法鳥喚不驚禪他日期相見高峰舊塔前　童珮觀音巖贈僧詩曰問道祝融東相逢是遠公千巖在行香早石屋雲多出定遲栖樹有僧留聽法看泉無客和題詩松關不鎖容相叩定覓林間孤殿破石下半潭空雲影戀苔綠山光借樹紅翻經對靈鷲日日鳥聲中

㊀詔後魏孝文帝立僧尼制詔曰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揣摸菟賾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能表眞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摛花固憑尸波自象教東流千齡以半泰漢俗華禁制彌密故前代英人隨宜興引時輕時重以闡元興先朝之日嘗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自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正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祖救俗習須元白一同更釐厥衷　宋孝武帝沙

汰沙門詔曰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遁藪加頃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其條格速施行

原碑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之恒珍和辭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閒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令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又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曰昊昊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識波瀾之際望蓄思搆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冰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繫霜凝而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緬望蓄思搆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冰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繫霜凝而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緬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幽岫蓄雲泄雨露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元掖庭爲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辨才無閡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眞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疇蒼波窗承翠嶺須枕煙露擎持光景　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緝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拔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王僧孺栖元寺雲法師碑曰耶耶大家茫茫眞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元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導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嚢湫寄心寥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師碑曰自修禪遠豁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姜原所履天步可以爲儔河流大辰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

廡之珍野老怪石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愛道藥大不臣魏祖優賢揚吏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
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吳蒼鷺之兆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
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元門人俱述清猷載刊元石銘曰來儀
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慧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浮檀
香踰旃蔔歘歘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香薪合窟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
自眞何時湧塔復覩全身　江總明慶寺南禪師碑銘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眞照假宇行已無
希音和寡不有著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
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傑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
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屑屑
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鷲孔惜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
莫繫悠然　僧唐獨孤及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碑銘曰茫茫五濁愛習如積何以爲師尸羅之戒卓爾立
志於焉懸解持佛密藏俾道勿壞穎脫諸有獄視三界上德不器大言無方遺言之文亦知其方發彼蒙求啟
迪思量我皆令發直心道場奈何法船今也則亡適來豈時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乎不慭飛鳥無跡發雷罷
震福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爲祕印　又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曰人之靜也性與
生皆植知誘於外率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刀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
門即妄了眞以正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二禪師應期弘宣世
潤法滅獨以道全童蒙求我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三十
紀妙經乃屆皇明昭貴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不壞　劉軻栖霞
寺故大德玭律師碑文曰有晉世家地高琅邪產栖霞今宿植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今結褵纏蓋惠刃中淨
誰何對兮璞琢金鑒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旨高以遊以遨鑿蒲牢兮梵行
既立薪傳火襲光炎炎兮　權德輿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銘曰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爲

代導師頻若琉璃結火燔性愛流溺正凝冥奉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來無去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匝示塵刼兮　呂温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銘曰浩浩清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爲先能明大教非師有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弘之南嶽命代習識虛受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揺本靜行苦神泰雲跡一臧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蒙來求攝以尊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戸誰能不由甘露晨晞香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爐煙如在塔樹忽剪刊勒豐碑永想正眼　白居易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曰佛臧度後詹蔔香裏醍醐味誰返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蒭中興毗尼景雲之臧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昇堂者思入室者悲爐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眞實辭書於塔碑　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銘曰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詮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受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盧簡求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銘曰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即是處醫病未除徒勞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鑒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一一眞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唐墓誌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誌銘曰峰頹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臧如窶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辯才可匹妙德難儔　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誌銘曰電逝生危舟沈道臧石拆亡儒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衆慧氣素昭英賢夙上善渡愛河能蹇欲網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又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誌銘曰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猗嗟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閒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峰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　又湘宮寺智脩法師墓誌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

曛五塵夙離三修允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騑若韜山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譽踰東道伊時傾蓋於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皇泉下鬱鬱翠微邈邈平野新畫火滅歸眞息假　又淨居寺法昂墓誌銘曰篠蕩含聲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轡中衢息棹修渚隰漏白駒縶綠黑鼠同志酸傷交朋哀纏　邵陵王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朱名寶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爲龍爲光凝情內瑩被采外揚徵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警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增悲　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素酒肴或數日不食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殞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睥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緬曹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冥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頓心寂外荒內辦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絕因謝弗援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唐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墓誌銘曰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纏坐禪心沒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眞源湛明道離言說法潤根塵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旣除我相亦遣空病誓如乳毒毒去味正天師得之斯爲究竟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還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覩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刹頌豐碑永存澗戶

戒律一

總

法華經曰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教戒經曰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香色　傳燈錄曰律師持戒自縛　白居易曰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轉　又曰思愛捨骨肉飲食斷腥羶柳宗元文曰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　又曰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費鷹取役凡出於生物者損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

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　又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故

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戒律二

【證】維摩經曰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　神僧傳曰天竺菩提達磨梁武帝普通元年汎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　馬祖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岳懷讓禪師懷讓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甎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即是苦學坐禪禪非坐悟若豈得成鏡讓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　山堂肆考

學成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

戒律三

【原】十誦　五戒　高僧傳云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嗣宴人專精十誦律部僑秦弘始中振錫入關先是律藏未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弘始七年達關中廣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譏二多羅遺疾未竟而亡後有量乃與羅什共譯十誦都畢毘尼義經云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長天秋月　水上青蓮　李白詩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水上青蓮色

戒律四

【原】六度　毘尼　毘尼義經云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法能度死生故云六度　三衣法　一鉢歌　湯顯祖詩寒守三衣飢傳一鉢歌

六塵　又云色聲香味觸法惡忿汙人之淨心故云六塵　四分律也　三藏經律論　八戒

【原】堅持　九部經律論各三部　戒珠詳釋戒律也　律儀　法寶　毘尼毘婆羅論曰善分別戒名爲毘尼藏　小乘

以法求道　用刑修心　精進勤苦　讃揚威儀　未及超於解脫　且當攝其威儀　全護珠之念雖在

修行　得捨筏之心豈宜執著　【證】飛蚊破面　舊相禪學錄云丁紫白尚書卸參憲度師去官來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坐禪庵飛蚊唼食終不搔頭滿面　王氏畫苑書務光見趙州以斗盆燒香曰尉可得法難求斗盆燒香曰尉可得法難求

爲蚊破牖　斗盆燒香　山堂肆考洛甫禪師在衡山典座三年嘗在夾山典座三年嘗

脇不至席　又云四祖修行數十年中脇不至席　根不染塵　僧銘云六根不染欲塵之戒　閑邪以律　謝重運作新日月特地乾坤　守律護戒　張燕公集

非獨心長淨衣無一點塵　姚少監詩

戒律五

原詩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曜帝座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途同義路分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眞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重菩終無報輕毛庶有因 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沈寥秋氣爽搖落寒林疎風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爲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 增唐僧皎然送志弘沙彌赴上元受戒詩曰不肯資章甫勝衣被木蘭今隨秣陵信欲及蔡州壇野寺鐘聲遠春山戒足寒歸來次第學應見後心難

禪定一

增傳燈錄云禪有深淺階級殊等粘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宗密禪

禪定二

增傳燈錄云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六祖簡問曰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祖曰爾言是小乘簡曰請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凡愚不減聖賢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性相如如常住不遷謂之曰道 又曰智隍禪師問六祖以何爲禪定元策祖曰我師示我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又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也然惟戒而後能定定而後能慧亦惟慧而後能戒其作用則一耳

禪定三

原不二歸一萬法歸一 超岸入地 法眼涅槃妙心實相正法將付與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 增止觀定慧 制溪祖師遊於大河左溪曰汝當以止觀之道而度生乎果能釋止觀決定經云不捨二地乃至十地 法眼涅槃時每告弟子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付屬摩訶迦葉 增末涅槃時每告弟子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付屬摩訶迦葉 增末後夢被僧服執兩輪

以開後人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周金陵語録云定有出定入定意非若止無所不定慧者見徹而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止觀為佛

燕子　桃花　語録云莫怪道人口拙消老人不聞不見伊伎倆有窮鮮桃花燕子自能禪　不聞不見　無念無營傳燈録云壽州道樹禪師結茅三峰山下吾不聞不見無盡　下詳經一

禪定四

增一味禪學廣語曰有僧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宗云我這裡有一味禪為甚不學　一指頭禪俱胝和尚問天龍舉一指示之豁然頓悟號一指頭禪　正覺利根　八戒　四禪　入定　安禪　歸空　離相　悟法　斷言　捨筏　忘筌　次第之禪　眞如之理　如悟三空　終超十地　定慧齊修　身心無著　有漏之身　無生之理　無我之眞相　有緣之勝果　乘不退之輪　證無生之觀　解法藏之緘縢　啟禪關之扃鑰　攝亂以定　運神通　謝靈運碑　身縛禪寂杜荀鶴詩　光明徧照　智見獨存王維　苦海莫能漂　劫火不能焚白樂天　久披山衲壞　孤坐石牀寒文起英華　靜故了群動　空故納萬境東坡詩

禪定五

原序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增詩唐張喬贈仰山禪師歸曹溪詩曰曹溪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元理千峰遠定身異花天上墮靈草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眞　宋王鎡芳庭植上人詩曰苔侵坐處石頭青滿屋春雲不用扃入定隱來香印冷一簾花雨濕殘經　釋淨端寄懷勤潭山月禪師詩曰閒道安禪庭松蘿香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晡別山峰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元張憲寄中山隱講師詩曰問訊山中隱中山第幾重風廊巡夜虎雲鉢聽經龍流水千溪月寒岩一樹松無因淨澧萍來共上堂鐘　白雲上人宿睦州祖師庵詩曰庵依兜率寺山憩俗心灰竹密暑不到窗虛風自來山昏飛鵲下巷斷定僧回拂拭殘碑看年深厚緑苔

道教一

增 老子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 原 又曰其爲教也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立功累德增善乃有白日昇天長生世上又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焉 增 隋書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每至天地初開授人秘道謂之開劫度人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命世人莫之與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與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辨行之謂之天書字方自天眞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倒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 隋經籍志曰道者蓋爲萬物之與聖人之至賾也 道書曰自初一氣而分三氣是爲三天一氣大羅天三氣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即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 元妙內篇曰大道起于無爲萬物之祖也 原 靈寶眞一自然經訣曰大道者不可彊名也彊名曰大彊字曰道 太元眞一本際經曰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增 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定眞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臾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外愼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生也衣粗而靜存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爲先免疾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密行教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救物 又曰上士學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

耳以神聽者通無形以心聽者知內情以耳聽者聞外聲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修之于身天下自化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道者萬物之奧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眞眞仙登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　寶元經曰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及流末還至本源道本無形假名立象雖言充用實元無物　道典曰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違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爲政如是蓋道之極也　太乙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地不能違也捨色累而不願避榮利而自遠甘寒苦以思存樂靜齋于隱垣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道之應形也應有時漸交以引之元象虛文莫過三五三五順行運周則變通不窮三才合度太乙者天也天之受一氣蕩蕩而致清道者天之積靈也　昇元經曰道神化氣淡然無上制御諸天　寶元經曰正則道合合則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絕邪齋戒誦經仙道自成成仙之大莫過太上太上無言言以應感感應之道表信成經也　三皇經曰求索自然脫身當道三光發明天地常經　眞誥曰修于其身其德乃眞君子立身道德爲任清靜爲師太和爲友爲元爲默與道窮極治于根本求于末兆爲善者自實爲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　上清紫宸經曰經不師授竊天之保受無盟信忽天地等者貴其能相教導也先覺于後覺其流歸于一源也

道教二

太眞科曰道有寂動氣化之有形智化之有聲　又曰皇教道也帝教德也王教仁也

莊子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于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又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

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元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原 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元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于補導之術并服水精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軿往問道于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秘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于流沙西見之　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于天然生于李家猶以李爲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掖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鶴髮龍顏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庭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一作耳竪大三門　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之術　本行經曰道言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道君之號老子內傳曰太上老君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掖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滋白血面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胡總反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眞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善于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眞狀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遷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子　道 消氷經曰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首來老子笑曰吾試子心所殺非親乃

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實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　葛洪神仙傳曰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子著道尤精者也內實自然欲正定本末當以史傳爲據并仙經秘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說文多虛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眞文也著道德三篇尹喜行其道至漢竇太后好黃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令讀之故莊周之徒以老子爲宗　淮南子曰盧敖遊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元鬚泪注而薦肩豐上殺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翻然下其臂遯逃乎岬下敖就觀之方捲龜殼而食蛤梨教與之語若士蠢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寧肯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　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爲菴于河濵嘗讀老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諮所不解事以問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省此則解疑了不事多言也勿以示非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斗合論者謂景帝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特下教之便去也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采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生以神棲散一七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言臣能凝煎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天身生朱陽之翼體備員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隩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于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　漢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術登山祀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于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闕而口乾是則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闕而口乾自勞乎若從今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阿母必能致汝于元都之墟迎汝于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子勵之哉　王母傳曰武帝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躭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道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

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嚮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襄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鸚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擾穢易意保神氣于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于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而濟長河耳

【寫】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眞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聞有樂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蟠經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神仙傳曰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作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志趣非常輾不見不應得道故生雖篤而未見其涯慕道雖勤而未啓其門殆猶沿湧波以索鳥巢尋長木而訪淵鱗耳是故子心疲于導引而朱宮爲之喪潰肺斃于理氣而神華爲之洞落肝勞于視盼而魂精爲之遠索脾竭于守神而丹田爲之閼滯腎困于經緯而精液爲之不澤膽銳于趣競故四肢爲之亂作五藏相攻六府顛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絕而無續賴精飯以勁汝身恃丹青以固汝內爾正可却亦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　笑道論曰陸修靜宋明帝泰始七年因敕而上清起于草元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今之學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于草元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亦可悲乎

道教三

【兒】氣祖　帝先元妙內篇經曰元道本起于元首萬氣之祖一明威經曰天道善貸貸以三氣上氣曰始其色正青中氣曰元其色正白下氣曰亥其色正黃和其光同其塵湛今似或存吾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王弼注云帝天帝也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今似或存吾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王弼注云帝天帝也

上詳道二

一孫登注曰妙一宅于太虛之內元化資于至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謂之曰始其色正青中氣曰元其色正白下氣曰亥其色正黃

日君之母先夢元雲日月纏其形乃感而孕焉後聖九元道君列紀經曰後聖君列紀經曰

姓李　字芝

上詳道二

上清真人姓桓字芝乃中皇時人也上清三天君列紀經曰

緑筋　感星　夢　貸三　生

紫腦道君列紀經曰斗中若有元簒玉籍者則
目有綠筋若三元宮有琳札者紫腦錦舌 衛日
聖母夢雲 元妙內篇經曰三氣八十一萬億歲乃化
玉女 元妙玉女又生後八十一萬億歲後三氣變
合氣爲名 指樹爲姓 上聖帝君列紀經曰高上玉皇
把十 蹈五 雙柱 三門 葛洪神仙傳曰洪按朱
五情 精泄漏受過其心神出去 下詳道二 道品 禍
色 三十二 光 龜山元錄經曰自高上虛皇頂負圓光七
十二實光矣 九患 五難 學道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志有志不遇其
耳 道品 福
車 三教論曰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
以言 幽谷數 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
弟子受業 觀形而還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

道教四

原 無名 大道無名 強名曰道 不器 大道不器 形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積靈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道者天之積靈 知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抱一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爲父 吾將以爲教父 爲
祿光 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由光不滿 由謂之祿光 注云以其
爲宗 詳道三受業注 爲任 眞誥曰修于其身其德乃眞君子立身道德爲
本 深行 文子曰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淺行之謂之薄行之謂之禮智 淺行
希夷之道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 聽之不聞名曰夷 萬物之宗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儒墨之善 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之道以知禁防仁義之用合於堯之克讓躬儉節用之德翕然純德之行也 在蠕蟻 道在螻蟻在稊稗 惟怳惟惚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怳惟惚忽兮怳兮其中有象忽兮怳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域中之大 老子曰域中四大天大道大云云 由蘧雞莊 莊子曰丘也眇乎小哉所以窮年也忘其所窮彼其所待而不知其所以待也鞿乎大哉獨成其天成而守其全與天地爲一者也 觀復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惟恍惟惚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中有物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無名之樸 又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聖人尊道 行有餘力坐進此道 上士勤行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日用不知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周行不殆 老子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自然之教 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和之以天倪 出莊子 導之以自然 文子曰聖人立法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無德也 虛無 妙有 增 奧旨 觀衆妙之門坐思奧旨 元始 一本經云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謂元始 清虛自衛 詳儀墨注 清 元始 元珠 元風 元訓 眞

虛寡欲 李訶明惡道佛之弊上言道教者清虛寡欲者也今述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女工讀之以避役故農桑不勤兵賦日屈國用軍餉皆爲敷玩

生者無怨 無德死

宗尊道貴德道德之文五千言元元之教無爲之道衆妙之門混成之教正始之原敬本元元政先清淨開至道之軌躅發元關之扃鑰

道教五

詩唐張說奉敕撰道家詩曰金壇啓曙闈眞氣肅微微落日銜仙實初霞拂羽衣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往蓬萊戲千年始一歸又曰窈窕流精觀深沈紫翠庭金罍調上藥寶柱讀仙經作賦看神兩乘槎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軿又曰金爐承道訣玉牒啓元機雲逐箜篌歌度星流宮殿飛乘風嫦浩蕩窺月弄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又曰道記開中籙眞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鍊藥九仙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伎迎迎來出煙霧渺渺蔵蓬瀛顧況金瑞玉珮歌曰贈君金瑞太霄之玉珮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岳眞君之秘籙九天文人之寶書東井沐浴辰巳畢先進洞房上奔日借問君從何處來黃姑織女機邊出又朝上清歌曰潔服朝上清綠景開紫霞皇皇紫微君左右皆靈娥曼聲流睇和清歌些至陽無讓其樂多些旌蓋麗奢簫鼓和些金鳳玉鱗鬱駢羅些反風名香香氣遐些瓊田瑤草壽無涯些君著玉衣升玉車些欲降瓊宮五女家些其桃千年始著花些蕭寥天清而滅雲目瓊瓊兮情感珮隨香兮夜闌肅肅兮憯憯啓天和兮洞靈心和爲丹兮雲爲馬君乘之兮翔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李白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眞籙臨別留贈詩曰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學道北海山傳書蕊珠宮丹田了玉關白日思雲空爲我草眞籙天人慙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三灾蕩璇璣蛟龍翼微躬舉首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荅荷難克充下笑世上事沈魂北羅酆昔日萬成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李商隱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詩曰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眞丹元子何索在已莫問鄰倩漆玉琳華翱翔九眞君戲擲萬里火聊召六甲旬瑤簡被靈誥持符開七門金鈴攝魔絳節何兢兢吟弄東海若倚笑扶桑春三山試回視九州揚一塵我本元元胄秉華由上津中迷鬼道樂沈爲下土民託質屬太陰鍊形復爲人警將覆官澤安此眞與神龜山有慰薦南眞爲彌綸玉管會元圖火棗承天姻科車過故氣侍香傳靈芬飄飄被青霓婀娜佩

紫紋林洞何其微下仙不與羣丹泥因未控萬劫猶逡巡荊蕪既以薙丹竈永無湮相期保妙命騰景侍帝宸

原賦梁江淹丹砂可學賦曰或曰金不可鑄僕不信試爲此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輟陰陽于形有

俾變化于心識既而駿碧臺之錯落曜金宮之玲瓏幻蓮花于綸闥化蒲萄于錦屏奏神鼓于玉袂舞靈衣于

金裾韻鄭曜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敢模 唐呂鏞玉書賦曰上清中元聖立教

存書示人以玉爲至精之寶諭道于彊名之眞使其復歸于本近取諸身保長生于氣母通不死于谷神妙哉

靈訣虛皇之說清紫府之內瑕瑜不藏洗丹田之中瓊瑤比潔蓬萊有壽配金石姑射有顏如水雪訝其與天

地相終而莫知寒暑易節時所未諭茲焉在列我是以紀庭廬之位論藏府之官得之于此甚易求之于彼則

難噓吸可以自審性命于焉內觀專氣致柔則順途而同轍適往任欲將背馳而走九五氣理于先後三關啓

其戶牖精粹自成于渣滓寵辱不驚于紛糺同美玉之韞匱我其善守以隋珠而彈雀豈礙于何有以致其道取

諸其懷皆目可通于兩曜神相應于百骸乃知化自仙冊形爲眞宅傳此希言服之無斁神明不見指象帝于

虛無元覽可尋捧斯文而探賾代所貴人受益不然何道德並經于五千靈山自古而累百雖羽化之獨躋于

國理而無睽用以修眞則致虛抱一移于砥行乃立節思齊故鍊質者慕凌厲飛騰于碧落致身者以詩書禮

樂爲丹梯俾克躬以服道乃潔已而如珪懸解上智之性指南下愚之迷客有仰黃庭之秘錄空自歎于塵泥

原頌魏陳王曹植元俗頌曰元俗妙識飢餌神顏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

靜 晉韋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元奧幽贊神徽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

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徹音永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知化妙

物通靈挹之不沖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元清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眞蕩穢離俗遺務託神元妙遊心泰

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

原贊晉湛方生老子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祗

原書梁沈約與陶弘景書曰先生糠秕俗流超然獨遠烈覽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元關憑星夕

卧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樓遲閑遠咀嚥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
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論 魏曹植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元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
觀神仙于滄洲求安期于遼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騶而羨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
齊光日月宫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宫崑崙之域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
叔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繡黼之飾也駕螭載覽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
夫所罔納虚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虚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
無一驗雖復諉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若夫元黄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勞豢所
以悅口也何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序 後周宇文逌道教實花序曰混成元胎先天地而生元妙自然在開闢之外可道非道因金籙以詮言上
德不德寄玉京而闡說高不可揆深不可原闕之而彰三光舒之而綿六合廣矣大矣莫得盡其鈎深悅兮惚
兮安可窮其象物十善之戒四極之科金簡玉字之音瓊笈銀題之旨升元内教靈寶上清五老赤書之篇七
聖紫文之記故以暉諸篆籀煥彼晉牒元經秘籍可得而談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無大不大無小不
小隨之而不見其後迎之而不見其前周流六虚希微三氣無上大道遊于空洞之上梵形天尊見于龍漢之
劫日在丁卯拜東華之青童辰次庚寅度台山之靜默漢史亦載道有三十七家九十三篇斯止畧序宗全匪
探奥賾詎詳金液之異未悟石函之奇見之者尚迷聞之者猶豫非有天尊之說曾無大聖之言豈下四蘊之
丹罕識五光之彩區區瑣瑣盍各而言

碑 唐薛道衡老氏頌碑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
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懸皇王猷謝帝上德愈遠淳風漸替時乘清泊俗異沖和尚
賢飾智懸法張羅内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宫鶴聲垂首解紛挫

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岳監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先浮元門洞啓神
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跡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淵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皇受命廼神廼
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
臚納貢王會輸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
塏亭皐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穠穠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
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又李湜唐江州沖陽觀碑頌曰大哉
元氣邈矣眞圖寧窮妙象罔究鴻鑪道氣方振澆風未敷發揮元錄何賢墨儒其一睢盱莫測肹蠁難名蟬蛻滓
濁神遊太清沈尸載起枯骸更生韜光秘訣養正眞經其二變朴從彫驅淳入詐質文互起昏明遞謝燧火御圖
觀龍演卦詭類千品殊形萬化其三於戲主唐異聖沖光化吞邃古聲超上皇六幽允塞三靈再昌御九登運得
一乘陽其四亶惟皇猷光宅天休張我元籥清我道流雙童晚憩四子晨遊山樓白鶴關度青牛其五至人有爲重
爻是考芸閣三襲琳璧七寶海聖澄眞天神御昊含漱靈液規模元老其六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眞宰式練
精思往梵仙桂今植靈芝惟其嗣美賴我尊師其七王命良臣作牧江曲英英佐貳濟濟僚屬中和演化感恩動
俗衆妙所歸羣生是屬其八廬峯之右吳江之南仙居隱隱遂宇駘駘道原叵濟洞穴難探荃微思拙文何以堪

其九

增銘唐顧況衢州開元觀碑銘曰天地未生聖人未作陰陽块圠日月磅礴道隱乎先氣流形博乃播羣法靈
神沃若奔景無天迴元谿落

仙一

仙　大戴禮易本命篇曰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
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

原釋名曰老而不死曰仙僊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惟昔聖賢懷元抱眞
體服九鼎化淪與幷九鼎謂丹砂之精含精養神通德三元謂天地人也精液騰理筋骨致堅衆邪闢除正氣常存累積長
久變形而仙　大戴禮易本命篇曰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

神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遊于四海之外　列仙傳又曰至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狂風振海而不能驚　抱朴子曰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行惡行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　又曰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益勞苦耳故不切于升騰而止于人間者八百八年　淮南子曰至人倘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　沖虛子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眞誥曰玉醴金漿交黎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眞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來也

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　眞誥曰富貴搖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太上道君曰學仙者有五性暴淫奢酷賊克去五性反諸柔善當有冀耳　又曰學道如彈棊級急得中則道可成矣

又曰學道如穿井形愈深則去土愈難運出當披其心正其形乃見泉源　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在佛經故撰得七十二可以與多聞博識者遊觀焉　神異經曰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返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搏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熬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爲返生香　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干北辰星輝名曰閶風嶺其一角正西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　又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

崔元山瀕鄉記曰老師爲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慶骨筋或以深巷大巖門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神丹或以歛歛遊天山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官或以清淨飛凌雲或以三神建斗廻或以三五竟復還或以聲咽處海濱或以三黃居鬼魂或以太乙行成均或

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呴沈深泉或以命門固靈根或以攘穢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我年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乙柱英氣或以虛無斷精神或以黃庭乘僮人或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遊元門或以導引俛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紅泉或以厥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

仙二

原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乃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又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散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　又曰僊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增又彭祖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人集其術爲彭祖經神仙傳曰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歷虞夏商殷至周穆王時八百餘歲常守靜少言不好榮利不營世務不交人事不知憂樂不識喜怒不分貴賤不別貧富不貪不惜不愛不榮不辱不悲不哀不喜不樂不憂不慮不恚不嫉不妒不羨不忌不畏不懼不驚不動不榮不衛不競不逐恬淡養神惟以自娛唯以無爲自得虛心抱一以養其和愛精寶氣以全其眞閉耳塞聽以棄其聰杜口絕言以養其神損嗜去慾以除其累釋智遺謀以去其憂收視返聽以歸其明內保精神以合其道呼吸太和以通其靈動靜以時以適其形與陰陽俱沈浮與萬物俱推移無所悲樂無所喜怒無所思慮無所憂懼無所愛惜無所貪慕無所榮辱無所屈伸無所矜尚無所畏懼無所驚動無所榮衛無所競逐無所恬淡無所養神惟以自娛唯以無爲自得虛心抱一以養其和愛精寶氣以全其眞閉耳塞聽以棄其聰杜口絕言以養其神損嗜去慾以除其累釋智遺謀以去其憂收視返聽以歸其明內保精神以合其道呼吸太和以通其靈動靜以時以適其形與陰陽俱沈浮與萬物俱推移無所悲樂無所喜怒無所思慮無所憂懼無所愛惜無所貪慕無所榮辱無所屈伸無所矜尚無所畏懼無所驚動無所榮衛無所競逐無所恬淡

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又曰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住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　原又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　又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爲報曰復千歲來求我于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　增又曰毛女字玉姜形體生毛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在華陰山中　又曰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又曰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瞻虛龍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瞻虛龍編襪八緉後日于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于橘中耳有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于袖中袖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鱗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原漢書曰梅福字子眞爲南昌尉居家常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人其後人有見福者于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增西王母傳曰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于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裘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自非沖虛登眞之子莫知其津矣　原漢武故事曰上巡狩河間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即申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列仙傳曰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

名爲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
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神仙傳曰漢期門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慙妻即爲致兩緣無
故至前偉好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棗以少投其已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
不應得之遍之不已妻死尸解去　風俗通曰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
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爲
使尚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屬事前喬曰天帝獨
欲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便上覆葬于城東土自成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爲立祠號葉君祠　晉中興書曰葛洪
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尸解得仙　列仙傳曰陶
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上冶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
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
江濱逢鄭交甫悅受珮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列戶與
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
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立祠十餘處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
縷衣不敝形恒吞一石子經月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　又曰葛元字
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元曰君得無促
促欲有所見乎乃噀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食久元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元嚼食之是
故飯也元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絃節如人也元以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
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以一器于井上呼錢出于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爲客設酒無人傳
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兩寧可得乎元曰兩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
晦冥大兩流淹　又曰樂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有酒色又不飲而南嘆有司奏巴大不敬有詔

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生立廟今旦者老皆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噀酒爲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作酒氣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于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　出列仙傳曰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又曰許眞君字敬之本汝南人後于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眞君識之潛于龍沙洲化爲黃牛眞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爲墨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先牛奔鬬當以劒截彼眞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墨牛奔越黃牛而來太玉以劒揮黃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餽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眞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愼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精復變本形爲吏所殺　又曰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梁書曰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出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今還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又曰蔺子訓不知所來到各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於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異苑曰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丈九尺端悅通刺子守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咨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于是脫衣帖服仙羽幷鶴而騰屬　出集仙錄云阿環是上元夫人

道君弟子總領真籍亞于龜臺　又曰魏夫人晉司徒舒之女名華存嫁劉幼彥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茯苓九有太極真人等來降授以太上寶文等書三十一卷位爲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升天而去　又曰羅郁九疑山中得道女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羊權家贈詩及火浣布金玉條脫已九百歲矣　靈笈經云呂巖字洞賓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亂攜家隱終南山絶世辟穀變易形體尤精劒術　呂純陽集曰洞賓隨雲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早畢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　續仙傳曰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拍板行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鶴夙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詞多率爾而作後至漢梁忽然輕舉擲下鞾帶拍板乘雲而去　又曰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請效薄技以獻因爲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湘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　又曰世傳八仙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由始鍾離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處敗于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諱巖字洞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于唐開元中與葉靜能羅比而公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容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時尸解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能舉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妄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黃河爲篤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騶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

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老而尸解亦苗善時云又趙遵一仙鑑云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李公者諸方外稗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也于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監即采和韓即湘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眞巖穴一日將赴老君華山之約囑其徒曰有魄在此倘遊魂七日不返若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迟歸六日化之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列仙傳曰唐劉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于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摧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而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于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子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述　又曰陳摶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于張超谷中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又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　女仙錄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驥翠如雲肌潔如雪　眞誥曰尊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絶整　明泳化編曰朱原虛江州人有弟二人父母俱即世弟皆幼遂匿父所遺綾錦其二弟貧乏不振一日鄰人請紫姑仙原虛過焉曰仙姑能詩幸惠一聯仙降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薦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慙明日召二弟還與之完婚力佐其讀書遂皆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亦如之

仙三

桂父　芧君　裴氏廣州記曰桂父常食桂葉一旦與鄉曲別飄然入雲　葛洪神仙傳曰　赤松　黃石上

仙傳曰黃石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學地仙不求升雲　金母　玉妃　空洞靈章經曰紫微煥七臺駕樹秀玉霞來聖集琳筵玉妃拊庭鏘金鈴而歌曰　靈寶赤書經曰元始登命太眞紫爲簡刻玉書篇

山圖　園客　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馬踏折脚山中道人問自云五岳使也能隨我汝便不死山圖追隨六

十餘年踊來行母服復去莫知所之
香草末容收而養之生桑蟹時有女夜至自稱容妻遺
鹽狀容與俱蟹謂大如金綠訖
陶正 劉向列仙傳曰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至堯時爲水工能隨風雨上下火能出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氣或上或下 **龍師**
又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積十年服食其實有五色
也時人莫得所至 **餐霞 貫景** 列仙傳云陵陽子春餐朝霞夏食沆瀣冬
良謹將至金華石室山其兄初起尋索歷年得見問羊公
魚吏 劉向列仙傳曰赤松門周嘗陵丹
須子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吏食松實天門冬石脂盡落更生髮隨更出後去
煮石 蒸丹穀日行三四百里容貌不衰
頭初起知其得仙道 **膝印 身光** 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大方山項常誦道德經黃庭內
蒸丹餌術法又受蘇門周嘗陵丹 景元觀受業虛賓經于金泉山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
寢之法五十年精心內視仙去 **獻桃 食棗** 王母獻武帝安期
膝上忽有印四櫃山陽人服靈飛散在暗室中夜書又身生光遠照小物
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于金
龍 青鳥 陵陽子明仙去 之翼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梓盛桃七枚帝食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鄰家小兒東方朔
遨遊 從汗漫而遊汗漫仙人 **汗漫 逍**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
名戚逍遙見續仙傳 **青牛 白鹿 老子** 關尹
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南窓
偷桃 種杏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乘白龍
使者 **三君 四叟**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
師事老君受長生之道往再拜奉酒脯餅飴之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
入壺 坐甕 東漢費長房汝南市掾市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市頭

漢時嘗爲陵陽令呼錢磨鏡俱詳仙二 牧龍養雞地抱朴子曰蔡誕入山不堪其苦而還誑其家人曰吾爲仙人博戲輸一五色龍與羣仙博戲輸一五色龍因與羣有名字慕棲樹啖花 餌桂公餌桂而得仙離婁 金花瑤草陰眞君歌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爲一體朱雀注云北方正氣是水東方甲乙是木朱雀南方火也山 逐犬靳蛟朱鸞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 飛鳧化烏上詳仙二 忽覺 食松乞樹上詳仙二 賣酒 賣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一粒與之 神仙傳餘杭姥嫁于西湖農家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雲容楊貴妃也 服絳雪 楊元霜唐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之常令獨舞覓 黃庭經仙經有綠玉篇黃金篇 刀圭藥 油囊酒 九節杖 五雲車仙人有九節杖杜詩 乘鶩漢武帝內 牧羊引犬上詳仙二 驚鹿

裝于編廂宮或云雲容姓張唐長慶中裝航秀才因下第遊鄂渚謁故舊崔相國得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雲翹樊夫人乃國色也裝囊中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裹烟召航相識會後又使裹烟持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懼佩而已不能達荅詩與裹曰一飲瓊漿百感生及抵襄漢不告歸而去航訪求之竟無蹤兆航遂銷裝歸舉下經藍橋驛渴甚見一舍有老媼緝麻苧擁之求飲漿詩之憮然良久乃曰雲英擘玉臼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于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瓊漿航飲之真玉液也因還顧揭箔覩一女子艷麗驚人媼曰我今老病止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臼當與之媼曰我已諾矣航遂停聘禮娶雲英之姊即劉綱妻也

仙四

原桃源泰人 芝田雲裳 吸沆瀣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沆瀣北方夜半天地元黃之氣也 生羽翼胸臆生羽翼見靚文帝詩 高舉出空成公綏上

縣人初行久不還後歸家語人曰我已得仙驂去人見其高舉出空良久乃沒 徐行去疾逸去殊疾靚乘名馬逐數里終不能及 意甚異之及問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

年荅曰我中山陰長生也 松喬 彭朔 駕鶴 驂龍 上清 霞蔚 靈族 絳節 朱幡 羽化 蟬蛻 羽蓋 芝蓋

覓莊 雲裳 雲輧 雲軿 風馭 霞衣 羽駕 烟駕 却粒 服氣 羽客 羽人 羣仙 九仙 紫府 輕舉 碧落 上升 龜鶴之年 金石之壽 綿日月而不老 配天地而長存 求仙

采菖蒲 葛洪神仙傳云王生陽城人漢武帝登嵩山忽有神人禮而問之曰某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菖蒲一寸九節食可長生故來采之忽忽失神人帝遂探服性熱煩惱不快

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與康皆疑爲石 衆氣自然養生論云或以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得之 養性爲旨眞誥云章震周幽王時南郡人

常數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乃著道書百餘篇去 不務垂衣 空思脫屣武帝歎曰使我得如淮南王棄天下如脫屣

精于五行演其微妙以善性治病爲旨後入空桐山仙去 郭璞卜許邁遇泰上文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遊閩越觀謂餘杭懸雹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

于是往來茅嶺至時飾還家 徐生知懼訪逢嶽以無歸泰皇令徐福求藥遁萊山福 藥大伏誅求羨門而不得初漢武拜樂大爲五利將軍 神仙

難致 政化易傷 仙存象外不可苟求 道在域中所宜馴致 崆峒訪道雖軒后之或遊 蓬島求仙豈

秦王之可致 增泛海求師靈芝經云女真焦靜貞泛海求師精思至誠至一山遇道者導至方丈見二女仙問道曰子欲爲眞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授三皇法請名氏曰天台司馬承禎也

鍋諧承禎求度未幾上升 舉家乘雲殿立仲春玉皇授都仙衆家乘雲

原詩 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

仙五

五日胃聽生羽翼輕舉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曹植遊仙詩曰
歡娛意欲盡六翮排霄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翔翔九天上驂鸞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
北極登元渚南翔陟丹丘　又五言詠曰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遥八紘外遊日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
我素霓裳華蓋紛容裔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
微堂上帝伏西欄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噉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
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又遠遊詩曰靈龜戴方丈神嶽儼嵯峩我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
首嘯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曾何劭遊仙詩曰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嶽連翩御飛鶴
張協遊仙詩曰崢嶸元圖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雲構修梁流三曜蘭葩蓋嶺披清風緑隰嘯　成公綏仙
詩曰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何惜千金寶
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庾闡遊仙詩曰神嶽竦丹霄玉堂臨雪嶺上采瓊樹華下挹瑶泉井　又曰南海
納朱濤元波灑北溟仰盼燭龍曜俯步朝廣庭　又曰玗疏鍊石髓赤松嗽水玉憑烟眇封子流浪揮元俗崆
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霄映紫芝潛澗泛丹菊崑崙涌五河八流縈地軸　又曰三山羅如粟巨鼇不容刀
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靈鳥瓊草被神丘　又曰赤松遊霞蓋乘烟封子鍊骨凌仙滄嗽水玉心元故能靈化自然
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誰與薄采松期　又曰乘彼六氣遨於莊輪駕赤水崑陽遥望至人元堂心與罔象俱忘　又曰朝嗽雲英玉慈夕挹玉膏石髓
又曰乘彼六氣遨於莊輪駕赤水崑陽遥望至人元堂心與罔象俱忘　又曰朝嗽雲英玉慈夕挹玉膏石髓
瑶臺藻構霞綺鱗裳羽蓋級纓　又曰玉樹標雲翠蔚蓊霊崖獨拔奇卉芳津蘭瑩珠隧碧葉灌清鱗華　又曰
玉房石榆磊砢燭龍銜輝吐火朝采石英澗左夕翳瓊蕤巖下　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嬴女希童顏
火粒願排棄霞霧好登攀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長不返簫聲時往還　又遊仙詩曰雲霓垂藻旒羽
桂楊輕裾翠登清雲間論道神皇廬蕭史登鳳音王后吹鳴笙守精味元妙逍遥無爲墟　又曰玉佩連浮星
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艷體餐瑶華湘妃咏涉江漢女奏陽阿　又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疊疊陟高
陵遂升玉巒陽雲娥騰瓊石神妃侍衣裳　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并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

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絶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眞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眞之苑圃矣太元十一年有採樵其陽者于時鮮霞蔚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裘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旣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元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郭璞遊仙詩曰暘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何晃朗迴風流曲檻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遐想仰思舉雲翼延首矯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在獨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能勵德棲魚當結網　又曰采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頹呼吸玉滋液妙氣盈胷懷登仙撫龍駒迅翮乘奔雷鮮裘逐電曜雲蓋隨風迴手頓羲和攀足踏閶闔開東海猶臨盃茫中俯視令人哀　又曰登岳采五芝涉澗將六英草散髮蕩元溜終年不華皓　又曰四瀆流如淩五嶽結駕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岳羅若堪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絶　又曰縱酒濛汜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元濤尋仙萬餘里右眷極朱髮　又曰璇臺冠崑崙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元濤尋仙萬餘里日今乃見子喬振髮晞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盤虬舞雲輅　齊衰豪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王子洛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並馭排帝閽連吹入天關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

又曰白玉三重階黃金九層路采烟拂紫霄芳風搖碧樹　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神轉雲光移襲爲黃山下投佩朱路岐　又遊仙詩曰水華究靈奧陽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名遊柱史隱跡居郎位委曲鳳臺日分明柏寢事蕭史暫徘徊待我升龍變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書長命籙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池聽龍長叱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沈約和竟陵王遊仙詩曰天嬌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鑾隱雲霧溶溶紛上馳瑤臺風不息赤水正連漪崢嶸元圖上聊舉瓊樹枝　又曰朝止閶闔宮暮宴清都闕騰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九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歌若華有餘照淹留且晞髮　又陶先生登樓不復下詩曰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軿仙居多麗態臥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又赤松子排烟去英靈眇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軿于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

巽渴就華池飲飢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佇青巖側

不待縫雲錦不須織　又曰清旦發元洲日暮宿丹丘崑山西北映瑤泉東南流覽裳拂流霞雲車委輕霞崢嶸上不覩寥廓下無見　王筠東南射山詩曰還丹改容質握水駐留年口含千里霧掌流五色烟瓊漿泛金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采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鼎瑤池溉玉田俟忽整龍駕相過鳳臺前　周庾信和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采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其玉魚傳相鶴太乙受飛龜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碁石文如碎錦藤苗似亂絲逢萊在何處漢后欲遥祠　陳陰鏗賦得神仙詩曰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磬起夕餌菊恒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爲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唐王績贈學仙者詩曰采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烟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覺步兵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漫菊花相逢一醉後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宋之問王子喬詩曰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氣遊日精喻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人衣　李白元丹丘歌曰元丹丘愛神仙朝飲頹水之清流暮還萬岑之紫煙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江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常建宿五度谿仙人得道處詩曰五度谿上花生根依兩崖二月尋片雲願宿秦人家上見懸崖崩下見白水湍仙人彈碁處石上青蘿盤無處求玉童翳幢幡惟林巒前溪遇新月聊取玉琴彈　韋應物學仙詩二首曰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眞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髮懸卧之石上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升天雲氣舟舟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　又曰石上鑿井欲到水情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來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絶壁下有飇輪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爲白鹿二龍多七過可乞言爲子心精得神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失毫釐千萬年　楊衡仙女辭曰玉笄初侍紫皇君金繢鴛鴦滿絳裳仙宮一閉無消息遥結芳心向碧雲　令狐楚贈毛仙翁詩曰宣州潭是上清官客有眞人貌似童紺髮垂纓光照耀細騈綠領綠茸茸壺中藥物梯雲覆訣肘後方書縮地功既許焚香爲弟子願教年紀共椿同　李康成玉華仙子歌曰紫陽仙子名玉華珠盤承露餌丹砂轉態凝情五雲裏嬌顏千歲芙蓉花紫陽綵女矜無數遥見玉華皆掩嫭高堂初日不成妍洛渚流風徒自憐璇墀高閣寬綺闥碧題霜羅幕仙娥桂樹長自

春王母桃花未嘗落上元夫人賓上清深宮寂歷歷層城解佩空惆悵鄭交甫吹簫不逐許飛瓊溶溶紫庭步渺瀛臺路蘭陵貴士謝相逢濟北書生尚迴顧滄洲傲吏愛金丹清心遲望雲之端羽蓋覽裳一相識傳情寫念長無極長無極永相隨攀霄歷金闕弄影下瑤池夕宿紫府雲母帳朝餐元圃崑崙芝不學蘭香中道絕却教青鳥報相思　孟郊列仙文詩曰太霞霏晨曜元氣無常形元轡飛霄外八景乘高清手把玉皇訣攜我晨中生元挺自嘉會金書折華名賢女密所妍相期洛水辨　又求仙曲曰仙教生爲門仙宗靜爲根持心苦妄求服食安足論鏈戒有靈藥餌眞成本源自當出塵網馭鳳登崑崙　張籍求仙行曰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因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眞人終不下空向瓊宮祠太乙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升絳霞　李賀仙人詩曰彈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鹿飲寒澗下魚歸青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白居易羨仙曰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衣忽飄飄玉驚俄錚錚坐空眞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鄉國處纔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自驚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膻腥朝餐雲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輪軿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來聲鬢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所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李翔贈毛仙翁詩曰業膏仙客下三山因救生靈到世間龜鶴計年承甲子氷霜爲質駐童顏韜藏休咎傳眞篆變化枯榮試小還從此更教塵骨貴九霄雲路願追攀

崔郾贈毛仙翁詩曰存亡去住一壺中兄事安期弟葛洪甲子已過千歲鶴儀容方稱十年童心靈暗合平人數藥力潛均造化功終待此身無繫累武陵山下等黃公　賈島遊仙詩曰借得孤鸞騎高近金烏飛翮河洗老貌照月生光輝天中鴻路直天盡鶴一息歸來不騎鶴身自有羽翼若人無仙骨芝术餌頻食　李商隱

謁仙曰從來繫日之長繩水去雲迴恨不勝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氷　温庭筠水仙謠曰水客夜騎紅鯉魚赤鸞雙鶴蓬瀛書輕塵不起雨新霽萬里孤光含碧虛露螺冠輕見雲髮寒絲七炷香泉咽夜深天

碧亂山姿光碎平波滿船月　曹唐穆王宴王母于九光流霞館詩曰桑葉扶疎閑日華穆王遊命宴流霞覓
蓬著地雲初駐金奏掀天月欲斜歌咽細風吹粉藻飲酣清露濕瑤砂不知白馬紅鬃解偷啣東田碧玉花
又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詩曰崑崙疑想最高峯王母來乘五色龍歌聽紫鸞猶縹緲語來青鳥許從容風
廻水落三清月漏苦霜傳五夜鍾樹影悠悠花悄悄若聞簫管是行蹤　又漢武帝于宮中宴西王母詩曰鸞
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歡長生碧宇期親署延壽丹泉許細看劒佩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秋
風裊裊度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闌　又王遠宴麻姑蔡經宅詩曰好風吹樹杏花香花下眞人道姓王大篆龍
蛇隨筆札小天星斗滿衣裳閒拋南極歸期晚笑指東冥飲興長要喚麻姑同一醉使人沽酒下餘杭　又劉
晨阮肇遊天台詩曰樹入天台石路新細雲和雨動無塵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羣後身往往雞鳴巖下
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何地歸依處須就桃源問主人　又劉阮洞中遇仙子詩曰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
嵐深路渺茫雲實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沙洞裏乾坤別紅樹枝前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不令
仙犬吠劉郎　又仙子送劉阮出洞詩曰慇懃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
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廻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　又仙子洞中有懷劉郎詩曰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鶴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
曉露風燈零落盡此生無處訪劉郎　又劉阮再到天台訪玉眞青苔白石已成
塵笙歌宴罷深洞雲鶴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
人　又紫河張休眞詩曰琪樹扶疎壓瑞烟玉皇朝客滿花前山川到處成三月絲竹經時即萬年樹石冥茫
初縮地杯盤狼籍未朝天東風小飲人皆醉從聽黃龍枕水眠　又蕭史攜弄玉上昇詩曰豈是丹臺歸路遙
紫鸞烟駕不同飄一聲洛水傳幽咽萬片宮花共寂寥紅粉美人愁未散清華公子笑相邀緱山碧樹青樓月
腸斷春風爲玉簫　又黃初平將入金華山詩曰莫道眞遊烟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樹春常在洞口
人間日易斜一水暗廻閒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隊難收拾啄盡溪邊巨勝花　元元好問三仙祠詩
曰三仙祠下往來頻顛頷征衫滿路塵蕭鼓未休寒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展放平田綠已

勻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劉因仙人圖詩曰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人在應悔虛名落世間

原賦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殂隘揭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霓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總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曳彗星而爲髾絕少陽而登太陰與眞人乎相求屯余車其萬乘紛溶前而後擁鳳凰翔而永逝鸞鳥軒翥而翔飛音飛于九疑偏覽八紘而觀四海揭度九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昆侖令祝誓豐隆先導雨師洒塵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排玄闕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閶風而遥集飛鳥騰而一止低佪陰山翔以紆曲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暵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遺屯騎于元闕軼先驅于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泯而無見聽敞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遐超無友而獨存　晉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元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閒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吸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餐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棲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于神區覿天皇于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又陵霄賦曰挾至道之容徵狹流俗之紛沮屬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于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斿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迤卜良辰而復舉陟瑶壘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梁陶弘景水仙賦曰淼漫八海汯汨九河中天起浪分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廻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于是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紛鳳遊輧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麈八老顧拂四童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肴錦旌麗日羽衣拂霄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于蒙穀求呂梁于石城從務光于底柱索龍威于洞庭迎九元于金闕謁三素于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遥以長生　增　唐王延齡夢遊仙庭賦曰葛稚川見素抱朴傲世忘榮循潔白之道吸元和之精泊乎意朕飄然體清于時秋風蕭蕭秋夕凜凜野猨垂幕山童薦枕須臾之間乃安斯寢神倏忽而遨遊若遊乎天外駕白鹿驂斑麟飛翠蓋騰紅輪橫絶南斗

超凌北垠出崑虛以騁志過滄溟而問津呵風伯叱雷公披天門謁天宇太乙之居兮金碧堂洞鬱密兮不見陽蕊珠屨地雲屏匝廊色剡剡其揚彩爛爝爝以成章旖旎旌節穆禮羽裳蒼龍吹篪丹鳳爲舞洞轇轕乎東廂此其大較也若乃羣仙之所盤薄珠庭之所籧篨曼以玉堂映以朱閣靈怪潛秘光華相錯陰陽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眞降命赤書爰作速陽侯而波靜走姮娥而月落值江妃之倩練驚海童之寒暑造化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眞降命赤書爰作速陽侯而波靜走姮娥而月落值江妃之倩練驚海童之閃鑠其翔翔曠遠者嬉九垓排三山紫煙生白雲閒偃蹇夭矯翩錦縹緲可見而不可攀至夫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嚥液乘鴻驂鯉或隱山林或遊城市斯實元都之能事尤難測其云已洪崖先生方睟其容頷其頤曰中州之士也爾來何遲出秘訣約眞期挹花池之水唱天關之詞既乃避席屏氣拜命之辱精皦晶兮從空浮長覺悟兮還舊丘唯見塵書滿屋皓月生樓涉化窮極無跡難求豈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歟意者天聰明神正直親其貞亮之槩照以元貺之極雙童兮何日再逢上清兮何時再陟掩空館而愁卧撫長懷而歎息

頌 晉韋秀王喬赤松頌曰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德是綏藏器華圖亢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婺微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既隕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應慶罔極與道虛盈

贊 晉陸機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嶽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翮紫微 郭璞馮夷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又曰水土氷鱗潛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謝靈運王子晉贊曰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子愛清淨區中實諠囂見浮丘公與爾共緝翻 又巖下一老翁五少年贊曰衡山采藥人路迷糧亦絕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梁江淹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又陰長生贊曰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爲寶舉鳳對巉巖屹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又白雲贊曰紫烟世不覩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葢葢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 又秦女贊曰青翠

既曠世緑珠亦絶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緑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願使洛靈往爲我道奇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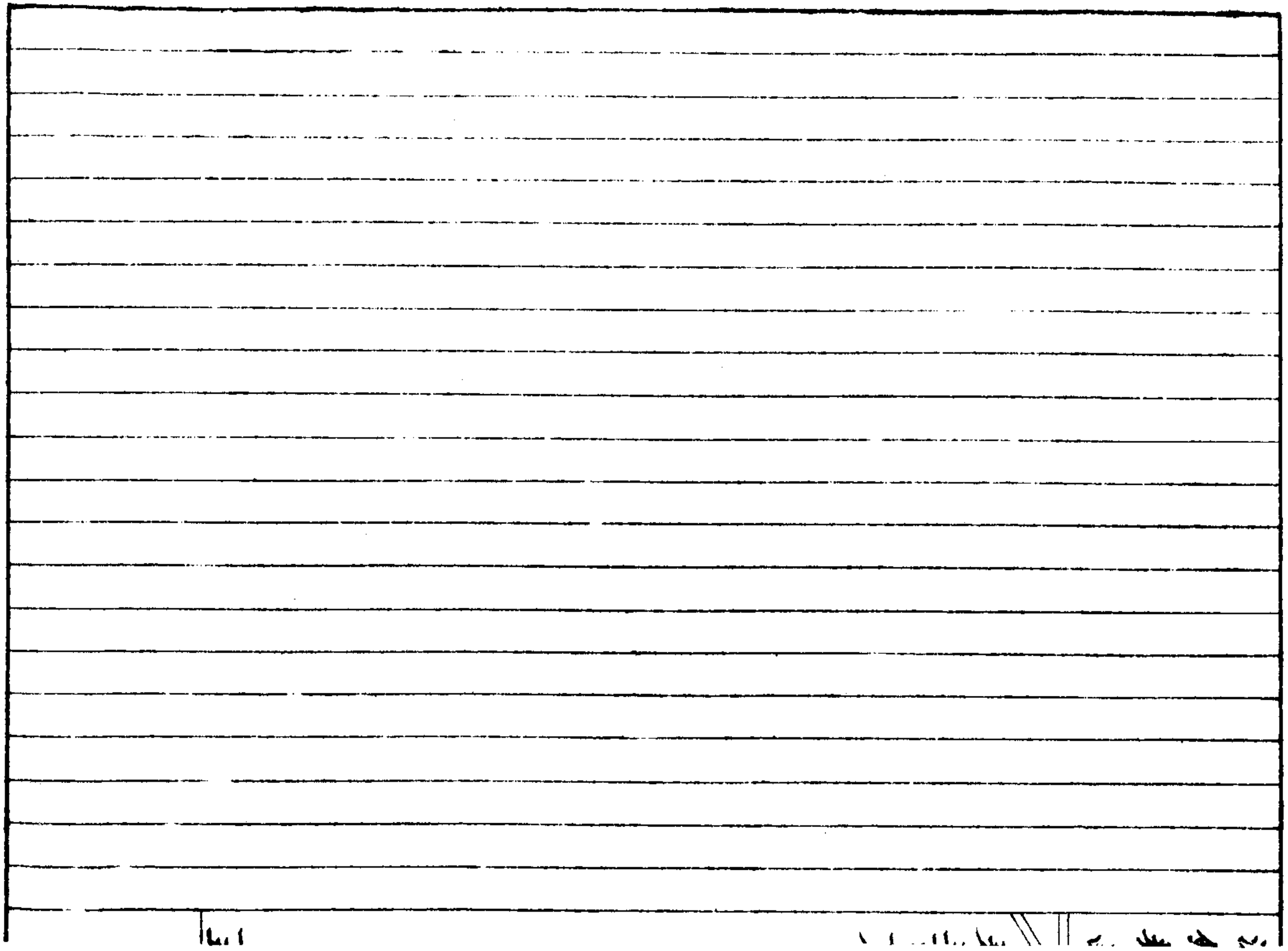
【序】梁陶弘景荅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嘗竊觀仙書報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元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畧聞雅說隱居荅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辦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濕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錬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過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錬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灌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論】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于命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怪詭于異端測自然之根者不猖狂于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狹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體無靈骨雖懷奇化終于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救于頹年無補于一至

【序】唐陳子昂別中岳二三眞人序曰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簫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常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潛太和覽衆眇然冥邃獨立眞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元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瑶裝駐鸞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實寔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元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眞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遥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煙去黄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

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元運盛衰之廢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晉記】唐王師簡下泊宮三茅君畫像記曰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治國其用不極由乎恬澹者則詣真理乘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枉軒皇之尊開令聞元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吸日月上賓之軒代有其人茅真君伯氏仲氏虔奉元樞退然若喪脫履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錦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肩駕擊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說說則曰眞君長往亦以館吳越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闕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泊久不治檐蘗積焉遊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歎矧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公華秦平此落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爲以宅清淨元門垂祐有國有家者焉焉由是捨俸入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眞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雲幄于兩楹分玉座而昌侍童衛焉以備其敎龍虎左右端翊焉升其堂塗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旋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氷容以敬以肅則若美其目口流涕發論破人昏惑往眞之跡將墜復振此敎之演暢事而弘深其率敎者曰興廢繼而贊拜雖天籟宵鳴如星奉章上元昭啓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閫之祥我事丘禱至哉賢侯之業也粵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元門鑒籠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戒于戎政者誤而刊之師簡詮于良晝故不敢沒其美云



道部二

道士一

原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陸法師曰凡道士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增

老子立德經曰道士有上中下深于道多者名上座　辯惑論曰道家方術濁穢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嚥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破邪論曰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口嚥爲玉液又曰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　辯正論曰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諺號閭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羊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章奏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

蘇軾曰夢一道士羽衣翩遷

道士二

原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眞人軌草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　又曰平王東遷洛邑又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陳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　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眞道士高元皇人之流也（祛惑論曰成子紫府先生中黃眞人河上丈人亦是也）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倒也（祛惑論曰赤松子鬼谷子劉叔卿樂子長安期先生王方平魯女生亦是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祛惑論曰王倪善卷東園公甪里先生亦是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祛惑論曰杜沖彭宗王探封君達王子年陳寶熾李順興亦是也）五在家道士黃瓊夔鯤之倫也　增眞誥曰張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晚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鶴鳴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　集仙錄曰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合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身制命之術　正一經曰陵學道于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

見在　神仙傳曰陵七試弟子與趙昇王長三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乃沒于雲霄也　仙鑑曰上清真人符令玉女二人引陵與夫人雍氏于雲臺峯白日昇天　真誥曰張鎮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嗣師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夫人皆云白日昇天　江表傳曰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遂乃夜解明旦視之形如生此壇今猶存　仙鑑曰衡以眞人之法付係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

又曰曹操西征魯以手板畫地成河兵不得渡使者以水師至岸魯以手板蓋其河水中輒出高峯兵不能進曹公遣使封之不受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　江表傳曰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父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蒙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通鑑宋營陽王紀曰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君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魏主起天師道場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　唐睿宗紀曰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　通鑑曰睿宗崩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冠欲以追福　又曰天寶三載楊妃乞爲女冠號太眞　又曰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又曰唐代宗時李泌乞爲道士賜紫衣　又曰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葉靜能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

又曰唐代宗時李泌乞爲道士賜紫衣　又曰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葉靜能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

道士三

素券　赤明　悟師　無友

起爲上宮南帝老君　太上丹簡墨錄經曰若受法位至眞一及太乙素券之號可署先生之位赤明天中道士鄭仁安功德未滿死于長桑北戎之阿元和元年生于此五錄生尸之符鬱然而

太平經曰悟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萬萬不事王侯是無君也魂然獨立是無友也　真誥曰真人李少君口訣云道士去世

谷　列仙傳曰樊丘公者太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廵狩乃冠章甫衣黃衣擁

琴來迎帝曰勿上必傷指帝上左指折爲丘公立祠

元黃　青赤

光映軒上座元黃中序天眞龜山元錄經曰皇秋三月則化形爲青赤紫三色之光　三景

上清紫晨君經云上皇先生紫晨君蓋二暉之膚結玉晨之精　東園公　西門惠　漢書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皓也詳道士又曰道士西門惠知王莽之將終劉氏復爲天子

二暉　太上八素眞經曰凡道士三景稱三景弟子已度三人付師友已從傳授得秘要三景法師

觀心　占色

王遠字方平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騎從半于方平麻姑手爪如鳥經私心曰背癢時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以爬背邪遂擲之經願從方平學道方平使背立從後爬之經

之曰心那不可教之仙道遂授度世術抱朴子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曰百歲翁不知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吹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合笑則大慶領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曰旦勿

去不知所之 迎母 遣妻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道士事親至孝住石者觀母老不敢遠離乃迎母下觀所之宏女爲妻導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云欲關戀雷之小屋以盡溫清母終毀瘠過禮識者嘉之 許遜字叔元汝南人晉孝武帝太元中爲旌陽令遜有志求仙道先娶吳郡孫景齊慈之下樓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廈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于此吾其去矣長別離矣 貴人 給戶 洞淵經三云道士貴人悉天下詳道士一 玉局 金門 成都有玉局觀東漢永壽元年李老君昇座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金門羽客詳道士二 贈鶴 索象 仙傳拾遺曰道士管霄霞籠紅鶴一雙遺王羲之請書黃庭經曰此鵝也後累飛昇去 續博物志曰唐李德裕好飼雄朱鸞孅者爲飼燃香致象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縣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只有一象是夕風雨濤頹并作二象如圖火自然飛出德裕死于崖 燒香 晉葛洪神仙傳曰太上詳稷丘注龍游崇道吞之後尸解 擁琴 得劒 上詳道士二 舒城人崔之道爲真源宮道士嘗出金象云此是雄者賣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脫之頗面愈少乃于都下探聘名姝至百不如圖火自然飛出德裕死 養雞 畫牛 萬州城南有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菴于此養一雞一牛大如倒挂子日置械遠出家爲女冠二年改封爲玉眞 餐花絕粒 敲磬 進箏 唐有斯送宮人入道詩題簡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到門夢瓊仙而養花絕粒 北夢瑣言後唐清泰中道士羅弘信式于萬陽山下種五果也 劍心 道士周大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 句曲 眞誥曰秦孝王時道士劉更生受老子經以上道士給田賓往句曲山 反性 遺形 給田 給田令曰 道士四 大還丹 六帖周義山遇羨門子高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羽帔身長大談攜同去薛離之乃被其移肯上朱篆一吳人丁約隱于幸伍韋子威師事之三日辭去約謂子幸伍韋子威曰郎君得道尚踐兩塵言子威尚有兩世塵緣未滿也儻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步虛聲 回風術 吳苑記曰陳思王遊魚山聞巖裏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步虛 道士受老子經以上道士給田三十軟僧尼受經具戒准此 賢正 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士平昌孟景翼字道輔時爲大正屢爲國子座問曰道家經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 華陽隱居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自號華陽隱居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窮困合施諸藥遠近賴 善忍 貴五錄經曰昔善忍國有道士姓現字信然師無常 句曲 眞誥曰秦孝王時道士周大亮往句曲山下種五果也 劍心 道士求反性 反性 遺形 給田 給田令曰

之　元圖先生薛玉宇世寶沛國人梁時師元圖先生以文章見
有志栖托嵩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抃陶後解
嵇結宇中茅仍請負度嶺相就經典兼術常並論之　按
水槎至澈船上巔崩落絕嶂徒侶以爲水濱緣阻導
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撥舟涉不測之泉衆駭服　眞
俱志以道寧　同塵和光　久視長生　心啓元開　品登仙籙　仙材　羽服　元官　宅心清淨　名隸紫府
心求元珠　得崆峒之道　與汗漫之遊　與道浮沈　惟道是從

道士五

詩　周庾信道士步虛詞曰洞霞尊上德虞石會明眞要妙思元牝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元圃馭斑麟移
黎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
飄颻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霤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　又
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箑三舌響春鐘九乳鳴絳
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又曰北關臨元水南宮生絳雲玄元上風雨散中天歌吹分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又曰地鏡階基遠天窓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迴林鵲巢堪鍊石蜂房得煮
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又曰麟洲一海潤元圖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
盧敖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唐魏知古元元觀尋李
先生不遇詩曰羽客今何在空尋伊洛間忽聞歸苦縣復想入函關未作千年別猶應七日還神仙不可見寂
寞返蓬山　盧照鄰贈李榮道士詩曰錦節銜天使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莫壁清江濱圓洞開丹鼎方
壇聚絳雲實貶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在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
離羣遥看八會所眞氣曉氛氳　駱賓王秋日餞陸道士赤馬走吳宮玉柱離鴻怨
金罍浮蟻空日霽峭陵兩塵起洛陽風唯當元度月千里與君同　劉孝孫遊青都觀尋沈道士詩曰紛吾因
暇豫行樂極留連尋眞謁紫府披霧覩青天緬懷金閼外遐想玉京前飛軒俯松竹抗殿接雲烟焰焰清夏景
嘒嘒早秋蟬橫琴對危石酌醴臨寒泉聊祛塵俗累寧希龜鶴年無勞生翼羽自可狎神仙　宋之問寄天台

司馬道士詩曰臥來生白髮覽鏡忽成絲遠媿餐霞子童顏且自持舊遊昔疎曠微尚日磷緇不寄西山藥何由東海期　張九齡送楊道士往天台詩曰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此地煙波遠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王維贈東岳焦鍊師詩曰先生千載餘五岳遍曾居遥識齊侯鼎新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即釣魚竦身空裏語明月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太素初頻掌露版詔將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疎搴頤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孟浩然寄天台道士詩曰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裹露采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從松子去長與世人辭劉長卿送宣尊師歸毕還越詩曰吹簫江上曉惆悵別茅君踏火能飛雪登山入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聞聽手桐溪路無情木亦分　李頎送暨道士還玉清觀詩曰仙宮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氳遂此留書客超遥煙駕分

錢起送柳道士詩曰去世能成道遊仙不定家歸期千歲鶴行邁五雲車海上春應盡壺中日未斜不知相憶處琪樹幾枝花　戴叔倫贈韓道士詩曰日暮秋風次野花上清歸客意無涯桃源寂寂煙雲閉天路悠悠星漢斜還是世人生白髮定知仙骨變黃芽東城南陌頻相見應是壺中別有家　王建贈太清宮道士詩曰上清道士未昇天南岳中華作散仙書責八分通字學丹燒九轉定人年修行近日影如鶴導引多時骨似綿想向諸山尋禮遍却迴還守老君前　劉禹錫贈東岳張鍊師詩曰東岳眞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列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又送宮人入道詩曰休梳叢鬢洗紅妝頭帶芙蓉出未央弟子扳留歌遍憂官人分盡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關下旋仙方　張籍送宮人入道詩曰舊寵昭陽裏求仙此最稀名雖出宮籍身未稱霞衣已別歌舞貴長隨鶺鴒飛中宮看入洞空駕玉輪歸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曰十五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衣向雪峯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遥聽緱山半夜鐘　李商隱同學彭道士參寥詩曰莫羨仙家有上眞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　宋王炎到胡道士草菴詩曰清風颼颼竹萬箇白日寂寂茅三間春潭只有鳥哼

夢地僻畧無人扣關豈但壺中堪避世也勝圖上可遊山出門回首不能住輸與道人閒復閒　徐鉉寄玉笥山沈道士詩曰珍重江南沈鍊師未曾相識久相思已令貌回顧覺喧卑多慙書札遥相問更望刀圭換白髭　又贈奚道士詩曰奚生曾有洞天期猶傍天壇摘紫芝處世自能心混沌全真誰見德支離玉膏壁閉人長在金鼎功成俗未知他日賤輪謁茅許願同雞犬去相隨　元虞集贈道士詩曰神室誰開自洞微紫烟爲戶玉爲扉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虛明脉望飛繞指風雷龍睡醒滿衣雲錦虎馴歸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又贈無塵道人詩曰雲霧爲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收古劒沈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隨露玉階無色乍疑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上鳳凰　揭傒斯送道士薛元卿歸江東詩曰知君此去漸難招只在人間已廓寥市上有時逢賣藥山頭何處覓吹簫仙巖花落溪流滿鬼谷雲開對影遥未必故山安隱逸海天涼月夜蕭蕭　黃溍送王鍊師歸四明詩曰飄飄采眞侶乃在四明山霞居朝帝所瓊館留人間忽聞雙鳧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攀海月照階庑天風飄珮環我何苦羈旅氷雪生朱顏　貢奎贈任丹碧鍊師詩曰不學東方朔歸尋馬子當年種桃樹高過石樓扉　貢奎贈任丹碧鍊師詩曰微人間無藥賣海上有雲飛谷煖金鴛大溪深土鴨肥掌斜日明下照百尺清溪橫丹葩碧樹光烟爍妙筆可作詩無聲買田築屋者誰子江海欲歸吾老矣火雲壓峯烏干世書當年曾說黃冠師　明高啓贈鍊師禱雨詩曰白頭道士騎一鶴手挹青蓮下寥廓人間又見海田枯十丈黃塵沒城郭昔年服事羊長君能役神鬼呼風雲下爲羣生掃旱沴雨工驅起爲羊羣陰雷塡塡天欲怒靈飆吹旗紫壇暮書入重關虎豹開壁沈枯井蛟龍護須臾甘澍何滂沱十日不雨應無禾祠官空爲大雩舞現女羞作迎神歌明朝師歸定何許雲裏懸珠火如黍更煩夜起把天訣翻作東南洗兵雨　又贈丘道士詩曰長春之孫自仙骨袖有蟠桃食遺核平生不學燒汞方嗤視黃金等何物滿城誰識舊庚桑白髮山人似鶴長時上高樓惟獨醉榴皮書破壁塵香

碑　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嶠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

邁皆登蓬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望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于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驅朕糧榮利厭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餐餌芝蘭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籙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挫鶴葉縣乘鳧靈化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實遊二童然香兩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窮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唐陳子昂續唐故中岳體元先生潘尊師碑曰尊師業尚冲密勤宏幽深理心事天保惟嘗絶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眞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邈不能投身霄嶺滅青雲蓬視紫閣高宗每降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于道不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遊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勑聘山隅纔築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鑾輿遣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轅順風元眞高蹤萬古同德庭容受瓊室尊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于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于茅山昇元玉君玉君受道于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元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眞蹈冥練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金鼎

養生一

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增 漢書班孟堅敘傳曰沐浴元德稟仰太和 原 後漢書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早疲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增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則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于未病之先不追修于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養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矣 原 莊子曰吹吁呼吸吐故納新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欲養生之末也　韓子曰神不注于外則身全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抱朴子曰爵乃賴也又惠好事之徒各挾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惟行氣足以延壽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惟奇藥可以無病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五符經曰食氣者常有少容　妙眞經曰志若流水居若空城　太上三元經曰眞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茅君傳曰斷穀茹芝

養生二

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邪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盛女髮與巳頸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爲之使老有少容也　華佗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竭爾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譬如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晩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于此也　又曰城陽郝隰少時行獵睹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隰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隰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吾常行之有効　會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導引庶幾穀糧道

養生三

守一　引三　太平經曰一者數之始生之道也元氣起天之大綱故守而思一也　帝君雜曰若能行九炁照洞房死光之法檢魂繩制萬邪清淨行之以致證仙之理也　太乙雜錄曰引三光之氣降于寶室所謂引三光

含醇和　吸光采精服康琴賦云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光采

異宅　關元　關保其異宅

外身 太清眞經曰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物乃可以長生 西已乃清物而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亡是爲善攝生者 遺物 黃老經曰士能遺物則無邪爲物所累 齋戒 月令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慾定心氣 節宣 子善善生者 道養和平 血氣和平 感傷溫厚 魏王朝曰少小苦瘧梅太溫太上經曰守一則諦定心 定氣通無 太上眞經曰神者天地之所驗也眼存養以度難也此乃上聖眞人爲道 頤神養性 衆眞成曰神者性行生道氣以成眞存元 念眞存元 太極眞人曰古人善攝生者 道養和平 和平 感傷溫厚 魏王朝曰少小苦瘧梅太溫太上經曰守一則諦定心 定氣通無 太上眞經曰生鎮三宮尸毒自去聖眞仙經隨因授之 清虛 素朴 恬淡 清靜 緘縢六志 扃鐍百骸 勞神役智 豕腐吞腥 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 致心于止水 納性于元珠 增化心養精魄 隱几習天 死老子 尸毒自去 太上眞經曰生鎮三宮尸毒自去聖眞仙經隨因授之 清虛 素朴 恬淡 清靜 緘縢六志 扃鐍百骸 勞神役智 豕腐吞腥 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 致心于止水 納性于元珠 增化心養精魄 隱几習天 眞李白詩 栖山卧雲 鍊氣絕食 圖練氷雪之容 延金石之壽 納沆瀣之精 棄逍遙之性 增委氣 榮衛和 咀津顏色好 萬過黃庭經 一食青粮稻 元微之詩 粮稻 元微之詩 味乃腐腸之藥 色爲伐性之斧 禁精氣 之戶牖 復性命之本源 增滋味不接于口 塵埃不染于心 吐故納新以鍊藏 專意積精以通神

養生五

圖詩唐李義山詩曰齋心已恬愉澡身自光明沈沈簾幃下鴻鴻燈燭青四支動用息一室虛白生收視忘趣 拾扣盭集神靈伊予嗜慾寡居常疴恙輕三尸飯伏炁九藏乃和平無令耳目勝則使性命傾官然深夜中若與元氣幷 皇甫湜詩曰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爲琅玕五藏爲璠璵顏如芙蓉頂爲醍醐天地相終始浩漫以爲娛下顧人間澗糞鼪蛆 姚少監詩曰骨換肌膚腻心靈氣色眞 方雄飛詩曰講論參同深到底停騰姹女立成銀 道士司馬退之詩曰不味稻粱食始覺神骨清 宋歐陽修詩曰服餌既久毛骨清丹砂幽光顏益少方瞳明 蘇軾詩曰槁死三彭仇漱漬五滑腸清骨凝綠髓丹白發幽光私嘗芝三秉却先知 蘇轍詩曰丹鼎一丸深自

論 魏穆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而盡命上可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重而無使明染之使黃而無使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丹藥一

周書曰成王時濮人獻丹砂　史記曰寡婦得丹穴而擅其利　郊祀志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注云異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禾于此而耕耘也此言仙事　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藥錄八石之精英尤忌凡俗見聞則仙物不成　又曰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丹砂久者黃金白銀衆芝五玉五雲明珠也　五符經曰胡麻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又云仙藥之上者丹砂次之長也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鍊胎之本生大宛又名巨勝服之不息與世長存五穀之長也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鍊胎之術也泥丸者形體之上神也　吐納經曰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

丹藥二

劉向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好琴服蒲韭根又彭祖多服水桂雲母中岳人蘇林字子元本衛人獻公末年師仇公教以服氣之法又尹喜之長沙服巨勝實　又曰劉奉林周時人也學道嵩高山積年後之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但服黃連已及千歲不能有所役　又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時在洛陽白社中藍縷衣不敝形恒吞一石子終日不食　晉書曰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元少名映後改名遠遊與王羲之父子爲世外之交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遠遊彌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　唐書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享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脫　又曰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鍊丹藥　北夢瑣言曰雷滿據朗州有獄吏推勘囚人乃一道士語吏曰事解後燒丹報

恩他日果寄丹因誤授周隱隱不言乃自服食壽九十

丹藥三

原 金丹 玉液仙經云丹爲金服之上士也 真也皆眞人所授但未見眞本 化金 却粒李少君曰却粒與木餌之省少者爲佳 燒金 煉石太上丹簡墨錄曰修金液之術當得太清丹經 真誥曰煮石方東府左卿白石先生造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飢困殆絕有一人教采水食之遂不飢十年來歸頗色更少身輕欲飛術一名山薊一名山精 仙經曰茹芝導引固氣者中士也

茱修煉法河車是水朱崔是火取水一斗鑊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如水銀查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名黃芽

禾也禾也禾也

增 黃芽 白雪 道書曰蓬

上而蜀道觀鑒井得一碑是漢時陰眞人煉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采乎靈食之前用下李父處中而見授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懸黃酥凝而金駈轉制不已神趣鬼驚金變玉

丹藥四

原 五色 古詩曰與我一九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九轉 丙極明科曰上清金液丹經九鼎神丹等凡一百四十卷 服藥 又云服藥之與序思雖致用同津而

關源異緒服藥所以保形形康則神安存思神安則形保二理乃成相資而有

絳雪丹 飛龍藥 薛昭過仙女張雲容蕭鳳臺劉翹翹得絳雪丹度世喬順二子璋瑞師事仙人盧子期于隆寔山栖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千年不飢

煉丹 葛洪開宗旨出丹砂求爲幻漏令至竟刺史鄧嶽留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丹藥五

增詩 唐王績采藥詩曰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華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鐮戊巳月負插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驗農皇帙龜蛇采二苓赤白尋雙术地凍根難盡叢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著賴青成質冢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李白草創大還贈柳官廸詩曰天地爲橐籥周流行大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止的羅絡四季間綿微一無隙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詩曰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灞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于濆燒金曲詩曰天壽畏不永燒金希長年積土培枯根

雞犬舐以升雲 淮南王事詳仙 去疾 蠲疴 延齡 難老 鍊金膏 調玉液 肘後方 囊中藥

吞則翼生 文武之火 陰陽之鑪 君臣之藥 將延金石之壽 以鍊氷雪之膚

駐童顏 延暮齒 長生靈藥 不死神方 方傳仙訣 藥采名山 身輕得道 羽化升天 吸而蟬蛻

自謂松柏堅　南陌試驟裘西樓歌婉娟豈知夏草中日月開夜泉　李商隱藥轉詩曰欒金堂北書樓東換骨
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壽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
歸卧繞簾中　僧貫休謝人惠藥詩曰五金元造化九鍊更精新敢謂長生客將遺必死人久餐應換骨一服
已通神終逐淮王去永拋浮世塵

圖籙一

原 金簡　琅書　玉虎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　太霄琅書曰太
朝捧金精立空之案上請寶文以授衆真　太上八素經曰司
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經以青絲千億萬年無所復疑　寶文　玉簡　玉珮金璫上
白簡度品　太霄琅書鑄金爲簡刻玉爲篇金樓玉字以明寶文秘于九天之上　靈符　仙籙　五嶽符上經曰
青簡定仙　丹登眞隱訣曰太上八素經曰西
有玉璽金丹虎符　琅書　太上八素眞經曰西
虎書　青玉　赤金　洞神經曰通謁三皇之簡　鳳璽　虎書　上清曰紫映九霄眞
以青玉作之赤金爲字　六甲秘文　萬畢神術　三洞珠囊曰九疑眞人韓偉遠昔師中岳宋德元服靈飛
六甲得道能行爲九疑眞人　淮南王有鴻寶萬畢術　又曰太素三元君有雲璈之板九變

圖籙二

原 石室之書　王烈得石室之書　金壇之籙　玉版金壇之籙　玉冊　金繩　仙籍　眞官　仙訣　眞訣

圖籙三

贈詩 唐元宗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莫簡詩曰道家莫靈簡自昔仰神仙眞子今將命蒼生福可傳江山尋故
國城郭信依然二室遙相望雲廻洞裏天　元稹封書詩曰鶴臺南望白雲關城市猶存暫一還書出步虛三
百韻蕊珠文字在人間　賈島元日女道士受籙詩曰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
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左肘繫符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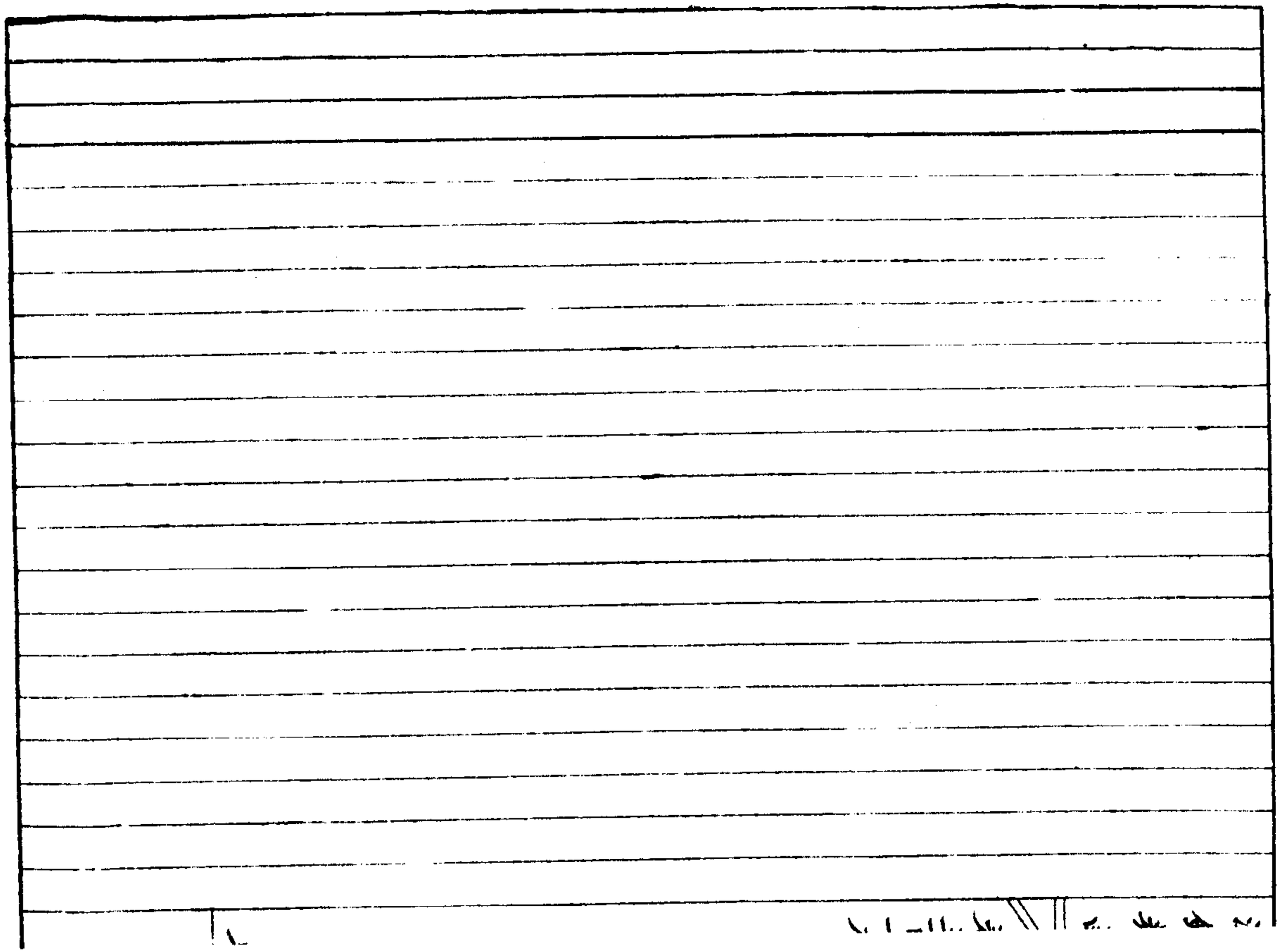
原 御風　步水　列子御風而來旬有五日而反　吳葛仙翁飲酒常入波中吳主遇大風百官
皆沒使人鈎求翁船見仙翁步行水上來衣履不濕有酒氣云子胥爲設酒　禁虎　劾魅
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　隨雨　化風　赤松子能隨風雨上下詳仙
便可執縛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　玉欽有左慈劉根之術符

法術二

原 入壺 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頭市罷跳入壺中唯長房覩之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鬼扇 荳人 王喬事詳仙 郭璞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撒之化爲兵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欲攻視則滅

原 渡 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渡注和猶許也 魚遊沸鼎 甘始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鼎中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出 入壁 左慈有神道曹操因可戮 龍下鉢中 僧涉不知何姓苻堅嘗使呪龍請雨俄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觀就鉢視之 石化羊 黃初平叱石化爲羊 竹變龍 費長房隨仙翁所與杖乘至家投葛陂化爲龍 積火自燒 寓封子詳仙 亂流而渡 承鼎按治帝不信辨之遂流郢建州秦芝後坐妖妄被誅 石自闢 天實中有孫畯生者以技聞能使石自隱帝學之未盡其術帝恕裹以幔壓殺之數日有使者自蜀達思達駕而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騎白驢 張果老常騎一白驢日行千里休則疊之其厚可

原 嗒焉喪耦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以喪其耦顏成子遊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日之隱几者非昔日之隱几子綦曰吾喪我注耦身也偶同均彼我若失亡也吾喪我我自亡矣 栩然非我 栩吾謂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不榮華三去無憂色今視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敖曰吾以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曠然無係元同彼我何暇至乎人貴人賤也 非指非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萬物一馬注云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故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將明無是無非也 無喜無慍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神一

禮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神二

原 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野蚩尤爲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增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闕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遷實沈于大申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社神　原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葬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虞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增 國語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忠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

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感民勿歸也獨恭不優神勿福也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遇竹二節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　原又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葬于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增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至　原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竦疑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亦爾　又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晝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今猶岌岌無不東趣　增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席焉　又武帝時公孫卿曰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于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　又曰宣帝祠神人于交門宮內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持使節而求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慶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比于年五十八有六男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

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後漢書曰班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取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巫首以送廣德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于泠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李崇賫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原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嘗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于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吾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吾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靈也　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之自稱天上玉女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飄浮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歲數有大勑違教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牖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聒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遥雲霧開呼吸發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康成爲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忽然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康成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議詆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而卒　王隱晉書曰

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敦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畢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冥又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遣子以威儀鼓吹求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若有神力焉 冥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鄧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與機言元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今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媼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 又曰吳相伍員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冥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倏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北齊書曰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渡河祭河伯昂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李安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又于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撤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設伏推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取龍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酣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

夏人濟苟兒反獻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獻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于主人主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于鬱督軍山　開元傳信記曰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帝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岳神在道左朱紱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禦輦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五代史曰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劉延朗爲孔目官有問于神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最不曉其義及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最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原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于常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騾而來

燭龍　圖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雀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元武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元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元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句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趙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山河神名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

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黃庭內經曰至道不犯

決存眞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元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閒

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嵬峯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牙神皓華字虛成肝

神龍煙字含明腎神元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神三

增 **金馬碧雞** 俱詳神二　天山有神狀如黃龍六足四翼潭沱無面目能識歌舞名爲帝江一曰鼓神有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歌舞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青衣** 眉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山獵侍遊** 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州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之出西僧德林少有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歌舞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青衣** 眉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山獵侍遊** 稽神錄云浙

穀父蠶母 續仙傳云三川巴牧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之神歌舞以娛之

碧雞金馬 俱詳神二

神四

蓬萊都監 杜少陵生爲文星典史及其沒也又爲李青蓮等俱優游江湖散仙　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錄大陽都錄大監

佐禹治水 **爲秦將兵** 夷陵州西黃牛峽有黃陵廟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蜀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牛廟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爲縣吏爲誓趣始皇并天下使爲人導至一官府見一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九江眞人爲誰荅曰大禹也江湖散仙

三天司直 **九江眞人** 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九江眞人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詢東吏曰九江眞人爲誰荅曰大禹也江湖散仙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病篤忽走入冥司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蘇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問之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病疾不復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蘇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問之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

獵侍遊 稽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有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歌舞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青衣** 眉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山獵侍遊** 稽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

出獵 侍遊稽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有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歌舞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青衣** 眉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山獵侍遊** 稽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

依人 人鬼神依而行　**乏主** 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鬼神乏主也　**降福** 左傳神降之福又詩降福穰穰　**爲祟** 左傳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祟不祭大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

弔矣 詩云神之弔矣　**福善** 天道福善禍淫　**害盈** 易鬼神害盈而福謙　**不怒** 神則不怒而威　**自祗** 不加敬而人自祗　**神羞**

觀惡 左傳夏方有德繪畫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人入山林不逢惡物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助天地之化　**氣魂** 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情狀** 見上　**盛也** 禮氣也者神之盛也　**裁之** 惟神裁之

無伸義作神之伸又何爲乎

神惡所惡　無瀆鬼神　必安傳神必據我據按也　實沈臺駘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子產曰臺駘汾神也臺駘分神也抑北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

胷鬱　冥漠　明神　明靈　增堪杯山名神　肩吾太山神也　禺強北方之神也

神而遠之　感遂通　易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享克誠書鬼神享享于克誠

養亡兒曰今爲太山伍伯樵牌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謠願屬　師尚思師尚十西土分木神也　倶見王氏彙苑

原憑在德傳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事以禮傳事神以禮　敬而遠論語敬鬼

詩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功摧妙筭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窅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分蛇淪霸迹提劒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椀無秋酎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罇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唱歌新將言非爲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酏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歌窓高雲易通所悲榑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渚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

原憑詩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功摧妙筭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窅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分蛇淪霸迹提劒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椀無秋酎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罇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唱歌新將言非爲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酏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歌窓高雲易通所悲榑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渚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

公子衙意嘿無辭　增唐韋應物龍頭山神女歌曰龍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娥眢
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絶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魑魅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
猶盼睞陰云一作深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綃雜瓊珮山精木魅不敢親晉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煙霞碧窓
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莫椒醑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冥冥空見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
蕩漾凌清波孤峯絶島儼相向鬼嘯猿啼垂女蘿皓雪瓊枝殊異色北方絶代徒傾國雲浮煙銷不可期明堂
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
吳宮空白首　宋陸游賽神曲曰叢祠千載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
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鳴鳴歌謳坎坎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槃牲膊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
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又賽神曲曰擊鼓坎坎吹笙鳴鳴綠袍槐簡立老巫紅彩繡裹舞小姑烏
柏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廚老巫前致詞小姑抱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暮歸塞
門閭雞鶩一母生百雛歲歲賜衆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圉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
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　又賽神詩曰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
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鵝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爭下庭柯

賦　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
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
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皦兮若松榯
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
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
集溝洫沟沟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遥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
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

息悲淚下王乃乘玉輿駟蒼螭于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衙枚無聲蜺爲旌翠爲蓋風起兩止千里而
逝　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
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燦乎
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披袿裳襳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蟻若遊龍乘雲
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捐面比之無色望
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立躑躅而不安意似近而遠遂若將來而復旋寤余夢而請御願
盡心之惓惓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還延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
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
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稅駕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時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
遊儀營魄于琴騑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凌濛覩元黿之巃嵸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華擬艷姿于蘂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雁之嗈嗈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寢乎巫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
昌既歎爾以艷采又悅我之長期願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善化何產氣之
淑眞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鑒
騭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觸衣曳稠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袿燿煇而煌退變
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秘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結羽儀揚蛾微眄懸艷流權婉約綺嫺舉動多宜稱詩
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眞一遇而長別願大哥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
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楊脩神女賦曰惟元嬰之遘女育明曜乎黃庭眾朝霞之芬液漱浮游乎太清余執義
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奐龍采而鳳舉翠鬱瑩裳纖縠文袿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輿動玉

趾未移詳觀元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理而瓊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丁嘉今夜之幸遇獲帷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歎悅而我從　晉張敏神女賦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元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厭眞樂僊倦僊侍乎于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實眞淑子何猜焉且辭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數茵席垂組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嬿極長夜之歡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時之要妙進褘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欷吁乘雲霧而變化遥棄我其焉如　楊該三公山下神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乙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石會谿高岸爲谷巉崛阻磈梗林奈條逼塗迮蹊行者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嵸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曄華殿之闉闉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檻浮跂夭蹻騰驤累獸岌業齊載長梁數山藻于前梲纓榱桷以采章文綺韈其紛鱗洪詭曄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祠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招魂定情洛神清思尊曩日之巍陳盡古來之妍媸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頰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颿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璵以申贈覿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音未吐紅顏若曄流眄光溢動袂芳菲散雲鬱之絡繹按靈輪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絶眇天末而永違　梁江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人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乃造南中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滂而眇儔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帳望蕙枝一麗女

子碧渚之涯冶異絶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閱有無于俄頃驗變化于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衡波背橘浦向椒阿荀懸天今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碑 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于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于坎宮漢興北畤黃蛇感于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俟駐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福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元澗芳芝玉笋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于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祭文 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驁時曠忠賢流王于嶽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貌中川紛綸凱入氛氳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曰敬莫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鑾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虬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瑟撫劒浹席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會莫椒懷糈之歡傳巵代舞之樂桂醑溢于羽樽蕙肴盈于蘭籍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煞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增 唐李商隱祭全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于俎豆邇無不肅鳥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唐李商隱祭全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比頹川衣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北棄世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

爲跕路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瀨湘之濵祠宇依然豈獨丈宣之陵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傳車展敬一算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攙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弭 又賽古攬神文曰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傳舊志李樗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瘴暑爲災油雲不起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蜮泉傳祥鶴垤使宋生抒賦始悅于雄風高氏讀書忽驚于暴雨化太甚旱爲大有年將見助于歡康敢忘懷于昭賽

神異

原 王猛責眷 王猛少貧寒眷洛陽有一人貴賈之而鎌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駱胡牀南面坐猛前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眷償猛出反願乃萬山也 應璩得金 應璩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場七世通顯也 寄戴行二十里婦人追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廉竺家感君義故相告 廉竺失火 蜀志廉竺字子仲東海人貲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乘車可不燒君快去或緩行竺急歸盡出財日中果火發 管寧神光 管寧就徵辭家屬行夜黑見有火燈前引人以爲神光眩曜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清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處數十里無人居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云陸雲字士龍辭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草中有光卻尋乃至王弼墓 稽康受廣陵散 稽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遠授康廣陵散訓而不傳 稽康彈琴 稽康受廣陵散辭誓不傳

增 易曰鬼神害盈而益謙 原 禮記曰魂也者鬼之盛也 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增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脉歸于澤聲歸于雷動則歸于風眠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盡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歸復于人

鬼一

增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漢書曰劉根有神術太守史祈以爲妖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顧一驗根曰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皆反縛在祈前

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舒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訪宿宮亭湖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鴈　幽明錄曰阮德如常如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愧服而退　晉陽秋曰裴陽雕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敗長安市買鬼夜哭一月止　續晉陽秋曰裴陽雕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前趙錄曰劉曜麟嘉三年盞斯則百堂灾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茫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于廣丘南亭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長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貪穢尤甚常在家慨然將召左右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自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謂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六帖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墉勒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又曰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教辨告督勵風俗禽然爲變　又曰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敎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各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者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又曰張果時有帥夜先者善視鬼帝召果密坐使夜先視之不見果所在　又曰李長吉將死忽晝見二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下榻叩頭言阿翁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五代史曰王鎔已死張文禮自爲留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而卒又曰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者殆山魈也　吳越備史曰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于樓中高澧屢往視之一日澧容登樓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其非人　異人錄曰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婦人嘗爲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禁之意不欲與鬼神爲讐爾既告我當善爲道之歸灑一室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

鬼三

宋徵　阮諭　左傳曰晉士伯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其罪大矣　阮曉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

豕立　雉飛　左傳曰神依人而行故馮于人也依人而行故馮于鬼也神之所馮人必敬之人之所馮鬼必從之故曰神馮于人而民聽命焉民從而神降福焉　越絕書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邪氣召之清治之是何精魅從而來乃云是鬼頭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算人遂相附和尚倘捨之即自踰境不敢近人煙全清詰

泉涸商陽誼之亟屢空孔緒之車何遽之子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女楊遵之孫楊中之事何必問也憑怨詠擊之其人蓋然仰地嘆露轅頭巾子愿速鋤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鬼四

稱冤 後漢王忳爲郿令至縣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是亭長所殺即今門下遊徼是也忳爲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 求食 求食鬼猶

淫昏 子和文公卒魚石又公卒即今門下遊徼是也忳爲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 求食 求食鬼猶

鬼衣服亦有者大服修宇宙有鬼邪論 **黎丘** 呂氏春秋曰梁丘據謂子宣子曰用人于淫昏之鬼 **難見** 蘇秉曰楚人有鬼能見人之鬼者難見如鬼定鬼三注 **貝丘** 家立注

爲無 晉阮修云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爲鬼修獨以爲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責** 莊子妖夢曰

岡象 孟光 魍魎並鬼名也

能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有所歸** 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子良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寅余又殺段子良 **白虎鼜驂** 史記云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卜曰涇水爲祟乃沈馬祭之 **黃熊入寢**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于晉侯使韓宣子問于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侯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間 **猶能爲厲** 左傳云伯有爲厲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題詩遂散 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夜乘驢出東門鍾漏已盡忽有一人隨後有異生人輒斬失路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二人舉頭一笑遂散

博膺而踊 左傳晉侯殺趙同趙括及厲夢大厲鬼披髮搏膺而踊曰殺予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 **狐突見申生** 又曰狐突適下邳遇申生乘以從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突謂神不享非類太子許復請後七日有巫者見太子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于韓 **被髮而譟** 又曰衛侯夢北面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宣王見杜伯** 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伯執弓矢以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魏其讐田蚡** 田蚡殺魏其侯灌夫其春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又見流尸接而奠之旬日門前灌忽起爲崖其夕有人自通侯家伯元灌夫共笞之灌忽起爲崖其夕有人自通侯家伯元灌夫共笞之

鬼猶報怨 人爲不道鬼訴無辜 **善爲積慶** 良夫之酷被髮叫天 **正可開邪** 既死有知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 有讐必報伯有之殺馴帶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

鬼五

歌 吳王女紫玉歌曰南山有女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劉妙容宛轉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

共徘徊　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氳對容姿　郭長生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陳阿登歌曰連綿葛上藤一援復一絚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聶包鬼歌曰花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孔雀樓遥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窓呼祁孔賓歌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唐韋應物馬明生遇神女歌曰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無丹白蒙哀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瑞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爪元棗冷如冰海上摘來朝暮疑賜仙復坐對食了頷之使去隨雲升乃言馬生命不合不死少頃敕教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元鄭元祐鍾馗鬼圖詩曰老驎足恐迷陽棘鬼肩藤輿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驎嬌兒則已腊後從衆醜服厠役擔攜鬼脯作驎食鬼肌未必能肥腊餚舖之空勞驎手擘彼瘦而巾褌長窄無乃癯儒執驎役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驎餐縮而瘦無由起襲問其候有嘯于梁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蓺物不疵癘民長壽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爲世人尸辟怪楚襲猾老非其類請問何由識其槩想襲目睛爛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明郭登神靈詩曰乞福禳灾許幾千分明報應不曾偏神靈應是嫌銅臭只問人間要紙錢

妖怪一

原周禮曰凡大傀灾異合去藥注云傀怪也　又曰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輝氣也其類有十　增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也

妖怪二

增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張瑞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闇暆蓁聲在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至始中戴鴻鳥巢門臻告門人曰戴鴻鳥巢門此陰凶也乃援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

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于是數聚會并急遊觀飲燕自娛年六十三卒 世說曰衛璩永熙中家人炊飯隨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璩終見誅 異苑曰謝文靜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變色是月薨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落臣搆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子猷元嘉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頭矣驚愕反騙自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葛輝夫義熙中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少時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棟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齏親自切血染齏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于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又曰劉敬宣嘗夜與賓屬宴空中有投一隻觴于坐墜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過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于其處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額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下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雲齋錄云宋潛爲甘渡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擲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帷不辭夜夜偷獨身彭城郎今即覩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

妖怪三

祥桑 妖鳥 史記云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修德祥桑枯死 國禮云庭氏掌射國中之妖者殺日鵰日射太陽 石言 蛇鬬 左傳曰石言于晉魏榭或曰石不能言憑人興也人無憑不興妖由人興也 又曰初內蛇與外蛇鬬于鄗內蛇死六年而鄗公入公聞之問申繻民斃混也又曰初內蛇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人忌其氣鍼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入公閽之間申繻對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晉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

妖怪四

十輝 周禮詳妖怪一 百物之魅 羣巢 周禮詳妖怪一 怪人 周禮 祆禳 祆除也 厭勝 厭禱也 人亂則生 傳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國亡必有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六畜 見豕負塗 易 見人撤 士防魅魅之惑 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邑之神號德衰而後滅 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祥也 或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 懸鏡鑒形道 吉凶由人 妖由人興

災色厚脚脚類象駒前尾上皆白爪力 犬禍 狸妖 漢書成帝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和遣鉏到城下郭門壍之名曰蟨鼠 或死或傷皆爲狗五月乃止犬禍也 樂廣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前 燈下纖腰 窓前大手 上詳妖怪 括異 之常外戶自閉後于牆孔中得狸設之遂絶妖怪 志云少保馬公亮少時跼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加扇自窓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擲雄黃水大書花字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于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袁鳥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何忍致我極地邪公獨不畏公將大貴我敢犯公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去 幡然犀之事乎 又庾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四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妖鳥惡聲之鳥鴟鴞之類 去樂 周禮詳妖怪一 作賦 詣舍鵩似鴟不祥鳥也詣以請居 射聲 傳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六畜 見豕負塗 易 見人撤 士防魅魅之惑 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邑之神號德衰而後滅 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祥也 或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 懸鏡鑒形道 吉凶由人 妖由人興

鵩退飛過宋都 羣雁嗡死 漢書翟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撤瓦而入屋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牖外入嗡之皆死後莽卖兵三族 災祥在德 惟言凶不間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厭勝 厭禱也 冷氣 答徵 能不惑 文子 鵩退飛過宋都 羣雁嗡死 漢書翟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撤瓦而入屋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牖外入嗡之皆死後莽卖兵三族 災祥在德 惟言凶不間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靈異部二　寤前生一

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琯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書與永公書笑請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為永公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劒南節度使韋皐既生一月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劒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幷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徙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間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

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柰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名兒侍奕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後爲同輩所覺譖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爲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臥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寤前生二

【晉】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伽藍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有瓊云劉沆赴舉有老人踵一驢云今年旦跨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青瑣云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嬪謝而去曰何以知之叟曰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飢寒二十餘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如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爲獵人擊殪見圖羅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年六歲忽覩西母笑云生矣　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數角將對曰君壽更君謨不打三更鼓角將軍猶在更鼓而卧通判詰不知其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爲鼓角將軍也

寤前生三

【宋】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隨井後問之皆同　羊祜　詳前

【晉】靈運來謁　王虛清話云江南邊鎬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爲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相潭時號爲邊羅漢　僧孺來謁　宋劉流字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廬山山上有牛僧孺書堂流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流仁宗時參知政事

知亡日

【宋】山頹　孔子晏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石折　漢野武德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會子孫設酒食後二日而卒　譙周　自云昔孔子七十一歲今我年過七十庶幾遺燭恐不出復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衛知故預此言也　折象　自知亡日名九族燕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自云命盡今日

再生一

【晉】謝爽吾　知亡日

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人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甕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篤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篤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寶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絶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寶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温泉志云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疑死已殯三十日而蘇又光啟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萬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云萬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蓋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雙輿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吏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推聲喧噪良久嘗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皆呼爲吳還魂　聞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糴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糴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時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梁國女　干寶搜神記云漢平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飯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昔者殷帝武丁祀典有雊雉之異桑穀之妖修德而禳之是以享國長久今王政雖無闕然猶有未合天心者也王其修之王乃修德三年不改政事轉損遂以亡國　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母強嫁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莽時生推絣於墓中實先夫卒時生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與之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宜遂生說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篡位　續漢書云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爲陽上人爲下其後王莽篡位　搜神記云漢平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飯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昔者殷帝武丁祀典有雊雉之異桑穀之妖修德而禳之是以享國長久今王政雖無闕然猶有未合天心者也王其修之王乃修德三年不改政事轉損遂以亡國　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母強嫁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莽時生推絣於墓中實先夫卒時生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與之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再生三

王莽篡　曹公起搜神記云漢平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飯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昔者殷帝武丁祀典有雊雉之異桑穀之妖修德而禳之是以享國長久今王政雖無闕然猶有未合天心者也王其修之王乃修德三年不改政事轉損遂以亡國　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母強嫁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莽時生推絣於墓中實先夫卒時生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與之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冢者官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時宮人冢者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冢者官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時宮人冢者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恒屬衡華諸山既而遣歸

六日而蘇　搜神記云漢平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飯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昔者殷帝武丁祀典有雊雉之異桑穀之妖修德而禳之是以享國長久今王政雖無闕然猶有未合天心者也王其修之王乃修德三年不改政事轉損遂以亡國　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母強嫁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莽時生推絣於墓中實先夫卒時生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與之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冢者官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時宮人冢者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恒屬衡華諸山既而遣歸　搜神記云漢平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飯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昔者殷帝武丁祀典有雊雉之異桑穀之妖修德而禳之是以享國長久今王政雖無闕然猶有未合天心者也王其修之王乃修德三年不改政事轉損遂以亡國　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母強嫁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莽時生推絣於墓中實先夫卒時生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與之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冢者官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時宮人冢者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恒屬衡華諸山既而遣歸

七日方蘇　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幽明錄曰諸人爲之舉哀到朱門狀如初死時去門狀如

造化一

肖形　搐物象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　大鈞運物謂元氣

造化二

鑪炭　棄籥天地爲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晝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文子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以萬物爲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物生於有生於無

造化多端 氣甕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爲炭 天地爲爐 造生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徃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埃坎北 氣交泰而氤氳 元牝爲根希夷之精潛運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爲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爲蛤雉入於淮化爲蜃龍鱗魚鱉莫不能化爲人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怪也蟭蟟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翼翼不類蟭蟟凡諸蜋類多化也

變化二

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變爲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爲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爲鱉 異苑云鄒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萎後桓元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爲赤

腐草爲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爲螢　又孟冬野雞入大水爲蜃　又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注云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注云　齊女即杜宇一號杜主七國稱

望夫　鳥銜木而塡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餽送北山遊東海溺死化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爲龜　淮南子云有牛哀者病七日而化爲虎兄啟戶入哀化時出見泌泉嚙一叙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龜入于深淵其後

野雉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鴽　月令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　注云　鴽自稱袁公即拔蘇於竹末折墮地化爲鴽

蓐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爲珠　莊子云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淮南子云泉客人魚也常從水中其人每於泣下便能成珠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爲龜　淮南子云有牛哀者病七日而化爲虎兄啟戶入哀化時出見泌泉嚙一叙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龜入于深淵其後

望夫　鳥銜木而塡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餽送北山遊東海溺死化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

野雉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鴽　月令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　注云　鴽自稱袁公即拔蘇於竹末折墮地化爲鴽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長一丈餘自

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吳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告其形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列子曰黃帝晝天下之不治遏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今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達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昧爽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名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左傳云楚子成童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名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夏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窺門自窗而言曰予自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殺龜以卜吉乃剖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剖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糞奠不辦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甕之歠熟孔子見回攓其甑而食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攓而飯之恐子之未可

埃煤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秋駕法

子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簿姬內後

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生河南城西幸

管夫人侍而簿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簿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簿姬

是夕召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之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漢記

泰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洽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齎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名焉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決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清有若鍾乳仰嚥之以訊占夢言竟夢攀天而上湯

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漢紀云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

夢及天地之此皆聖王之夢

嬰屨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漢紀云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

夢為塚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飄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

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穆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碑賀爲掾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梱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魏志云王淩夢人以大槐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陸機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槐筆與之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槐筆與之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曰雙陸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又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晝夢神人以大璽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鸞也爲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劉沔爲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臥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抱戲庭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丈後果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厥運我既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衰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厥下稱藩上命誌之遂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

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爲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曰場雪迎宰相而必大遷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簪與之既覺而顧癡遂生芙蓉峯角乃解南省及廷試夢頭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而拜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鐔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乘成元字果秋試第一

又莆田林琅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脅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者乃先兆也

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

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賢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樗櫟爲崇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

齋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

到頭隨撫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

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

夢魂交

神應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曰神靈動君

與夢無異也　呑文　作賦吳度翻立易注奏上以欵臣乞盧呑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

夢見鄒君

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閭皆不

夢聊試君耳何以皆應

熊　白虎

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黃熊鯀化入於羽淵晉侯祀於夏郊厥有間　秦二世夢白虎據左驂卜曰經水爲祟

授筆　夢觀

江淹夢郭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歟璞曰以文公曰

射月　夫

上觀鈞天廣樂

遊天

帝錫筒命秦逆大昌　左傳云晉呂錡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三馬　兩犬

諡生穆公名之曰

遊三馬

兩犬曾操夜夢三馬同槽命謀士賈詡詳之乃曰馬者祿馬之類吉兆也何必疑之後

應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篡位也

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

蝶飛　馬舞

莊子夢爲蝴蝶栩栩然

爲烏　呑烏

宋昭公夢爲烏喙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于

莊子夢爲蝴蝶栩栩然

黃平夢舍中馬鳴

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

夢美必立　羅含夢呑五色鳥詞學乃覺日新　黃

泰穆公夢逐天

上觀鈞天廣樂

燕姞夢天使與己蘭不信歟後蘭于文公曰

將不信歟後蘭于文公曰

類吉兆也何必疑之後

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

夢四
涼夢矣 占之 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夢矣 我夢 吾夢詩乃占我夢吾夢如是 訊夢 同夢 殷浩論夢 樂廣論夢 妖夢 惡夢 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 樂廣論夢 殷浩論夢 衛玠問樂廣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玠思之經日不得 至人無夢 牧 成疾廣聞故命駕往得錢夢貴何也廣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得則夢貴土故得財而夢錢時皆以爲名言 至人無夢 牧 人乃夢 文中子曰至人其寢無夢 二豎之災 兩楹之奠 晉侯疾病夢二豎子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其奈我何 子曰晉侯其良醫也 吳門繞腸 晉侯豎 日沒 維熊維羆 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維魚維旗 又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維旗矣室家蓁蓁 豐收之兆也 腦 孫堅母夢腸繞兵關門臨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 楚子搏楚子伏巳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 晉李充夢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 晉侯病夢二豎子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其奈我何 子曰晉侯其良醫也 前兩 索前兩 晉侯豎 于克前兩索絞曰 指再遭也果然 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 曹人社宮 聲伯涉洹 左傳曹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也 曹叔振鐸封於陶以奉曹祀 聲伯夢涉洹而心惡之 又聲 伯涉洹歌曰滹洹之水贈我以瓊瑰玉環 後言之至蓁而卒 帶夫印綬 斷女聲囊 張奐爲武成太守妻懷孕夢帶夫印綬登機 占者云當生子復此鄉縣此禮果然 詳夢 酉陽雜俎云僧人李伯冷遊涇州 弟性取之過期不至夜夢 洗馬 上詳夢二 酉陽雜俎 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 洗馬乞米也 三公 二子 元 魏揚元預能解夢廣陽王 子元淵夢著衣倚槐謝問 其據矣 二角書 三
兩犬能言犬曰謁故人周儁送說夜夢僧曰兩 犬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乘龍 沈白馬訪梅伯成占之伯成忻忌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乙也梅伯成名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 一角書諮錢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囊佩角一在前一在後索紱曰所請一在前爲白也一 幽果至晉惠帝時陸機爲河間王顒征長沙王乂 重幕 素妖夢東有二角書諮錢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囊佩角一在前一在後索紱曰所請一在前爲白也一 夢黑幕三重繞車轅出不得明旦即被殺 學 水邊女 水下人 後漢時劉毅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齩其頭代故歌頭也不作汝陰 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齩擊囊者新歌頭之姓兩翼乃二子也陸下起二千則兩翼 之姓兩翼及 冰下人語爲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其 伯汝南太守也崔鴻三十國春秋云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紱曰冰上 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爲兩朱榮所殺贈司 公三

三水逸女注

八爲公

潛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上詳夢一列子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塚見一銅柱刻爲蓮花形休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十

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役使先肅戒然後其神可至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敝帷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因實出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

接而夢羊而夢敝帷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因實出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

牛漢田千秋訟衛太子冤曰臣夢一白頭翁教臣言帝感動曰此高祖神靈　叔孫卒歲死

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即爲實　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

雷擊其首　刺出眼中遽獲金鏤之報　角生頭上旋聞刀用之災

中見鯛讓草生眼乃拔之即於其處得金鏤一雙　下蜀將魏延事　丞相長男掘得錢而致殂

錢買其大兒長豫後掘得一窟錢數果百萬長豫無病而死　遂征記陶繼爲殊令枉殺樂伎後夢伎來曰訴天得理令來相取遂蹴入口中繼斯須而卒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覺即往獻處具說獻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勝不語落廁而死奉爲凶具其夢無異後果驗　占六夢之吉凶　侯五旬之虛實

字子禮爲沈充所害　晉蔣琬字公琰夜夢一大郡而不善終象意爲不善象以齒焚身後爲吳內史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

象位當至三公果爲尚書令　張茂問象竟爲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後漢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臻幽明錄云費弼夢見人手把錢因落水死奉爲凶具忽夢獻善忽夢獻與人爭錢

夢五

詩

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

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闇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閨閫開魂交覩顏色既薦巫山

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

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

颻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唐王勃夢遊仙詩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

翁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眞魂莫難再寥廓

沈遘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兩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夢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蓬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驂鸞歸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投鳥雀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閤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教喫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籬外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敗陣誰相悉飽叔如今不可尋

淵賦　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吾舍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斮游光斬猛猪批鱟殺斫魅魑捎魍魎拂諸渠擅縱目打三顱撲茗蒐扶夔魍搏覩睨踔雎盱於是三三四四相隨踉蹡而歷僻礱礱磕磕精氣充布軸軸寥寥

鬼驚魅怖或盤踢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嗤妖邪之怪物豈千眞人之正度耳啣嘈而外朗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豎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患兮

唐杜顏夢賦曰夫人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戒及乎羣動息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而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昔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殂觀莫於兩楹雖滅否之殊感諒希夷而攸同故知夢之爲占也晉文豎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患兮

暨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殂觀莫於兩楹雖滅否之殊感諒希夷而攸同故知夢之爲占也晉文豎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患兮

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緝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實曾有暮而忽木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遽詣嘗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覩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悤惟恍則有聆聞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常餘怒而性來竟不由於道路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眞宰夢於掌握驚茲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曨曨曉日目眩眛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緑筆冥徵元貺與蠅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

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閘而彰息沖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

脩爾疑升歟兮下燭曨曨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晷旭想夫早高

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乃無聞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瑰交

光芒景附肘腋輝燦楳慄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

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社表千載之嘉遇者也故曰道幷幽微天且不違胷鬱陰隲指掌陽

輝載警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上越埃塩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徃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光華高眠而不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繄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衛胎乎通莊忘吉息躬輕遊遙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踵周旋寤寐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小　張隱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无黙以自悆悆煙中瀟灑翩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蒼蒼

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韓詩外傳云漆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絶書云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寤而還之也 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家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名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記云融冶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增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襄陽耆舊傳云羊公鎮襄陽樂游鄢澗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設衣 食稻

賦 梁沈炯歸魂賦 魂魄四

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旨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貴元聖而云始肇邱岡之靈源分昌發之世杞實開之乎家記又乎之於悼史元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遷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泰作相越江以東惟我及鄧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雲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絶君臣而辭胥宇踌厚地而踽蒼穹抱北蜥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縠於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實不嘗至屈滕邊言以殊方

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析瘦弟於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鑕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檝槍之星靳黃尤之旆余抜迹而昨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潜翳之悲無狀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洼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總官司而就繼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戢戢之層冰面磷磷之叢雪去莫救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鳥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遙遁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縲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絶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過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傲成魚鱉千仞之阜餘以滄瀛雖德刑成於報服故巒狄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其山也則欽岑巃嵸婆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訇滿汩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虹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御之賦可想郃平之跡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蠭發掘其何言訪軌道之長組捨盬田之與璿無故老之可訊竝膴膴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彎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新豐連河汨涇泥之混濁灌渭諸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彼主之庭除終南龍擬太一嵯峨九嵕堀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灌渭諸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徹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道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夭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識可以感鬼乘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語有悒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荊昌歜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洧隨洁汗澄潦涯涵涇渭相亂或浮涙而揭涘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蜑之與荆吳元伏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者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意風水之渉揚既盡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方術總載一

東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邵氏家傳云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庄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宮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賓樂舍利之獻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跳擲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熠目光　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解奴事本傳云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户奴事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云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符堅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堅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　後魏書云悅般國異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噤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云三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云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爲人傭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爲天宮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往晉陽至潦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閒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劒刺腹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竝遣發遣暮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名色竝不須遣入朝

方術總載二

原視日 作霧 周文嗣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文即周章張楷能作五里霧見原 水戲 鈴語 夏統字仲御貫於張楷不見後隱作瞑辭連楷以無驗是於是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舍水冥天雲飛雨集劉曜攻洛陽石勒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劉曜亦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廣漢李譔乃作鹽魚曜鱗鮮引

有噦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治也以五氣五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又醫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濕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幷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
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　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
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含人血非有
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　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遠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
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起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
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
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
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脈理而合輕重量藥石
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難經云望而知之謂
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脈而知之謂之巧　韓子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脈之病
否而已矣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

醫二

說文曰巫彭初作醫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又曰黃
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爲難經數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搜神記曰黃帝赭鞭
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療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素問曰岐伯相世之醫也之師曰儀狄季
理惑論曰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　世本曰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說苑曰古醫

曰苗父 原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客長桑君過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名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原 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謂龍叔之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 增 漢書云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爲後世方脉之祖 後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所吐蟲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爲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召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特能廉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晉書云王叔和高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摭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爲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及掩其真云 又云皇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

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遣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閉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與服之須臾腹中鳴彭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費慶宣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尋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荅曰是黃父鬼乃伸小兒還未至閭揚聲遍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竝走遺一藥疱方竝一曰藥時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堙起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閉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解斯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及曙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痛感惠實多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傅之即愈一傅便差一境賴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具諸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方爲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名之夜召相迎令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豐府中以避之藏至爲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癲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啟元子爲太僕令博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爲詮次註素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爲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成人精於醫古書有吐汗下三法世傳黃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蓋爲儒生桑其所澗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好異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卷人號爲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餌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

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宮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此於其內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真人祠　又許循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爲對脉對脉即對病也病與脉俱同也藥與病值惟用一物藥也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速今乂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徼不知免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眞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原病式保命書皆爲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元史云朱震亨字彥脩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爲近世之所宗尚云

醫三

六技

四家　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徼之技爲太醫丞　劉敞七畧云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家有神仙家

九折　十全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莊子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而得車愈多

出蛇　走獺　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徼之技爲太醫丞　劉敞七畧云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家有神仙家　史記扁鵲謂虢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表裏正論曰良醫療病攻於腠理　舍人曰上詳醫破癰潰痤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舐痔　徙癰　上詳前注　徙癰之乃徙至壞處　前柳樹上明日癰消割腰生一窗如拳大後痛如刺人以刀斷犬腹以絙瘡口須臾有蛇從瘡中出長三尺蹩躠逐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雖有物假作其狀實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雖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爲將身不

玉版

四難

三折

云郭玉

金匱

黃帝素問有玉版篇葛洪抄金匱百卷

切脉

攻

瘉腸滌臟　解顱理腦　無疑乎曰臣聞上古有俞跗尚洗腸胃澈滌五臟

舐痔　徙癰　上詳前注　徙癰之乃徙至壞處　前柳樹上明日癰消割腰生一窗如拳大後痛如刺人以刀斷犬腹以絙瘡口須臾有蛇從瘡中出長三尺蹩躠逐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雖有物假作其狀實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雖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爲將身不

四卷　後方　舐痔　徙癰　上詳前注　徙癰之乃徙至壞處　前柳樹上明日癰消割腰生一窗如拳大後痛如刺人以刀斷犬腹以絙瘡口須臾有蛇從瘡中出長三尺蹩躠逐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雖有物假作其狀實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雖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爲將身不

金液

銀九

梁武帝勅醫丈云燒六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杏林

橘井

有求治病者重則令之種杏五株七株于門外輕則種杏一株不索其錢歲久所種杏有千株遠近稱之號爲董仙杏林　又有說賓云吳人董奉有道術隱居於廬山行醫濟人不受報但令重病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杏林鬱然成林計得十萬餘株遠近來買者自往不用語但將穀一器倉上出一器與之隨器大小與穀多少各有準契奉以此穀賑救貧乏之人若遇春時花開繞樹下種杏子曰暴感而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何以言之扁鵲曰太子死扁鵲曰上古有俞跗尚洗腸胃澈滌五臟

令之種一株不索其錢歲久所種杏有千株遠近稱之號爲董仙杏林　又有說賓云吳人董奉有道術隱居於廬山行醫濟人不受報但令重病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杏林鬱然成林計得十萬餘株遠近來買者自往不用語但將穀一器倉上出一器與之隨器大小與穀多少各有準契奉以此穀賑救貧乏之人若遇春時花開繞樹下種杏子曰暴感而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何以言之扁鵲曰太子死扁鵲曰上古有俞跗尚洗腸胃澈滌五臟

桂陽人蘇毓得脩眞之術隱於郴州高秀之峰種桔槔繫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桔槔歎聲聞之號爲董仙杏林　又

子曰淳于解顱而理腦 穿胸納餅 刮骨去毒 杜子云文摯愈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未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 蜀志云關羽爲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附骨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醫四

醫師 食醫

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疾病者造焉醫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醬八珍之齊 又 委制 不呼戶子曰有醫治者乘之委制謂治疾之法善治疾不呼醫飲藥子張有疾病鬼神爲祟巫曰子之先人欲子爲巫子張曰吾聞之也君子有疾飲藥有愆不敢不嘗今吾子有疾而欲吾爲巫不敢聞命 換心 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婁有疾扁鵲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視 朱震病不呼醫飲藥子張曰君有疾病鬼神爲祟巫曰趙齊婁公扈之子云當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視 朱震病不呼醫飲藥子張曰君有疾病鬼神爲祟巫曰趙齊婁公扈之子云當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除疾 出方

馬子喬曰使未之有也 許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平生延保天年可更求活耶 注善有鏡鑑物如水人有病以照之盡見臟腑 又葉 念 張詰旦候芳病芳遽引視爲庶子年至九十 視 朱震病不呼醫飲藥子張曰君有疾病鬼神爲祟巫曰趙齊婁公扈之子云當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換心 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婁有疾扁鵲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視 朱震病不呼醫飲藥子張曰君有疾病鬼神爲祟巫曰趙齊婁公扈之子云當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居處飲食 皮膚腠理

公孫丑書居萬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爐飲食何如子曰居處飲食不過飲酒不勤 公孫丑書居萬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爐飲食何如子曰居處飲食不過飲酒不勤

出門鵲針人血脈

出門鵲針人血脈 人藥而放名聞遐邇 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也在腠理湯藥可及後 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也在腠理湯藥可及後 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也在腠理湯藥可及後

善能診尋李延俱病

善能診尋李延俱病 扁鵲兄弟三人俱善醫扁鵲身熱華佗往視之佗謂曰汝兄弟最善醫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門次兄治病人始發汗或閉人氣脈故名不出鄉里我下針石飲湯藥故名聞諸侯 居處飲食 皮膚腠理 公孫丑書居萬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爐飲食何如子曰居處飲食不過飲酒不勤 公孫丑書居萬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爐飲食何如子曰居處飲食不過飲酒不勤

多取貨而不加功

多取貨而不加功 氏春秋云齊威王有疾良醫文摯曰令王大怒則愈王大怒將烹文摯其疾果瘳 呂

又素去留書罵之

又素去留書罵之 太守怒令速殺之不得實意吐血數斗而薨 呂

祖針胃管便苦夜臥不安

祖針胃管便苦夜臥不安 佗曰昨日使開上脘下脘三寸乃在天樞痛徹腸向益不使治 魏志華佗字元化視群病佗曰盛怒乃愈遂

世不服其藥

世不服其藥 漢高祖疾遣呂后迎醫上罵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三世乃服

天命不祐

天命不祐 漢高祖疾遣呂后迎醫上罵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三世乃服

秦伯使醫和視之

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色疾蠱 晉侯求醫於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色疾蠱 晉侯求醫於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色疾蠱

而卒 宋卻康飾

而卒 宋卻康飾 同隨死胎女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女子立戶東北面夫人曰汝兄鍚生亦命也女子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生與母俱重故來相別耳 晉侯求 漢高罵

命兄何鍚生夫人

命兄何鍚生夫人 見女子來泣曰一爲鷹腎所伏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俱重故來相別耳 晉侯求 漢高罵

許輒曰我山東田夫

許輒曰我山東田夫 注善有鏡鑑物如水人有病以照之盡見臟腑 又葉 念 張詰旦候芳病芳遽引視 朱震病不呼醫飲藥子張曰君有疾病鬼神爲祟巫曰趙齊婁公扈之子云當治之謂曰扈之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婁之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而三日不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顛仆 刺 戴曰吾未嘗延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也 下 華佗事詳書二 遺 求活 熙病 設賓云李熙疾篤守醫治之勤疾不衰 視頂 踵脥 唐柳芳論中所謂又葉之即歷念

人求藥雖不特錢者皆與之善藥獲券如山未嘗有自山澤來者必經旬累月問醫官蘇澄審諮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

人求藥雖不特錢者皆與之善藥獲券如山未嘗有自山澤來者必經旬累月問醫官蘇澄審諮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

左傳云三折肱知爲良醫也 張

左傳云三折肱知爲良醫也 張

藥良謂帝曰良藥苦口乃利於病耳 宋清焚券 蘇澄試疾 柳宗元宋清傳云清長安人有忠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云孫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居處飲食不過飲酒不勤

輒應惟至一藥再三錯雜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

輒應惟至一藥再三錯雜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

此藥爲主別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 原精爲神本 形與壽期 門禮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

此藥爲主別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 原精爲神本 形與壽期 門禮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

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 稽終歲之功上

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 稽終歲之功上

下吳食 乘不至爲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爲也十旬之臥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食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
竅之變無逆於時 【眉批】歐曹馬醫 牛醫漢書云張里以馬醫而
於按人法注云乘謂順乘以發其疾知病之所
處乃治之相助也 【眉批】又歌曹乘療病及痛
贈五

【眉批】歐詩宋韻 迸羊角捲海水芝韜內籍實飼緩童年命藥駐衰曆倒
迸羊角捲海水芝韜內籍實飼緩童年命藥駐衰曆倒
色隨野鶴採山麻九莖日開熊三葉長生花可用調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氣
此山北縣溯採山麻九莖日開熊三葉長生花可用調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氣
山僧蹇三珠樹始芳蜂蒸朱臺玉垂白鳳肺金鳴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
見在蓬萊 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瑤草久蕪沒金鏡廢不看不見空園裏縱橫愁思稀緩步遵行波楊槐況
春澗實景蓬流綺水蒸雄論丹臺洞靈未說牛景方自歎每爲憂見及杜若誰能真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
赤鯉儻可乘寒不復還 【眉批】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若詩曰饑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閒關絡脈中性命寄
毛裏而況清淨眼內景舍天瞳琉璃肪流盡極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鍼鑱笑談紛自若觀者顏爲縮
運鍼如運斤去膚如拆屋常疑千尋幻化技雖符祝子言我有道此理君未曉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
方重外貴見瑕與玉而我初不知剌服如剌肉君看目與腎是腎妻非目目腎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堂園老農
夫去草史傳殺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迕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
月自馳逐構請問衆全重忘年老尊宿 【眉批】若衆全先生門下醫也 明皇肯汝送王良晉之武罔詩曰白髮微官在滄江別路
長看星趣異幹同水過沅湘採藥身千里開筵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
出長桑閉戶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獻君王

【眉批】歐贈晉祕書丞 何矜龐子之奴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勞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

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又禹餘糧賛曰皓苓下居拔紛上蒼中狀雖鳥具容龜察神伸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賛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醴貌定仙人知暍日胡不蔭年　又黃連賛曰黃連

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緝雲昔御飛蹕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雖天然而寒暑乖節故癘寒瘧首致斃不同伐斧斲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騳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訕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高玉匣之精研紫書之奥桃膠何是北斗靡遯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杞之旁簫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疴興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麋藿纔救頭瘡之疴麥麴苦窮暫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楊已名於緑籍其可得乎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二

5A (12)

方術部二卜筮一

卜筮

增說文曰卜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筮易卦用著也

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又曰立卜筮人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之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之徳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原禮記曰龜爲卜筮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增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立卜筮人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增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卜筮偕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諸侯有守龜不筮　又曰卜筮偕

之言者也　史記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旣式正基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圍霸天下又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圍霸天下　劉夢得集云今夫撰之以至刋灼之以殆查徒與夫蓍蔡者問歟龜占熊羆須食亡牛喪羊之間耳貪其攝衆以餉余口烏足爲夫子道哉　陸龜蒙云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婦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在人乎　北户錄云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柴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下雖不比於蓍龜亦有可稱者

卜筮二

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左傳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又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禽寇之利也大夫圍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禦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論衡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鴈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鴈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云太史公曰臣爲郎時嘗與太卜筮言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遵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漢書云張禹字子文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入長安從沛郡施讎受易　又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名梁丘賀筮之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閒執

載入廟門待上至徹爲通事發伏誅　吳志云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書賜乃使尚廣並并天下通同人之願封曰吉庚子歲書當入洛陽坟墓不修其政乃當有窺上國之志　晉書云庾冰曰子志郭生之言耶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克改元爲永和庾冀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屢得免乎其年冀卒　又宣城逢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鄰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庭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若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歇放火燒後爲虜騎校道毋家攻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遠東壁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大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腥地穿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忽發狂殺殺兩子并殺婦又所父妻二人晉被劍因出亡走明日其友往收殞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已自經死　又宣城太守殷祐疾友爲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鵲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者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鵲來後起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實行走廳揩遶一趨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乃受及實死果如占　又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顏敬卜曰支年當作好官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少見親實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有大字者不宜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支果爲吳郡守友卜占神教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梁書云王敬則如鳥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請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之喜故出都自効又柳世隆善卜別經甲僧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爲寿亦於此季矣屏人令與筮之　南史云梁大同中同泰寺災黨取筆及高履筮之遁坤之履曰無害其繫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名太史令虞卯金來赴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慶何也　梁書云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慶也四慶見卯金來赴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慶何也　梁書云明皇慧海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劉著作卒孝緒曰劉候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舊唐書云明皇慧海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

禮筮之著一筮子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不可言　酉陽雜俎云天實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杜賣卜一卦帛十疋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其人本意賈天津橋也其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曰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賈天津橋也精如此　搜神秘覽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賈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過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日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千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

卜筮三

龜卜　三兆　六龜附

擅粟　操金事財之民仍有訟欲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善　下詳卜筮二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待卜事杜子春注云燋謂所燓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縗杜子春注曰玉兆頌項瓦兆頌足原兆頌頭兆帝堯典卜筮之事也

大橫　小數史記云禹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王計未定遂卜之其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抱朴子云卜者小數希福者謂知來之術也

龜之木　下詳叙事

神諗　象告　陳琳大荒賦曰假龜著以貞吉問神諗以休祥易大傳曰八卦以象告辭康伯注云八卦以象告人吉凶也

供燋　揚火　周禮菙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

龜厥　筮瀆　毛詩衛風氓之不爽告其所悔三爽瀆則不告　穆卜　枚占　尚書曰武王有疾不豫二公云我其爲王穆卜藏云昔者河伯欲以爲不吉也　孔欽　顏笑　家語云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喟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　陳曰孔子使子貢聘楚昭王其代陳有圍子貢果至　又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下尾不來顏子笑曰無足者乘船而來踰至矣子貢行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屯之比屯曰乃大吉也三敗必護晉君果如其言

炙骨　觀蹄　和馬冀於白羊胛骨上炙破視其兆文細訖丹行軍不擇日用艾隨梁事上詳卜筮四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豈占之至則榮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爲凶合者爲吉　書版　遵東志扶餘國有軍事出不破即不出便出不破即不出

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正又占得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緘本府太守令伊速送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置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演不得擅動付與第十世孫某極貧思祖吉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病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下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吉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病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下打碎開匣觀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孫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緘本府太守令伊速送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置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演不得擅動付與第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正又占得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緘

原 法天地 敬鬼神 偶祥卜 齊小大 差尊卑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藏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也

原 卜筮之差

增 木破天 柳仆地

王製謀反參將一木上柱天破宋元自永州司馬名至京師詣卜者問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君生則柳樹仆則柳州乎卒如其言

證 筮短龜長 陽奇陰耦

左傳云晉侯以公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卜筮四

卜師

周禮凡卜以明火燃燋遂敹其墩契以授卜人占人儀禮卜人莫龜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頌繫其占之官占卜正卜師縣侯曰我同之卜正正官之長也

卜人

儀禮卜人莫龜楚煇注遂敹其墩契以授卜人占人儀禮卜人莫龜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頌繫其占之官占卜師縣侯曰我同之卜正正官之長也

卜筮

周禮凡卜以明火燃燋遂敹其墩契以授卜人占人儀禮卜人莫龜楚煇注遂敹其墩契以授卜人占人儀禮卜人莫龜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頌繫其占之官占卜師縣侯曰我同之卜正正官之長也

筮

筮之占八頌以八卦占吉凶

官占

官占涖卜命王立卜占之官占涖卜注涖臨也謂卜官相示占兆也

象數

周禮春官大史凡國大事先筮而後卜龜從筮從筮逆卜人掌共龜以授卜事凡卜以明火燃燋遂敹其墩契以授卜人占人儀禮卜人莫龜楚煇注楚荊也燋以然火荊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謂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惑於陰陽而立卦象也龜之體象也筮數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以授命龜注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經兆

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卦占筮以九筮占夢以六氣占雨以五兆占象以三易占事以二兆占龜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

幽贊

前知

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稽疑

觀變

洪範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立卜筮人乃占之衆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

決疑

斷志

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藏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變有司掌龜策占兆書漢書上曰不安張而必

露著

藏龜

舍龜

禮記曰龜筮共違於卜筮龜筮不相襲也

命龜

禮記曰龜筮協從卜不襲吉注襲再也

觀卦事

置爇

禁幣

假禮

禮記曰置於其所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下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下御察文

協從

襲吉

書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汝則從是之謂大同

爻

兆

占書

占險

無遺

不禁

不煩

不瀆

不襲

不敖

不欺

禮記曰龜筮不過三又卜筮不相襲謂其瀆龜策也

卜僭

沈陽

流光

趙孟

周禮

罰辭

禮記曰龜能知人之情而無遠策不能避刑陽之患易五兆六十四卦變而爲七十二鑽而無遠策不能避刑陽之患易五兆六十四卦變而爲七十二鑽而不得立辭神及現巫卜相近宜禁斷其龜

納骾姬卜之不吉卜人云其歸曰骾之為祟不為他也必公之牖一蕭十年商羯有臭公不復卜黑牛觸車必殺留之即從輈言生不得已猶愈不所觸觸之即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特火生舉刀所觸觸之即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共鬬其豚走逸即共逸之豚入

舍突破主人廚其婦從廚中出

齋版詣使者使者沉吟乃悔取錢金

勸在堂屋下婁擾之果得金

鞫得財下管轄別傳有捕廬者展行人盜其囊輒卜曰決卷中第三家也何鄉人時富發其囊送還如其言囊者父病語盜如其言乃免

父病急也

人持馬贖貴賈之人賜金東大梁樹三年富于智至是作一卦曰君妻宅失宜放貨入市有二千倍

能預貨物不信卜筮會淳于

貴賈

卦成曰妙哉吾不負金貴夫成卦於成衛市日得杖頭百錢即閉肆垂簾

成衛市生

卜者羅君平之果得金

漢書羅君平

卜非卑行業可便人

司馬季主楚人貴卜於長安市宋忠貴誼謂之曰何居之卜筮賤而大笑君平以卜筮賤乘可以取

君平行之污季主時夜罷而大笑

受命如響極數知來之謂占

易曰其受命也如響又曰極數知來

觀久自號占驗見知

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不

上謂卜筮二王忠以貴誼謂之曰何居之卜筮賤乘可以取

東萊人有非正用之制依著龜為言利害又與人子言作於以善

孝與人爭言依於忠臣言依於順與人爭言依於忠臣言依於順與人爭言依於忠臣言依於順與人爭言依於忠臣言依於順

卜非卑行業可便人

司馬季主楚人貴卜於長安市宋忠貴誼謂之曰何居之卜筮賤而大笑君平以卜筮賤乘可以取

君平行之污季主時夜罷而大笑

受命如響極數知來之謂占

易曰其受命也如響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觀久自號占驗見知

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不

上謂卜筮二王忠以貴誼謂之曰何居之卜筮賤乘可以取

東萊人有非正用之制依著龜為言利害又與人子言作於以善

孝與人爭言依於忠臣言依於順與人爭言依於忠臣言依於順

言草惡難辦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

卜曰得其人家林筮之謂曰不吉動觸門徒逕臧龍合

占驗見知

驗而知之

卜曰得其人家林筮之謂曰不吉動觸門徒逕臧龍合

占驗見知

驗而知之

字事伯以其家林筮之謂曰不吉動觸門徒逕臧龍合

占驗見知

驗而知之

信曰吉山由巳而由卜乎在離三年而卒

信曰吉山由巳而由卜乎在離三年而卒

信曰吉山由巳而由卜乎在離三年而卒

知化知來藏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以上

言見三徵行有一人

字叔夏冀州

疑衆必敗遲卜不祥疑而筮之涣於易者

以上

斬蓋覆奴

自此行

流應淮水凶見臨晉

氏盛

窮神

其人累德積善卜易有十

河折遭考褒代之其人乃杜撕覆敗其下

君當為將軍位列王侯待乃得之貴卜者曰

也蓋屠言益

遭遇事相

同年及舉

見首立者乃

謂子罪舉

不誠也且

之卜大龍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事相因是卜者曰

亦不識有人

之卜大龍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事相因是卜者曰

之卜大龍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事相因是卜者曰

當亡而四人相救皆為事相因是卜者曰

冒高祖同人者門也同人者人所門也重錢益有同之遇同人者等曰天火

九月朔丁亥晡時雷擊正殿一廊屋北去天下吳地名滇池云何中正池及諸陂池皆滿加雷雨後八月十五日

之占交于是旅周詩云三字李晡時雷擊正殿一廊屋北去天下吳地名滇池云何中正池及諸陂池皆滿加雷雨後八月十五日

之占交于是旅周詩云三字李晡時雷擊正殿一廊屋北去天下吳地名滇池云何中正池及諸陂池皆滿加雷雨後八月十五日

天火之衆錢塘醉卧史云代

改知制誥出爲泰州又改杭州卒於鎮壩 原兩蛇當爲將　三怪無足憂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綏筒有兩赤太守王慕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子一持弓箭射腹故心衙門老書牲也又爲來入室與燕鬬是老鈴下耳官舍久遠有此三怪無足憂也　堂西死男子 三歲當爲邊將有名果五年爲大將牛頭痛龜志信劄令家驚恐龜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者主刺頭痛弓箭者射腹故心在西面窮丘中懸頭向上果於丘中得牛婦人反告官

以籍識牛按驗方知　蓍氏卜妻敬仲　崔杼筮娶棠姜 傳其妻卜之曰風風於飛和鳴鏘鏘有鳳之後將育於姜　筮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出又言爲陳婦卜失牛云

光啟兩儀　能成四象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冥數　得自天元　占而從二　卜不過三　存險易之徵　示藏否之兆　射覆知白鼠之傷　布兆見暨龜開四兆卜師攸掌　策分三易筮人是司　青蓮神蔡彰往察來　翠野靈著通幽索隱　考先知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蔽志　觀兆於未萌誠爲智者　退咎於既往何其壯哉　行於冠婦明男女之分　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　龜文既踐知李固之將封　鳳風於飛識陳完之必貴

卜筮五

增詩宋陸游筮卜詩曰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舍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柱持箕畀蔥婢棄筆卧糟隅几席亦已徹狼籍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

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火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著龜之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越登仙而舍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龜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圖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彰則著廢 梁唐于邵著龜論曰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長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

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師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儻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胎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鉤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參天兩地倚數觀變於是乎興故仲之宗且其兆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緜得蓂莢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端存生死之變冠冕之甲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道通其聖也何彼蓑薄之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壽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翳脊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爲準求元亨之義而爲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耶史佚以之佐昌此其效也衛人以龜爲有知漆雕以爲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明望則灼孟仌命蓍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偕也信矣夫

【唐】宋顏延之大筮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懌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户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惰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爽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驚

【唐】李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梼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既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絶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迫遽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奚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審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眞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明天文一

【元】恒象 常居 傅天事恒象言恒以象示人 天極星太之 不止自言家雖野鶴猶知時令況人乎 郤好天文之衛指二使星向益郤詳星 管輅 李郤輅八九歲時與鄰兒戲土壤中輒畫察時變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觀擬天紀昏迷天象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廣洪範

徵渾天　晉書王恂傳範作皇極論陳固績述天文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君山奏事坐西廡下以寒故

曝背有頃日光去耳不當遂去乃應渾天也日若繞西及北故應如月在雲之狀而日西行七景當照北不得夜更黑渾天信而有徵也　占王良

觀氣　天部旁一星曰土良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晉書焉書云吳之間常有紫氣衛者皆云吳宿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登樓達緯乘乃漢陵寫未可圖張華獨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遂明華獨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所行上

星合散　三辰式敘　史秦始皇宿中外宮凡百一十八位吾毀巫咸開史佚魯梓慎鄭裨竈宋子韋甘德楚唐昧趙尹皋龍石申皆掌著天文　保章氏掌觀日月星辰之變辨其吉凶之象以觀妖祥　五

明天文二

秘與　精微　上天垂象　下土具瞻　博考乾象　孜覩星辰　式觀元象　洞曉天文　爰度變通

罔或差忒　業習談天　識乖窺管　興而視夜　仰以觀天　天無遁形　星無遺象　道雖元遠　象則昭明　藝精窺牖　業著專門　仰觀俯察　下學上達　察有爛之文　詳不惱之色　璇衡齊政授時於虞典　銅渾設象致用於漢朝　稽日月之度考其盈縮　推星辰之遷審其次舍　躔次運行可徵於漢史

吉凶占候有犯於國章　天遠人邇曾不戒乎多言　夜考晝參果致尤於私習　二儀部判見若卵之摩

分　七曜迴旋觀如蟻之環轉　七紀五緯躔次如契於心　四海九州分野若指諸掌　子貢多言仲尼未賢其屢中　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占候

黃龍見　白烏集　後漢和帝永元末黃龍見譙魏郡豐般窓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漢昭時秦山南洶洶有亂

千人聲大石自立白頭烏集仿上林苑中枯柳自起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梓慎望氣　伯夙曜氣　傳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喪晉楚會於宋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氣甚惡懼難　赤黑之祲　水旱之理　傳曰有事於武宮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妖氣也　史記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　掌十煇之法　辨五雲之物　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又云以五氣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祲祥以十二風察天地以乖和觀變化之妖祥　啟閉必書雲物　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京房治易事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災異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婦生四子太子問唐檀災變之應唐檀以京師有兵氣其延和四年陳程揚兵省殿誅閹顓時有二魚長

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遷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果應其言

巫

原 巫祝 巫恒說文曰巫祝也能事無形以接神者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古者神聖之巫以降神明也 沈巫現傳云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良人 雩旱 吐火 制神 娶女 國語云在男曰覡女曰巫使制神處位後漢書宋均爲九江太守陵道斜出泉巫取百姓女爲公姬均下書曰自今得爲山娶者娶巫家勿禮

之初撞鐘擊鼓聞以絳竹丹珠又 祀上帝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若今三月上巳祓水上之類俗以香薰草藥沐浴

祓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 掌祓除 祈禱 祈豐唐徐堅初學記引晉侯病名桑田巫曰不及食新麥矣

祀天神上帝 桑田巫 梗陽巫 晉侯病桑田巫曰不及食新麥矣 自言巫 見大巫 後漢書屬不應徵不免自

百鬼以雞卜 梗陽邑名梗陽巫名 言巫家子以自污人易爲雄伯故使僕有此談今足下子布在彼軍賊數之琳答曰僕在河北少文

言巫家子以自污人易爲雄伯故使僕有此談今足下子布在彼軍賊數之琳答曰僕在河北少文 禱 求嬉 祈豐韋氏以有過

吳書張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數之琳答曰僕在河北少文 禱 求嬉 祈豐韋氏以有過

唐雎說文靖家數有怪名巫夜被髮衔刀繞屋而走家人怪爲禳厭 容齋隨筆云

置別室乃求巫者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酒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錢里

延席尊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酒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錢里

人忽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聲乎中而神亦不歆於外其胖必

歆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聲于中而神亦不歆於外其胖必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

而後愚蠢卑於心以一巫用心尚耳況異於是者乎 厭怪 敗釀 棄野文靖家數有怪名巫夜被髮衔刀繞屋而走家人怪爲禳厭

以一巫用心尚耳況異於是者乎 厭怪 敗釀 棄野文靖家數有怪名巫夜被髮衔刀繞屋而走家人怪爲禳厭 容齋隨筆云

之 家不用巫 疾不呼巫 顏之推家訓吾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聲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胖必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

之 家不用巫 疾不呼巫 顏之推家訓吾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聲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胖必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

巫呪笑惑於人者禁之 宋陳希亮知長沙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 原 雖達幽冥 有如邪妄 託以巫師 招於禱祈 其或關

之 不爲知禮

巫二

禮歌 元吳萊北方巫者降神歌曰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墨向壇戶跡不通酒

肉滂沱靜几席簟琶朋指淒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祆神奚來遠隴坻水草肥馬羣門巷光輝耀狼蠭舉

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昆崙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形勢同飛翻飄脫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

屠收像接秦宮千閨請驅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檄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大荒

相術一

原 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榮之應邪

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增 戊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眞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 青箱雜記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相術二

原 左傳云叔服來聘公孫敖閽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牧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

增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直亮有大夫節吾欲以爲相可乎對曰直亮之節吾未明也臣聞諸鄉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圜臣於見回甚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詐得罪 史記云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舍來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老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 增 漢書云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吳王名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附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後果反 又云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秉國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原 史記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

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元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貴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酬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晉書云潘滔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後果為王敦所殺　魏書云管輅言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南史云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又云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傷昭達因醉隨馬鬬角小傷則當富貴後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數壯必能濟世安民之語遂以名太宗　又王珪始隱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又隋文帝楊堅龍顏上有五柱八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又季珏舉明經李絳曰日角龍庭顧有龍舉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又張憬藏相觀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過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相類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甘澤謠云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覩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天旦貴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憚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位至宰相　芝田錄云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五代史云桑維翰為人醜怪身短面長常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面王建儲之議遂定　金華記云李寬為常侍有門下虛生善相或問李公如何答曰

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仇池筆記云歐陽公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百家詩話云陳營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輦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視日久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眞大貴人也　聞見錄云王冀公欽若謁錢希白希白延衛士考係笞不容通謁冀公聞聲詬閽人衛者聞之曰此人形聲相稱世無此貴希白名之冀公神貌疎瘦復嘗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冀公起衛人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幾戲曰中堂之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衛八正色曰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君臣相得錢曰他日當陶鑄吾輩手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方爲學士冀公已眞拜矣　明泳化類編曰徐昂奉州人登弘治甲辰進士初無耐因赴試遇京有相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昂往問耐王曰君相不容耐爲之奈何徐初亦不爲意及登第出守西安因途納一嬖頗妍徐詰其姓嬖詳告之曰子某地人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饑爲賊暴掠售於此徐惘其爲故家女也即焚券不令爲妾及之任擇郡民行修者出嬖服配之秩滿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妻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麻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相術三

庭

角

蜂目

豺聲

庭角　貴有山庭之相　庭角豐盈貴明之相

漢高帝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唐袁天綱見武后曰貴不可言後作天子

蜂目　豺聲　左傳云楚王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之勿與也

女當貴　父不祥

史記云漢高祖微時呂公善相人相高祖狀貌奇異因重敬高祖及呂公女也即奏券不令爲妾及之任擇郡民行修者出嬖服配之秩滿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進者先出呂公怒曰吾固奇公相公相吾女當貴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人以手撫之必知貴貴乃妻之遂生孝惠帝女魯元公主

難賤必貴　當刑而王　史記云姑布子卿相趙簡子簡子召諸子使出拜子卿曰無能爲也簡子曰吾固使貴貴乃至將軍也又使壯子出拜子卿曰是能爲將軍也簡子曰吾固使貴貴乃至將軍也又使壯子出拜子卿曰是能爲將軍也簡子曰吾固使貴貴乃至將軍也

莊子云楚司馬子綦有子名九方歅相之曰天之所殺雖賢奈何子綦曰夫有天分也雖賢將奚益夫子無與布施焉布施而德不報也且若是人有固者皆戮笑也且若是人相我賢必貴而王貴哉

眼似王敦　骨類多遲　晉王安石眼多白黑似王敦他日果如其言　晉鄧艾口吃語多遲澁見鍾會云卒承之在宋仁宗朝官至樞密使天下者此人也錄云卒承之在宋仁宗朝官至樞密使天下者此人也

覽鏡知刑　眄刀果殺　晉王安石眼多白黑似王敦他日果如其言　晉鄧艾口吃語多遲澁見鍾會云卒承之在宋仁宗朝官至樞密使天下者此人也錄云卒承之在宋仁宗朝官至樞密使天下者此人也

唐生決疑　劉通相背有龍犀入髮左角月者王天下不可言　賢理徹指　樂理入口相對　皆至方岳　不過郡吏　善相者陳訥訥倜君左手中指有文曰貴不可言　賢理徹指　樂理入口相對　皆至方岳　不過郡吏　善相者陳訥訥倜君左手中指有文曰貴不可言　賢理徹指　樂理入口相對　皆至方岳　不過郡吏　善相者陳訥訥倜君左手中指有文曰貴不可言

額有龍犀　足履鼉文　宋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月者王天下足履鼉文貴不可言　後漢李固狀稱有高表骭角匯犀尾鼉文復爲決辭

鯽田訥謂倜曰惑蔡子之讒棄子以決絕辭倜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漢書劉通

言倜以針刺決之見血謂倜曰子後果應　下詳相術二

公孫弘封侯　鑄錢餓死　衛青至甘泉居室有鬱往者相書位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　爲奴封侯

者云必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與銅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竟至餓死獄中

貴賤且瘃　崇枯嶄等　虛陳禍福　貴賤且瘃　崇枯嶄等　虛陳禍福　貴賤且瘃　崇枯嶄等　虛陳禍福

相之妄訓　王朗　聖人是帝王之貌　小史有封侯之骨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也　翟方進年十三爲小史隨使執斂爲掾史習

澤終聞躍馬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　休咎之徵如指諸掌　辨吳祭之貴始自幼童　知陶侃之榮當期老

老結　鑄錢鄧通魏文帝之深意　貴珠董偃遇館陶之厚恩

增詩

相術五

荀彘初丁心形者劇徹妄知背面識別有精徵　宋劉克莊贈馬相士詩曰爐貌何妨至輔臣猴形亦有上麒麟伏波眉目空如畫不是雲臺劒佩人　又贈鏡湖相士詩曰五月五

日揚子江心水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照二百里　又贈秋月葉相士詩曰急流勇退神仙跋
雙龍鐘將相借問華山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元趙孟頫贈相者詩曰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
人倜儻買權奇滿眼驚駑居櫪下張君年少目有神走半江湖多閱人我生瘦懍乏駿骨浪許騰驤防失真連
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橫翠靄湖上柳黃飛亂鶯便須酤酒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
從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小隱　鄭元祐贈薛相士詩曰子有唐生術誰知范叔寒知無狠顧骨可有鵰皮
冠野日晴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原】論魏曹植相論曰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
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冀耳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
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遷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
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摛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脹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
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修侯而已　【增】唐李德裕折羣疑相論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
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
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
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增】又杜牧相論曰呂公善
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

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纂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纂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贊】周庾信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辟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頡頏若神僅至髫齔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泊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壍天開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頰臞鬲蛇行鷙立猴喙鳥咮觔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蔥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豐下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騰珍或飛而食肉或皁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出世本曰逢蒙作射　增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出周禮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節樂之尚也容乏也豻胡犴獸名獲弊也　增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又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又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天子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　又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王而待獲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考工記曰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　出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增又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　又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又曰射者方將修其容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鵔鸃引微繳折清風而拕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爼夫黃鵠其小者也　楚辭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出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鵲而不見雀　尸子曰鴻鵠在上鞮鞻以待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鵲而不見雀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鴻　增墨子曰善射者不盡弓力若較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增又曰夫拈淇衛箇箭羿之彀以銀錫雖有遠射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出淮南子曰越人學

不中也學射者不治失也　又曰烏號之弓綠于之弩不能無絃而射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踏右足橫左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平和神定思閒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呂氏春秋曰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　又曰夫射者執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　通元經曰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谷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如射侯其中石室方丈謂之射堂　蜀志譙周傳曰諺云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太平御覽曰善射者謂弓定準見可而發　顏氏家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

射二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山堂肆考曰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有功於天下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黃帝之後有弧父者產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後以其道傳羿　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兼其爲人亦名曰羿　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其右抑首而慨終身不忘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睫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飲於留祈射於麗谷　禮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又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又曰紀昌學射於飛衛衛之矢先窮紀昌遂一矢既發飛衛既盡其術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遂一矢復沓方矢復窮當是時之而無差焉　莊子曰列禦寇爲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窮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左傳曰晉將戰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賢力必當死於藝也）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人乎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況於

（潛確類書）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登虎圈射之矢踰西霸之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上者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雁鸞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作臺高四十丈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將樓煩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原）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亦天性也雖于孫他人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中）（原）又曰李陵自請曰臣所將也兵皆荊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百發百中願得自當一隊　說苑曰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漢書循吏傳曰鮑永爲會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荊自除永謂府丞及會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行禮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　古詩紀注曰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射烏辭帝賜錢百萬令亭辟皆畫焉　後漢書陳王寵善弩射（徽音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蠶地蠶參連爲弩又微爲細二十爲絙經絙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微）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荅曰是孫會稽也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人入目（原）魏書曰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騮將軍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常

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後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肅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十　晉書曰魏舒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又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稱為神射　又曰庾翼師次襄陽大會參伍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其氣十倍　異苑曰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去　燕書曰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親試之置牛百步外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乃一發而遺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文成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而磴　稱海曰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有氣自天而下入其口孕十月生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為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鼈為梁以渡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於肥鄉甫列陣有突將直衝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高宗出甲試之曰古之善射者穿七札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善騎射從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晟引弓一發而斃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宋史曰王審琦厚重有才畧尤善騎射周世宗名禁軍諸校實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嘉之　又曰高行周為北面前軍都部署子懷德從征至戚城被圍數重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以

又曰張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皆金銀刀槊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

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　又曰周仁美還潭州名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稱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　又曰王榮善射嘗引强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又曰范廷名善騎射嘗出獵有羣烏飛過廷名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　又曰陳堯咨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入的亦絶技也　清波雜志曰政和五年燕輔臣於宣和殿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如飛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絶無倫衛士皆有愧色　又曰興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羣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庭　金史曰太藏其骨內府　又曰興宗獵於海島親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瞿然曰奇男子也　又曰熙宗獵於海島親射祖成童即善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　又曰烏延查剌射淮上柳矢入樹飲羽　元史曰搠阿精騎射帝雄九歲能射獲雉五虎獲之平章政事烏野獻東狩獲虎賦　又曰張珪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鴈當空令搠阿射之請曰射雄者乎射雌者乎帝曰雄者一發墜其雄賊盡驚不戰而去　又曰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間棗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又曰張珪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　明大事記曰滁州之柏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上因滁旱變弓注矢立潭西祝曰吾與神約三日必雨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果大雨　開國臣傳曰常遇春猿臂善射元兵五萬陣洛水遇春單騎突之敵攢槊來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敵遂潰　又曰上欲廢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坦胸受射曰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　紀事本末曰張忠許泰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較射教場强遮撫王守仁射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北軍皆驚歎　列朝詩集小傳曰北地李夢陽罷歸家居賓從日進間從汲雒少年射獵繁吹兩臺間　又曰楊州王醇從季父游長安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醇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矢矢相屬大將軍欲舉以冠一軍醇笑謝曰家本書生聊用遊戲耳

射三

繹志 明鄞 禮記集說 卷首 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又曰射者進退行步如射故聖王務焉 畫志

立德 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觀德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秋鄉射賓主有志 陳樂備儀

萬石君傳石奮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萬石君為子孫中能孝謹者舉其最上一人為郡守尚書僕射 祭侯

乃免 有志 上功

射義 明鄞 禮記集說 卷首 又曰射者各繹己之志也 繹志

射禮大射儀 明鄞 禮記集說 卷首 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觀德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設鵠

鄭司農云虎侯熊侯豹侯以布為之虎侯畫虎熊侯畫熊豹侯畫豹 設鵠

鄭玄云天子熊侯諸侯以下至子男皆用熊侯卿大夫用豹侯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九侯三公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上公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侯伯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子男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孤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卿大夫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士與王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諸侯之臣與其君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諸侯之卿與其君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諸侯之大夫與其君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諸侯之士與其君同 設鵠

鄭玄云王大射三侯三正三侯諸侯之孤

祈爵 儀禮 詩禮曰卿射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設乏與矢束反興矢寸反乏去聲興矢束之以俟射者既射者以矢去聲反位釋獲者執觶以俟射者既射者以觶降洗升酌奠觶于其所降洗升酌奠觶于其所不飲者罰一觥觥音光以其不善射罰之也觥大角也容三升

八羣 六尊 漢書曰陳敬王羨爲于田王鈞立多不法行天子大射禮注高慎讓圖

入筈 雁翎射經曰左手第二指繫搉筈筈大指拾筈當心前手就後發則雁翎在弓右視在箭左箭發則雁其翎

又曰矢在弓右視在箭左箭發則雁其翎

又曰矢在弓右視在箭左箭發則雁其翎

又曰矢

厭其肘仰其腕

較獲 決訟 北齊書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日明月豐樂用兵每出晚還即被所獲光最多羨雖少必置龜達喉羨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嘗豐樂或被擒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羨之

兩航記曰出金閶十里曰楓橋橋十里曰射
水相傳始皇射於此事見上文水經注
穿戟支 中餅實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
劉備呂布遣人赍備并請靈等轉飲謂靈
雙鵰 魏畧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命英
射之三發皆應弦而倒隋書長孫晟傳云周宣
帝時突厥請婚遣員副汝南公送公主有二鵰
飛而爭肉晟彎弓馳往遏鳴相謂一發雙貫焉
挽彊 吳越史天成中有善使弓者當解兵不中留夾關布一
百斤宣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眾官淮南招討
使唐書曰李成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
馬射 春秋正義曰屈蕩為連尹射官言射相應焉也
玉海曰宋熙寧閒藏景祐射格有五事一曰順擊直射二曰背射三曰
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
手射生手 金史曰李成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
使 唐書曰李實臣善騎射嘗覘敵獲二生
賜 魏畧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命英
射之三發皆應弦而倒隋書長孫晟傳云周宣
帝時突厥請婚遣員副汝南公送公主有二鵰
飛而爭肉晟彎弓馳往遏鳴相謂一發雙貫焉
引勁弓 外史曰晉李繼遷勁弓三百斤善騎射有餘力乃大馳
騁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
賜李繼遷勁弓三百斤善騎射有餘力乃大馳
騁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
引滿 外史曰晉李繼遷勁弓三百斤善騎射有餘力乃大馳
騁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
引大黃 外史曰晉李繼遷勁弓三百斤善騎射有餘力乃大馳
騁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
中帶鉤 前秦錄曰苻琳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
大黃射金甲酋 大政人
中牙簪穿鐵簾 後魏書曰明太
后幸闕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中刀環 宋史曰楊守珍學兵家方畧善射家童過堂下一發
貫髻人服其精 晉書載記慕容翰還本國有勁
敵休於深林 洞穿耳 中
深壟 萬曆間侯犯朝鮮劉
開畫埒 習丹墀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開
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
開畫埒 習丹墀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開
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
開畫埒 習丹墀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開
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
射親四

目中鵝毛　唐書石雄徐州人初討劉展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之帝下詔褒美　天寶遺事曰羽林將軍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鷺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侯一矢復命　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侯五正之侯也五正者朱中次白次蒼次黃次玄其三正者去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朱綠左傳楚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一矢復命

君臣合射　父子爲鵠　禮禮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之道言各思念己之鵠而射之中則得父子之道

禮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虎中鹿中　白羽朱羽　周禮君於國射則皮樹中於郊閭中於邊閭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虎中大兕中諸侯之虎中白羽與朱羽參

飾以禮樂　獲以翺旌　王制曰在郊閭中獲注閭中獸角也似牛一角　順羽而舉　舍拔則獲　儀禮執矢之禮詩曰射則皮樹儀禮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注倚旌者以其物獲士鹿之角也

矯矢猿啼　引弓雁落　由基庚嬴以燕以射如拒如附　詩之手也　獲者倚旌　獲者不失　弦不再控　矢不再發

爲當負侯也　司馬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於旌深有志於中也

序賓以賢　決拾既佽　弓矢斯調　大侯既抗　射夫斯同　君子必爭　賢者不失　弦不再控　矢不再發

將觀盛德　必愼令儀　燕以序賓　射而選士　合射以禮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端身如榦　直臂如枝　射經曰端身如榦直臂如枝左臂毫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

道假乎射　戲惟得射　射經曰身前竦爲猛虎方腾　封兕欲鬬　射經曰身前竦爲猛虎方腾額前臨爲封兕欲鬬而已其餘不得爲也　弭弧之禮　探籌之法　賈誼新書曰垂弧之禮東方以梧南方以桑西方以棘北方以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居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探籌之法一曰探籌以備也

猛虎方腾　封兕欲鬬　王堪馬射勿瞬目如流電滿開弓急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居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懸衡　九重　殿布七埒　周官注曰九節折羽九重設於長杠上海曰淳化大射禮酒三行有司奏賜王公卿大夫各有著位下射侍中揄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射於殿下白公布七埒於殿下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

懸衡又曰出弓弛爲弦上懸中吐月平筒關爲弦上懸衡

虛發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征遼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軌不肯見蕃來笑之蕃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橫山仁責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門近郊許射優詔許焉近郊又薛仁貴傳楚王名善射號駐隊矣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遂却

勢若追風　目如流電　王堪馬射勿瞬目如流電滿開弓急勢如追風目如流電

虛發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征遼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軌不肯見蕃來笑之蕃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橫山仁責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

九重　殿布七埒　周官注曰九節折羽九重設於長杠上海曰淳化大射禮酒三行有司奏賜王公卿大夫各有著位下射侍中揄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射於殿下

懸衡　又曰出弓弛爲弦上懸中吐月平筒關爲弦上懸衡

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軌不肯見蕃來笑之蕃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橫山仁責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門近郊許射優詔許焉近郊又薛仁貴傳楚王名善射號駐隊矣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遂却

六百目見蕃來笑之蕃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

迭射　唐書霍王元軌從征遼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軌不肯見蕃來笑之蕃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橫山仁責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門近郊許射優詔許焉近郊又薛仁貴傳楚王名善射號駐隊矣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遂却

唐書霍王元軌從征遼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軌不肯見蕃來笑之蕃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橫山仁責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門近郊許射優詔許焉近郊又薛仁貴傳楚王名善射號駐隊矣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遂却

與客同射　讓客再射　唐書曰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琅琊郡王武俊善射嘗與賓客觀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歎伏

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幟之

曰張疑少有武勇倜儻自任太宗時領繡州刺史鄉人趙氏子以材稱疑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門戰橫山仁責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

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失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宋史

近郊許射　橫山獨射　分番反

分曹習射　分番五

宋史曰何灌字仲元武選第仕徽宗時爲射生官帝嘗以的與發射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

八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嘆異稱善特又加賞等

少善騎射趨過人莊帝時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箭俱獲除內行長又曰彌朱兆破魏太原王榮從子也

射山阜　回射浮圖　金史曰太祖嘗宴石烈部南望皇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

唐書曰南霽雲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墮曰吾兵志正觀中擇善射閻乎楊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中其臂亦從後射之已發矢矣上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步我若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東身相投少勇悍以善射聞乎楊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中其臂亦從後射之已發矢矣上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

盜乃豎箭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信勇悍　宗雄輕健　宋史曰宗雄方博膂力經暑林邑王楚志遣兵守險秦檜使宋宗雄乘巨象四面而立方以弩射象象中創却踣其陣因攻破之又曰高祖皇后竇氏父毅常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晝二孔雀屏間請婚主射二矢陰的中目則許之開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有天未發帝令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嘆異稱善特又加賞等

射獸中鼻　唐書曰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人主當務修德以懷遠若恃強工騎射窮兵黷武雖中百發百矣蠻夷之長見一中必相率來賀以爲我不如也中百發百矣不過禽數獸耳百中之技豈可以示後世哉

金玉綵緞等有一定中左目賊運

寡象踐陣　岩卒

立表百步　監箭百步　唐書王栖曜傳栖曜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輒破的寇相顧懼引去

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監汝手中箭百

宗雄輕健　宋史曰宗雄方博膂力經暑林邑王楚志遣兵守險秦檜使宋宗雄乘巨象四面而立方以弩射象象中創却踣其陣因攻破之又曰高祖皇后竇氏父毅常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晝二孔雀屏間請婚主射二矢陰的中目則許之開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有天未發帝令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嘆異稱善特又加賞等

乘六閑馬　著五色衣　唐書兵志正觀中擇善射閻乎楊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中其臂亦從後射之已發矢矣上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發中左目賊運

金玉綵緞等有一

六閑馬射爲百騎

來遊幸翊衛

射獸中鼻　唐書

手接其矢試射兔中之其矢輕健如此

落鵰都督 射鵠都將

北齊書曰斛律光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而旋轉而下乃隨迹而尋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射鵠都將形如車輪故以名焉

君謨鑷 李遠沒鏃

閻都督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乘於上

後魏書曰元幹善弓馬太宗北遊白登之東北軍中號為射鵰都將

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乘於上

君謨鑷 李遠沒鏃

短刀矢來輒截之

於涉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

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難熊渠之名不得擅其美

箸鏑連墜 鎩首

忽穿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夫開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

漢有薛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夫當來敏射於淮上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爲壽否則以此自決

平公射鴈徒林墟以爲不死使豎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夕君告之故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君伍妮顏乃趨赦之宋史曰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苦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令達惡之開君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鴈於樹鏑喜令勿拔矢以其能

文固射雉

陵文固四陽善馴野雉用能射雉每三春之月莽陣自隱用能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操弓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相誇耀

實錯厲鄴陣以青州蘆葦爲弩矢

海陵射烏

西京雜記曰茂陵書工嚴安上書言武帝加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連頭山堂肆考古今圖書

獲烏詩

崔彭射鵠 裴旻射虎

有鵠鳴於梁上命彭仕隋文帝大悅又五代史曰晉高祖起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隋書崔彭突厥入朝隋文賜射之彭一發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與重榮叛入太原

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旻不信怒馬趨見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自謂用能射之以金史曰海陵射烏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操弓矢以相誇耀

射魚 隋氏諸將莫不歎服焉

隋書曰韓洪平陳之後授行軍總管晉王大獵於渭北有文帝如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連頭山堂肆考古今圖書

放之後羊箭射著此魚又於梁乾河得所射箭乃信焉

址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雊

漢書五行志曰鴻嘉二年三月博士

一發輒中 再發皆中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射之彭一發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與重榮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的上曰非賀若朔無能當此乃命射之

負土 飛雉集庭

玉海曰孫撫云嘗入太學見叢覺舊有天書五行志曰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負土而起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覺

叢覺 蔣山射獸 天池

玉海曰唐莊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中也說射一發而中上大悅止之又五代史曰晉高祖起太原時為北都留守

三發連中 四發三

又曰李繼勳太祖時鎮河陽詔署李處耘以右職繼勳初不為處耘所委郡務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

中 百發百中

後漢書曰陳王寵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北齊書曰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射鵠都將形如車輪故以名焉

君謨鑷 李遠沒鏃

周書李遠書校獵時無弓矢款一邨人也高祖曾令射一豕一箭而獲深見嗟賞及

乘馬射鹿

解醒問能取者送里特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醞之乘內廄

旋馬射虎

遼史曰送里特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醞之乘內廄

四發四中 七發七中

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

十發十中 百發百中

後漢書曰陳王寵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邳人也高祖曾令射一豕一箭而獲深見嗟賞及

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射一豕一箭而獲深見嗟賞及

遼史曰送里特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醞之乘內廄

解醒問能取者送里特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醞之乘內廄

習射帝七發中的 彥卿等進馬稱賀

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

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為推重

馬逐鹿得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 逸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鵰人敵也

陽府達魯花赤地多虎一日以馬揚置鞍上出獵虎出走別的因以馬揚虎搏揚據地而乳別的

元史曰別的

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駐馬射帖　走馬射飛　梁書曰蕭琮字温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學有文義又善弓馬遷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時帖者亦不躍　北史曰琅琊王伏寶拔勝尤工武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曲臺習肄　辟雍講行　鄉飲酒　卯山射猛獸　錢塘射怒潮　晉書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有才藝常從帝校獵北邙帝令王濟射之應弦而斃獸突出帝令王濟射之濟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豬谷間寇自林中突出失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林中突出失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四發中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中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中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林中太宗

之一發兕死車下　海錄碎事漢書云發積射士注
王大喜拊手而笑　積與迹同言舜迹而射之也　佩韘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周子文少時喜入山射獵忽山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躡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晨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魄伏　牽弓滿鏑搜神後記晉中興後譙郡
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　中靑綃揮麈後錄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
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蹟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拔箭墮地玉匣記曰
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曰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靑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
人鄭祥遠者亦龍也　靑綃者中之怒而去投於合　兩手擎空天中記曰唐宋國公藺瑤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垛歐陶作詩宣城令羅歸常釣於焦
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　兩手擎空曰急風吹絲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復更東十回俱著地
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藺瑤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長弓短箭又曰張元一滑猾善諂時武懿宗統兵以擊之寇未
入寨鉤宗始逾郛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豬元一解之曰騎豬者是疾豕走也則天乃
然逢著賊騎豬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箭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七百里限墻獨自戰忽
大笑笑　俱三十步又曰唐殿中內供奉盧廣與李畬俱非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廣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垛而墜互
笑久之　怒馬得鵲宋文鑑方山子傳方山子使酒好劍嘗從兩騎扶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奮出一發得之　出郊較射列朝詩集本傳常倫多力善騎射時
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伏少年較射問知白爲壽安引滿揮鞭馳去　輕弓駿馬又方山子鄭作往來梁宋間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獻石火多
而去　射獵熊山弓與俠少年射獵熊山下晚年尤酷好擘滿　射五　晉詩周大射貍首詩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賢
黍既說執旌既戴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及其升堂乃節其
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
曾孫侯氏百福　魏劉楨射鴈詩曰鳴鴈羣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蘇三發兩
鴈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晉應貞華林園宴射詩曰於時肆射弓矢斯御發
彼五的有酒斯飫　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曰及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
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調笞橫
弓先望堋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扈欣
得朋　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曰射觀通元闕兵欄鄰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重圓羿后神幽贊靈王法

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軍宴合萬慶武功宣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黎明命熊侯始張皇賓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

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李益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雕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

身向暮雲　耿湋觀西營秋射詩曰謝公親校武草碧露漫漫落葉停高駕空林滿從官迎籌皆疊鼓揮箭或

移竿名借三軍勇功推百中難主皮山郡晚飲算柳營寒明日開鈴閣新詩雙玉盤　戎昱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雕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

詩曰盛宴傾黃菊殊私降紫泥月營開射圃霜旆拂晴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破綠弦低

勇氣干牛斗歡聲振鼓鼙忠臣思報國更欲取關西　韓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宋韓琦後園宴射詩曰花梢點紅芽綠出宴亭爽塏堋雲列呼賓習射

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勇捽六鈞力副百中藝由基注目老羿拽支左屈右何太工象弭急收如列缺須臾一鏑

入鵠心畫鼓連轟盡聲喝後者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劈箭筈惜哉最是毫釐差彩侯似動笴微撇分明角勝

各記彙將終或為一箭奪當筵主籌令難犯大白時舉出正罰此禮自古尤所重矍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抵

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　劉克莊觀射詩曰浪箭東如林傍觀笑不禁蠻平無事久卒惰可憂深各自分牛

鸞何曾貫蝨心种侯青淵□能費幾黃金　明王直射柳詩曰楊柳緑含滋瑚弓縱射時向風飛白羽和露折

青絲輦路晴光動旌門午漏遲營前擂鼓急捷報萬人知

擂歌　魏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

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隋大射登歌曰道謐金科照時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鸞雲動實軟

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

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觀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橫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擂行　元迺賢答禄將軍射虎行曰信陽郭外山嵯峩長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

軍聞之毛髮豎拔劒誓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嘯目光曉曉斑尾搖據鞍一叱雙皆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彈琱弓鐵絲箭滿月弦開正當面鵰翎射汲錦毛摧厓石崩騰腥血濺萬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公脩壽三千年

【增】曲 唐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泅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筍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舍冰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金盤死

【增】詞 漢虎賁郎射烏詞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墜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增】篇 明徐渭射雁篇曰去年射雁黃浦口三軍進酒齊為壽今年射雁復何處海舶停沙大桅豎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為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插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薄朝來歸興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

【兒】賦 魏應瑒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遥於郊埜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龍於衡首咸皆腰裹與飛兔爾乃結翻仵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等計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淇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旃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礫流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榮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驛牡既佶且閑楊鑣沛艾蠖暑相連　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于時元鳥司曆蒼龍馭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賦曰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劾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鳥細轉唯宮宿設帳殿閣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潛雉草渭口澆泉堋雲五色的皪重圓陽管既調奏弦實撫玉徘調鐘金鐸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

三驅而畫麾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部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鼓而鳴籌即移竿而標前熊耳刻杯浮雲畫鬽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圖悵從踯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唐陸贄聖人射落飛雁賦 同曰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睞遥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絶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纖能覩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捨拔而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忤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為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絶伎於麾扇以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搏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鶴固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獨孤綴漢武帝射蛟賦 曰有漢武帝射蛟之天矯據積水永舳艫塞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騁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之空闊謂伏飛之劒莫前滅明之聲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肅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治之倫皆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頡飛命處而幽姿必中欻颼颼其電霍則頸殫而胸洞賛履者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雲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內裂素纓餘怒蚴蟉上浮泓澄踣質已靡於巨鑑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得捍七札之動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若屭蹕陽侯洗兵山川肅晏如雲霧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簡以書曰天于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豹弭篤工奮棹歌起威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組青兕臨秦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德爲害亦將制於殺中猗此宇內俾貫華之藝息垂衣之道泰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路季登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兎賦 曰若乃整鈎陳嚴羽衛星旄燭野雲旗拂磴周長楊而爲陛屬甘泉以爲級騁六龍而電發顧雙兎而飇逝性巍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聖射乃觀神藝巍巍鑣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雪霜毫而俱斃既絶系而達臆亦洞胸而裂眥岐陽之美

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
疾疊穿兮彼兔則雙捨拔兮我矢惟一彼更贏之絕藝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　喬潭破的賦曰飛衛
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沉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爲隼必獲於墉上雀無全
於轂中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鞹朱膊捍革韜既垂橐以弦弧亦啟龍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
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菔宜易易而獲禽讎菽菽而失鵲乃杜門三年猶乎象人聽之以氣視
之以神秋毫如山蚤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引之而滿縱
制伎之銳既取象於逢蒙且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啟蹲甲徹而激勢於是眄牀笫之葉引解解之弓撥長
箭而累氣慮輕葉之搖風心與手兮冥合神與術兮元同標的外準精和內融杯水凝而色粲粲金鏑擬而光
雄雄鳴弦激羽馳虛走空牢籠五善之與總括百中之工時稱絕技寔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
貫星繁弱御月雁并落於雲霄後洞叫於巖穴而已哉　賈餗百步穿楊葉賦曰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
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象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
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而有程克中之時諛詬不能以施力造徹之處離婁不
得以爭明然後知射也捨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由
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激弦名加徹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
偏　楊弘貞貫七札賦曰善乎養由之爲弓也挾穿楊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
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平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蟲飛有聲觀夫蹲蛟函彀象弭量
步遠遒迴眸徙倚指銷鋒之鍊取中於茲狀黍累之珠其端若彼是知弦木之用貫華爲先出一札而鋒鋩自
利踰百步而犀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衛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竅奚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
漢將之石彌堅且鞬橐既啟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矜壹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翮之摧頹猶
驚飲羽類縫裳之襞積尚謂紉針故稱矢無虛發藝得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乘剛方

今寰海鏡清皇明朗徹澤宮是選貍首爲節望正鵠以進旅奉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友正射已之鵠賦曰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三侯張而六鈞始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爲已任其射寧疎志氣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爲父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侯心超超兮有威魂怳怳兮無畤非不慎乎規矩逮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思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曰聖人弦木爲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愧稱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用修歲貢使枝贅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級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禮壯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仰先王之舞訓故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及夫觀者坌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斜鵠乃轂中所及雖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騏驎若徹札其再中也櫜若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雁落虛引而猿泣者也　元稹觀兵部馬射賦曰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燮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衛莫不以超乘者爲雄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爲是馬逸駛駛士勇伾伾養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巧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驥足之展矣飜猿臂而射之揮弓電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決裂麗龜信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爲我後皆曰措柾於肘十得其九參明試者亦何譬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雷砰騰陵颺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

孔而出若此則蹲甲壯潘揚觶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未總豈比夫浮雲逈度開月影而彎環如兩檄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膚功天子垂衣儼鴻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貢士之拔萃固非吾君之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主得儻爲雄惟能是與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勵於爾躬豹吾將獻爾於王所　王起轅門射戟支賦曰矯矯吕公凜千載之英風立轅門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支而騁伎一矢稱雄所以解紛爲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務能於百步之中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既禍孥而莫解亦兵纏而屢振是用假我手弓救其血刃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容二憾華心必資乎中俊排其患難成彼宴私離坐離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比晉楚衷甲之日桓桓二帥同劉項舞劒之時是用出雄戟射小枝既從容而諭旨亦慷慨而興辭乃曰射者所以明其志忠其質今欲轉禍爲福反凶致吉若唯同失鵠我纂自忝其疊雙儻妙等彼戟在門揭禹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耽耽之英盼彎弧而勢若月圓鳴矢而光如電炫觀之者心惕聞之者麗龜爾心固宜乎如一乃展容耀示英威決拾既饮分銖不違洸洸赳赳如翰如飛莫不控其密轂釋此重圍膽戰固當靖難於五兵豈獨解顏於一箭蹲甲非敵措杯不倫今在坐陽徒欲奮勇而嚮禍儻居戰陣誰當左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繹憾於茲辰　宋宋祁後苑燕射賦曰執徐統歲少暉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吹花之游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貍設步雁崇庭以虹拖畫廣堋而雲布并夾并儲決拾相旅我物孔陽我儀用光劍矢薦於夏簠彫弓出於扶桑采五施而列彙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弓與天張捨拔則供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勁羽飲而猶動駭踆烏於日域震封狼於星冢皇矜允說協氣雲蒸少府之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軒霞蕃后盤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而造庭射之爲義是謂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繹志支左屈右之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筆而射壺觀如墻而揚觶中則得爲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特人臣之善容未議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爲弓矯百度爲矢總黎獻以檍的磬綿區而除位參天地之控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弦虛撫則蠻夷斷臂豈徒鴟取難中之名騶樂庶官之備

增雜文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序曰爾其射堋新成布侯既設彀仗林立帷軒霧布衆官半酣皇情載悅卷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屢中屬羽連飛弥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候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

增記明王守仁觀德亭記曰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也是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貌隋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存也者不存也者

彈一

廣雅釋器曰揵謂之彈　說文曰彈行丸也　淮南子曰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徇欲致之顧反走　韓詩外傳曰夫爵鼓翼奮身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左把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　焦氏易林曰搏鳩彈雀獵兔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　顧子義訓曰人有善射高於顧子顧子曰子射雖百中不若我之以彈子所射射貍之皮耳我所彈彈狐之心　張華註禽經曰鳥之巨喙者善避增弋彈射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彈二

晉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　魏書曰文帝至自晉始祖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帝仰視飛鳥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藝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我子進德何如皆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圖害民之兆　孔帖曰石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輗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　五車韻瑞曰齊曲江公遥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突飛翔何關人事因感其言不復彈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　唐書曰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　蒙齋筆談曰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　孫升談圃曰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續說郛曰明末史金吾宅後有辞五素素姿度豔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

記挾左　晉書曰張翰九歲時見飛土注挾彈洛陽道婦人無不連手縈之

在旁　戰國策曰左挾彈右攝九後圍螳螂之捕蟬也不知黃雀在旁黃雀又在後

探丸　借弓　漢書曰長安中富家子以常造一彈弓忽有一鬼長三尺黑九者斫丈夫右脾有鱗甲來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土　逐金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寡生於弓弓生於矢矢生於金金生於土土還自伐之寡人聞之以金丸逐飛土

惡鵠聲　莊子曰見彈而求鵠炙也

行郎彈　王孫彈　李義山詩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拓彈燕

折鷁翼　彈異雀　取生鵠　莊周睹異鵲從而利之莊周反走問捐彈反走拘雀

得朋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薰上曰公為我敗之晟

中鳶羣　太元得不復

求鵠炙　逐飛肉　莊子曰見彈而求鵠炙雖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償失

竹繳　牙箭談數十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

來金市　于數百步云夢持彈者必得朋友

鴛鴦　何氏語林曰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勅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何有燕雀

雀斃鴛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厚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白鷴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厚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白鷴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厚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白鷴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傍玉輿　崔駰少年行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珂上渭橋

李賀少年行臂鷹金殿側挾彈玉樓傍

擊彈代鳴鞘器物　周禮蓋人如此云

女爭揮　瑞各挾　宋王珪宮詞侍女爭揮玉彈弓宋曾三異同話錄子家舊畫楊妃上馬圖無他伎衛但有兩瑞各挾彈弓

三輔皆好　羣臣是彈　東觀漢記曰長安五陵人柘木為彈眞珠為彈鵲俠客以蘇合木為彈東方朔對驟騎將軍難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費大也

眞珠彈鳥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費大也

原諫父挾彈　觀人避丸　上見前在旁注

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也　傳曰晉靈公不

柘木為彈　蘇合為彈　隋珠彈雀　魏書云周邵字子南好隱遁庾亮詣之邵方彈鳥林下因不相見庾密使門生覘之邵謂曰三輔皆好彈一大丈夫身曰噫唏哉李尤

齊王憚人　無終彈妓　又云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晉安帝紀云睹那內史孫

彈鳥林下　持彈後園　潘陽記云周邵字子南好隱遁庾亮詣之邵方彈鳥林下因不相見庾密使門生覘之邵謂曰三輔皆好彈一大丈夫身曰噫唏哉李尤

高樓在上望視與兄弟舉動與計策愁悶持彈到後園與言語　魏書云曹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

圄竹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

如泥丸　而自挾彈　金丸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

無終貧機殘虐妓妻

忤意者輒彈其面

始安名山 長安逐丸

刑元子步天歌天津九箇彈弓形 李義山詩謝莊橋上登江館下望江城如一彈 挾弓後苑 持彈新亭

急對曰不能急於彈上怒以越斧柄禮折其兩齒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持彈往衙洗馬墓前彈鳥 應弦斃烏 飛丸中鶴

忌日不樂王世說曰前晉人

李簡家僮一日挈坐小廳有烏仲嚮向李而鳴李甚惡之遂往後園池亭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顧左右曰何處來暴彈急名來能斃此畜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擢為小校以軍功累遷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為郢帥李簡孫重彈烏

劉德中壺

驟而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投彈圍一甕子鳥引彈彈之正中壺實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送丸落羽 彈巾折簪

疑非人械見地猶擲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不可以像寇內不墜丸及撫手遊外不墜隱几而臥丸從鼻上下去數十步曰中之蔑不中矣

元楊維楨題挾彈圖兩翁鬬小鄉以鬬雞供奉禁中

孔帖王準為編副小鄉以為樂

苟僕者或蜩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 百發不得一 楚出子弧於林中見通

潛夫論云丁夫世不傳弹鳴懷丸挾彈揣手遊遊外不

酉陽雜俎僧靈鑒善彈其丸用洞庭沙岸細實帶謂僧曰我彈不中當鎮傳王給盡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

丸及鵰不破至靈鑒乃陷筒碑彈馬

足以禁鼠責彈烏雀百發不得一

明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蔑不中矣

許事劉不復肯 往三月春遊與同輩諧崇敬寺玩牡丹其

唐書崔元亮傳元亮為河南尹時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投彈圍一甕子鳥引彈彈之正中甕口

許夫彈之不中度使不中

嘉初散騎副馬家在丹陽郡後常閒居而天

許使度使不中

嘉初散騎副馬家在丹陽郡後常閒居而天

擢曰公非李十郎居尺四顧一週因策馬

生勒馬欲迴豪士遣命奴僕池持而追報云李十郎

唐書崔元亮傳元亮為河南尹時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投彈圍一甕子鳥引彈彈之正中甕口

許事劉不復肯 往三月春遊與同輩諧崇敬寺玩牡丹其

唐書崔元亮傳元亮為河南尹時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投彈圍一甕子鳥引彈彈之正中甕口

許事劉不復肯 往三月春遊與同輩諧崇敬寺玩牡丹其

擢曰公非李十郎居尺四顧一週因策馬

生勒馬欲迴豪士遣命奴僕池持而追報云李十郎

彈四

彈鬼

水經注瀧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傷火井鳴光而赫義

下土炭末瓷末桐皮泔漿粟殼細沙藤紙渴塌汁九味和丸 酉陽雜俎僧靈鑒善彈其丸用洞庭沙岸

不至日已沒草生疑之生素善彈因密取弓御彈僧初若不覺又五發中之僧始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

捫中處見僧方至一庄延草生坐廳中執生手曰貧道盜也君彈悉在手擲臨後五丸墜地

貧道盜也君彈悉在手擲臨後五丸墜地

不至日已沒草生疑之生素善彈因密取弓御彈僧初若不覺又五發中之僧始

捫中處見僧方至一庄延草生坐廳中執生手曰貧道盜也君彈悉在手擲臨後五丸墜地

後園彈鳥

崔豹古今注曰建中初士人韋生路逢一僧因與連轡言論頗洽僧指路傍白黑鵲曰此鵲里貧道窮若卻君能無左顧予士人許之行十餘里

常侍從乞伏熾磐遊於後園彈鳥

挾彈平陵

李白詩青雲少年

擊彈射

北史曰長孫晟性通敏善彈工射嘗厥擲圖請

章臺左

李白詩青雲少年

逢巧丸

韓

其牙前擲圖獨愛晨命諸子

弟責人皆相捉友擊彈射

詩遭逢巧丸兒　飛丸激矢趙壹窮鳥賦繳彈張右羿弓殺左飛丸

明初顧敬衣貂裘馳射市中　金鞭朱彈陸放翁詩金鞭朱彈憶春遊

百金馬彈射市中　置彈婬穎又曰錄五業業吳人善彈走馬以女侠自命置彈於小楯上年少挾彈出郊連騎遊遊觀者如堵

彈五

詩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上有雙栖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乘丸彈其窠　晉桓元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駒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絶響屢中轉應心　唐李嶠咏彈詩曰俠客持蘇合佳遊滿帝鄉遥丸深可誚求炙遂難忘金逸疑星落珠成似有光誰知少孺子將此見吳王　孟浩然詩曰珠彈繫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宣和御製官詞曰刺花彈篋紫檀弓何處星丸入苑中驚起流鶯花裡去紛紛如雨落殘紅　元楊維禎四馬挾彈圖詩曰八駿瑤池一半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樹飛　明陳繼儒題挾彈圖詩曰白馬雕鞍綺羅東城南陌遍經過金丸旦莫輕拋擲綠樹春深乳雀多

歌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林間秦氏家有遊蕩子並用雕陽強彈丸　明陸弼觀素素挾彈歌曰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臂側度宴客引雙臂侍兒拈來青髮端迴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

賦晉夏侯孝若歙彈賦曰張弱弓兮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以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尺鳧騖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說文曰御使馬也　星經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　世本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毛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又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禮記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汲冢周書曰三輪四輿歸御　孔子家語曰御狂馬不釋策　大戴禮記曰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楚辭九辨曰蹇騏驥之瀏瀏兮駕安用夫強策　呂氏春秋曰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

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淮南子曰御者非變不行學御者不爲變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
見良御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焦氏易林曰朽輿疲駟
不任衛變　又曰放銜垂轡奔馬不制　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備千乘萬騎
天祿閣外史曰得御者調其駿失御者逸其驥　李善文選注曰騏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御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見牧馬童子曰問塗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若知國邑乎曰然若知夫爲天
子之所經過乎曰小童也奚知之哉　史記曰周穆王乘驊騮騄駬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穆天子
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奉戎爲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
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徐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驁若滅左
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　史記
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奉戎爲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
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徐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驁若滅左
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　史記
父禿音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
者簫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尋人曰齊之患自此始矣　汲冢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雋
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
不柔志氣廣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韓子曰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子期曰凡
御之所貴馬體安乎車人心調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遽臣先則恐遽於臣先後心在於臣又
何以調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賈誼新書曰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
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蒙使隨而趨諸侯聞而伐之　事文類聚曰魯班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
遂去不還　說苑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驂曰當呼者呼
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稱爲
王良俱還代邸　漢書曰李膺寧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爲之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御三

周禮六藝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詩六轡在手注兩服兩驂各兩繼而驂馬曰轡止馬曰控忌注驂馬又詩轡如絲

五御 六轡 兵繼 總在手注兩服兩驂各兩繼而驂馬曰轡止馬曰控忌注驂馬又詩轡如絲

執策分轡驅之以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授綏注僕御也展轡視之以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授綏注僕御也展也馬驚奔雖有執轡之能善御見執轡之於手應之於心循軌謀輪注言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必攏車軌而折其轅輞非子曰王子於朝爲宋君駕之於手得之於心應之於心循軌謀輪篆策畢至則躍踊循軌古文範乘車必謀輪

出千王逸楚辭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能制之馬掩迹捌而發之轡不能制之前之輪中能制之馬掩迹捌而發之轡不能制之前也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之前之輪中能制之馬掩迹捌而發之轡不能制之前也馬驚

良工 中手 孟子一朝而獲十禽變矣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何必古之王良乎

齊策 絶轡 大戴禮善御馬者不使其馳過其力不竭其材馬力和而馬心服也馬驚

訓騶 御騶 晉程鄭爲乘馬御翟璜爲右騶虞掌鳥獸以教擾之以供祭祀之用訓纂騶虞

和心 應手 中論藝記曰御以和心列子曰得

效駕 授綏 禮執君車馳執御效駕展轅執策展轡效駕

執技 執御 何執執御

馭騶 馬正 驂迫 書州綽左驂騑迫還於門中

循軌 謀輪 篆策畢至則躍踊循軌古文範乘車必謀輪

馬奔 塵 太平御覽引郎顗別傳曰王子於朔爲宋君駕出於寶中馬退而却之馬掩迹捌而發之轡不能制之前之輪中能制之馬掩迹捌而發之轡不能制之前也馬驚

馬不 挈需 塵不出軌 考工記行數千里需注挈需也

太行 困吳阪 藝文類聚陳彼太行伯后之車輿息前有衝轅之制容注容謂輿箱也

餘轍餘地 人謀馬謀 列子造父御趙簡子之良馬一日而致千里

攀 鸞 清 後漢書崔駰列傳攀其轡鸞其銜清陽縣令

飛蓬 太平御覽若飛蓬之遠隨風集於王梁之衢而爲之奔乳虎爲之走又

控奔驥 驚 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暉雖死不償帝嘉數

驥逸迹 致遠道 抱朴子曰騏驥之逸迹由造父之御也良工御之則騏驥之逸迹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致斃車矣

荒驅 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盜驪驊騮驅之以救徐偃王作亂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

驂之力 遲疾之分 足迹接 非子御 鉗且御 文選盧諶詩悕以驂驟姿徒煩非子御鉗且大雨不施轡銜而御善御者不使其馬之力盡其能也盡其能在於自任若任

郭子注 壯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其能在於自任若任

驅之駒 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之御也

驅千里 接八 尸子曰夫馬者一日而千里八駿之乘也

車馬之容 御 周禮六儀

鳴和 鸞 曲禮君子車馬之飾金鑣龍旂以鳴和鸞逐禽左詩六轡在手注兩服兩驂各兩繼而驂馬曰轡止馬曰控忌注驂馬又

馳驅 御忌抑 良 詩叔于田乘乘馳驅御忌抑忌良

父及之於崑崙　正心閒　乘君子之器　迴長者之車　樂進安勞詎假轡銜之力　歷險致遠寧藉鞭策之威　駿比浮雲追疾風於修路　車

服欲步　驟若飛驚若絶　駿從後呼　王尊叱之於劒閣　造

肖相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求去　馬自旁逸　驟欲馳

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難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　於塗焉　廢旌摩壘　擁蓋策駟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廢旌摩壘而還　晏嬰傳晏子出其御擁蓋策駟意氣揚揚妻語之曰晏子長不滿六尺為

為矣吾王駕以渴服馬日而服成請欲駕齊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池而走造父以渴服馬見池驟而走雖造父不能治　疾舒之中　盈縮之勢　鄭氏箋詩御者之良得六轡之和則舒疾之中晉人欲退則錯鎩貫之馬因旁遊而盈縮之勢　翟文飾乘　朱衣執轡　張華傳善御者必識六轡之舒疾之中晉人欲退則錯鎩貫之馬因旁遊而盈縮之勢　翟文飾乘　朱衣執轡　蕭王義恭第德願善御為之乘畫輪車李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善御為之乘畫輪車李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善御為之乘畫輪車李太宰江夏

如流水躡奔電於康衢　掉鞅而還樂伯有致師之勇　數馬而對石慶慷審慎之心

御四

增翔行驟千里　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驟千里注一聚繆千里行如飛翔　攀左右轅　轅非子曰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攀左右轅而咤叱之造父攀右轅而箝控之馬不能行十里共

推車寄載　又曰造父方秉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之推車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捡轡時馬驚突表之用也御馬總轡矣使造父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而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　中繩中規　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

御五

增判唐梁庶爲御馬驚判曰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而屬某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謹於言司載興慙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劒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悋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誄庶執死節以寵鬼雄

書一

增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周禮曰保氏以六書教國子　通志六書畧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愼子曰書執所以識公信也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忘忘者莫如書　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徵名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僞　論衡曰書官諱兩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　陶隱居眞誥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　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執誓者也　筆髓論曰心爲君妙用無窮故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

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又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執於妙　又曰
懷璧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易簡之道　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
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　唐朝敘書錄曰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
骨力而形勢自生矣　法書要錄曰書者如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窮制羣有何幽
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　又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
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
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郭忠恕書法苑曰
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捍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法書
苑曰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諂版所用各象形也　東坡志林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人
能立能行而不能走也　宋董逌廣川書跋曰見鍾於山不喪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
之也　又曰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昔人揮書欲如
一角潛虛半股書法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古人於此蓋盡
水月鏡像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翰墨志曰字有眞行草隸篆各成一家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閔
塞非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
好榮之便不工也　宋稗類鈔曰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
元鄭杓衍極曰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又曰篆責圓隸責方圓效天方法
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潛確類書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又
曰郝陵川論書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
不法而皆法　又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

奉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王僉州四部稿曰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又曰黃山谷與党伯舟書云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天中記曰安息國書華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

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隋巢子曰史皇産而能書　春秋元命苞曰倉頡製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　法書要録曰周史籀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古文損益而廣謂之爲篆亦曰史書又作籀文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兼婉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令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對曰不齊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法書要録曰上谷王次仲變倉頡書爲今隸秦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畧赴急疾之用三徵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翻然長引落二翮於西山　又曰秦下邽人程邈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爲隸書三千字奏之　又曰滕公塚内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　山堂肆考曰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　漢書曰田邠學盤盂諸書孔甲三十六篇雜家詩　西京雜記曰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　漢書司元高多才藝善史書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爲榮　後也　又曰陳遵長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譙臺令史　漢書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與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學書日進焉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書法要錄曰漢靈帝熹平間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爲飛白之書　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纂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因誦
讀三年妙達其旨　書斷曰後漢劉德升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籀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蔡琰別
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集事淵海曰師宜官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
候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　天中記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　法書
要錄曰魏鍾繇才思通敏真書絶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
而已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
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楚辭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
常遺其書曰吳錄曰吳處士張弘篤學不仕
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絶當時飄若游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　宣和書
譜曰吳皇象工八分篆算論者以比龍蠖蟄啟蟠屈騰踔有縱橫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
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外也　三輔決録曰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成詔仲將題署
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王隱晉
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字伯玉世號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一臺
二妙天下爲希　法書要録曰衛夫人名鑠字茂猗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
穆若清風　又曰晉張華高才達識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稽叔夜之倫也　羊欣筆陣圖曰王義之
年三十七書黃庭經空中有語曰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　又曰王義之書祭北郊祝版工人
削之入木三分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
日　天中記曰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
姓字復何遊筆計安施荅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常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

向進三義竟昧其機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擊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法
書要錄曰王子敬善草隸幼學於父後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至於行草與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
其峭峻不可量也　山堂肆考曰王獻之字書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遠獻之
荅曰珠不圓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笑而不荅曰人那得知也
書斷曰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法書要錄曰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為三絕
癡書畫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奴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走作書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宋書曰謝
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庾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荅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
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天下書帝中第一上
善自為謀矣　書斷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以此見容　南史
曰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貴鳳尾矣　又曰齊衡陽王子鈞嘗手自細書五經賀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
宣和書譜曰蕭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適子雲出廬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膝丐
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蹟子雲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顏氏家訓曰蕭子
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勤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南史曰王彬忘弟也仕梁武
帝為祕書監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眞六草為天下寶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
嘗畫甲子無論於箱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　王子年拾遺記曰琅邪王溥挾竹簡揮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
形貌又多文辭來傚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焉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
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海錄碎
事曰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法書要錄曰智永嘗居
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　又曰唐虞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
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　書

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得其婀趫若瑤臺瑣窗綺鉛華婢約則歐虞謝之　書藪曰歐陽率更揮筆而皆得佳趣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鬪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禦氣蓋絕藝也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有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往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為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為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為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為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有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海錄碎事曰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楊升庵集曰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　法書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陳繼儒書畫史曰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為括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　唐書曰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用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諫也　舊唐書曰柳公權大中初宣宗名至御前書具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臣源過筆賜錦綵餅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唐張泌妝樓記曰劉泰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跡泰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宣和書譜曰仙女吳彩鸞謂進士文簡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篋笥於為生彩鸞為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糊口計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為也

又曰五代王仁裕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淀之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自是正書清勁自成一家　天中記曰南唐後主李煜書作顫筆摻曲之狀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嘗草其為詩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楊凝式筆迹逍放宗師歐顏加以縱逸過山水勝槩輒流連賞詠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實護之　宋史曰張鎡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鎡書之　天中記曰宋唐希雅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又曰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嗜飲以自放

奇篇實墨多得於醉中眞一代文翰之雄也　楊升庵集曰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橫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稗類鈔曰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又曰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公嘗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媸百出頗爲世人所重　又曰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高鋒筆作字疎疎密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倣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大笑畧爲濶色不復易之　又曰黃山谷在宜州嘗書范滂傳字徑數尺筆勢飄動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繙紳題跋如牛腰焉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加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餉而濟　又曰徽皇閱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各米書之上映簾觀賞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動　又曰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名米芾至令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義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道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　世說新語補曰米元章在眞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羲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其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　宋史曰蔡襄字君謨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曹氏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宣和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義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道勁巍巍若巨鼇之戴崑崙翩翩如大鵬之鼓溟海斯一時之壯觀也　宋稗類鈔曰宋高宗嘗購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秘序過雲之弁山風作舟覆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秘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　潛確類書曰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宣和書譜曰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又曰翰林學士王競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中州集曰金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畫有晉魏風調而草書尤警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　金史曰趙渢

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　中州集曰金党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　又曰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瞑目為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趙公家就公索墨水一槃明旦不告而去啟閒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水墨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　金史曰王庭筠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名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　又曰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元史曰泰不華善隸篆溫潤遒勁　又曰學士巎巎善真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又曰趙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天竺有僧數萬里求其書歸國中寶之　潛確類書曰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元史曰揭傒斯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又曰周伯琦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至正間命篆宣文閣寶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從信錄曰元余闕為文淳古有氣亦工篆籀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工章草日費千紙用筆精妙祝允明謂其書如初筵見三代鹵簿蓋有天授非人工也　列朝詩集本傳曰明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又曰徐武功伯有貞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釃酒悲歌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又曰金陵徐霖九歲能大書操筆成體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　又曰李少師東陽罷相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砥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又曰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辟間少許即頹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　又曰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辟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又曰史癡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能篆書小畫　從信錄曰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　王弇州藝苑巵言曰楊慎謫戍雲南益自放嘗作雙丫髻插花遊行城市諸伎衣精白綾襦衣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嘗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　列朝詩集小傳曰董文敏其昌天姿高秀臨池染翰揮灑移日皆以為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　又曰長洲祝允明

五歲作徑尺字長學書自急就以逮庾趙上下數千年罔不得其結構海內索書者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
卻遊使女伎掩之皆稱載以去　明陳繼儒香案牘曰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遍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列
朝詩集本傳曰文待詔生平雅慕趙文敏故其詩文書畫約畧似之

六書

六書　周禮六藝五曰六書　漢書詳文字　崩雲　垂露　蔡邕勁直如崩雲垂露

八體

八體　漢書　王莽使六體以書　王義之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寫畢　取劒　王義之及子獻之並善書故號二王書皆曲盡其妙　換鵝

小學

小學　書也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闕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曲藝

書聖

書聖　草賢　南史曰王志借虞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爲散騎常侍善草隸以爲惜法書遊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鴻書
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　墨禪　宋沈括補筆談曰張芝皆善書所作也以書章奏爲點綴輕露於垂絛也　鳥跡
善草草王隱謂之草賢　字詁　宋式論書表曰鍾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　驚座
好翻等今見　樓毫　趙翰溫庭筠啟劄則樓毫態斯翰　天骨　人工　唐有吾書品論曰亞聖子敬泥帝
常侍登其門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泊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姚
登牀法書要錄曰蔡文姬言訓程隸字八分取二分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吾衍則以爲存隸八分就篆二分
書苑曰蔡文姬言訓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

書之扇多增其價姚後求書笑而不答王獻之甚知世寶羊欣書夏月入縑練書扇清涼手觸之輒生涼意

留心小篆見李斯嶧山碑與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寶傳百世子敬感顧雖作顧書又曰孔子弟子感顏回作顧書始於齊武帝親落茂木爲之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親落茂木爲之五朵雲體王右軍題筆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衛公五雲體

陣圖後曰體縣弟子宋翼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

書奏極嘉賞合鮮卑類曰唐明皇師張旭草書不作行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顛

書竹扇

綠箋上八分書踢張旭

臨池水 書窗塵 池水盡黑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專精其巧臨池學書

書竹扇

綠箋貧無紙書竹扇多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誤乃奏求正定六經

為四體 正六經 衛恒字巨山善草隸為四體書

文字帝許之巨自書丹於碑使工

鍛割立於太學門外始成隸書

傳百世 成一家 山堂肆考曰唐李陽冰自名一家

麒麟書 花草書 山堂肆考曰宋景文筆記使侍妾主之其法乃能變化謂合自名一家亦

彩箋爲書記推署名自謂所書

書竹扇

綠箋貧無紙書竹扇多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誤乃奏求正定六經

金人銘 和氏璧 淮連祕書曰崔氏向張氏之南有大華金人銘可謂絕至極

光始衛瑾 山堂肆考曰衛瑾善本楷

書衰 觀星衆 山堂肆考曰王羲之書以書衰觀星衆

光始衛瑾 山堂肆考曰衛瑾善本楷

書竹扇

綠箋貧無紙書竹扇多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誤乃奏求正定六經

金人銘 和氏璧 淮連祕書曰崔氏向張氏之南有大華金人銘可謂絕至極

跡亦可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

毫 紫金鈿 烏絲欄 唐張懷瓘二王書錄曰往在翰林中見古鐘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細光彩射人 廣川書跋曰翟湛常以烏絲欄求張章黃魯直書

為書寫硬黃 拈鮮碧 劉朝詩集本傳曰明初張楩工行楷陶南邨贈詩云寫書竹簡拈鮮碧臨帖箋藤寫硬黃可想見其風致也

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惠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 漢和帝時賈逵撰傍熹篇以倉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 劉朝詩集小傳曰崑山俞允文工於臨池正書規趣範歐陽行書出入襄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

換羊書 走馬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宣和書譜曰江南後主李煜善書畫

削棐板 梁虞龢論書表云桓元愛重書法每巡幸輒以手捉書大點汗後出法書輒令宮人賞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又宋馬永卿懶真子大尺許一紙

除寒具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白樂天書及銘九鼎皆其筆也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宣和書譜曰江南後主李煜善書畫

沙遊天戲海 墨藪唐張長史旭與諸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謂鍾繇書如舞鶴遊天飛鴻戲海

險近勁近俏 則筆枯 山堂肆考曰凡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燥則筆滯滯則險墨濃則筆濁濁相蕪以濁取妍以燥取險險外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

掌虛指實 心正氣和 山堂肆考曰用筆之法指實則用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心正氣和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大篆小篆 飛草散草 潛確類書曰秦丞相李斯云自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人多不詳今刪畧繁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又曰凡書在心正氣和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父子美而近弼伯兩健而近俏 張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是曰秦篆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又

書謂之散草亦曰飛草 鋒鋩圭角 形質性情 山堂肆考曰凡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則體不精神又曰凡眞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書以點畫為形質縱橫牽掣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性情使轉點畫

永欣千文 海嶽四詠 事詞類奇曰右軍孫智永居永欣寺於閣上臨得眞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

潤宣和書譜曰柳愔作章草尤工下筆若沐釋泉湧 墨藪曰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金生 氷釋泉湧

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好者猶直數萬錢 誠邪曰胡氏雜記云來元章海嶽庵四詠其字險勁飄逸尤為奇絕

自然雄逸 天然勁道 天中記曰石晉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辭不擇紙筆

時號僧傑其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遒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端嚴尊重與前異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 又

宋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綿密娉婷當時有鳧鷖雁鶩遊戲沙汀之比 又

鍾繇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仇池筆談曰

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 金題玉躞 牙軸羅標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王僧虔能書比雲

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又用絳紗囊盛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

徐氏法書記曰天后閱法書數軸時潤以賜潘卽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 唐詩紀事曰顏魯公筆力遒勁天然勁遒

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于敬又搆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宜以殷鈞

又曰房司空書如雲霧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

范懷約為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象有餘章表龍書於斯足矣

輕濃得中

修短合度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于敬又搆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宜以殷鈞

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

城邑題書字極細 美人插花 仙人嘯樹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

并用歐陽書 修十郡志 孔帖曰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書將藏內府後徵徙他職又詔虞世南

顏師古踵領之 大業拾遺曰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

海上雙鷗 寫四部書 修十郡志 蘭芳玉潔 錦質繡章 張懷瓘書斷曰睿獻王攸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

蘇論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衆尚之等料簡二王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躍跳如舞女

雲間孤鶴 海上雙鷗

法書要錄曰王家令書比雲又曰房司空書如雲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

間孤鶴 又

金題玉躞 牙軸羅標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

二王繼素書翊翊 唐武平一

鍾瘦胡肥 宋寒李俗

南昌集曰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其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遒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又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 又

宋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綿密娉婷當時有鳧鷖雁鶩遊戲沙汀之比 又

鍾繇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仇池筆談曰

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 金題玉躞 牙軸羅標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

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又用絳紗囊盛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

徐氏法書記曰天后閱法書數軸時潤以賜潘卽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 唐詩紀事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

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于敬又搆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宜以殷鈞

又曰房司空書如雲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

范懷約為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象有餘章表龍書於斯足矣

輕濃得中

修短合度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于敬又搆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宜以殷鈞

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

城邑題書字極細 美人插花 仙人嘯樹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

并用歐陽書 修十郡志 孔帖曰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書將藏內府後徵徙他職又詔虞世南

顏師古踵領之 大業拾遺曰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

海上雙鷗 寫四部書 修十郡志 蘭芳玉潔 錦質繡章 張懷瓘書斷曰睿獻王攸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

蘇論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衆尚之等料簡二王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躍跳如舞女

雲間孤鶴 海上雙鷗

法書要錄曰王家令書比雲又曰房司空書如雲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

間孤鶴 又

金題玉躞 牙軸羅標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

二王繼素書翊翊 唐武平一

鍾瘦胡肥 宋寒李俗 南昌集曰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勁天然勁遒其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遒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又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不逮

落霞浮浦 游霧縈空

宣和書譜曰世謂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馬虛欲仙或以似春虹秋月書便大進衛夫人

落霞浮浦其知言哉 天中記曰歐陽修用善寫細字徽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潛確類書曰義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

經枕中竊秘 錦繡萬花谷曰

秘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隆冬枯樹 百歲枯藤

隆冬枯樹 百歲枯藤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云歎之雖有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皴

宛轉妍媚 沉著痛快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始學也雖搓耎而無屈伸其餘隸也則羈蟲而不放縱其枯樹也雖有父風殊非心巧觀弟子來翼每作一牽如百歲枯藤

又曰鍾繇書大進衛夫人中記曰李約蕭字贊云巖巖若春虹飲澗霧縈空 錢上寫

劇醉卷禮 遺跡漸渝

劇醉卷禮而書一揮而三楞成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為吳興故三吳近地偏多遺跡漸渝

法書要錄曰梁庾肩吾論楊經劉穆之等書云雖未窮宇奧書尚文情拔其藻蕤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澗

法書要錄曰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侍書博士 主書令史

北史儒林傳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受之呼為博士

吳興二牋 孤松危石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辭不擇紙筆乃不相似至於絕

纖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榻乃

陶隱居論書 作主書令史

劇醉卷禮 遺跡漸渝

劇醉卷禮而書一揮而三楞成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為吳興故三吳近地偏多遺跡漸渝

法書要錄曰梁庾肩吾論楊經劉穆之等書云雖未窮宇奧書尚文情拔其藻蕤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澗

法書要錄曰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翻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妾偉麗身有三絕曰庾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

筆勢踧踖如舞女 鑑臺是便嫵有情 梁虞龢論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踧踖如舞女

侍書博士 主書令史

北史儒林傳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受之呼為博士

吳興二牋 孤松危石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辭不擇紙筆乃不相似至於絕

纖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榻乃

陶隱居論書 作主書令史

筆章草殊相擬類筆法流暢如輔
禎開國臣傳曰張謹作行草
書鳳翥鸞翔人以爲不可及
解雅擅臨池書與王大史談書法謂用筆
如錐畫沙印泥屋漏痕折釵股
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
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

龍跳虎臥 鳳翥鸞翔

字畫峭勁 宣和書譜曰五代楊凝式喜作
顛真卿書云君謨書如草
書之絕 古鐸記曰歐
陽詢學王羲之書後變
其體自名一時 筆迹

雄强字 自錄所到也

秋蛇 晁

旱蜆 覺兔 翩翩書品後曰歐陽草書難
與競奔物之字數得
兩兔走 大

范篆蕭行 羊眞孔草 題會稽紙 印眞觀字

變右軍體 究智永法 宣和書譜曰五代楊凝式喜作
顛真卿書云君謨書如草
書之絕 古鐸記曰歐
陽詢學王羲之書後變
其體自名一時 筆迹

字體新麗 筆意灑落 柳骨歐容 顏真卿書
筆勢險勁字體新麗
柳公權正之 沈揆

度曼婀筋骨 山堂肆考曰宋蔡襄字君謨
房態度 歸編萬花谷曰范文
正公有規右軍書
筆意灑落歐陽文忠公
書品優劣 唐韋續

隸考曰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
書譜曰唐虞公八分小篆作字點畫不妄發
而庶態豈皆似其人哉 煙霏霧結 風送雲收

記曰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
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集事篇
海曰徐浩字不及右軍
而筋骨飛流懸
勢則呂總懷瓘書斷
時稱曰呂總一時之妙也

體段遒媚 骨氣深勝 體勢則
羊眞孔草

放大 離方遁圓 說文云大也從大象人形
谷曰非草非眞非隸方頭圓
尾自成一體 古鐸

神聽江得法 宣和書譜曰張旭
素師外甥顧
尺素然後去
之曰周天球
傳之 舞劍得
筆意 張

碣豐碑 列朝詩集小傳曰王穉登字伯穀通明
其片縑尺素然後去 又曰周天球善八
分書法苑曰吳皇覽書碑
臨池也書與王大史談書法謂用筆
如錐畫沙印泥屋漏痕折釵股
畫也書與張長史論筆法
又曰張旭
古人書
如壯士

當世獨步 本朝第一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璲太史
盧之仲大史公
其子 促小
中

片縑尺素 大草家

林月旦 羅虎圍流 明史國初開
國臣傳曰林
傳曰林

曰瓣度書如風送
雲收霞催月上
少善草書怪偉
跌宕震撼一世

勁健端妙 書法苑曰李白藥藻翰沉鬱法書要錄曰晉世
又曰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爲翰林待詔其書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爲寶

氣縱橫 孔帖曰李白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某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狀
書品後曰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蹲雉不倫或類蚪賀珠胎或比金沙銀繩

龜文龍鱗 敘頭鼎足 雜記云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
編萬花谷曰寶泉作小篆贊曰鈿頭屈玉鼎足垂金

翰藻沉鬱 法書要錄曰晉世以來工書者多而羲之
書品後曰羲之書如臨風遠送遠兵受周文節度舊唐
裕禮樂則憲不踰義 蜾蠃質珠胎
善書字類高祖人不能辨 驚鸞舒翼 飛鳥出林
和書譜曰張顛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宜

縱橫天矯 東坡飛白贊曰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舒
書品後曰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
乃令僞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分將兵助討悅費

掣雲蔽月 榮光屬天 素靖書勢云漂若驚鸞舒翼未發宜
和書譜曰張顛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宜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古人作字謂之字書所謂書者蓋有用筆深意
要筆直而字圓 法書要錄曰古人作字謂之字書所謂書者蓋有用筆深意逸少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

深峭蒼老雄健 得率更筆法 又曰吳郡袁褧家藏二王帖有逸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峭深規撫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號歐陽體 墨藪曰王逸少初學乃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遂改前法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 合璧事類曰歐陽通早孤母教以父書數年大進亞於詢父 小歐陽體 又曰歐陽通詢之子書名號大

十紙過江亡失書數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燒若神明頓還舊觀 李白草書歌 煥若神明 法書

要錄曰王洽書無諸法落簡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 卓然孤秀 潛確類書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

事類曰唐呂尚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聯而書謂之今草結構微聊者謂之小草變有所謂游絲之草 書構縈髮 草號遊絲 合璧

衛曙後來芝法兼乎行書謂之縈草義之獻之皆大纂曰小纂曰八分曰大篆曰古文曰大篆亦無遺 事詞類奇

右軍之敏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魚驚鳥翅花腎蝶芒油然渠然各止 解縉春雨雜述曰

其所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不以意參 皆由悟入 山堂肆考曰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又曰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韋公之壁畫沙是也

元度十體 希聲五字 宣和書譜曰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撫之形勢雙鉤則點畫遒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蟲蝕鳥迹 花鬚蝶芒 宣和書譜曰幹陽謂之擬篆法後江南李主亦得此法書絕勁拔用筆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向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為過者以蟲蝕鳥迹語其形雨集語其勢太向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為過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孫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畧言其由各有其五若五乖則交臻神融筆暢 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功如智永荅曰吾聞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智永筆禿五合而筆不禿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為

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錯落魚文 縱橫鳥迹 解縉春雨雜述曰

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錯落魚文 縱橫鳥迹 解縉春雨雜述曰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孫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畧言其由各有其五若五乖則交臻神融筆暢 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功如智永荅曰吾聞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智永筆禿五合而筆不禿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為

價傾五都 冥運天機 神合執匠 禿筆十八瓮 飛白三百點 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功如智永荅曰吾聞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智永筆禿五合而筆不禿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為

神妙至和中有待詔李唐摹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嘉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之外 湛垂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之殊蹤 窮二王之逸勢 作典墳之韞櫝 為文字之濫觴 經籍於是元興 著述於焉間作 增勢如翻濤蕩嶽 力則蹴海移山 乍剛柔而合體 忽勞逸以分軀 長劒耿介而倚天 勁矢超忽而無地 陣馬風檣莫喻飛騰之勢 露花淵月難名妍媚之形 灑墨恬澹雍容內涵筋骨 折挫槎枒外耀鋒芒 池之餘波戔戔麻照灼 窺石室之祕訣碑板嶸嶸 激電飛霆透榮光於紙背 垂金屈玉發鴻寶於毫端

龍圖始啟則八卦之象可觀 烏迹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增翰藻繽紛有鸞鳳騫翔之態 仙才灑落極煙雲舒卷之姿 啟珉瑁之裝瑾瑜爛而五色 披珊瑚之軸黼黻摛其七襄

書四

尺牘十首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神授九勢　羊欣筆法曰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啟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　章草　書斷曰漢黃門令史史游作急就章草　三估　張懷瓘書估曰文質相沿立其三估篆籀為上估鍾張為中估義獻為下估　凌雲牋　法書要錄曰韋誕善楷書鍾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祕不傳　永字八法　法書要錄曰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所不書　書法十二意　王僧虔筆意贊之言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義之初不覺詳看乃知小王書古詩賦讚論　開張隸　又曰孝武取小王書曰高祖書素拙劉穆之女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作卿康成碑文自書刻之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留意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包容不過六七字便滿　神筆三紙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曰前奉神筆三紙并今且乃畫畫抽心日覺動增轉不復過之因循萬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懈倦　高麗求書　錦繡萬花谷曰歐陽詢初學義之書後臉動過之因自名體高麗嘗遣使求書如市所之高祖歎曰彼觀其書謂形志俱妙丁眞永草　天中記曰陳僧智永章草及草書入鐵門限　尚書故實曰人就智永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號鐵門限　寶章集　嘉話錄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問宰相王方慶卿家舊法書幾許潛確類書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推余與世南耳　戲學部　又曰孝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　開張隸　又曰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雞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　開張隸　又曰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雞後人於雞紙中尋取大有所得　雞紙尋書　又曰子敬書種雞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留意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包容不過六七字便滿　神筆三紙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曰前奉神筆三紙并今且乃畫畫抽心日覺動增轉不復過之因循萬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懈倦　高麗求書　錦繡萬花谷曰歐陽詢初學義之書後臉動過之因自名體高麗嘗遣使求書如市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號鐵門限　寶章集　嘉話錄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問宰相王方慶卿家舊法書幾許潛確類書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推余與世南耳　寶章集　嘉話錄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問宰相王方慶卿家舊法書幾許潛確類書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推余與世南耳　貌魁岩耶　不擇筆墨　潛確類書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推余與世南耳　存乎方慶　遂進自右十餘人書帖後命崔融作序賜名寶章集　勅賜眞蹟　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大小各十軸楚客蒙作十二卷二王眞蹟十二卷扇屏風以褚遂良開居賦　勅賜眞蹟　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大小各十軸楚客蒙作十二卷二王眞蹟十二卷扇屏風以褚遂良開居賦　枯樹賦為脚大會　書斷曰陶弘景書以鍾王為法苦責要張以示之　入筆墨三昧　黃山谷集曰張長史郎官廳辭記唐人入筆墨三昧　一代冠冕　天中記曰顏眞卿書如蠶頭馬尾　山堂肆考曰顏眞卿書如蠶頭馬尾　一代冠冕　大中祥符間人正書無出其右可謂以荻畫灰心萬志無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懈倦　勤雖工此兩人一代冠冕　大中祥符間人正書無出其右可謂以荻畫灰心萬志無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懈倦　太湖精　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蠶頭馬尾　山堂肆考曰顏眞卿書如蠶頭馬尾　碧落碑　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得書法隱處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書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黃仙鶴　法書苑曰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靈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碧落碑　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柿葉　孔帖曰鄭虔好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隸書藏久乃遍　風骨峻極　宣和書譜曰柳公權書出於顏真卿骨峻極也　比玉比珠　又曰劉涇作書詰以懷素比玉習光比珠高聞真卿如以璧結道觀動為時所重議者謂如以素比玉習光比珠高聞鸑鷟避弋譏鷹下隨蓋言其風骨峻極也　破產　比金買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世以為善取況

求書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

張懷瓘書估曰近鍾尚書絕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

三家法

東軒筆錄曰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行草主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山谷嘗論三家法以爲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禪縛律

書體一變

談苑曰蜀人王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太宗召爲侍書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皆極道勁自是書體一變然可觀

體外八體

宣和書譜曰皇叔益端獻王留意翰墨嘗效唐元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又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

分隸石經

宋史列傳曰宗室克繼善楷書尤工隸篆仁宗親臨試以書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字比周越

東軒筆錄曰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梅堯臣作詩譏之云

鸜哥嬌

宋稗類鈔曰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丹雀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副各以精筆作一小吏字以爲平日書奠及也

醉墨灑翻

文潞公何蘧春渚紀聞曰東坡每有勝集酒後自書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眞草書法作字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直以眞草書法作字以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

出遊戲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題魯直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

香餅來遲

集事淵海曰蔡君謨爲歐公書集古目錄後云君謨大笑以爲歐公書集古目錄

獨有四面

宣和書譜曰米元章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

端勁無誤

聞見後錄曰康節手寫易書端勁無一誤失

購遺墨

中州集曰宋兵部侍郎司馬朴使金見留館中購遺墨

雕戈蟲鳥法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得雕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王

礪越竹

米元章書史曰余礪越竹光滑如

出遊戲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題魯直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

香餅來遲

集事淵海曰蔡君謨爲歐公書集古目錄

木中四字

夢溪筆談曰杭州南新縣

書洗人心

宣和書譜曰釋文楚所書千文落筆輒清無一點俗氣韻韻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興豈其書足以洗人心如是耶

草聖不工

天中記曰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素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奇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致吾忘之

党趙

金史曰党懷英字世宗行郊禮受命寶冊光慶好古讀書善隸篆尤工大字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號及受命寶冊光慶篆凡宮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

為詞林冠

列朝詩集本傳曰陸深工書倣李北海趙吳勤永新人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

師法秦漢

又曰郭布衣天中畜古法書名畫寧精篆籀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撫榻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爲逼古

詞翰清麗

又曰王寵行書送春賦手自繕寫詞翰清麗又曰莫是龍妙於書法嘗作草書鑑書畫爲詞林之冠

疎秀出塵

又曰郭布衣天中畜古法書名畫疎秀出塵妙得

鸜鵒擇木

元文類曰胡祗遹題党懷英八分書在金朝爲第一流方鸜鵒擇木之說曰党懷英及受命寶皆光慶好古讀書善隸篆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冊文類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然尤見漢篆遺法豈其然乎

繙録遺書

明朱國禎涌幢小品曰泰和曾鼎工詩書天威嚴重進見者無不惴恐性善獨動遺書天威嚴重進見者無不惴恐性善獨動止安雅書法妍正上嘉悅

範金爲章

又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泰和曾鼎工詩書法妍正上嘉悅

晉人風格

又曰郭布衣天中畜古法書名畫寧精篆籀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撫榻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爲逼古

書五

增詩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斬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頗見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錚錚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眞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通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韓愈峋嶁山碑詩曰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蹙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蟠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柳宗元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主且盡簪花數手徒　陸希聲寄詈光詩曰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驟書雲霏霏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蛇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宋蘇舜欽陽冰石篆詩曰一氣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眞周鼓秦山壞已久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玡石泉記比之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唯有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公餘往觀領賓從徼徼畫隼搖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愛篆籀移朝昏揮弄潺湲翫點畫情通怳忽疑前身作詩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塵以大句尤難文高風勝事日頃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歐陽修石篆詩曰寒嵓飛流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概留山隈山中老僧愛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流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蘇軾和人求筆跡

詩曰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劉藤眞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　又柳氏二外生求筆迹詩曰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又曰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歐褚
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青李秋蛚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篋天上來紫衣勅使親臨啟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又詩曰元章作書日千紙半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饑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鶴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眞行
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關亭我昔頗復戲墨卿銀鉤蠆尾爛箱籥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蜷
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眞卿家小女名阿潛
眥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沈遼醉德相論書詩曰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
逃世憂患餘事寄巾蹀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白雲去儻與幽人接德相屢相過老夫寧足躡由來墜
井水不如長劒鋏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中郎石經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唐室初最盛
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顏柳何足躡篆籀昔難工草聖誰敢輒巨山作散隸雄古掀龍驥貞觀喜飛白凌厲
騰春蝶豈特豁神觀直可祛鬼魔古人有所寓天性難必協所志有小大其材有勇怯或憚懦文雅或軒昂豪
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或奮奪牀陛或造成械褶或為神所追或自勢所刼或
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諜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哇嗲有燥如文錦有勁如金栝有倚如戈鋒有聚如山巢有駿或
如波有媸或如靡或如烟霏或落如鳥跕淵妙欲飛動拙惡愧偏擘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餐有譽終甚微
或毀則羣囁為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能就萬金豈豈浥金玉敷卷軸龍蛇鬪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
丈夫業　陸游暇日弄筆戲書詩曰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匹素忽
已窮餘勢尚隱轔此興嗟誰同　楊萬里跋歐公眞蹟詩曰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三人情好元

不疎祇是相逢逢不得渠有正觀碑儂有永和詞眞贋爭到底未說妍與媸珊瑚擊得如粉碎趙孟博城劘手悔不似三家闕斷碑夜戰半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陽集古萬卷六一堂元圭漆玉堆墨寶黔霜黑水塗縑裳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峋山科斗不要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爲山西行叱馭過近縣傳聞蔡有鄰石刻古今冠風流書以來妙絕隸之變銀鉤鸞鳳舞鐵畫蛟龍纏憑誰致墨水故舊詫珍獻正恐賦分薄一夕碎雷霆

元郝經跋魯公帖詩曰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沖初從眞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往矯矯如飛龍輪囷權奇恣揮灑現偉乃見烈士風觀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眞不能草

朱德潤題張樗寮楷書詩曰飛仙墮翮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妙手不言君看跋尾猶悵然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徒梁鵠往隱鋒藏角尤爲難大書五寸徑方丈字貴緊健力出掣八訣具全眞足高不學謏草鸚哥嬌黃華老人在金國宋李獨數張樗寮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花地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勁且奇筆力欲抵三軍師吳鉤斫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野鶩論家雞

黃鎮成題定武蘭亭詩曰繭紙香隨玉匣遺寶書天上世難知狼烽幾墮昆明劫蟬翼猶傳定武碑曉雨苔花侵搆石秋山柿葉費臨池東都已往誰能繼神物終煩謹護持

楊維楨學書詩曰歌徹陽春酒半醺玉尖搦管蘸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污蛺蝶裙　明董佐才篆家詩曰古初無毫楮羲畫何由傳敦知文字理已具河圖前神農洎蒼頡仰極人天穗書與鳥書創制分後先龜麟錫禹時盤銘著湯年岐陽紀石鼓史籀稱獨賢矯若蛟龍蟠蠻若鎖鈕聯科斗筆行漆形體因自然一從孔壁廢重爲經籍憐秦相約籀古掇次蒼頡篇小篆遂名家勁健含姿妍登封及詛神金石紛雕鐫下逮隸八分變化如雲煙漢經煨燼餘文教仍敷宣保氏存六書學僮繼九千揚雄纂奇字杜林解探研繼蹟非無人意象莫不全偉哉許祭酒蒐羅歸簡編隆緒賴復舉後學知相沿陽冰克遠紹銓錯造其元近代鄧與周筆勢回奔川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顚一埽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界碧落薰新泉小者案間列大者屋壁懸平生囊橐貲多充買碑錢功深學既精齒壯志亦堅池魚染皆黑鐵硯磨將穿摹搨累萬番期差古人肩師法正在茲什襲比蹄筌孫樵文自祭智永筆忍捐前修不我欺我癖尤難痊嵯峨細林山上

與浮雲連璧彼汲冢書亟之癖其巔聚土封若堂劉石表爲阡其陽碧樹交其陰書帶緣山靈謹訶護有名如有仙揮灑人間者顯晦名非偏寶劒賈胡發玉柙蔓草纏何如篆冢光夜夜映星曜欲絶李公得眞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勝權昔爲我題徧握筆指腕懸顧盼張騖驥起立竦背肩俯仰爲陳蹟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溜扉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點猶高縣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棄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棟

石鼓歌 唐賈駪賦

蔡有鄰聞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强 韓愈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擇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斫斷生蛟鼉鸞鳳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鉅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瓊苞席羣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詆訶感激徒嫌叟牧童獻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消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李白草書歌行 曰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

吏埽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王邕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墮雪寒猶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眥按勁鐵　又曰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眞率時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馹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令癡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遠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崎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點鴈形容脫畧眞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壁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虛覩遠代無倫比妙絶當時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有時興發逞神機抽毫點墨縱橫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并落空辟飛連拂數行勢不絶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縈毫駁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書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曰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權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雷霆却避鋒鋩疾魚戲絹素且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粉辟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畢集賢豪至枕藉藉麴酒半醉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豪兀忽如裴旻舞雙劒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連勢不絶倔强妻蛇爭屈鐵西河劒舞氣凌雲孤根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坐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絶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翁若長鯨潑剌動海島欻若

長蛇成陣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下疑飄風驟雨相擊射逮緑颯拉動簷隙
以爲點掣衡山陣雲以爲畫與不盡勢轉雄恐天低而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裹裹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
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絶又不絶鋒鋩銛利如歐冶劒動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襍褷忽覺陰山
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絶鮮麼枯枝千魑魅今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
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天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石滿空塞萬里颼颼西北風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
曰閒風遊雲千萬朶驚龍蹙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落葉朝狂風亂擾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
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憶得春江千里濤　又陳氏童子草書歌曰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
掣渡又燥少室孤松歌不倒　宋劉子翬游絲帖歌曰園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
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癯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纔浮力道可墨千鈞石　陸游草書歌曰傾家釀酒三千石閒愁萬斛酒不敵
今朝醉眼爛巖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埽不自知風雲入懷天借力神龍戰野昏霧塞奇鬼摧山太陰黑
此時驅盡胸中愁槌牀大叫狂堕幘吳牋蜀素不快人付與高堂三丈壁　明王行篆體歌曰李斯小篆類玉
筋鐘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蒼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蛇劒環首

〔原賦〕晉楊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繆
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
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柅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前而奮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釋
而自披其布好施嫵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藻如春華之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
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彊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嵯峩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
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
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孋深功兩其黎明敏婉蠖絢蒨趨將摛文斐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曖麗景依光沈
若雲轡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

凌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晉文漢蔡邕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蠅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陣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字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晉衛恒古文贊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睢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中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體也貴壯跡乘

正循捡矩折規旋其曲如乃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
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唐張懷瓘太篆贊曰古文元酋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
不録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旄　又籀文贊曰體象卓然殊今
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纚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又小篆贊曰龜文斜列櫛比龍鱗隤若
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梦縕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
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輸摛華豔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也　又小篆贊
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爲肢體虬作驂騑江海森漫山岳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又八分贊曰仙客遺
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文戟横戈分氣雄逸楷之爲妙艹備華實　又隸書贊
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劒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
芝瓊草萬世方傳　又章草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迴鸞攫如舞袖遲迴纖簡勢欲飛透數華垂實尺
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又行書贊曰非草非眞發揮柔翰星劒光芒雲虹照爛鷺鶴翬翔婵娟風行雨散劉
子濫觴鍾胡瀰漫　又飛白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雲霧淺如流霧濃
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尊思於戲蔡君　又草書贊曰草法簡畧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
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歆斯藝漫流終古無絶　李約飛白蕭字
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墨帚楊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晝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
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剌勢動蟄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鬬龍攢戟疊孔或横或縱層層
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内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
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絶墨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嗣眞書品
後贊曰倉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澄城陳倉籍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義獻超然逸品　又曰程邈隸體
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郗皇韋衛羊習獻規諸傳義制邈乎天壤光厥來裔　又曰西岳張景江東阮研銀鷹貞
白鐵馬桓元衡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鋼鎧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迹思話

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桑衆多羣石

銘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落此瑤波梁侯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拔迅鴻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蔡邕九勢曰太古之世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字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曰寢廢省揚泉剥穀膠綴蚕蟲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暴蠹蠹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墨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詰誓制令屢違首言戰機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仇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梁穀其留最延縣戾顛倒龍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鑱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宋劉子翬温公隸書銘曰公視己慶發現夜惕公墨露池潛來湘檠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眞筆劒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拔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圮詭諾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朱元晦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故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增序唐張懷瓘書斷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瞳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以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閫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烜燈燧離披爛漫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

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髮竦骨褌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踈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其發逕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徵妙而難名使夫觀者亂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環寶盈矚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　明楊慎書品序曰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哉也詩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啟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續還代西河之簡　元帝上東宮古跡啟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鳧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烏頡魚頡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晉書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書曰夫運筆斜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本鈍比竝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鋩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澗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

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管雲飛之勢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揩銅鉤時懸欹案戲意之深良不能已

論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興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眞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翬雉之蛾結畫篇中似鬬琴之鶴峰嶠間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眞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竪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在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鋩

議唐張懷瓘書議曰草與眞有異眞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劒之鋒鋩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

評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

望之意師宜宮書如鴝羽未息銅銅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奧奧有神鐘司徒
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惡庭欲仙索靖
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翠人捨復衛恒書如插花美女
舞笑鏡臺孟光模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
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蔡各一時絕妙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李陽冰書若古劍倚物力有萬
夫李斯之後一人已 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却虛藏用如雷潤花妍煙凝修竹張庭珪如古木崩沙
花開映竹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如雁足印沙深淵躍魚 八分書 薛稷如鸞交影騰猿在空韋陟
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李邕如華岳三峰黃河一曲蔡邕如古賢放意自如
一家宋儋如春春花發夏柳低枝徐浩固多精熟興有異趣顏眞卿如鋒鉅劒摧鷲飛逸勢沈千運如飢鷹殺
羽忍疲筋骨騰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鄭虔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李璡如垂藤羞池古木將折吳郁字體
縱筆如飛酌而不竭何昌齡子敬餘波時時可觀宋之
綿密不謝當時贊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清言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
望天性卓絕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清言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
揮洒然子書之後難可比肩釋棠簡臨寫逸少時有亂眞 行書二人 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孫過庭丹崖絕
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孤松聳身弱草垂霤張庭孤峰削成藏筋露骨鄔彤寒鴉栖木
平崗走兔陸柬之驚波躍魚深水潛龍史陵遒氣雄振超然不羣梁耿錯落魚文縱橫鳥跡房責婉美分肉春蠶
欲婚沈益春驚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援毫聚墨隨手萬變 草書十二人
謹跋題宋歐陽修跋王獻之法帖曰余嘗喜觀魏晉以來筆墨遺跡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
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
想見其人也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曰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爵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
如雷少焉興發落筆如風雨雖龍蛇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

曰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黃伯思跋法帖遺少書後曰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秘閣本誤矣白摹王章帖後曰米元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揚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揭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爾爾乃造微耳　元元好問跋金國名公書曰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遏末猶有醞籍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麗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勻清卿許司諫道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禮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具為一時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袁裒題善學篆要後曰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縄墨則貽叉手卷生變化於毫端起形模於象外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以窮極絶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心融神會意違巧臻生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為善美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　明王世貞跋懷素自序帖曰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與二王望衿偪強江淮耳真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閒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宇作此有為跡墮落繾綣素伴朱提入紫闥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病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劫障為快也

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淮南子曰宋畫吳冶甚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宋宗炳畫敘曰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迴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曹植曰存乎鑒戒者圖畫也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敎圖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爲又引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曰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又曰古之嬪擘纖而胃東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眞畫也　郭熙山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令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恢人意適獲我心　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又曰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安陽集鈔曰韓褲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眞而已得眞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眞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爲道道之爲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嶄然巇險處使可畏此眞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極也　又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垕畫鑒曰畫梅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物之至清畫者當以

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神之難在目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頰影使人就鉢摹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增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原范朴子曰衛協張墨有畫工之名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增韓子曰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與騶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擊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騶莢同　原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舍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蓋曰見汝形龜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蓋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輶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　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寨涓國人秦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鋒成龍歌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妾貨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敎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宁常者悉賄畫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漢書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倢仔同輦載倢仔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後漢書曰趙岐多材藝自爲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贊頌　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駮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令虎爲巴獸潭　原孫暢之述畫曰劉褒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鱀遂畫版作鱀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　名畫記曰曹不興之青絲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秘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旱取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霈霡　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間以綠絲織爲龍鳳錦虎爲機絕王嘗歎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圖號爲錦絕又以膠續髮絲作輕慢號爲絲絕　原世說曰晉陵顧勗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勗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弦易見目送歸鴻難　世說曰鍾會善書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賣劒去會於時方造宅畧潛往畫會兄弟入門見之感慟乃廢宅　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間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　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户畫地成圖　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責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含爲贊含援筆即成云畫眞人於刻桷之室戴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醫巫皆息意韓支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於是遂瘥　又曰戴逵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爲無用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觀畢嗟歎甚以爲有益　宋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内爲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絕　梁

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眞馬中圖無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有一點黑皴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掘地爲池具丹筆黑硯援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揃以緻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曰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雖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吟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幹　山堂肆考曰世畫鷺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鷗子坐枯枝上貌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鷺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瓌嘗云我作圖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脫略筆墨使妍澹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胡岳渡江工以貌奏鏐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令季卿歛視久之覺波浪大起葉舟漸亘恍然登舟旬餘抵家迎舟來寺時止一更山圖上令季卿歛視久之覺波浪大起葉舟漸亘恍然登舟旬餘抵家迎舟來寺時止一更山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興學較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縑素　畫繼曰徽宗閱御府圖畫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有唐吳生畫辟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辭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各畫天帝及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逶遲咨嗟擊節及見鼇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鼇中人則龍姿日表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鼇中人也洎觀鼇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

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
不筍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觀之則陰風襲人毛竪爲立
室避地營丘畫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
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　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
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爲古今絕筆　揮麈録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名召叔
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脩廊入一小殿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
煩一埽黨再拜承命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
癡也　宋王林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子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
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
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圖繪寶鑑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
而成不失天眞每自題其畫曰墨戲　又曰李昭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一派不
讓文湖州也　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　圖
繪寶鑑曰米友仁元章因傷而仆者題子乃繪其狀以示宋宋咸嗟神妙　中州集曰
金蓬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
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楊升菴集曰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纋此天畫也　元史曰
英宗居東宮大司農塔失不花畫蕃風圖以進帝命置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
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鎮畫元鎮怒曰子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　妮古録曰倪迂畫可
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
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
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陸深金臺
紀聞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詣陛下東征西伐轂

知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領之　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師曰吾師心師目師華山如是而已　又曰高澈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瘧澈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及奇石修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　王弇州四部稾曰沈周字啓南凡宋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眞獨於倪元鎭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爲中書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污吾題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筆求董文敏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乃畫承父而返益卿簪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五彩　八物

書曰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又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注畫此八物於衣服也　成文　比象

創傳曰五色其明也五色比象謂車服三辰日月星辰也　彰施　象則

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則而象之　受采　設色

禮曰五色成文而不一一見　善惡

畫一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禮也　韓非曰畫狗馬者難畫鬼神者易爲功　畫虎

不成猶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畫蛇

馬援戒兄子嚴敦曰效季良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效杜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　畫堂　藻梲

漢太子生於甲觀畫堂門也梲柱上小方木也藻梲畫藻文也　指趣

漢文仲山甫畫古烈士荊軻之象指趣其人之意也　儀形

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鬼怪山神海靈黃帝堯舜之儀形　心匠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而不窺其心匠謂之能品筆

六法　三品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

八格　十門

潛確類書曰畫有八格石老云畫有十門道釋門人物門宮室門龍魚門山水門松偃龍蛇竹藏風雨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果門　宣和畫譜曰畫可以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胷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東坡記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即逝矣

三史　四聖

唐張彥遠名畫記曰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乎顧陸張吳之跡傳於楊鄴董展爲三史其諸雜迹爲百家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中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上品之下精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上品之上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自然者爲中品之中

滃絹　投縑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王墨酒酣之後以墨潑絹脚蹋手摸隨其形象爲山水爲石爲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門借觀幹以平生所畫馬圖百餘匹悉以投之

全馬　成竹

東坡記畫馬曰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自然超妙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　名畫記曰李伯時工畫馬

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
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來則所謂鬼使者也

宋鄧椿畫繼曰楊惠之塑山水於壁郭熙見之遂出新意令巧者以手搶泥於壁或凹
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迹畫成峰巒林壑加之精
妙遠望之凡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又曰古人畫雲露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大雪欲圖雪景而難於設色汝言沈思曰得之矣爲小弓夾
筆張滿彈之圖如飛舞起

筆談曰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偽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
炳嘗談曰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偽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
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遊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

匠

北帖曰匠甫丹青引曰詔傳模鏤版印施宣和畫譜曰李公麟工白描人物

八駿

六鶴

見閻志曰周穆王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
宮中用

墨暈

白描

畫鑒曰花光長老仲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通靈

入神

上詳畫二

刺心

封臂

宣和畫譜曰顧愷之畫裸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繪圖寶鑑曰畫
寵特異工銷毛花竹嘗得入關供奉後困求者甚衆遂宗閻之封其臂不
聲露三曰喙苔四曰舞風五曰楓翔六曰顧步

畫隱

畫禪

妮古錄曰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人用文五峰却有此印又曰董元宰有印曰畫禪

傳模

畫被

見閻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飾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騰回摺實逾二
仁宗親畫龍樹菩薩命待

墨暈

白描

畫鑒曰花光長老仲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吹雲

彈雪

色詮

意

繪圖

影壁

耳鑒

臥遊

善命意

善造化

圖繪寶鑑

曰米芾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思下見畫二五丈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與與可傳東坡題章偃雙松歌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

麋鹿姿

龍鳳質

山堂肆考曰宋朱元晦郭拱辰序

走水獸

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獸標於水濱羣獸

倒影牛

畫見閻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飾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騰回摺實逾二
三時山圖畫見聞志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章偃雙松歌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辭山川一辭早景一辭午景一辭晚景謂之

露天真

奪造化

圖繪寶鑑

曰米芾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思下見畫二五丈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與與可傳東坡題章偃雙松歌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

雷雨垂

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形於是天龍聞之而下窺窗戶天龍遂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無聲詩

沒骨圖

圖繪寶鑑曰明毛良寫山水師米元章雲

早入室

遠擅場

杜詩曹將軍丹青引曰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又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賣出沒有天然之妙着無聲詩畫畫法之奧

用五彩布成旁題云輸林待詔配黃居寀等定到上品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

金錯

刀玉畫又

宣和畫譜曰南唐後主李煜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謂之金錯刀畫見聞志曰李少保端願有圖一面
故唐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變其法有顫掣之狀

購之自

重如此

寫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形於是天龍聞之而下窺窗戶天龍遂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自娛

返賚

圖畫見聞志曰李成山水寒林神化精靈絕人遠甚開寶中都下王公貴戚多不
公麟悟其旨更爲佛道驗得瘉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空成畫隱字未經人用文五峰却有此印又曰董元宰有印曰畫禪
答學不爲人自娛而已

圖繪寶鑑

曰明毛良寫山水師米元章雲

無聲詩

沒骨圖

金錯

刀玉畫又

宣和畫譜曰南唐後主李煜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謂之金錯刀畫見聞志曰張文謐性喜書書法有顫掣之狀

走水獸

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獸標於水濱羣獸

麋鹿姿

龍鳳質

山堂肆考曰宋朱元晦郭拱辰序

雷雨垂

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形於是天龍聞之而下窺窗戶天龍遂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倒影牛

畫見聞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飾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騰回摺實逾二
三時山圖畫見聞志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章偃雙松歌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辭山川一辭早景一辭午景一辭晚景謂之

露天真

奪造化

圖繪寶鑑

曰米芾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思下見畫二五丈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與與可傳東坡題章偃雙松歌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

東坡

與蜨

傳神寫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蜨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與與可傳東坡題章偃雙松歌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

婦驢

傳蝴蝶

杜詩曰戲拈禿筆婦驢驅能畫蝶能巧之外曲盡其理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婦蝶圖者是也

善命意

雷雨垂

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形於是天龍聞之而下窺窗戶天龍遂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倒影牛

畫見聞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飾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騰回摺實逾二
三時山圖畫見聞志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章偃雙松歌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辭山川一辭早景一辭午景一辭晚景謂之

露天真

奪造化

圖繪寶鑑

曰米芾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思下見畫二五丈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與與可傳東坡題章偃雙松歌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

東坡

與蜨

傳神寫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蜨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與與可傳東坡題章偃雙松歌曰張於庭廡間則畫蝶萃至下見杜甫題

婦驢

傳蝴蝶

杜詩曰戲拈禿筆婦驢驅能畫蝶能巧之外曲盡其理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婦蝶圖者是也

善命意

俱忘形　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事跡明其本末位置有序仙風道骨翛翛塵表蓋善命意者也　山谷題黃筌老畫竹詩曰酒澆胷次不能平吐出猗猗拂地生歲寒更覺此君貞　山谷公與此竹俱忘形

止啼兒、下歌女　鬼聖繪志曰元澹善畫書至僧寺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鉢間後遇夜有兒啼聲悽怪之以手令朱侍詔寫眞恐其奪畫精神也

漆點睛　彩塗白畫曰徽

六扇屏　八幅障　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稷外祖魏文貞鉞意撰擘善花鳥人物兼工山水書八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里

洗煩惱　奪精神　畫繼曰仲仁住衡州花光山爲山谷作

貓逼鼠　雉驚鴟　畫貓能逼鼠丑歲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設認雉爲生製擘者驚四獸生子

寒熱圖　宣和畫譜曰黃筌成都人以工畫得名資諸家之善而筆意豪贍脫去格律廣政癸酉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胡銓贈劉琮序曰鄉老劉琮以醫其奇達衆影筆法恨無褒聊之半骨以清到得全衆影筆法恨無褒聊之半骨以清到得全衆影筆法恨無褒聊之半骨以清到得全

三花馬　林子欽畫雲光卷寒兩

生枯筆　注並見前

十二忌　十三科　潛確類書元錄與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又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但傳十曰樓閣雜錯十一曰淵深無法畫鑑曰世俗論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

戴雲光　卷寒兩畫繼曰王詵字晉卿尚蜀國公主從事書

呼眞眞　叫奇奇　杜荀鶴松窗雜記曰唐進士趙顏得一軟幀圖一婦人甚麗曰世無其人也如可生願約爲妻畫者曰此名眞呼之百日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

通神手　生春手　文軌神佳手也　王氏彙苑曰張藻畫松應手生春枝則潤澤如春

三笑圖　百戲圖　山堂肆考曰東坡書三笑圖後云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各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

巾濡墨

畫　元君圖畫顏愷之以一劇畫寄桓元元發劇後竊之而緘閉如故愷之貞云妙畫通神變化去矣下見畫二

點屏成蠅　誤筆成牛　晉不與謀點屏風因就畫爲蠅孫權

髭抵絹畫雖　墨信手塗抹於絹畫　桓元竊

謂是具以手揮之溫使畫扇筆誤落田畫爲駁將牛甚妙 僧繇點睛在 雜色後素 點眼 周昉傳神張僧繇安樂寺畫點其一須臾雙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爲點睛一龍上天不點睛者 五色後素功下見畫二 象生於意 物無遁形 擬諸形容 象其物 筆和墨周禮凡畫繪事雜五注云素白采是也 進退可度 藝畫術畫 法畫界畫 圖畫見聞志曰孟蜀有一庭之西隔畫壁崔慤畫也彼所畫者藝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象集衆之會集而準之令貫筌於庭確類書曰趙集賢子昂敎其子雍作界畫云法書詩畫譜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 司馬君實謝人惠草宜容止可觀 遠澹近濃 畫見夜隱 畫見聞志曰范寬始學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心名畫記曰象人之美張得其神 窮 窮天地工 杜詩畫鷹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 司馬君實謝人惠草融畫山水歌曰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澹近又濃不出門庭三五步望見江山幾萬重生畫草則謝其理僧贊寧曰此小藥所畫南海僧房扇詩曰吳僧畫圖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隔扇寫天地工 得神得骨 宜和畫譜曰范寬始學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心名畫記曰象人之美張得其神 圖凌煙閣 繪太液亭 名畫自爲贊 唐史曰閻立本朝廷號爲丹青神助 孔帖曰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竹掌鼓顧子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脫 觀覽馬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漢明帝雅好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 舞劒助畫 擊鼓成圖 晛望雒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畫見聞志曰梁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夫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其形以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 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煙寺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煙寺 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謂朱滔曰聞朱公信神人也 招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一人敝衣顧視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美丈夫也詩贈人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則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 觀覽馬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漢明帝雅好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 舞劒助畫 擊鼓成圖 晛望雒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畫見聞志曰梁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夫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其形以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 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煙寺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煙寺 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謂朱滔曰聞朱公信神人也 招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一人敝衣顧視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美丈夫也詩贈人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則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

意者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 名畫記曰漢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 舞劒助畫 擊鼓成圖 晛望雒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 玉堂設檻 晶鮮增花 水筆力 一人敝衣顧視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美丈夫也詩贈人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則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 觀覽馬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漢明帝雅好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 舞劒助畫 擊鼓成圖 晛望雒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畫見聞志曰梁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夫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其形以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 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煙寺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煙寺 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謂朱滔曰聞朱公信神人也 招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一人敝衣顧視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美丈夫也詩贈人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則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

推也求者輻輳許貧書值每取二千夢道人曰 玉堂設檻 晶鮮增花 水筆力 推也求者輻輳許貧書值每取二千夢道人曰 玉堂設檻 晶鮮增花 水筆力

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 鬼爲雨壞蘇易簡學士尤愛重之逾受詔舉將入南宮馮同院韓丞使召名筆完葺之韓乃呼工之赤白 鬼爲雨壞蘇易簡學士尤愛重之逾受詔舉將入南宮馮同院韓丞使召名筆完葺之韓乃呼工之赤白

者朽壞其半而用朱畫闌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 又曰孫知微字太古善畫寿寧九曜令重仁益葺設 者朽壞其半而用朱畫闌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 又曰孫知微字太古善畫寿寧九曜令重仁益葺設

色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鏁者因增蓮花於鏁中知微既見愀然曰鏁所 色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鏁者因增蓮花於鏁中知微既見愀然曰鏁所

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花爲噬乎畫竟著足失之遠矣 辟上丹青 殿中綵繪 湖海奇聞 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花爲噬乎畫竟著足失之遠矣 辟上丹青 殿中綵繪 湖海奇聞

雲峰畫範 溪山畫筒 畫見聞志曰院深雞賤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脊奇峰堪爲 雲峰畫範 溪山畫筒 畫見聞志曰院深雞賤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脊奇峰堪爲

畫絕難明視忽亂五嶽 宋王炎 畫絕難明視忽亂五嶽 宋王炎

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處溪山皆畫筒 蔡邕三美 鄭虔三絕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善鼓琴年六 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處溪山皆畫筒 蔡邕三美 鄭虔三絕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善鼓琴年六

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 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

為贊及書時稱三美　孔帖曰唐鄭虔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解衣槃薄　登樓揮染　圖繪寶鑑曰王洽能潑墨成畫沈酣之後解衣槃薄脫去筆墨畦町自成一種意度天中記曰韓駿之建層樓為畫所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之　王宰真跡　惠崇小景　宣和畫譜曰荊公詩注云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之狀崇善畫鵝雁鷗鷺尤工於小景　寒汀煙渚　疊嶂危峰　潛確類畫又曰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世稱為第一史館劉鬳見成山水圖愛之有詩曰六幅冰綃挂畢庭危峰疊嶂鬬崢嶸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議者以為實錄

皇最愛玉面花貔貅　圖畫見聞志曰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天將大雨即生煙霧　纖意新意　又曰劉永編求諸家山水采其所長而成一家法　至藝絕藝　圖畫見聞志曰僧居寧妙工草蟲鞠墨得已意又謝赫古畫品錄曰顧駿之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也　金碧輝映　峰巒清深　圖繪寶鑑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宣和畫譜曰侯翌學吳道子筆勁峻峭拔而秀約麗而雅畫家之絕藝也

關仝畫纖碧曰是作道釋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約麗而雅畫家之絕藝也　形影自分　向背不失　圖繪寶鑑又曰徽宗建龍德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造微之妙深議者謂得山之神氣又曰董源樹石幽岡峰巒清潤形影自分　畫繼　日中月季　正午牡丹　又曰徽宗建龍德宮成圖畫屏鄣皆莫測上曰月季鮮白欲公得一古畫牡丹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岁而色猶眼也　現相觀音　應運羅漢　畫繼曰僧智平畫觀音圖毛大飾得其像以南海風浪大作物鬬實未有步卒李貴入佛寺得所畫羅漢十六軸尋為商賈劉元嗣購得齎入京師復於歸田錄曰僧惠崇畫小景多思致好事者多以絹素邀請作畫或圍障或橫卷或團扇或折枝隨人所欲不問遠近皆應手而就其畫鷺鷥鳧雁蘆荻蒹葭蓼蓮菰蒲之屬最為工絕有生意　十光佛像　六殿御容　宣和畫譜曰僧貞觀初寺僧以絹素邀請作畫十光佛像六殿御容貞觀年月補久欲新其製忽一日有僧自稱吳正子也開寶中十光佛像成而六殿御容畫畢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之壁有僧繪寶鑑曰王商輸金陵人事江南李後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顯變化頗有意趣十人俱白皆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席會舉階起入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朝市風埃　圖繪寶鑑曰皇弟嘉王畫竹圖位置巧變不見纍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之壁有僧繪寶鑑曰王商輸金陵人事江南李後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顯變化頗有意趣十人俱白皆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席會舉階起入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得滄洲趣　圖繪寶鑑曰王商輸金陵人事江南李後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顯變化頗有意趣十人俱白皆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席會舉階起入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出遠無對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韋道豐江夏人善畫寒林逸思奇辟不拘小圖成則驚人　筆簡神全　圖繪寶鑑曰是畫松聳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當時珍之然經歲月方成一圖下見後黃庭堅詩　醉中灑壁　醒後畫地　筆談曰蜀李懷琮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東齋記事又增繪為狂根枯榦人服其神　成則驚人　筆談曰蜀李懷琮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東齋記事又增繪為狂根枯榦人服其神

復愛狀貌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夙世餘習　前身畫師　宣和畫譜曰李得柔祖守濮州有道士尹可元者犯當死因緩之以免尹妙丹青臨摹果生子今得柔是也得柔幼喜讀書工詩文至於居禁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夙世餘習　前身畫師　圖畫見聞志曰黃冠來扣門藥能盡驗其夙世之餘習焉　王摩詰工畫嘗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成則驚人　出遠無對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韋道豐江夏人善畫寒林逸思奇辟不拘小圖成則驚人　筆簡神全　圖繪寶鑑曰是畫松聳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當時珍之然經歲月方成一圖下見後黃庭堅詩　醉中灑壁　醒後畫地　筆談曰蜀李懷琮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東齋記事又增繪為狂根枯榦人服其神

精神清潤　態度纖濃　圖繪寶鑑曰趙伯駒字千里善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精神清潤態度纖濃　畫於地暉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畫也　唧唧遍真　多多益壯　圖繪寶鑑曰元陳琳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見畫鉢模出遍真論者謂宋南而知其詳也　唧唧遍真　多多益壯　圖繪寶鑑曰元陳琳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見畫鉢模出遍真論者謂宋南

唐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圖畫見聞志曰郭熙工畫山水寨林施爲巧畤位置淵深雖復數層高壁千仞下筆不已自放胸臆巨障高軸多多益壯今之世爲獨絕矣 畫家三祖 畫師三靈 山堂肆考

曰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爲三絕顧又有李靈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士又有李雲寶能畫有陸探微忠癡纏年不瘳光寶乃以墨圖其容聲明日所畫獅子口中醜前有血淋漓病乃愈 南史曰

劉璝字士溫妹爲齊鄱陽王妃能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作秋漢煙竹云深墨繼曰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云深墨淡煙竹欲偶寢牀密使蠅示妃妃見畫乃唾之罵曰故宜其早死也於是璝遂成痼疾醫所不療 圖畫見聞志

是情遂歌 病亦瘳 盧舍那光 維摩詰光 名畫記曰官寺初置佛像張僧繇畫維摩詰一鋪筆迹勁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以百萬錢 圖畫見聞志

直打勒注百萬 圖畫見聞志曰顧長康畫維摩詰一軀筆迹勁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以百萬錢 圖畫見聞志曰顧長康畫維摩詰一軀筆迹勁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以百萬錢

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塡門俄而得百萬錢 半隱半見 圖畫見聞志曰顧長康畫維摩詰一軀筆迹勁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以百萬錢

不古不今 畫竹竹明白瀟灑半隱半見如自然 無墨無筆 有畫有詩 邵氏聞見錄曰司馬溫公作獨樂園畫竹竹節煙高堂忽風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 無墨無筆 有畫有詩

蘇東坡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摸寫紙窗 影落縑素 圖繪寶鑑曰西蜀李夫人月夕燭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摸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具足宣和畫譜曰張萱工畫婦人嬰戲寫貴遊家風俗之盛

和畫譜曰張萱工畫婦人嬰戲寫貴遊家風俗之盛 整斜斜曲直皆得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間也

整斜斜曲直皆得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間也 若亦知有我乎及出扇索畫元鎮不悅裂其幣曰雖曰張冒翫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以詬罵而走 畫 耿爲畫師 號爲畫聖 宣和畫譜曰唐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詔坐者賦詩召閻立本寫焉閻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旣至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規模汗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等輩今獨以畫見召遂與廝役等若

畫見召遂與廝役等若 曹慎習 王羲之 墨晦萬紫千花獨成一家 陽指問女曰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形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微爲上文

下見上文 自作一格獨成一家 難寫精微 兼移情性 山堂肆考曰宋胡邦衡云畫莫難於寫眞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也 書斷曰郭沙陽圻趙綏令韓幹周昉各爲寫眞一日盼

龍驤躍 辟上馬鳴 孔帖曰南唐時有善畫馬於斜谷每夕必聞蹄聲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五代李公麟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尤工遠勢 圖畫見聞志曰杜詩曰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 圖

華畫馬於斜谷每夕必聞蹄聲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五代李公麟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李公麟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 圖

釜中龍躍 辟上馬鳴 孔帖曰南唐時有善畫馬於斜谷每夕必聞蹄聲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五代李公麟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 圖

寶鑑曰戴嵩畫牛不問其主家之有無 不事小巧 尤工遠勢 圖畫見聞志曰杜詩曰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 圖

光景 又曰郭文通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最愛之有言馬遠夏珪者輒斥之曰是殘山賸水 圖畫見聞志曰郭文通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最愛之有言馬遠夏珪者輒斥之曰是殘山賸水 圖畫見聞志曰郭文通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最愛之有言馬遠夏珪者輒斥之曰是殘山賸水

工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綠白描俱善畫僧梁楷作彭祖觀井圖銘淳化中于闐國以爲貢物中有畫牀人物山水森然繪事之工子無所取所慕者惟彭祖觀井而覆之以轆背樹而覆之以繩井圖 山堂肆考曰宋陳靖

註見上文 山堂肆考曰宋胡邦衡云畫莫難於寫眞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也 書斷曰郭沙陽圻趙綏令韓幹周昉各爲寫眞一日盼 龍驤躍 辟上馬鳴 孔帖曰南唐時有善畫馬於斜谷每夕必聞蹄聲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五代李公麟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 圖

彭祖觀井 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貶中有畫牀人物山水森然繪事之工子無所取所慕者惟彭祖觀井而覆之以轆背樹而覆之以繩井圖 山堂肆考曰宋陳靖

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轆背樹而覆之以繩井圖 山堂肆考曰宋陳靖

賭而迎視兢然若將墜也 鬬牛掉尾 飛雁展頭 牛鬬 倦牛

一牧童曰牛鬬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鬬也 又曰

黃筌畫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無兩展者 崔白鋼毛 趙昌花果 山堂肆考曰崔白一扇之間有十里

於花竹翎毛昌齋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　輕煙遠岫波亭圖畫見聞志曰係壽寺本高力士宅時李泳性好奇古嘗與寺僧同觀寺中舊物於破壁內得張宣所畫石橋圖乃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後傳入禁中宣敕取之帝好古一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見上畫

師三寫注　墨池三兩花　鳳樓十八怨　畫見聞志曰王士元畫法特高有似古錄曰趙魏公秀王之後子仲穆作墨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空多怨四時山水等圖傳於世　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編天涯仲穆閒之不禁

地而爲雪　怪石虎蹲於路隅　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婕而發餘思　養蟲魚以資異趣　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撙節　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閒　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　飛觀層樓間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繞以芳草新英　中遺巧飾舍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墨得其三昧　倚巖臨壑軒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寶蹟擁通神之玩　駢柯攢影輪囷盡偃蓋之形　錦囊犀軸

畫四

三古　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爲上古以晉宋爲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爲下古　留天地位　靳熙林泉高致曰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之間方立意定景須冬煖夏涼宏堂邃宇百處不干神盤意豁　三停九似　圖畫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　神盤意豁　又曰畫之處所何謂天地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

縑作帷囊　名畫記曰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　戴逵隱帳　畫纂曰戴逵嘗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藏否輒窺聽之隨改之　左圓右方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吳道子嘗訪僧不遇遂於壁上畫龍一頭一夜變相繇名畫　圖鍾馗像　宋沈括補筆談曰明皇痁瘧月亟書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一臂跣雙足乃剉小者目擘而啖之奏曰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除天下妖孽若有睹立圖夢覺痁即癒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然如有睹也進上睥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　吳裝　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於壁上畫驢一頭一夜雄勁而傳彩簡澹不堪僧知是道子爲之懇塗却畫乃已　地獄變相　名畫記曰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都人咸觀懼罪將善兩市屠酤經月不售　韋四足　畫斷曰韋無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韋四足曾貌外國人真後卿已放歸本國持圖觀覽百獸皆備所　岐王石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賞之置眾畫間坐注視作山中想　木劒帷帽　名畫記曰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劒帷帽不知木劒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畧此凡例亦畫之病也　風雲隨筆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於龍池新創一殿召馮紹正畫壁紹正先於西壁隨筆而生　鍾隱畫鵝　見聞志曰鍾隱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欲歸郭乾暉筆法不得乃

也一日隱畫一鵝於壁乾嘗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隱以乾嘗喜曰鵝子可教也乃善遇之丈席以講畫道隱遂號名

放筆奪真　圖畫見聞志曰吳怙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者凡百餘面自云初夢神人指授畫法

夢中神授

雙柏一石　唐李約集曰有士人家藏張璪松石障子高丈餘上畫雙柏一石在焉時人步遲展處陵爭來觀之

梨鮫納宣和畫譜曰張璪字文通善畫松石山水孫何有詩曰誰知張璪工松石擬梨鮫納畫作圖

遊戲丹青　圖畫見聞志曰高道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世俗非止遊戲丹青而已

工畫龍水　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水光洛中畫應天寺辟勢若飛動

南本畫火　圖畫見聞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駭視之勢

八年不就　宣和畫譜曰曹仲元善畫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坐辟凡八年不就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善遂出意寫圖寄毫素必有新奇好事得之爲補缺珍後學得之爲亡言師

夜宴圖　宣和畫譜曰韓熙載以貴游世胄不復拘制偽

驚坦幾仆　圖畫見聞志曰吳怙有畫夢神人指授畫法

隆筆成畫　圖畫見聞志曰張璪字文通善畫松石山水孫何有詩曰誰知張璪工松石擬梨鮫納畫作圖

遊戲丹青　圖畫見聞志曰高道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世俗非止遊戲丹

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善遂出意寫圖寄毫素必有新奇好事得之爲補缺珍後學得之爲亡言師

夢中神授　名畫記曰吳怙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者凡百餘面自云初夢神人指授畫法

隆筆成畫　圖畫見聞志曰高道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世俗非止遊戲丹青而已

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善遂出意寫圖寄毫素必有新奇好事得之爲補缺珍後學得之爲亡言師

夜宴圖　宣和畫譜曰韓熙載以貴游世胄不復拘制偽

驚坦幾仆　圖畫見聞志曰吳怙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者凡百餘面自云初夢神人指授畫法

隆筆成畫　圖畫見聞志曰高道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世俗非止遊戲丹青而已

工畫龍水　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水光洛中畫應天寺辟勢若飛動

南本畫火　圖畫見聞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駭視之勢

八年不就　宣和畫譜曰曹仲元善畫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坐辟凡八年不就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善遂出意寫圖寄毫素必有新奇好事得之爲補缺珍後學得之爲亡言師

綺紈習　宣和畫譜曰宗室士甯以丹青馳譽於時作詩人思致蓋胄次洗盡綺紈之習故幽尋雅趣落筆與畫工並馳

柳岸圖　楊村更謂之屏間坐臥其下夜索燭觀鳳鴛鴦手能寫桃溪柳岸圖

與對若相晤言賞歎累月　圖孔雀　畫斷曰徽宗見孔雀欲升藤檻召畫院衆史圖之皆未稱旨上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咸歎服

鼎每畫虎輒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注意畫而去不待成也　東坡墨竹　畫繼曰蘇東坡作墨竹從地起至頂或問何以不逐節而生動故四方重之

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氣益振　涂牖穴屋　后山談叢曰宣城包

節分曰竹生時　以篆筆畫　畫史曰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筆相似　畫水掀壁　畫繼曰閻丘秀才長於畫水

何嘗逐節而生耶　索燭對畫　又曰劉常善畫花竹名重江右時米芾赴書學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獻者芾置

浪頓然後畫水　三朵花　又曰房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

之能自寫真東坡作詩曰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皆草

涌勢欲掀鮮　圖孔雀　畫繼曰徽宗去京命畫者甚衆頗厭苦之

嶺鴝鵒寺人但知其畫蒲　燕家景　畫繼曰燕文季工畫山水清雅秀媚嘗作四時

葉枝梗皆草書法也　兩餘蟋蟀　又曰詹山道士羅勝先善

為措大殃　每云上嘗戒我勿出必為措大所殃今果然也　兩京絕筆　畫繼曰賀六待詔家世專畫尤工忽觀音化為句者求畫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山水有古意又作兩餘蟋蟀　章得象　畫繼曰河東稱三絕馳都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觀音真相　圖繪寶鑑曰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

心草蟲　又曰覺心字虛靜初作草蟲南僧稱為心草蟲　河東三絕　又曰河東稱三絕馳都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家歐陽修歸田錄曰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有章

家書畫船　又曰米友仁元章之子也所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　趙家船　又曰趙孟堅常乘一舟挾雅玩之物吟弄忘寢食過者望而知為趙

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　無根樹　又曰米友仁元章之子也所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　六館二妙　圖繪寶鑑曰建寧艾叔善作一筆畫凡寫

人面及手描畫頗工至衣摺剔如草符　橫塘野景　又曰處士朱象先嘉泰間人號西湖隱士作橫塘野景以畫易酒日在醉鄉　一筆畫　又曰趙子雲能作一筆畫凡寫

一筆而就蓋不欲牽纏自成一家耳　寫真神妙　集事淵海曰眸律裏履宇海鄉六院夷離董蒲占只之後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

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主賜宴謝花　墨戲　圖繪寶鑑曰海陵王嘗作墨戲喜畫方竹

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覩及境以像示餞者驗其神妙　墨戲圖繪寶鑑曰張遵吳郡人善畫竹作鈎勒法妙絕當世　胷中逸氣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倪元

毛羽皆有數政和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觀音化為句者求畫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寶書玉軸　張翥題李早三絕者路皐素

推為絕筆　河東三絕　又曰河東稱三絕馳都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寶書玉軸　張翥題李早充內府時以李早方龍眠其神妙

前賢畫評　錄畫自題畫竹云余之竹聊以寫胷中逸氣耳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　數年一幅　劉昌懸笥瑣探曰王孟端中書山水名筆嘗嘗退朝黔國公呼之不應謂同行者曰此必與我索畫耳

鐵畫自題　又曰房處士朱象先嘉泰間人號西湖隱士作橫塘野景以畫易酒日在醉鄉　閘簫寫竹　列朝詩小傳曰王紱工畫山水細潤者宗郭熙

黔公又造其第求之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公其西賓吾故人也吾寄之待彼與求耳　攜袖而起　嘗在京邸月下閒簫聲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為簫聲

來以簫材報之其人持紅綃倫為餽乞再寫絳大笑裂前畫而還其餽　八面生動　圖繪寶鑑曰李在莆田人山水有投金帛購片楮者則

寮舊者宗夏珪馬遠其人物評　輞素酒引滿淋漓婦瀼有

者謂八面生動故四方重之　閘簫寫竹　列朝詩小傳曰王紱工畫山水名筆嘗嘗退朝

詩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叙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圖誰與丹青競　唐徐安貞題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　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曰百丈素崖梨四山丹辟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涤雲漢來閒君寫真圖島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曾青潑古苔幽絨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詩曰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嵽嵽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真心冥遂諸靜者說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又觀李高堂粉辟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照山水辟畫歌曰高堂粉辟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嵋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緜三江七澤畫洄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風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瀑淺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香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眞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身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辟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沖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澹埽荊門煙明標赤城燒青蔥林間嶺隱見淮海徼援毫無逃境遂展千

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圖妙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塵霍橫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天際峰晝日恒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春冬擔錫香爐縹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猶濃宣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請君爲蒼生未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似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能態非是倉庫鄰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眞骨恥飲泠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又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障爲君除狡兔會是鸞鵷上　又觀李固請司馬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纖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瑚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嚴鄭公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蜆飲練光霏紅洲縈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元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幀幅間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閶君婦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圖裂絹乃瀟湘驟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

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户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虯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興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帳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爲雙松圖歌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若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編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又畫鷹行曰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軍畫馬圖引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健仔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踢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南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　又丹青引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凋喪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王季友觀于舍人弢畫山水詩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弢仍栖嶺上
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郎士元題劉
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往往得神
骨翠帚掃春風枯龍戛寒月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纖枝無瀟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
去浙陽山深山看眞物　李遠贈寫御眞李長史詩曰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
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遥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
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
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眞丹青以來唯一人
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筭而成由筆成
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兩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
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脩處士桃花圖歌
曰一從天寶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句芒若見應羞殺畫綠勻紅漸分
別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朵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蜂盡日飛看偏花心求入
處工夫妙屬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冬鋪向樓前殛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
天雨雪易溟濛風勢掀號摧古木敧斜蓑笠趁牛歸蕭疎暮景煙邨宿奇哉胡掾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
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思未熟牛於生民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
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
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飜當其下手風雨悲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
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辟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

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驟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顙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鷖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熹題祝生畫詩曰裴侯愛畫老成癖歲晩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爲敵苔云衢州老祝翁胷次自有陰陽工峙山馺川取世界唉雲吐雨呼雷風昨來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爲我埽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已死我亦衰祖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鬢不變筆下江山轉葱蒨爲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樓鑰催老馳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鳧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吉市虎人不信誰信挾一來塵傍衆犬儡仆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皇乾坤渗氣產尤物誰爲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橫行最扈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乃將鬚當白日畫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間多少浩邨民毛爪未完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巖谷生朝暉輕林蕭蕭暗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機權並沙尾坐看縹緲搖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不與丹青俱今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汙惜哉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跋段志寧山水詩曰蒼壁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勞山出玉虹飲溪灣留馬駿馬圖詩曰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丹青亦希有開圖欻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劒吼祇今無無雲夢筆底無江山想見破墨初布袖蛟龍蟠壯觀驗心魄萬象本自閒寒齋靜相對遠意空追攀　元陳深跋馬圖詩曰王良伯樂已朽曹霸丹青亦希有開圖欻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劒吼祇今騏驥困鹽車落日長鳴漫昂首蚩蚩俗眼迷天機相士嫌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移得山川勝坐來煙霧空窗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巖樹參差綠林花掩冉紅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邨晚留遲日樓高

納忮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愷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着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墨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蟲蟲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寒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放物都非況城郭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真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棲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巉山奔海入幼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不見帝堉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叟伸紙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騷藏澤藪白雲飛不盡青冥杳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爲寒芳歌遠游胷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許無滄洲我疑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觴豆覩細弗遺豪楮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埽拈來關董散花禪別出曹劉斷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間道嗚呼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翱翮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鑒賞焉能眞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歎　明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久柢園道人展橫幅觀者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坱圠昆侖剖太陽出海開杳冥蟠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晝閉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壩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龍顏岡盤谷轉絕徑路但見湖水迴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樣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兩歸宮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虛廬老和雜佩散作虹蜺飛百年塵世眞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水花著人如撒霰過耳斜風悮如箭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

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陡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郊行及城遊物物歸畫笥爲問方厓師孰假孰爲眞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　趙伯行題王晴江白圖曰向書舊處是畫裏主主客客馬兒一一畫頭自參戴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遥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徧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梅圖却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煙結悽楚木棉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琅玕寫就拂雲長祇疑散步雲林曲獨聽秋聲待晚涼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詩曰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氣深祇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得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鍇松題葛洪移居圖曰前行白羊四角羸誰其騎者騶髻兒猶豫一犬嗥而馳舉鞭讓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絛嫗後負畫策以追少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欹大者坐擁斑文貍小者索乳方嗁嬉母笑不嗔還晴咿復有騙者肩童羸引手向翁如反僽蹇驢襲地行欲疲兩耳逆堅愁風吹老翁龐眉方頷頤顱瞻妻子色孔怡似語前言路向夷爾兄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幘纓奚荷且持藥瓢囊襆何垂垂有採者柄相參差傍有二卷一解披趁行苦怊奚不知我觀此畫喜復疑問翁爲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多異在修靡如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資陳巖作圖眞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將爲仕者規如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館良宵睡思遲葛巾重著半醺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　王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繞檐竹色侵簾幙醉中揮翰寫晴梢湘雲一剪春陰薄看來頓覺風氣清耳邊恍若聞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臥翠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湲雜林壑山勢蜿蜒去還却浮雲欲起未起時半在溪頭與山脚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騰地與閒人縱有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

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著草廬底須松竹便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
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眞是菊蒙
泉蒲菊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揮急掃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發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已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闢清淑疎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敲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隱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山圖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人
了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拈筆人皆驚想見
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鳴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強題詩坐對疎欄豆花白

【賦】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酸曰惟年命之迫短
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著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
泣泉流以兩下灑血面而灘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懷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殘軀以證辭　【畫】梁江淹扇上繪
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藏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辭　【畫】梁江淹扇上繪
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
生峽蜎之陽雌黃出嶓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爲此扇爲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纖兮始鳴秋蛾兮載飛議桂望之就罷知蘭葉之行
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而一代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爲綠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紳
唐歐陽詹洪厓子圖賦曰矯矯徵君居幽行閒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
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梨緗而畫出升堂
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帽草芊芊而藉履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覩
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遥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
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黃滔誤

筆牛賦曰王獻之續畫殫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綃雲薄掬金莞以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潛神丹鵠臨風緬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瑕匿依稀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易從南容之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摛成隨宜演出斯須亡賸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爲鋒也無斁賁劬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蹊田之日則知負藝通神呈功驗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背僞以歸眞況乎烏文黛暗駮彩花新兔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遥懷食角之因足令飲潁牽懷飯素動思坐驚踐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紈罔殊衣惹而飾繪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意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眞而不異原夫裂素凝辭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爲之處見不可去之蹤乍若蟋蟀之居辟復類蠭蛸之在戶然而迥立素絲不失毫釐伴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放生之說那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悅目而賞陰映纖絺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紃組之間牖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眞始自不材之點俄成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迷邂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其筆誤懿夫污不足誚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荆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寒樓臺樹塞道路人寒石分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巔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實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

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邨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
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硬松皮如
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霧鎖
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
一色簇簇疎林雁橫煙塞蘆裏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帘孤邨風
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拿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拔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蕩
霧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
投遠寺帆卸江濱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
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爲衣樹借山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
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元微　明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
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意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驚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
翮而刷霧倚粉辭而騁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髴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迥而內真儀峻潔而外宣音獨唳而聞野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縶而恥嬰仰海
嶠而思寄翱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元圖之中秣閬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篇而清轉隨蜺
駕以遥旋獻倉庫之嗜嗜淄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鸑鷟超非好殺之鷹鸇拂練光而凝思挹繪采而生憐松園
碧蓋苔斷紫錢徊徘竹下俯仰梅邊翩窮秋而益勁心寒歲而彌堅謝逋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
雾和山林無主翠爵絕鄰華表譙語路杳杳以失雲庭梧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階霜書肅而入户抗圖吭以
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衍衍而欲伸態昂昂而循武繢遺哀於絕絃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
極浦憶煙水而菩巢甘雁驚以爲伍憩夜渚而葦寒食秋塘而蓼苦執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
富舍畫彩盈庭錦爛斕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犀象兮繡柱鬧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
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驗衆亦飛去而冥冥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於廣篋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而舉目顧軒楹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荊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陽塵沙於弱水曾養常反顧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

閒人

盖

卷三百二十八　巧藝部　畫

間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反顧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

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緣鐵脛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圓吭聞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佐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揩東穎而希冀其丹嘴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籍而真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琯穗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贋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

蒼

原贊　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元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遵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唐　竇臮述畫訣曰古人畫居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蚓枝若交戟離披慘澹寒起素壁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原序　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萬高趣以爲方丈以戈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崖巒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

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琅璫之琛豈能駸駸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鳴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也　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璪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旣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閒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實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陳讌宇下華軒沈沈尊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數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揭奇蹤主人奮裾鳴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飆戾天摧挫斡掣撝霍憯列毫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潛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爲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元楊維楨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辟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翔聖眞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眞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記　唐王諲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耶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與將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牋簿二壺觥其觴而罍舉即倍牋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罣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疏之去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

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醉勤於
游故顛閒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爲利易已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
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白居易畫記曰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
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
者時余在長安中居甚閉閑甚敦乃請觀於張張爲子盡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
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
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子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
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具而圓神和而全炳然而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縣畫僧記曰天
笠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
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爲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
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
爲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遽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
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爲千將莫邪散而復合亦
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爲校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
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爲劉氏之
寶藏矣　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
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
也雖然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
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
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欒拳蹙如是而條達蓬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

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閱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　憲宗手詔曰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答梁元帝謝上畫蒙敕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徽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思深晉帝之賞跡媿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輟觀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題跋宋黃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

商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辟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憑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宋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

古今一人而已　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書畫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又曰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圍棊一

原說文曰奕圍棊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譬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鵁卵方言曰圍棊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楊子法言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顏氏家訓曰圍棊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凉故謂之冷媛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鑒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　宋史潘慎修云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　夢書曰夢圍棊者欲鬬也　宋張擬棊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爲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棊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又曰棊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棊有勝所未至矣

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圍碁二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潛確類書曰烏曹作賭博圍碁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衆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碁太祖皆與埒能　晉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碁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高高山北有大穴嘗有一人誤觸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殿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表羌與人共在窗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表易義表應荅如流圍碁不輟表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原世說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元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廼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碁見勝酉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顏廷之坐圍碁免官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爲黃門侍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

性寬常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碁累局不倦
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鄉貂帝
敕侍坐仍令定碁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到溉爲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
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孔帖曰龐師古泊清口張訓自遶水來楊行密使將贏兵千人爲前鋒師古
易之方圍碁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碁其人繫牛坐斧
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爛牛已爲枯矣 唐張說蚓頴客傳曰蚓頴客僭一道
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靜時方奕碁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蚓頴與公旁侍焉俄
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斂碁子曰此局全輸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常侍上碁
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
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
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
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又曰上夏日
嘗與親王碁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曰東
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中桐始華有異蠭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
網獲一實於紗籠中忽有數人翔集籠首若相慰狀回旋迅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
子詞當爲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其
碁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户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遣
與子手談可乎掌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
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抹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
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
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碁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録曰唐杭州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

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棊如此安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棊上敕顧師言待詔爲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散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繡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侍詔第幾手耶鴻臚說對曰第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侍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不曉棊一日夢人以棊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侍詔觀棊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棊書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詩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鏖勢得仙棊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書曰王荊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棊初未有得乃買棊局一副歸懸於室臥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棊局詔棊待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恩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舉鎮淮南有一吏謁之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棊耳　中州集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基槊之技亦絕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齋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大召用舊人寒暑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棊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　從信錄曰宣德中召用舊人寒暑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棊曰臣不會著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博如把龜奕棊鬬雞皆索錢具也　王弇州四部稿曰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搏虛無衡陣耳　王稚登荊溪疏曰計入荊溪之日坐舟中看蔦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實然長者他喜恕不少見頰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餓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圍賭墅 爭道 待堅入寇家號百萬京師震懼謝元入見安安奕愈不懌曰已別有旨元不敢言乃令張元重與其子說奕棊爭道導請安遂出遊小墅與元棊賭墅安常劣於元是日元禮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鎮物如此

王導笑曰與兒輩似有爪葛郎得爲爾 忘憂 致志 祖詒字士言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棊詒曰以忘憂也 孟子婁秋通國之善奕使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

將王思任自放好以詼諧爲文徵法律製奕律枚皐郭舍人之流也 守分 惜名 天中記曰宜春王李從謙嘗之第九子也嘗於

虛心 適性 山堂肆考曰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即不

覺其勢 又曰王荊公棊品躁下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敗便歇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避惑 喻山野錄曰太宗喜奕棊諫臣

將敗 又曰荊公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即不

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參悅玄玅明主恐坐馳審祿神氣散聽滯上誦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世說

紛錯補曰李納性褊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實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覺便欣然

路 虛心 適性 山堂肆考曰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即不

苑中與宰相奕棊令從謙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

困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 又曰韋延祐圍棊終謙雨不肯先寧輸延祐善終謙雨

盧矣又將敗便歇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避惑 忘憂 喻山野錄曰太宗喜奕棊諫臣

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參悅玄玅明主恐坐馳審祿神氣散聽滯上誦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世說

紛錯補曰李納性褊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實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覺便欣然

上黑肌而赤脈 龍牙 馬鬣 孔帖曰取蛇龍牙一枚賜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傳曰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

十有八道可奕 龍牙 馬鬣 孔帖曰取蛇龍牙一枚賜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傳曰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

書譜惠其智奇復詐 宋姚亮西溪叢話曰蔡州棗信縣有棊師閔秀才說棊有道人善棊凡對局率

戲遲其先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閑聲

靜算 程伯淳棊詩曰却憑文戰還自笑雄如劉項敵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

程伯淳棊詩曰却憑文戰還自笑雄如劉項敵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

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兩奩 幾局 王安石棊詩曰戰罷兩奩收黑

詩曰運智奇復詐 宋姚亮西溪叢話曰蔡州棗信縣有棊師閔秀才說棊有道人善棊凡對局率

饒人 閑聲 高肇詩曰不言如守默陳元輿詩曰對面心千里誠機勢萬般 閑爭

對面白居易棊詩曰閑爭三昧手鬭盡一生心 運智 通神 石介觀棊詩曰運智通神一局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物以詩曰好

賭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棊薛昂門下與馬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在鍾山下

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兩奩 幾局 王安石棊詩曰戰罷兩奩收黑

賭新詩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物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

棊薛昂門下與馬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在鍾山下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曰坐照三昧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閑

宋史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棊詩上見國棊二合雖事類曰荊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馬賭梅花詩一

賭新詩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物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

易 賭 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兩奩 幾局 王安石棊詩曰戰罷兩奩收黑

詩曰運智奇復詐 宋姚亮西溪叢話曰蔡州棗信縣有棊師閔秀才說棊有道人善棊凡對局率

饒人 閑聲 高肇詩曰不言如守默陳元輿詩曰對面心千里誠機勢萬般 閑爭

對面白居易棊詩曰閑爭三昧手鬭盡一生心 運智 通神 石介觀棊詩曰運智通神一局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物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

賭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棊薛昂門下與馬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在鍾山下

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兩奩 幾局 王安石棊詩曰戰罷兩奩收黑

賭新詩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物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

曰坐照三昧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宋史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棊詩上見國棊二合雖事類曰荊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馬賭梅花詩一

賭新詩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物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

改容取子布
算都忘其恚 三派十詰 明馮元仲奕旦評曰永嘉派則有汪曜程汝亮方子謙派則有鮑
之爭先五舍小就大六違危須素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勝孫取和 方罫 側枞 列朝詩集
本傳曰盛

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棊耳命棊對奕傾頃報太倉災命
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棊勢明王文禄龍
乾象 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知棊勢明王文禄龍
興慈記曰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椎有急

鵝墨 鴛白黑 象陰陽 說佛法 禪聖教
端硯 歐陽明棊詩 金面盤 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滌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 輸三物 消兩輪
日月兩輪空 尚書尋悟之又曰圍城中貴家以棊體心踏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端硯 歐陽明棊詩 金面盤 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滌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 輸三物 消兩輪
日月兩輪空 尚書尋悟之又曰圍城中貴家以棊體心踏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武諫其貴 筆硯三物以詩見懷陽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日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武諫其貴 筆硯三物以詩見懷陽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禅聖教 輸三物 消兩輪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禅聖教 輸三物 消兩輪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滄海且道黑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著肉 酸棗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滄海且道黑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著肉 酸棗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幹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數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幹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數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乾象 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知棊勢明王文禄龍
興慈記曰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椎有急

鵝墨 鴛白黑 象陰陽 說佛法 禪聖教
端硯 歐陽明棊詩 金面盤 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滌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 輸三物 消兩輪
日月兩輪空 尚書尋悟之又曰圍城中貴家以棊體心踏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武諫其貴 筆硯三物以詩見懷陽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日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武諫其貴 筆硯三物以詩見懷陽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禅聖教 輸三物 消兩輪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禅聖教 輸三物 消兩輪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
滄海且道黑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著肉 酸棗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滄海且道黑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著肉 酸棗宣毫適盡但送面牋
幹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數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幹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數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式欲窺俊貌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焚魚脂 刻龍腦 梁任昉述異記曰昔楊氏家婦涸死化為魚其脂膏可燃燈
俊貌天中記曰韓偓姚治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使敕令棊兩使不勝泊即以手壞之
俊貌偓呼為白鷺鷥若泊不在兩使將輸必大昭宗幸岐偓每與兩使敕令棊兩使不勝泊即以手壞之
下見檀心子注 宜檐兩 對秋燈 唐杜牧之詩曰玉子文楸一路饒最宜燈竹兩下子對秋經 文桑局
心子注 宜檐兩 對秋燈 唐杜牧之詩曰玉子文楸一路饒最宜燈竹兩下子對秋經 文桑局
文桑為局犀象為子 孔帖曰元暐本梓棊 篇曰履子卿馬援明有棊聖之名 號棊聖
文桑為局犀象為子 孔帖曰元暐本梓棊 篇曰履子卿馬援明有棊聖之名 號棊聖
譬與徒呂相應蓋用實 玉棊盤非有異術也 遇棊仙 抱朴子內篇曰履子卿馬援明有棊聖之名 號棊聖
譬與徒呂相應蓋用實 玉棊盤非有異術也 遇棊仙 抱朴子內篇曰履子卿馬援明有棊聖之名 號棊聖
拜金鑄業堂仙仍坐於席 勝負心 殺活手 邵雍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 唐馮贄雲仙雜記曰
拜金鑄業堂仙仍坐於席 勝負心 殺活手 邵雍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 唐馮贄雲仙雜記曰
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東坡詩云南岳李嚴老好睡東人食飽下
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東坡詩云南岳李嚴老好睡東人食飽下
世貞琉璃奕問 明王 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
世貞琉璃奕問 明王 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
子昔與遼記劉手今被陳搏饒先 鈞空鈎 落飛毫 上見蘇軾詩曰飛毫蹋紙字如蠅
子昔與遼記劉手今被陳搏饒先 鈞空鈎 落飛毫 上見蘇軾詩曰飛毫蹋紙字如蠅
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棊經曰勢欲一路總一路總之曰近總一路總之曰連總一路總之曰斷
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棊經曰勢欲一路總一路總之曰近總一路總之曰連總一路總之曰斷
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人曰此即所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歟 黃庭堅 棊詩曰飛毫蹋紙字如蠅
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人曰此即所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歟 黃庭堅 棊詩曰飛毫蹋紙字如蠅
陳留阮簡字茂弘為開封府令有劫賊夫白曰棊局方圓棊長廣夫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棊急 居
陳留阮簡字茂弘為開封府令有劫賊夫白曰棊局方圓棊長廣夫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棊急 居

喪武觀 閉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阮籍聞母
喪武觀 閉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阮籍聞母
失禮也 迷風 晉書曰棊是衰敝哭號 血數斗 失禮迷風 晉時曠日 漢賈誼云
失禮也 迷風 晉書曰棊是衰敝哭號 血數斗 失禮迷風 晉時曠日 漢賈誼云
下書曜論 勢似兔宮 形如蛇穴 巖師延 作棊說 疏奕問 上見
下書曜論 勢似兔宮 形如蛇穴 巖師延 作棊說 疏奕問 上見

獵方圓動靜 李康棊賦曰妙機機圓之機物出沒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說論奕
獵方圓動靜 李康棊賦曰妙機機圓之機物出沒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說論奕
使設試其能論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用智動 蛛絲蠅甲 馬目雁行 上見黃庭堅詩
使設試其能論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 下見馬融棊賦 綴五饒三 花六持七 上見

說佛法注　下
見梁武帝賦　古松流水　清篁疏簾蘇東坡觀碁詩序云余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鬬碁聲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留學然終不解

也杜甫詩曰清簟疎簾看弈碁　席上談兵　邱前懸幟宋黃庭堅詩曰帝上談兵較兩碁何蓮幕客劉仲甫奉饒天下

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　連敗數局　私易一子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永嘉余德麟與贔碧窓奕

以此償博負也時意無與敵者　僕能碁欲試數著不敢贔牽對抨連敗數局余以片紙書十字司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者贔大笑曰吾固疑其

不凡　記碁洞海曰呂元膺留守東都柳公退必手談會有丈薄公謁碁發遽見碁者易一子公明日邀客東帛

以遺之　籠手鞅視　燃鬚徐思謨王安石碁詩曰鞅視徐思謨兩手徐思謨長鬚　執碁手顫　金溝清泚池拙

何召我耶其子戒曰金溝清泚池拙劇碁見梁武帝賦　金溝玉壺銀臺南史羊元保傳曰朱异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饌既佳光景當得劇優等惟殿試不如意日與同舍生圍碁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秃盖恨客詩之誤也一日中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

碁手顫　爭劫神怙宋方勺泊宅編曰朱行中秋試不利有僧曉容見之驚起曰後寧狀元也明年果薦省闈

碁等惟殿試不如意日與同舍生圍碁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秃盖恨客詩之誤也一日中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

卷子上已寫在題等行中唯唯而入執碁子手讓蓋疑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

文死敕至景文方與客碁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緩禁辱交戰故不能自持也　世說補曰宋明帝賜王景

碁等行中唯唯而入執碁子手讓蓋疑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

鴆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經　禁中引經　御前覆圖　康宣仲輯藥門客特令奉報足下

文帝時羊元保為會稽帝遣補思莊入東宮與元保碁元保傳曰羊元保為會稽帝遣補思莊入東宮與元保碁

技藝之徒乃遠敵對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罨二十逐出　南史蕭惠基傳曰宋

世說新語曰裴遐在周馥所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墜地遐還坐容止如常復

戲如故　北史古弼傳曰上谷人上書言宜城上谷苑囿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還遇魏主與給事中劉樹

碁志不聽事弼忽起捽樹頭　破荻為局　碎瓦作子　齊書曰武陵王晃少年時貧無以為碁局乃破荻為片縱橫

毆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　南史蕭惠基傳曰宋張世南遊宦紀聞

奕淩事　明緯昌世和陶詩曰道侶兩三人閑尊復一壺　傍局閒尊　對

日方與客對奕關封尹以疑獄就質令覆奕緯曰富川人毛羅仕為開封戶曹性敏悟一

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持碑瓦罟為子布地為局後鏁大丹仙去埋碁子田中涌地成壞

讀已而奕勝而桌事　僞為不勝　常若未解　天中記曰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渥貲

中理尹稱數萬之　徐羨之傳曰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　拈子微笑　拈一子笑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一著

羨徐羨好碁傳曰羨好是日善拈子笑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遽運坐容止如常

喜見色頗工奕碁　鼓局大怒　世說新語補曰蘇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使道遇養直留

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甚歡子燕之及乎尋問乃鼓局大怒　五更方決局　四

師川有媿色　記碁洞海曰李約直與人碁而敗乃窮數子燕之及乎尋問乃鼓局大怒一著　五更方決局　四

子率成詩　南史蕭惠基傳曰齊高帝使賭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遽運坐容止如常

五更方決　碁天洞覽曰王勃圖碁率下四子成一詩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百用皆可　眄方

罫之參差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蠖屈龍舒

用智則汗手凝思　入思則開目順應　招悔吝則抱朴興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青桐對局叱叱

而談　赤松臨枰仙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在子先審虛實而遞變　攻彼顧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拔亢搗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棊四

增類兵法新語曰世言圍棊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球遠多得道趨方畧　**棊而不起**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棊何也二子曰安有覆巢而卵不破者乎　**棊下圍棊**晉干寶搜神記曰管輅覓清酒鹿脯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棊但飲酒食脯不顧世務相遮紀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多得不起左右曰爲父見執不起　**棊局下**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棊殊皓在側武子問孫皓曰見無憎於君者則剔之武子乃舉棊局下　**中興第一**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齊與諸人是南斗也　**八絕**吳錄曰嚴武子明博洽善棊棊為比調之八絕　**棊**

齊中授書述異記曰朱道珍書爲尋陵令南陽劉廙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廙坐書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廙云朱尋陵書也廙讀竟失信所在寢疾亦亡　**獨步當時**圍棊元覽曰羅騰字叔龍工棊妙獨步當時　**蒼頭秉燭**止蒼頭秉燭或雜即大加責杖奴後不勝痛楚乃白

棊品陳書曰棊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流朱昇以下並集陸續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棊勝新羅**孔帖曰唐開元新羅國王死帝命邢璹弔祭又以國人善棊詔楊季鷹爲副國高奕諸陰陽星卜醫相射傳人初王叔文以棊待詔

棊待詔唐書曰順宗朝羅翰林待詔三十二人相與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曾算棊局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數

獻賂求退北夢瑣言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貢獻貨纔歇有油客鄧姓者能棊重霸召對歇只令立侍每落一子輒運立於西北隅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問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十錠獲免　**出人意表**棊事類海曰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棊嘗棄棊不敵然形神昏頓時人謂之出人意表　**名下無虛士**宋何薳春渚紀聞曰近世大夫棊藝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棊待詔三清祝不疑之右也

棊隱語冷齋夜話曰荊公在鐘山與張昌言圍棊昌言棊道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爲對　**惟不能棊**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棊也

木野狐宋元憲拙掌錄曰棊始下三十餘子仲甫在焉客請不疑與仲甫就局仲甫曰仲甫備足輸林雖不出圍門閫衝州祝不疑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惟不能棊**宋林和靖每與仲甫棊輒勝三數服曰名下無虛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以棊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惟不能棊**宋林和靖每與仲甫棊輒勝三數服曰名下無虛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以棊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棊隱語冷齋夜話曰荊公在鐘山與張昌言圍棊昌言棊道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爲對

木野狐宋元憲拙掌錄曰棊始下三十餘子仲甫在焉客請不疑與仲甫就局仲甫曰仲甫備足輸林雖不出圍門閫衝州祝不疑名下無虛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以棊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事畢皆失業故人目
碁枰以爲木野狐

圍碁五

詩唐盧延遜詠碁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巇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電邊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釋子蘭觀碁詩曰拂局盡涓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待無疑寂默親遭景疑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　鄭谷寄碁客詩曰松窓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閒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張喬送碁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寒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碁詩曰落葉灑吟身會碁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勻忘餐二絕境取意鑄陶鈞　又宿葉公碁閣詩曰帶風碁閣竹相敲局瑩無塵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劫須拋挑燈雪客樓寒店供茗溪僧熟廢巢因悟修身試貪教不須焚火句三茅　元稹酬段丞與諸碁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日閒窓任廢時琴書廿盡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填海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鬬紅燭以先施蛇勢縈山合鴻聯度衙遲堂堂排直陣滾滾過羸師懸劫偏深猛回征特險熾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爲異日元黃隊今宵黑白碁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騎盈最易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希因送目便故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碁歌曰長沙男子東林師閒讀藝經工奕碁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子來小榭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愁日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鬬志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過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畫閣有知音悠然遠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鵲鵲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易碁詩曰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碁詩曰紅燭臺前出羣城海沙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牧送圍碁王逢詩曰王子紋枰一路饒最宜檐雨竹蕭蕭贏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

史塵兵不羨霍嬗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又曰絕藝如君天下少開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
窓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杜荀鶴碁詩曰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已自貪生得勢侵進
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送侍碁衣襖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
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戲碁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鷲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
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碁法同軍法既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
戈甲　石介觀碁詩曰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
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碁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元妙路徹了沒人尋　王安石贈棊致遠
碁經著在手碁詩傳滿篋坐尋碁局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擿溝港鰈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篋縱橫
子隨局腦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餼旁觀各技癢切議兒女囂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惕睽視籠兩
手徐思撚長鬚微吟靜惜惜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掌爛浥趨邊恥局縮爲腹愁危業或撞關以攻或
覷眼而壓或贏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鬱然悟且歎此何宜
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猶　又棊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對彭成　蘇軾觀棊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鈎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剽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棊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
門數奇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爲敵渾輸却有讎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
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算傷觀饒好著當局柰嗔言慙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　黃庭堅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度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東一日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棊詩曰投醪士
或醉說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受憂患遏詩可供呻吟棊亦識死活朝來喜雪句神藥胎可奪一枰與兒晤

斷無市聲時近屑屑策駑幾奇兵塵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舖犢愈愛說升沈作蠻悴今古無成說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節掀額得一笑爲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麟瞠睛雹　元黃庚棊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聞剝啄竹林寒　葉顒園棊詩曰園棊白日靜舉袂清風吹神機衆未識妙着時出奇我老天宇內白雪凝鬚眉坐閱幾輪歲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棊局終一大笑驚起山雲飛　明王履石棊詩曰奕仙何處石枰空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爲商山難固蒂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棊詩曰怕死貪生錯認真運籌多少費精神看來總是爭閑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吳寬觀奕詩曰高樓殘雪照棊枰坐覺窓間黑白分袖手自甘終日飽苦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賦

後漢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爲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雁行踈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輸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元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礱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鬬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關共生皆目幷也持棊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詶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圍棊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圍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營衆蔽乎中原於是據妙思奢元等玩服色尚騁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飄飄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横珠然後枕以大羅繼以城郭纚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冀舒翱翔容奕學掌南指情實西射楊塵奄迹雖動詳飛靜眛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誼譁噪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關奔競勢使揮謙攜手詐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飜崔嵬雲起隆窿瀧浪傳銜釜峯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首不得窺其門扃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舉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遁以樂胥后羿不足以之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基賦 曰圖奮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瑶元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爲遲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尊守株而待兔或有少慕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飜覆多致敗亡雖蓄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祕 梁宣帝圍基賦 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違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走或先贏而後濟

唐吳大江圍基賦 曰奇謀入妙巧思參元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邈然似將軍之出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鳥集雲布陳合兵連或參差而易淩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粲粲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思遠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爲反道用譎詭爲明德或意在東西而僞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

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轆轤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勢形而竭思固難得以言名及夫雌雄有決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爲者行必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外命懸手中圍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可翫豈造化之爲功使夫離婁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羅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傳夢求圍碁賦曰待隱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遥云爾飲過三爵不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遂翁黃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延相水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而地僻命對壘以爲娛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曆之能詳頗牧生乎尊俎良平坐乎惟幄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乎電雹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指掌回天寶鑑造形而炳髮鸞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之不遐何淺機之復連踰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干戈勝心不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目送浮雲之遐征

原文 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焉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泄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奕棊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利攸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轢駢列贏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廻見擒滅淮陰之謀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棊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

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埽殭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基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唐皮日休原奕曰夫奕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兵甲而奔北馮勝不城池而金湯馮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馮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太虛爲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某不定作伏抵巇何以披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干霓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咄咄然余幸逃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精而很登絕巇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蹇歸效顰醜女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咄咄然余幸逃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伐九伐飾遁僞疑聲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橫行乘悵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難曰子胡不設詐坑屈人兵然余不操奇贏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不近華胄忸訶詬寧當機不讓煩戰累鬬難曰子胡不工十三篇妙藉手傳然余何眼焉混淆譜但欲眠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軌塞爾兌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序梁沈約碁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含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爲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白奕棊序曰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奕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樽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徵則徵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爲上戰爭而得之者爲中孤危而得之者爲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爲上疾速而應之者爲中躁暴而應之者爲下局之道縱而勝之者爲上變通而勝之者爲中劫殺而勝之者爲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從時之義又有安危淺安危之理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歷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近則斷之歷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得地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彊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成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贏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議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爲善奕乎

原啓梁任孝恭謝示圖慕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驚浮陰在漢柱礎先露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藝手傳乃事因辭見徵而能讓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效嚬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旭齋竿外羞魯服澀出簪非增後車之數謬預計食空費長安之米

原鑒後漢李尤圍棊賦曰詩人幽憺感物則思志之空閒玩弄遊意局爲憲矩棊法陰陽道爲經緯方錯列張

增評明馮元仲奕旦評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有吹笙過者不知奕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鼻祖也諸脩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復局不誤一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繫局馬驟間徵道上餅餌奕中辨才也藤養直今日冠宿也滑能爲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道士持棊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讓老夫一著李嚴老四脚棊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道士持棊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奕中之柱下史滌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忘憂李訥之弄子忘恚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暴之

破荻阮茂弘之局劫亦急袁羌之不輸尹文子之喻智潘茂名之立觀到溉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謨業溝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伉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之之救褚胄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阮嗣宗之視奕阮籍之傳之奕過賭墅費棲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枰袁羌之答易義是也奕中有異將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有遐首江霧中與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遍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爲奕聖是也乃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攜手局於地古弼捧劉樹頭景因也黃魯直誓黔江鄉應也荊公不如且已羸師也崔慰祖辭拙宿猶也謝弘微投局司馬行酒曳遐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弄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候算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偽輸如李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嗟佞子也乃若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荊州迷風者賈謐見智者淮南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畋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慕擔囊者林和靖非撮囊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橘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爛斧柯仙仙乎奕也鳩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奕也張清精敏龍吐基經蛻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彈碁一

原藝經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　增彈碁經彈碁局方二尺中心

碁仙家之戲也　記纂淵海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餘者間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碁局

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碁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爲之矣

彈碁二

增晉傳元彈碁賦序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今觀其道蹴

鞠道也　彈碁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絕獻帝建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榼戲於妝奩

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碁焉　原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乃爲

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彈碁始自魏宮內文

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又劉眞長

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溷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笑語

耳　增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執石遵於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　沈約宋書晉平剌王休

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荆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名之休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彈

碁時有吉達高鉞崔同楊同願之徒悉爲名手後寶深崔長孺甄偶獨孤遠亦爲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

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

彈碁三

原星懸　烏跋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增玉局　石盤　老學菴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販入禁中

帝京景物畧碧雲寺後有金章宗石彈棊盤 戒貪 釋憤盧諭彈棊賦伊衆趣之無極諒所戒以唯貪 顏勒銘 著譜梁任昉述異記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名爲馬澤中有武帝石上勒銘存焉 古今詩話彈棊有譜一卷唐賢所爲 原 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 彈棊起於細宮妝奩之戲 彈棊經後序彈棊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製瞬之數不遊乎紛競誕欺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所爲導引之法耳 以代蹴鞠 不離綺紈西京雜記漢武帝好彈棊暑夏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棊有能破睡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棊暑夏之月露首袒體唯在牀簀彈棊不離綺紈婦女側詩霧帳銀牀初破睡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絶伎之擅巧

彈棊四

錢塘五絶 致虛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絶皆出錢塘村道鞠彈棊其一也 中心不平 古今詩話李義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專也

彈棊五

原 詩 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 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見近彈棊思賦辭短竟無陳 王建詩曰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打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歌 唐韋應物彈棊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絶藝難對曹客爲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鬬頗欲闌零落勢皆誰敢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霧霾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且緣邊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李頎彈棊歌曰崔侯善彈棊巧妙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皆造倣魏文手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鳥跂星懸正復斜迴飆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坐中齊聲稱絶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別常山道路遥爲余更作三五勢 宋劉攽彈棊局歌曰漢王初厭蹴蹋勞侍臣始作彈棊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邇來稱絶技後宮妝奩仍可爲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青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温華瑩寒玉山形四隤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絶學

賦後漢蔡邕彈基賦曰榮華灼爍亭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柢擊兵基奏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基賦曰惟彈基之嘉巧邈超絶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畧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霏繹展轉盤縈或暇像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與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拆以大嚮或戰悸而不能語　丁廣彈基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畢高得所既安且貞基則象蓋選乎南藩理密身重腹隱頭騫驍悍銳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官軍徵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基啓路運若迴飈疾似飛兔前中却儛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及及敵中路爲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剛優勁勇忽速輕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惇彈基賦曰嫌深宇以舒情講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瓌麗律彈基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煩蜿龍藻或分帶斑駁或發色元黃或皦的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煌霞以倏鑠爛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基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隨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邪因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驚而踖合乘流密以遥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捭撥搥撇應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便姺或奮振堂堂頹水參連基單局置等分紀殘勝者舍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遡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唐閻伯璵彈基局賦曰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頹根下矩憑陵衡隧掬算師旅發號啓行兵基迭舉赴縱奔電影亂飄風左犄右角爲梟爲雄易心而行俟釁而動奮以武怒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翎桓桓謂我馬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廢而我全侔射隼以藏器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頹識成敗之疊疊纍纍不絶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陽閒

終制敵以緣邊原夫棊若星離偃如雲峙映垂奮而獻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搏漠必成其應行歷歷登壠何異乎魚貫諒棲遲以保險仍飛艦而長驅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詭鑒炯誠於博弈吾是以箴之漢翰　盧諶彈棊賦曰觀乎局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之緣邊棊之爲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櫛比爲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爲之難乃契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歡　張廷珪彈棊賦曰其爲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龜之起燭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但分類而抗行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鬬不齊進曉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憎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其殫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摶乎九天之上猶擅欒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爲主顧懷將悋動越規矩競緣局而斜衡爭隅矢而曲取既向角而散亂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和之士神清意遠豈棊布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爲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箭飛分索者星落眄四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廓

序　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爲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元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翎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瓦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鮮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以也

唐柳宗元彈棊序曰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賁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責者而責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婚焉亦鮮克以中

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子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貴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子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原 啓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曰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閒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一

原 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　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用智之不如梟也　揚雄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楊子法言在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原 尹文子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晉 遁甲經天一遊亭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鬬博戲漁獵但可背不可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顏氏家訓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梵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梵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唐國史補今之博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疊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機微行其道則擒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

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諧暢至娛洽協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曰閣婆占城曰質犁眞臘曰莎

博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慴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荊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度世曰何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後漢書耿恭爲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　又曰梁冀能彈棊格五六博蹴踘之戲　又曰趙延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槩驗有虧尊嚴　魏畧孔桂性便妍曉博弈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呼爲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聞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歸云元

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
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謹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
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偏赤誠如前
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嘗其精誠焉　宋史郭崇在眞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
遣人覘之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為鉅鹿富家傭保倜儻
任氣結豪俠嗜酒補博　又曰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衆杞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
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度使　又曰王欽若深嫉寇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
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户未幾
丁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又曰章得象與楊億
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
嘗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奇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
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黠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志蘇東坡云如人
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
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
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麻有口才為帝所嬖幸屢遷
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　列朝詩集本傳福清何士壁魁岸類河朔壯士跋跡放蹤使
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沖博綜羣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曆間
韓上桂為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
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

博三

原六博 五白 楚詞鬼簙象棊有六博曾偶也適亦迫也 又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謂晉工作博著比集犀角為之 通俗文曰簙謂之博 說文曰簙局戲也 古今注曰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所貴也 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晉劉孟玄博徒 三盩 兩行 博塞經無盩為雉三盩雉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 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雙綦即雙陸一帖也 一塲 一判 高適少年行千塲縱博家仍富千金判言雙陸一帖也 擊缶 碎局 孔帖五代梁廣王全昱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缶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郎陽山一百姓天子於汝何負而滅唐三百年社稷 惡業 雅戲 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發用之富為投子視明瓊為標的號為雅戲 賭香囊 賭重射 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陽其意因賭取焚之遂止 史記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謂田忌曰 殞吳嗣 償太守 漢書景帝為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遂有故相隨博奪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 賭千金 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太安二年令召下駟當彼上駟以君上駟當彼中駟一不勝而二勝也 呼五白 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 抱朴子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崖上有數人對博 博骰本以木為質唐世鏤骨為骰雜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詞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損香 繞牀呼 宋史真宗幸澶州留寇準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歡呼帝喜曰準如此 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晉表貶宦遊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 求脩青石 安紅豆 述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之作博基甚可珍玩 說郛宋程大昌云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損香 繞牀呼 宋史真宗幸澶州留寇準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歡呼帝喜曰準如此 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晉表貶宦遊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 求脩青石 安紅豆 述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之作博基甚可珍玩 說郛宋程大昌云

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戲谷銘山見後陸瑜詩落拓白如山巔水曲班荊藉草歌筵酒席呼盧賭博 傾財破產 將為智獲 豈在力求 勞情揣思 廢日妨功 當惜分陰 結黨連羣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槃列六行 瓊施五幕

宋張舜民畫墁錄太祖微時多遊蹴中長武城寺僧嚴者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其繪事褐衫青中據地六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此奏價踰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賭氣素累局連北公對御讖槃而出

博 文類聚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以賜張昌宗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奏價踰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賭氣素累局連北公對御讖槃而出

采洪遵博陸采名也鄺陳思王製子之數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蓋投擲之義也
但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千萬二彩其子三十令文武官分朋為比戲
遣客說張士誠云公能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户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厥名簿
聊躭用智之巧 擲千金於俄頃 輸百萬於須臾 坦懷者杜門縱譬 溺志者覆舟抱局 晝水與裏湘
毒 亦號撩零 存勝負之宜 致成敗之理 始開竅黷之源 終虧敬讓之本 非忘喪志之譏
逸興於徵吟 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 返復倏忽窮變化之精微 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女命儔 白玉牀頭嶽仙嘯侶 禹帝立言實有輕於尺壁 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 分曹賭酒發

澄神滌氣 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憊滌底不可以久必務游息以澄神滌氣故取諸博博之名號不同其志於戲一也 仙人共博 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

於今尚在 倪寬爭局 春秋舊事倪寬為漢司馬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 爭道大罵 魏畧杜夔與衛固少相仰侮共爭博道夔曰我今作河東也固發本罵之及夔之官而固為功曹

博徒隱語 宋陶穀清異錄博徒隱語以散子為四名曰握槊曰長行曰象六謂六雙成副 保伍法 宋史薛季宣傳時患盜李宣行保伍法禁豬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 湘女寶具 宋張邦基侍兒小名

西竺流於曾魏盛於梁陳鄭齊隋唐之間至我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

錄劉商小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十八女子環坐於飲博當戀棧簷下有布裘道者聽之良久乃起共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過道者驚歎曰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憲永相少荒於飲博當戀棧簷下有布裘道者聽之良久乃起共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過道者驚歎曰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既而醉博淵海貝州潘彥好雙陸爭有所詣局不勝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扶一板左手見胥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手抱雙陸局口含雙陸骰子經二日一夜至岸兩手

福建長樂人少有大志好與博徒豪俠游亡命居邑宜間與交趾鄰近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壻其女亦從而來見陳美少年悅之因納為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

國焉

博詩 陳陸瑜仙人覽六箸篇曰九仙歡會賞六箸且娛神戲谷間餘地銘山憶舊蔡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

狹斜飲博 列朝詩集本傳程布衣可中徧游南北名山水過責人

問取南皮夕還笑拂蓁人 唐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

蹇羞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

家無擔石輸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過了更教人笑
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枭斷局堅紅雲倒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
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簡人慣受卑樓苦長爲歸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散清響押盤飛曾記
唐宮爲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據險應輸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
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賦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內兮而取之多端六藝之外兮其爲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
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羣分故元黃而不雜關必遇敵惟蜂鵰其何歡彼千變
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爲無竅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
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蹙形同楚漢氣陵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掬或撫膛而驚眄或
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敗非類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
地維鎮矣訣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別內外限矣日月相直星宿相當天文絢矣疾遲剩除返復條忽人事
奮矣雙則見持稱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貪慎守我居避實
擊虛蓋孫武戰陳之奇類爲內據門爲外樞梁過犇趨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類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敵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奇觸險趙趄垓下之潰圍風或
不競外馳內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遷用智之柔也氣豪采應憑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措唐文之
戰破竹是務也內梁馬邊剩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縱繫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糲勢當鴻溝烏江勝負
先後則神閒者彊單點孤立減竈佯北機括佐徵則食餌者兀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爲之徵蘊霸王之畧騁
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寢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遞待投不怨勝已有
樂天知命之譽因系之辭曰嵯巖閒寂白日延遊戲陸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
予撰斯文理如縣寓遣所歡

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槩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

既擯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鐫以朱墨黼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趍趍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怛分曹道迫自旦至於日中昃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或憑悉詈之不洩又從而齕嚙蹂躪之莫願其十目之咍譁之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論吳卓曜博奕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隨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塞一

原說苑塞行綦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名待詔注棊五閑不得行故曰格五也又曰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棊散又曰格五行塞白棊至五格不得行又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

塞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鄧與井公塞也　齊書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博塞樗蒱

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原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瞳教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堲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爲義盛矣大廣矣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絶博塞之好

樗蒱一

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樗蒱 晉庾亮集頃聞諸君有樗蒱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閒之能不憮然 唐國史補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雉白者刻二爲雉雉攴之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撮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宋程大昌樗蒱經畧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出玖 又曰樗蒱家謂二白三黑爲犍犍惡齒也 樗蒱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踏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踏坑塹 潛確類書樗蒱散古人用五子以木爲之陳思王用兩子以骨爲之 山堂肆考世之紕率樗蒱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

增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摴蒱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賁嬪嘗與之摴蒱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其罪有一參軍摴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鑒有似下官此馬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　世說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爲　原晉書陶侃字士行語人曰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毋以戲廢事乃取摴蒱局投之於江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　又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摴蒱一擲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廬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摴蒱危坐整容擔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　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遥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灌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絶　庾翼集參軍于瓌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剥非爲治之本自今摴蒱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惟許其圍棊餘悉斷　增南史劉毅好摴蒱宋武帝與毅敬局各得半積錢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良久荅之擲得盧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顏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輸百萬　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摴蒱李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宋書何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通鑑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孔帖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摴蒱　又曰張東之云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摴博一擲累萬唐詩所崔顥卞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摴博飲酒　宋史李繼遷爲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

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博簿　明朱國禎大事記張士誠之弟士信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博簿蹴踘爲事諸將往往效之　列朝詩集李襲美豪蓋一世令宛平政暇與諸姬博簿遊戲劉武慶黃裳作歌美之

博簿三

露誠　遷怒

南史梁主讌設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卿博簿頭得處說桓宣武與袁彥道博簿彥道盡不合遽屬色宣武乃執博簿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恩露其誠耳卿去五木溫太真曰見袁生遷怒知顛子爲貴　解帶　奪裝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觀曰先得盧者便與鍾經數人不得太祖止之已成盧矣徐乃拜而受之　晉書謝鯤婿阮孚放誕好博簿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孚與人於淞江上爭博簿錢因爲水神所責賭水而死　賭園宅　招貨賄

晉書桓元見人有好園宅欲取之勒以博簿而賭不時輸直遠縛之馬柳諸責遠而代償由是裕恨達而德裕初名微位薄王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刀凌說孔帖宗室巨豪河南尹其妃引簿博少年分黨招貨賄　喚太尉　擢參軍

世說溫嶠位未高時屢與楊州淮中估客博簿每輸不遽還之估客每一過大輸物輒屈無因得返與太尉庾亮友善嶠於牀頭取錢以還庾庾亦富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刀橫於膝上擲簿與之嶠正色曰卿都不持撾何由得升郗曰卿不持撾終不相還　列錢

晉書桓元見人有好園宅輒奪取之勒以博簿而賭晉書謝鯤婿阮孚放誕好博簿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孚與人於淞江上爭博簿錢因爲水神所責賭水而死　貫朽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觀曰先得盧者便與鍾經數人不得盧者即與之鍾亦富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刀橫於膝上擲劉湛謂孚與人於淞江上爭博簿錢因爲水神所責賭水而死　貫朽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觀曰先得盧者便與鍾經數人不得盧者即與之鍾亦富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刀橫於膝上擲劉湛謂孚與人於淞江上爭博簿錢因爲水神所責賭水而死　貫朽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觀曰先得盧者便與鍾經數人不得盧者即與之鍾亦富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刀橫於膝上擲劉湛謂孚與人於淞江上爭博簿錢因爲水神所責賭水而死　貫朽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觀曰先得盧者便與鍾經數人不得盧者即與之鍾亦富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刀橫於膝上擲劉湛謂孚與人於淞江上爭博簿錢因爲水神所責賭水而死

增詩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眉映明壚可憐絶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躕野草繡寒紫羅襦紅牙縷馬對撚捕玉盤纖手撒作盧衆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撚捕百金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那得知　韋應物詩曰朝持撚捕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宋薛季宣撚捕詩曰一局閑尋五木經撚棄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又短亭

增歌明劉黃裳撚捕歌曰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衙初岸幘桃笙慢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擲綠雲點點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電解顏揶揄笑口如飛雪黃鵬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搖花片滿銅窗鬱金醽酒泛琉缸雲母屏前憐箇箇水晶簾下愛雙雙一枝浪子倚銀盤纖纖新筍擊琅玕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擅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櫻唇噏出胭脂馬偷得籌來寫玉符奪將象去驚銅瓦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眷人在章臺下撚罷么絃性轉靈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原賦後漢馬融撚捕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於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撚伯陽入戎我以此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績繡鈒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澗不細不洪馬則元犀象牙是磋是礱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爲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坐華幄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聚駑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沛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蹉跼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續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增

唐薛恁戲撚捕賦曰在衆藝兮所尚伊撚捕兮自久招邯鄲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弈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闕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鑒座中之奔北爲席上之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亡羊是舉佐歡有則任物有敘既無我以推移每隨之以處所別有青粱之子繒紳之客時爲此物以代支策初一擬而純盧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擲

增文唐李翱五木經曰搏揣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呺采六開塞塔禿撅梟全爲王駁爲呺皆元曰盧厥笑十六皆白曰白厥笑八雉二元三曰開厥笑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笑十雉二元三曰撅厥笑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笑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馬笑二四白三元二曰塞厥笑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笑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笑五牛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揖笑馬一矢爲坑

投壺一

原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燕飲升座主人乃請投壺也又曰進即兩楹間言將有事於此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偕進也明爲偶也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既立請慶多馬勝算者命弦者奏貍首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又曰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勝算者命弦者奏貍首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又曰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勝算者命弦者奏貍首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又曰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不勝者

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疋 何郤王弼傳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玉女投壺天爲之笑 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既曉便去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隔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顏氏家訓汝南周瑨會稽賀敬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常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旦將朝見柳惲投壺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奕投壺博投壺而不妨搆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小雲石海涯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

投壺三

自娛 矯懈 魏畧遊楚好投壺自娛 晉傳元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閉目 是也 晉陽秋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注心 銳志自求諸身投壺道 歌詩 奏樂 投壺儀節經者歌詩擊磬擊鼓又曰司射立馬贊者送矢命絃者奏樂 敘先後 循始終 李尤投壺銘投壺之禮也無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其次每籌加二籌盡籌其大每籌加一籌盡籌 窮日夜 起風雨 韓愈鄆州溪堂詩與賓客朋遊投壺博弈窮日夜若爲多慶多馬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算飲少算 下見投壺一 歌白駒 賭青龍 按大

戴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虞諸篇 下見後曹唐詩 原有酒有肉 魯鼓薛鼓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與亦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淮有肉如陵寡人中此焉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淮有肉如陵寡人有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禮記注言舉各有節數節取半以上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主人有儀 弟子無教 既備主儀 以崇賓禮 賓主之歡 禮樂之節 初筵有踐 正爵既行 算惟視坐 矢以拾投 魯薛之令 齊晉之君 勝而慶馬 偶一鬬中耳 幾乎敗壺 閒見錄郤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奉箭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 一馬二馬 儀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劣者得一馬則司射取劣者一馬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禮記疏曰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九尺也 主人奉矢 酌者行觴 儀節從容 神姿端遠 合朋友之好 飾賓主之歡 原主三請以執壺 賓再拜而授矢 嘉賓投矢既即兩楹 司射度壺爰陳八算 而慶多 當飲者賜灌而敬養 展再拜之儀盤旋而避 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 古禮斯存聊注目而銳念 雅歌不廢爰養志以游神 別創驍壺帝子度清商之曲 仍歌決拾聖人崇揖讓之文

投壺四

詩 唐曹唐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賭無 明丘濬投壺詩曰玳瑁筵開宴玉樓啁壺枉矢請相投力期一中端倪巧語重三辭禮數優罰盞飲來分勝負倚竿飛處迭賡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

歌 古歌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廚具肴饈椎牛烹豬竿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

賦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几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鬼氏所鑄厥高二尺盤廣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鑠象物必具距筵七尺條焉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閒習容妙巧之四或枯或棘豐本銳末或剡或削或柔或剛或縱或橫或遠或近或疾或遲或詭或隨或曲或直或方或圓或抱或負或仰或俯或出或沒或來或往或留或反或踊或躍或出或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蚑入躍出往旁僂仰所極絡繹聯翩集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

儻俛趨下餘勢振捔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劾奇數鈞列置功等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責春秋貶譏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騎累擬連取一往納二巧無窮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溟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顧必中以徵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烏可寫讚

【序】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臺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情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為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圖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容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不中不違矣

【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違矣　袁九齡壺矢銘曰矢摩柘棘禮射所沿慶馬歌經侑樂實筵淮灑作酒奢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闘婷娟石崇妓鄧鄧投　累擬連取曹偶奠然倪老善削豐本銳前東南兩全為物雖藉借君永傳

【賦】郭淳字元淵投壺千言　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

藏鉤一

原荊楚歲時記藏鬮之戲辛氏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彊字藝經庾闡則爲鉤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靡不修也　辛氏三秦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　風土記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入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籌爲一都　增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十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　原異苑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鉤欵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脩骨巨指毛麤色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鉤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藏鉤二

增臘後　歲前盛飾子藏鉤賦序余以臘後要命中外以行鉤爲戲黃金掘者惜殷敬詞曰歲與運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採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悅其事故賦之　荊楚歲時記歲前爲藏鉤之戲　分朋　隔坐　酉陽雜俎編集列子云以人以鉤遞者擇巧瓦遞者巧以鉤遞者擇人瓦遞者巧以人遞者擇鉤瓦遞者巧以鉤遞者擇瓦鉤遞者巧　李商隱詩隔坐送鉤春酒煖分曹射覆蠟燈紅　失志　實心　孔帖王琚既失志精自放在州縣頭陀寺藏鉤爲樂　海錄碎事段成式詩序云賞心樂事不廢良辰遲鴻投鉤必窮永夜　搏拳　照指　東皐雜錄孔常甫言唐有藏鉤戲搏拳照指數傳花枝擊上將神字奇秀工詩書技藝凡投壺博弈皆第一過與至暮不窮變態極巧　酉陽雜俎集本傳山陰陳鍊神字奇秀工詩書技藝凡投壺博弈皆第一過與至暮不窮變態極巧　酉陽雜俎集本傳山陰陳鍊

藏鉤三

原賦晉庾闡藏鉤賦曰歎近夜之藏鉤復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思霧龍而不啓目烟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咨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審放示微跡而可嫌雲疑似之情狀亂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衰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

所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忽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舍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神材比爲愚蒙

四維

增文漢徐岳數術記遺藝經云四維東菜子所造也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洞風吹羊圈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塵擊侯亦有四維之戲與此異焉

原賦東晉李秀四維賦并序四維戲者衛尉擊侯所造也盡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一元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爲成乎其中賦曰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邀來警之特奇畫盈尺之紙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絡繹或間不容息舍慕則獲圖成未合驕棊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一

原周武帝造象戲 增楊升菴集世傳象經爲周武帝所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

象戲二

原序王褒爲象經序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曰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金木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後本於地是也四曰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悖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畏卑褻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義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取遷善或黜退以殷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爲貴正

其曠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存
於華裏
【賦】周慶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
洞研無原寫作聖若扣洪鐘如懸明鏡白鳳遙臨黃雲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
圖上元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辟泉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
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蹏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摺筭當文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
於圓壁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元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元
象聊定金桴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
翻則頓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
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
惑心情怖畏畏應對坎而銜離忽當申而取未

【射覆一】

【增】韓非子人有設楅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楅公不能射以告管仲 【漢】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嘗使數
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中朔請射之適扣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
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郭舍人曰朔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
令朔覆射中之臣榜百不中臣賜帛適覆樹上寄生令朝射之曰冀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著樹
爲寄生盆下爲冀數上令榜舍人 【魏】魏志管輅傳新興太守諸葛原取燕卵雜冀冀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
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宙雖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户衆多藏精育妻得秋乃
化此蠶蟲也第三物骰觜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
著器中使射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實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
晨此山雞毛也又清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遺棗

蝱遂一一名之惟以杭爲鼻　梁元帝洞林序河東郭生纔能射覆案郭生璞也　白帖宋蔡鐵善卜劉義宣射一白鼠置函中名鐵使卜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劉曰狀之鐵曰兌色之鼠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腹皆如鐵言遂賜錢一萬　增玉壺清話趙晉公在中書閒孕三雌而兩雌丁文杲善射覆名至函一物令射之文杲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兩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

射覆二

原測隱　索隱　指大將　知名僧　元史世祖獵於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帳田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勝大事帝笑曰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智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又曰汝試占之劉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又曰太保國師也　上皇默識　高祖大笑　龍城錄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惟敏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又得卦曰新開來新始合因新開來新始高祖嘗實近臣爲柴高祖笑曰是也汝等更射不得吾是何物　金盆白鵠　赤鈴元琰　杜陽雜編浮先生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智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又曰汝試占之劉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又曰太保國師也　上皇默識　高祖大笑　龍城錄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惟敏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又得卦曰新開來新始高祖嘗實近臣爲柴高祖笑曰是也汝等更射不得吾是何物　金盆白鵠　赤鈴元琰　杜陽雜編浮先生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智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又曰汝試占之劉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又曰太保國師也　上皇默識　高祖大笑　龍城錄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惟敏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又得卦曰新開來新始高祖嘗實近臣爲柴高祖笑曰是也汝等更射不得吾是何物　金盆白鵠　赤鈴元琰　杜陽雜編浮先生

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智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又曰汝試占之劉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又曰太保國師也　上皇默識　高祖大笑　龍城錄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惟敏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又得卦曰新開來新始高祖嘗實近臣爲柴高祖笑曰是也汝等更射不得吾是何物　金盆白鵠　赤鈴元琰　杜陽雜編浮先生

當具斷終得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荅諸人皆射不得石勒問天上皇帝止默識之矣即位慶其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荅諸人皆射不得石勒問天上皇帝止默識之矣即位慶其

作一謎我爲是顏師古曰何故更作動篇云乘大家執鑑子再作一謎汝射之動篇作謎卒律葛荅高祖俱射不得問是何物

中貴皆不知射覆之者璞曰其言於時上名令速至玉階謂上曰金盆下白鵠宜早城之上笑

璞射之者璞曰其言云是某甲　混沌方明　隱伏必中　山堂肆考有人將雞子二枚令打破看方休於所合元琰占之云此物不出則四日內雞雛必破

連冶九宮計飛蓬射一隱伏無不中　客師射鼠　文杲射蜂　山堂肆考唐表客師天豆子皆曰鼠表客師曰然入則一物令文杲射之杲云有頃

于中脉花又曰丁文杲覆射蜂曰藏蕚華山家射之物用蔥稍

書石龜也　葆光錄劉人業讀有人將龜子合之令占如丹鳴能孕藏則分身爭不能則洞庭山

圖似昧色　後手中握何物對曰龍角也　序第二人曰公門武帝見之甚悅帝喜

出神右宣宗　譯相盡覆書匣書　公紀太史天監一有龍鬬一有龍鬬之太以龍鬬

鳴衛精　唐表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進奏四公紀太史天監一有龍鬬一有龍鬬之太以龍鬬

民外坎是其象坎爲盜矣其鼠也居穴之物而見白晝其中頗有喜色大落矣占曰時日旺相

校減耳凶是其象坎爲盜矣其鼠也居穴之物而見白晝其中頗有喜色大落矣占曰時日旺相

文明從靜止而從生鼠之動矣金盛之月制之以火金盛火鳴伏鳴伏爲

日徹從死從生鼠之動矣金盛之月制之以火金盛火鳴伏鳴伏爲

算一

增易大衍之數五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注數即九章算術　漢書律曆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愼性命之理也　內經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　說文算長六寸計層數者也風俗通夫數一爲特侯奇雙二爲再兩偶雙三爲參四爲乘　一行算法萬萬穰爲載載數之極矣或問何以數之爲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算經問度之起起於何苔曰量之起起於忽忽者神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又曰量之起起於何苔曰秤之起起於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爲圭十圭爲抄又曰秤之起起於何苔曰度

孤櫝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其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魏書有仙人成公興
傭賃寇謙之家爲其開舍南辣田謙之坐樹下算興時來看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曰先生何
爲不憚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
請師事之　唐書李淳風幼秀爽通羣書明步天歷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猶以鞭算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
除閒　又曰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　宋史郤雍號康節受數學於穆修淵源於麻衣道者遂著皇極
能測　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猶以鞭算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
經世書若干卷窮天地始終之數　又曰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有徐肇爲推九宮算法得八少一佯
驚起曰君侯大貴當如江南李國主耳　齊東野語沈仲存云近世精於律者莫如衛朴古今日月食但口誦
乘除不差一算　夢溪筆談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有故移一算
者朴自上至下手尋一徧至移算處則檃正而去　鶴林玉露有日者謁黃直卿言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
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慮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
之算數乎　陳善捫蝨新語予兄慶長素曉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
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金史武禎深曉數學其占如響子亢得父術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
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　元史蕭斛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　又曰至
元間初立太史局治曆皆司天臺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獨齊履謙隨問隨荅恂大奇之　明從信錄
博士元統奏言郭伯玉精明九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

算三

圌　圌米　吳趙達或使算小豆取數斗攝席上達計之覆驗果信　曾元理漢成帝時人其友人陳廣漢

西圌六百九十七石八斜復出米西圌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升東圌不差圭合元理曰還不知黑之數曰吾算訖矣妻聞而哭達謂妻憲乃曰向者誤聽耳果如
應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　趙達引算自算其壽七十三歲安定滿與成帝時人
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
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

席豆　圌米　吳趙達或使算小豆取數斗攝席上達計之覆驗果信　曾元理漢成帝時人其友人陳廣漢

西圌六百九十七石八斜復出米西圌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升東圌不差圭合元理曰還不知黑之數曰吾算訖矣妻聞而哭達謂妻憲乃曰向者誤聽耳果如
應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　趙達引算自算其壽七十三歲安定滿與成帝時人

善計　善射　莊子善計不用　善算　下詳後　增算位　針鋒數術記遺注運籌算理游於手掌之間數從食指上節間爲一位第二節間爲十位第三節間爲百位至中指

終而

正負間爲千位中節間爲萬位下節間爲十萬位無名指上節間爲百萬位中爲千萬位下爲億地餘皆倣此又曰八卦算法用一針鍼所指以定算位指正南離爲一西南坤爲二正西兌爲三西北乾爲四正北坎爲五東北艮爲六正東震爲七東南巽爲八至九位闕中央暨西北民爲六

備於六 起於一

也尹文子曰數十百千萬億兆萬之爲盡之爲窮

祖黃帝 度遠近之數

宋史徽宗時置算學講所祖黃帝正宇通周髀算經二卷趙君卿注始庖犧氏周公受於大夫商高以九數勾股重差算日月星天行之數孔子贊易知數從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黃帝使隸首重生亦不能成其算張說開元大衍曆序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明之德增祚興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用意精密計之不差升合

窺海島 指青丘

千萬九千八百八十步暨東夷法

射隱伏 算虛數

有書於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遣算之亦知其數目

主籌簿 算基扃

唐書楊國忠專主籌簿唐制一行曾算基扃算法一卷爲度十毫爲髮十髮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積於六萬尺爲引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邵生康成算數曰天有六旬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算康成事馬融

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遁 又曰

神算 心算 張說大衍曆序

量竿 校箝

上見算一五車韻瑞蜀何楓侯人

成算 轉算 楊

十等 九道 數術記遺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憶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

甲子 算圖緯 傅緯熙老人曰

歷算小學 元算數書 漢平紀徵天下曉算小學所在爲駕一封遣詣京師教之數矣

孫卿少師事趙達許教之數矣他

升合不差 臺廳靡失 增迴算

吳顧譚字子默省

心算 算籌 張說大衍曆序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明之德增祚興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

生變無窮 數術記遺五行算以生數六變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

又曰數之爲物

始於積微 終於大

多吃此物

暗藝精 元史王惲以算術互見入道阡陌以御繒綵正貧兒勾股以御逋逃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入開道阡陌以御繒綵正貧兒勾股以御逋逃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入

賤稟貌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

御高深廣遠 史記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阡陌以算術著名松宗實問焉悔曰算

王恂名著 祖 顏氏家訓算術

陽祖暅精之阿北

又加隨環之理盡有窮乎

始於積微 終於大

算 生變無窮 數術記遺五行算以生變無窮又曰數之爲

隸首九章 商鞅三術 九章算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

分以御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入

帷幄 布算院庭 吳志孫權行師征伐每令趙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嘗笑謂諸星氣風

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術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閒

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石趨

又盡授其術 水果亦西流

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入

御高深廣遠 史記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道阡陌以算術著名松宗實問焉悔曰算

行數術記遺不辨積實之爲量詎曉百億
兼大下又引從億至載終於大衍 率其要會
如求一上駟捨因乘因之類皆了雜乘除惟
增成一法加減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其下四
至下五珠與下四珠上一珠等用乘除但補虛就盈而已 控帶四時
多五珠下四珠上一珠等用乘除但補虛就盈而已 經緯三才數術記遺注珠算
始有數五行之色 合六爻之變數術記遺注九宮守一位依行色者依五行之色北方水色黑數
如一爲方 採越人之餘策 持晉相之牙籌 該天地而總隱陽 測鬼
神而知造化 紀衆理而敘彝倫 入幽微而致深遠 趙君卿勾股方圓圖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爲反覆互
徽鈐深致遠術制物惟明為之也 與通分各有所得然則筭數運論弘紀衆理貫幽入

算四

黃帝三數 夏侯陽算經序黃帝定三數 算博士 海錄碎事駱賓王詩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
稱海張敬之則歷於天官有增減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
增汲者善陰陽算術謂敬之曰六師無煩戎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紀于耳 僧泓善算
米文總目唐僧一行撰首載術捐一百三十五言攝 折除法
一算術妙之旨積有算法五章益以折除之法 一算術又曰唐江本撰三位乘除法位算法二卷以
一位算法精妙之旨積有算法五章益以折除之法 一算術又曰唐江本撰三位乘除法位算法二卷以
鐵冠奇中 從信錄鐵冠道人張中曾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太祖圍豫章受圍問何日可圖解中曰當
在七月丙戌酉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日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類此

算五

序宋鮑瀚之周髀算經序周髀算經二卷古蓋天之學也以勾股之法度天地之高厚推日月之運行而得
長度數其書出於商周之間自周公受之於商高周人志之謂之周髀其所從來遠矣隋書經籍志有周髀
卷趙爽注周髀一卷甄鸞重述而唐之算文忠天文類有趙爽注周髀一卷甄鸞注周髀一卷甄鸞
李淳風注周髀算經二卷本止一書耳至於本朝崇文總目與夫中興館閣書目皆有周髀算經二卷云趙君
即述甄鸞重述李淳風等注釋趙君卿名爽君卿其字也如是則在唐以前則有趙爽之注而本朝以來則是
趙爽之本所記不同意者趙爽趙君卿人豈其字文相類轉寫之誤耶然亦當以隋唐之書爲正可也又
崇文總目及李籍周髀音義皆云趙君卿不詳何代人今以序文考之有曰漢天有雲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
法雲憲之所作實後漢文帝之世也甄鸞之重述者乃是解釋若卿之所注出於宇文周之世以此推

之則君卿者其亦魏晉之間人乎若夫乘勾股朱青之實立倍差減并之術以盡開方之妙百世之下莫之可易則君卿者試算學之宗師也

增題詞明沈士龍周髀題詞曰始讀周髀韓駿其撮怪及再一尋討不過乘方圖參兩以生勾股遂至於算數所不可及蓋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故其書稱荣方學於隸子至畢思驚神卒無所用其智乃知謂天蓋高固可坐而定者不誣也

雜技一

增說文技巧也　廣韻藝也又方術也　秦誓作奇技淫巧　大學序百家衆技之流　左傳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莊子騶騶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荀子螣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記纂淵海百戲起於秦漢有走九跳劒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噉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　史記貨殖傳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楊子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後漢書桓譚傳小力技數之人　班固賓戲雜妻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　文中子規矩繩墨者巧之具

雜技二

增晉王子年拾遺記成王即政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裏縷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犀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爲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十神怪歛忽衒麗於時　綱目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　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曰敢問君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扁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矣　拾遺記靈王二

十三年有甚長弘能招致神異忽見二人乘雲而至王迎之上席時大旱地裂木焚一人先唱能爲雹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宮中池井堅氷可琢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褐皆棄於臺下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樂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甚弘而求正諫之士　太平廣記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　文苑叢爲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中不辨列于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漢書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注若今弄車之技）　又曰武帝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衍魚龍角觝之戲（注海中碭極樂名似獨而小假作獸以戲也）　典略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弄馬列騎如漢西京故事　鄴中記教坊記上於天津橋設帳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兒筋斗絕倫乃衣以繒綵梳洗雜於內伎中少頃緣長竿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乘走馬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爲倭騎　

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去來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五代史唐莊宗少好角抵嘗與王郁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李存賢曰能勝我當與一鎮存賢搏而勝之莊宗病篤顧存賢曰角之勝吾不食言即以為盧龍節度使　會要淳化三年幸金明池觀水嬉命為競渡之戲擲金甌於波間俾軍人撤波爭取之　事文類聚工部尚書段綸奏名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器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籍　遼史耶律塔不也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　金史世宗擊球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春秋高圍獵擊球危事也宜悉罷之上曰朕以示習武耳　馬觀瀛涯勝覽自蘇門荅剌西北行至榜葛剌國有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其餘百戲或以鐵索繫虎行市及至人家則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投手入虎喉虎亦不傷其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蓋虎戲以需財也　從信錄歙人汪宗孝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丸飛劒之屬見之輒然自廢也

雜技三

鼠戲　鼠市　列子蘭子能燕戲者復于宋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千寡人技無市於中四方丈餘有四門門內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木人輒推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　晉陽秋衡陽區紙之經月乃放而復望吾賞拘而擬戲之而反無鼠甚有巧思造木室作鼠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　西京雜記丁緩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並相連續一人運之則滿堂皆生寒風焉　磨車輪扇　鄴中記石虎有磨車上行十里磨十斛此車詣以朱彩為飾唯用將車一人　眩人　祕戲　張騫通大夏國得眩人眩與幻同　宮祕戲　增　棘猴　草人文苑叢篤燕王集巧士有能於棘刺之端造沐猴然王須半年絕酒色方可見之王不能從　有人云能於棘刺之端造沐猴然王須半年絕酒色方可見之王不能從　有人又曰僊師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能為之走　走索　戴竿　莊子宋汗漫學屠龍技於支離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而無所用其巧　西京雜記有東海黃公少時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羸憊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　走索戴竿　西京賦走索上而相逢注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交相度所謂衝垣者也　明皇雜錄帝初御勤政樓張樂百戲競爭新只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番有力猶自嫌輕更

著人妃子甚喜置膝上爲傳脂粉

打毬 蹴踘 通鑑唐宣宗令陳敬宣等四人擊毬賭三川敬宣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孔帖周寶與高駢皆隸左神策軍以善擊毬侍

常列錦步障擊毬者晝夜不絕宣宗呂祖謙紫微雜記既罷門神宣與二王一妃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以生罷了新法漢書注蹴蹋以爲樂也孔貽薛樂也崔令欽教坊記蹴踘隱士劉銅勸上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冨貴之戲乎上曰善乃去雜技圖其形座右 鷺灌 鄴中記立木擅長二丈

拔河 競渡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四年清明中宗幸梁國命侍臣爲拔河之戲分朋五百人爲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爲東朋以繩三條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品爲西朋朋別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唐書杜亞爲淮南節度方春南遊有輕薄少年爲鷁首畫飾左右翼各長十丈上施平臺臺上有鼓吹令二人對舞又有假面騎士各執旗鼓隨鼓聲相應以爲勝負又爲水嬉之戲以大船載女樂數十隊或分坐兩岸或隨流而下或爲水上行船或爲陸地車輿或爲宮室或爲鳥獸或爲龍鳳或爲八卦或爲五行或爲四時或爲方色或爲干支或爲數目或爲人物或爲故事或爲神仙或爲鬼怪或爲歌舞或爲雜戲或爲神異或爲幻術或爲音樂或爲武藝或爲百戲或爲雜劇或爲雜技或爲雜伎或爲雜藝或爲雜劇或爲雜戲或爲雜耍或爲雜玩或爲雜物或爲雜貨或爲雜色或爲雜用或爲雜支或爲雜費或爲雜役或爲雜差或爲雜科或爲雜稅或爲雜賦或爲雜斂或爲雜捐或爲雜稅或爲雜賦或爲雜斂或爲雜捐 觀鬬 通典梁有高絙伎蓋今之透飛梯者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者也 擊甌 越甌百甌十二箇加減水以節擊之其音妙於方響 字彙補撇於葉切藏撇即今藏撇者謂古人無絲藏撇詩陳風宛丘之舞也 擊壤 帝王世紀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擊鞠 事始黃帝與蚩尤戰涿鹿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乃令人作鞠以像蚩尤之頭令人蹴蹋以習用兵也 蹴鞠 事始作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者始也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漢西夷撣國獻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之陳撣諫不可陳忠劾撣云云墨子公輸子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之爲車轄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也須臾斲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馳技弄劒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燕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立踢金丸雜技二 角抵之戲 截馬之術 角抵漢武帝始作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者始也

尚技則興 藝成而下 曲藝皆誓之注尚技而賤車服則民興藝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漢武帝增廣之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燕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立踢金丸雜技二 角抵之戲 截馬之術 角抵漢武帝始作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者始也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漢武帝增廣之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燕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立踢金丸雜技二

竹木爲鵲 後漢西夷撣國獻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之陳撣諫不可陳忠劾撣云云墨子公輸子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之爲車轄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也須臾斲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馳技弄劒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燕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立踢金丸雜技二

角抵之戲 截馬之術 角抵漢武帝始作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者始也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漢武帝增廣之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燕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立踢金丸雜技二

尚技則興 藝成而下 曲藝皆誓之注尚技而賤車服則民興藝

皇仙人名尸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壇

牛馬易頭 異苑官職典天子臨朝又化成黃龍八

增造雲梯 進 本

藏撇 詞林海錯唐大中初郭道源善

擊甌 蔡寬夫詩話杜司徒常言我致政之後必乘小驢入市看盤鈴愧

舞輪 景龍文館記唐宴吐蕃使作

蹀馬 舞輪 景龍文館記唐宴吐蕃使作

灌鳥飛 西京雜記匠人丁緩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

拔河 競渡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四年清明中宗幸梁國命侍臣爲拔河之戲分朋五百人爲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爲東朋以繩三條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品爲西朋朋別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唐書杜亞爲淮南節度方春南遊有輕薄少年爲鷁首畫飾左右翼各長十丈上施平臺臺上有鼓吹令二人對舞又有假面騎士各執旗鼓隨鼓聲相應以爲勝負又爲水嬉之戲以大船載女樂數十隊或分坐兩岸或隨流而下或爲水上行船或爲陸地車輿或爲宮室或爲鳥獸或爲龍鳳或爲八卦或爲五行或爲四時或爲方色或爲干支或爲數目或爲人物或爲故事或爲神仙或爲鬼怪或爲歌舞或爲雜戲或爲雜耍或爲雜玩或爲雜物或爲雜貨或爲雜色或爲雜用或爲雜支或爲雜費或爲雜役或爲雜差或爲雜科或爲雜稅或爲雜賦或爲雜斂或爲雜捐或爲雜稅或爲雜賦或爲雜斂或爲雜捐 觀鬬 通典梁有高絙伎蓋今之透飛梯者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者也 擊甌 越甌百甌十二箇加減水以節擊之其音妙於方響 字彙補撇於葉切藏撇即今藏撇者謂古人無絲藏撇詩陳風宛丘之舞也 擊壤 帝王世紀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擊鞠 事始黃帝與蚩尤戰涿鹿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乃令人作鞠以像蚩尤之頭令人蹴蹋以習用兵也 蹴鞠 事始作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者始也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漢武帝增廣之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燕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立踢金丸雜技二

尚技則興 藝成而下 曲藝皆誓之注尚技而賤車服則民興藝

皇仙人名尸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壇

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上日賈充請作鄉閭樂曹娥死國人作河女章伍胥伐海唱以足扣船引聲唉轉舍水激天雷雨響集衆懼止之挂樹白雪書地成川之戲又曰陽雜俎魯班又名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蕭州城小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木仙指吳鴻書為木萬以竟宋城百里皆聞其鼻端若蠅翼使匠人謂確類書江左有夏育扛鼎臣籲伯公孫大娘弟子潛確類書公孫舞劒器曰余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緣十丈竿吐五色水緣竿見後

雜技四

詩歌唐明皇偃偶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又觀拔河俗戲詩曰壯徒恒賈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志須明勝負多譟齊山岌業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　張說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詩曰今歲好捴鉤橫街敵御樓長繩繫日往貫索挽河流鬬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又岳州觀競渡詩曰畫作飛鳧艇雙雙競拂流炫裝山色變急棹水華浮土尚三閭俗江傳二女游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鼓發南湖湆標爭西驛樓並驅恆詫速非畏日光遒　李適興慶池競渡詩曰拂霧金輿丹旆轉凌晨黼帳碧池開南山倒影從雲落北澗搖光寫溜迴急槳爭標排荇渡輕帆截浦觸荷來橫汾宴鎬歡無極歌舞年年聖壽杯　儲光羲觀競渡詩曰大夫沈楚水千祀國人哀習棹江流長迎神雨霧開標隨綠雲動船逆清波來下怖魚龍起上驚鳧鴈迴能令秋大有鼓吹遠相催

劉禹錫競渡歌曰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幹波飛萬劒鼓聲勞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波上人呼霹靂驚竿頭綵挂虹蜺掌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撓瘡看血首爭不定輸岸一期心似燒　又競渡曲曰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檝從此起揚枹擊鼓聲鼕鼕鬭亂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聲鼉動蟠蟄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展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頹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旗夾岸照綾室羅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武平一觀打毬應制詩曰令節重遨

遊分鑣戲綵球驂騑迴上苑蹀躞繞通溝影亂紅塵沒光隨赭汗流賞闌清景暮歌舞樂時休　沈佺期觀打球應制詩曰今春芳苑遊接武上瓊樓宛轉縈香騎飄飄拂畫球俯身迎未落迴轡逐傍流秪爲看花鳥時時誤失籌　張祐觀打球詩曰白馬頓紅纓捎球紫袖輕曉氷蹄下裂寒瓦杖頭鳴又手膠粘去分鬃線道絣自言無戰伐髀肉已曹生　蔡孚打球篇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鋌玉鞏千金地寶杖琱文七寶球實馳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纓錦襄風驟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張建封打球歌曰僕本修文持筆者今來帥領紅旗下不能無事習蛇矛鬪就平場學使馬軍中伎癢驍智材競馳駿逸隨我來護軍對引相向去風呼月旋明光開俯身仰擊復傍擊難於古人左右射齊觀百步透短門誰羨養由遥破的　劉禹錫拋球樂詩曰五綵繡團團登君瑤瑁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楊巨源觀打球詩曰親埽球場如砥平龍驤驟馬曉光晴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玉勒回時霑赤汗花驄分處拂紅纓欲令四海氛煙靜杖底纖塵不敢生　皇甫松拋球樂詩曰紅撥一聲飄輕球墜越綃帶翻金孔雀香滿繡蜂腰少少拋分數花枝正索饒　魚元機打球詩曰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無滯凝時從撥弄有遮欄處任鈎留不辭宛轉長隨手却恐相將不到頭畢竟入門應始了願君爭取最前籌　又曰小球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球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上棚知是官家認偏偏常羸第一籌　又曰小球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球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游　顧況險竿歌曰宛陵女兒擘飛手長竿橫空上下走已能輕險若平地豈肯身爲一家婦宛陵將士天下雄一下定却長梢弓翻身挂影恣騰蹈反綰頭髻解盤旋風盤旋風撇飛鳥驚後繞樹枝裊頭上打鼓不聞時手鑷脚趺蜘蛛絲忽雷掣斷流星尾曜睒劃破蚩尤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定應嫁賊生賊兒中丞方畧通變化外户不扃從女嫁　柳曾險竿行曰山險驚摧輔水險能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復猱耶使我爲爾長歎嗟我聞孝子不許國忠臣不愛家爾今輕命重黃金忠孝兩虧徒爾誇始以險技悅君目終以貪心媚君樣百尺高竿百度緣一足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徒險於汝重於權

者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塗歌往爾可思上得不下下得上我謂此輩
言史觀繩伎詩曰秦陵遺樂何最珍綵繩冉冉天仙人廣場寒食風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
高處綺羅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兩邊圓劒漸相迎側身交步何輕忽
萬人肉上寒毛生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挂纖腰學垂柳下來一一芙蓉姿粉薄細稚態轉奇
曾見先皇初教時　宋晏殊上竿伎詩曰百尺竿頭裹裹身足騰踔倒駭旁人漢陰有叟君
未貧　曹西士緣竿詩曰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旁人
觀競渡詩曰急鼓繁鉦動地呼碧琉璃上兩龍趨一聲翻倒馮夷國千載淒涼楚大夫銀栲
繡臂照江湖三年端午眞虛過奇觀初逢慰道塗　又緣竿詩曰猛士緣竿亦壯哉踴空舞
兩催花鼓十二竿頭總下來　又角觝詩曰廣場妙戲鬬程材繩得天頇一笑開角觝罷時還罷宴卷班出殿
戴花回　黃庭堅傀儡詩曰萬般盡被鬼神戲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元圓
【唐】唐王榮呑刀吐火賦曰原夫自天竺來時當西京暄日騁不測之神變有非常之妙術初呈握內豈吹毛
之銳難親含腹指胸雖鑠石之威可出俄而精鋼充腹熾烈交頤罔有剖心之患曾無爛頰
沈霜鋒盡處煙霞舒而血噴朱焰生時素刃兮倏去於手紅光兮遶膺其口始茂爾以虹藏竟燿然而電走隱
於笑語迴看而鞅鞅皆空出自咽喉旁取而榆檀何有莫不刻意斯劾焦心已舒想剔腸之殟乃驚噪吻以焚
如胡爲引鏡之形銷於咀嚼安得燎原之色發自吹噓亦足以道冠幻人名傾術士食針既可以增愧嘆酒亦
宜乎讓美　楊弘貞蝯猴賦曰昔燕王好奇術客嘗巧刻棘刺之微物成沐猴而不撓毫末之細雕蟲既施雖
盱之狀委曲無遺實今若虛的爾纔見霏微而草上沾露曩歷而條端集蜜閃孤光而乍分拂輕霧而將眩觀
夫至精惟一至小無朋不食而安終有殊於狙怒窮高是處亦何異於猱升蓋以神過事將目視因乎有用之
質造彼無問之理伊竹間之猿父大小相殊相木杪之獮猢依憑酷似若乃微物類較能不貫盈心者未論其
精微巢蚊睫者自然之妙有庸知造物之意暫假斯人之手　金厚載都盧尋橦賦曰彼脩竿兮迥立天中有

都慮今身輕若風始發地以直上漸陵煙而轉榮敬捷無儔恣飛翻於白月孤高可尚任迴環於碧空初其委質負來當場獻藝耀百戲於君所仰千尋於天際干青冏出將爲悅目之娛舉步俄升自有翻旋之勢於是同嬉信超騰而自若罔危懼以疑思質動挺以無倫人皆見也衣巖襜而不定風以動之挺影難儔乘危圄墜臨廣街以堪望騁趫材而自異拂雲端之縹緲似欲升天跨檀末之欹危若有餘地徒觀其遠望騙躍輕如列仙形翻碧落足動晴煙杳杳難分宛在朝天之外亭亭迴映全高衆才之顯其態可喜其功不測既亏崇以獨立每緣循而至極將以騁輕趫恣登陟傍臨既分乎遠近二達必資乎孤直仰而望也始似出於煙霄逼而察之有若生乎翅翼夫兩共垂陰臨業陌噉萬井以無逃故得衆目閙窺羣心是仰若丹梯之已踐類仙橋之可上每所以恣觀有格澤之修竿勢百常以葺擢文五彩而花攢獨步華子之言先賢之勿罔　梁涉長竿賦曰伊醜醜之可觀有格澤之修竿勢百常以葺擢文五彩而花攢獨步華場偏臨廣衢當天情以影正對重樓而首出岌岌兮高柱承天亭亭兮若木拂日有美人兮來從業閒爲都盧今衣錦褰衣凝靚妝以如玉聳輕身兮若飛修龍蟠而蜿轉逐花落而霏微朝雲乍興神女之初降曉月將落姮娥之未歸於是伐鼓雷響鳴金星合從正殿以獨步迄廣場而未匝勢欲傾掉力將彈厲人地爲之振動樓臺爲之岌業臨人自正兮有異從繩處險而安兮匪同履氷豈有象於鴻漸終無教於猱升　王邑動政樓花竿賦曰當歌歲之令節御高樓而賜歡應和風奏以天樂耀長技出乎花竿挺其質以百尋續其文以五色將因乎人力於是玉顏直上金管相催顧影而忽升河漢低首而下指樓臺整花鈿以容與轉羅袖以徘徊晴空乍臨若虛仙之踴出片雲時映儼神女之飛來矧夫曲終示危乘危中矩八方勞觀億計如堵載之者強項超羣登之者纖腰迴舞猶盡巧於繁節且慙能於聖主廣場合勢則桓舉成帷衆技驚心則汗流漂雨　透槼童兒賦（一名綱）雲罕百尺繩直垜圓傳傳就日亭亭杜天鬼魅不敢傍其影鴟鴞不敢翔其顛此兒於是跂雙足戴兩臂踴身而直上若有其超盡罕而平立若餘其地倒輕軀墜高竿如更羸之鴈下空裏似蒲且之鵠落雲間捲都盧其若無顧驚戲而足晒屹然中駐餘勇不盡胡喜隱繩技賦曰結繩既舉彝倫攸序杳若天險之難升忽爾投足而復阻來有匹去無侶空中玉步望雲舉

揚美中程者雖多欲於上人後時者猶未甘於勝己懲既往之敗績仵將來以雪恥由是勵能激憤赴漲而迴其逐進也速飛電之經目其引退也緩孤鶚之應媒彼狂淺以生怠此方殷而有倩仰興慕於三節爰息徒而攫來論始作之功雖掉鞅而偏擅稽未事之效乃發衆今備該然後弭舟檝宴沙場叶同黨之誠願錫上官之寵光徵因敵之財以頒實合如漉之酒以澄靜人羣歡而樂康　仲無頗氣緑賦曰氣之爲緑合而成質俾騰躍而攸利在吹噓而取實盡心規矩初因方以致圓假手彌縫終使滿而不溢時也廣場春霽寒食景妍交爭競逐馳突喧闐或略地以丸走乍臨空以月圓百轉之功混成之會雖無似而是疋諫有皮之足貴傳毛非取奚資蔚矣之文實腹可嘉具養浩然之氣觀夫渾兮無象塊若有形方勞擊觸會匪進寧其升木也許子之豢始桂其墜地也魏王之瓠斯零懼欲擁於溝壑將不出於户庭智不待乎扃鎖妙乃存乎苞蓄堅彊斯致雖吐納之在君蘊蓄爲功信盈虛而自我勿懷棄擲委質操持舍之則藏豈疑滯之興請蘇而復上猶輕舉之可思彼跳丸與蹴踘有何足以加之　林滋木人賦曰何伊人兮異常爰委質以來王想具體之初既因於乃雕乃斲及抱材而至孰知其爲棟爲梁原夫始自攻堅終資假手雖克己於小巧之丁乃成人於大樸之後來同辟地舉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語言何有心游刃兮在兹鼻運斤兮罔遺兀若得木君之狀塊然非土偶之姿曲直不差既無靈於今日短長合度寧自伐於當時莫不脱枯槁以負來投膠漆而是進低回而氣岸方高佇立而衣裾屢振穠華不改對桃李而自逞芳顏朽質莫侵指蒲柳而詎驚憂量既手舞而足蹈必左旋而右抽藏機關以中動假丹粉以外周生本林間苟有參手之美立當君所何慙棨也之儔是則貫彼五行超諸百戲誤穿節以證目疑聳幹於奮臂如令居杞梓之上則樹德非難若使赴湯火之前則焚軀孔易進退合宜依然在斯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蓂其言也無秀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可謂暗教括内人馬伎賦曰旁分美人下徹金奏玉勒齊習琱弓並設鴻寨龍翥却護畧以驍騰左旋右抽突絢緣而乍迴旋以抑揚寶釵耀目羅衣沐香乍倏忽以變態亦終焉而允臧　李濯内人馬伎賦曰時也嚴霜剪木晴

空滅雲都人士女雜沓繽紛或側肩以馳見或奔躍以樂聞衆觀迭改靡心如待於是渥洼神驥齊逸足以翩翩宮棻名姝耀雜妝之彩彩莫不游纓寶校玉珂金玦挾刃明霜衣金被鐵搴旗命伍祖戈接節俾三邊之挑戰壯六軍之校閱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閑委身玉鐙之旁風驚而詭譎人矜綽約之號馬走流離之血始爭鋒於校場遽寫控於金埒

京邑部一

京邑總敘一

【雅】稱名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俪聚會之稱也　【尚書大傳】十邑爲都　【周雅】既高詡之京　【說文】邑國也今有城郭之聚曰邑　【汲冢周書】國枳維都都枳維邑　【周禮】距國五百里爲都　【禮】又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又曰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逆都邑大都焉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毛詩傳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又曰京師以諸夏爲藩蔽　周禮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　毛詩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又曰京師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先民之用以待不庭　【禮】又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爲之繼　毛詩傳京師者諸夏之繫　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又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公羊傳】京師天子之居也師者衆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國語】晉文公請隧辭言之　帝王世紀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邑在其中央　又曰凡居民必量地以制邑度邑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又曰【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公羊傳京師天子之居也師者衆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國語】晉文公請隧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先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春秋疏都邑者人之聚也　穀梁注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　綱目凡例凡建都曰都自他所來徙曰徙都屢徙而後定曰定都　綱目釋義都猶總也天子居以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　史記注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　漢書匡衡傳教化原本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取則或見修廢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續漢書司徒楊彪遷都吹噓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　【管子】凡立國都非大山之下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又】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

家之都不可平以準　荀子大略篇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山海經青要之山帝之密都　又曰帝之下都曰昆侖之墟　漢宮儀京兆絕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欲令帝都殷盈也　蔡邕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梁陽齊之臨淄成天地之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　風俗通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譙周法訓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　陸賛奏議王畿者四方之本京邑又王畿之本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　韓愈潮州謝表畿甸之間聲穀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　原初學記唐虞以前都名不著自夏以後各有所稱白虎通夏爲夏邑商爲商邑周爲京師

皇甫謐帝王世紀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陳今陳州曲阜今兗州曲阜縣黃帝都涿鹿或曰都有熊涿鹿今涿州有熊今新鄭縣少昊都窮桑窮桑在魯北故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少昊之墟也故春秋傳之帝顓頊之墟也謂之帝丘帝丘今濮州雷澤縣東南顓頊都高陽高陽今開封府陳留縣東北一曰都臺　臺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北帝嚳都亳亳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亳湯都亳亳有三亳毫薄鄗爲南亳蒙爲北亳偃師爲西亳湯都即南亳也或云西亳或曰北亳偃師即湯所都之西亳也　至仲丁遷囂仲丁遷囂今滎陽縣東北敖城是也　河亶甲居相相今相州安陽縣是也　祖乙居耿耿河東皮氏縣東南有耿鄉及盤庚五遷復南都亳之殷地則西亳比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周公相成王以鄭鎬偏處西方方貢不均乃營洛邑今東都是也　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酆鎬至秦非子始封於秦後莊公徙平陽今岐州雍縣界非襄公又居雍獻公徙櫟陽孝公徙咸陽後都咸陽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陽又於南陽鄗亦都洛陽故春秋傳曰晉侯伯禽宅曲阜少昊之墟也按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都平陽或在安邑安邑今蒲州縣名一曰夏墟在周爲衛地故春秋傳曰夏虒在衛北是

太祖高皇帝龍飛興京天命六年取遼陽於城東築城號東京尋遷瀋陽因舊城增拓其制更名曰盛京至
世祖章皇帝定都燕京式廓丕基垂統萬禩焉
大清

京邑總敘二

金史金都會寧即今舊土海古之地海陵遷於燕襲遼制建五京以遼陽爲東京大定爲中京析津爲大興爲南京又號大興爲中都尋改聖都
元史元太祖初都和林世祖改燕京爲中都置城而遷居焉元末僭國宋韓林兒初都亳州後徙汴梁漢陳友諒都江州夏明王珍都成都張士誠都平江
天曰南京今言云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是曰四京是時僭國夏趙宋都晉陽宋都汴名爲北京是曰四京
明太祖取集慶路而都之改曰應天府成祖徙都北平改曰順天號北京應
洪武二年又以臨濠爲中都
遼史遼都臨潢號曰皇都更名上京
遼陽爲東京大定爲中京析津爲大興爲南京又號大興爲中都尋改聖都
宋都汴按五海宋以開封爲東京河南爲西京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是曰四京是時僭國夏趙宋都晉劉知遠都晉陽宋都汴名爲北京是曰四京
後唐李昇都金陵漢劉龔都廣州後唐李存勗都鄴後遷洛陽蜀孟知祥都成都石敬瑭都洛陽後徙大梁爲東京
後梁朱晃都大梁蜀王建都成都
後唐莊宗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
後梁朱晃以汴州爲東都
唐李昇都金陵南唐李昪都金陵漢劉知遠都晉陽宋都汴名爲北京是曰四京是時僭國夏趙宋都晉劉崇都晉陽宋都汴名爲北京是曰四京
後唐莊宗以鄴都爲東京河南爲西京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是曰四京
後梁朱晃以汴州爲東都
後唐李存勗都鄴後遷洛陽蜀孟知祥都成都石敬瑭都洛陽後徙大梁爲東京
後唐莊宗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
唐李昪都金陵南唐李昇

孫必與馬　會稽記秦望山南有焦嶺嶺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　地理志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師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　後漢書董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隆海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衆卯之危崢嶸之險也　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都也　晉書周馥傳說新語補謝公時兵厮遁亡多近竄依山憑險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也　後趙錄張賓說石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　後魏書文帝卜遷都鄴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今特宜鎮之以靜鎮情自安　世說新語補謝公時兵厮遁亡多近竄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都洛陽　經濟類編梁元帝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諫曰建康王氣已盡古老相傳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帝曰建康洞殘江陵全盛卒從僧祐議　隋書文帝夜與高熲蘇威定議遷都庾季才旦而奏曰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都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自今以後信有天道矣　舊唐書貞觀四年詔發卒徙洛陽宮張元素上書曰昔漢高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中也太宗顧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朕意在於便百姓今元素上表宜即停之　經濟類編唐德宗至梁州糧用頗窘欲西幸成都衆議未決會李晟來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係億兆之心若規小舍大遷都恨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　五代史唐莊宗遣李嚴聘蜀王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簇帷珠翠夾道不絕　天中紀晉天福三年詔曰汴州水陸要衝山川形勢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　宋史上幸西京察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有留都意李懷忠乘閒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帑藏重兵皆

在焉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通鑑宋紀高宗建炎元年詔暫駐淮甸捍禦金凝箭以識之名龍旗
宗澤曰京師天下心腹不可棄也　遼史太祖取天梯蒙國別魯三山之勢於葦淀射金凝箭以識之名龍旗
宮神冊三年築都城於其地臨潢府是也　又曰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城闕狀因議建都
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　金史許安仁傳上將幸景明宮安仁
與同列諫曰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皇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健蓋京都之首選也
　元史世祖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
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
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　草木子元世祖定大興為大都開平為上都每年四月草青則駕幸上都
避暑須賜於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惟每歲往來於兩都他無巡狩之事　從信錄定遠
人馮國用對太祖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倡仁義以收
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吾學編明興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
議遂中輟　又曰京師謂燕京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汴洛
闕中江左皆不及也　八編類纂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居山帶海有金湯之固

京邑三

作豐　營洛　毛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崇作邑于豐　下詳邑部豐下詳東京　三亳　二周　皇甫謐帝王世紀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也穀熟為南亳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則盤庚所徙也　景亳　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則盤庚所徙也　史記殷本紀湯自亳往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夷王時東西周分境湯王徙都西周　千里　四縣　白虎通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經千里周禮四縣為都以任地事　居邰　徙雍　三輔故事周后稷居邰公劉遷邠亶父遷岐山之陽　三輔黃圖秦德公自汧徙雍　法日　象漢　上詳千里注下詳西京　再徙　五遷　呂氏春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　三徙成國　漢作帝王世紀武王自鎬徙居之　尚書　武營　上見傳說洛都賦張良　擯庚五遷將治亳殷　下詳伊洛　嵩函　上見傳說洛都賦張良　曰夫關中左嵩函右隴蜀　正國　域民　周禮制其畿封以正邦國　漢書是以聖王域民　制畿　正封　周禮制其畿封以正邦國　曰正畿疆之封　天邑　皇州　帝里　王畿　甸服　天子以王城為中方五百里為王畿甸服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　皇都　王城　帝畿　王室　帝宅　神畿　天

邵伯温見聞録隋文帝登邙山對關塞而歎曰眞天闕也　浩穰　佳麗　天中記周顯德三年詔曰肇敎之下謂之浩穰萬國駿奔謂之佳麗殊百城　天壯

帝宅　秦苑　漢宮　雉堞　京闕　謝朓詩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詩自我違京闕四載迄於斯　車闕　騎擁　上見高啓望都邑詩見隋李巨仁煌煌京洛行下　百城　華域　事類

大湊　上見前晉書周顗傳　周書作洛解曰周公將致政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五都　二宅　唐志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來已久宜以

宮雉　京闕　謝朓詩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詩自我違京闕四載迄於斯　車闕　騎擁　上見高啓望都邑詩見隋李巨仁煌煌京洛行下　百城　華域　事類

帝宅　秦苑　漢宮　雉堞　京闕　謝朓詩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詩自我違京闕四載迄於斯　車闕　騎擁　上見高啓望都邑詩見隋李巨仁煌煌京洛行下　百城　華域　事類

大湊　上見前晉書周顗傳　周書作洛解曰周公將致政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五都　二宅　唐志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來已久宜以

合璧漢高祖修長安宮城惠帝增之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　秦苑詳注華域帝鄉也即神州方州帝都也　九衢　四市　明歐大任燕京篇九衢走馬如流水　玉海漢長安四市皇邑　帝基　謝靈運詩祇役出皇邑天中記崔駰淵泉賦曰主上憲宅臨伊域河洛之間重隆周道　天室　日轂　周書度邑解武王曰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度也日徑面故曰日轂也　鳳翔　龍躍　又云唐明皇并州宜置北都詔曰我國家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猶成湯之興岐今王業正興宮觀猶在列於編郡情所未安其并州方州帝都也　關廷　肇敎　元史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言開平府關廷所在加邑　桑苑詳注帝畿千里象日月徑面故曰日轂也　兼六合　五經要義王者受命創始建國

合璧漢高祖修長安宮城惠帝增之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　秦苑詳注華域帝鄉也即神州方州帝都也　九衢　四市　明歐大任燕京篇九衢走馬如流水　玉海漢長安四市皇邑　帝基　謝靈運詩祇役出皇邑天中記崔駰淵泉賦曰主上憲宅臨伊域河洛之間重隆周道　天室　日轂　周書度邑解武王曰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度也日徑面故曰日轂也　鳳翔　龍躍　又云唐明皇并州宜置北都詔曰我國家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猶成湯之興岐今王業正興宮觀猶在列於編郡情所未安其并州方州帝都也　關廷　肇敎　元史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言開平府關廷所在加邑　桑苑詳注帝畿千里象日月徑面故曰日轂也　兼六合　五經要義王者受命創始建國

聖都　神縣　金史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號遂改爲聖都　江淹雜體詩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統四方　禮記高宗肜日雊祖己訓王宅是不常厥德小民乃訛王司敬民罔非天胤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若有恒性　交風雨　周書周月解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統迭用以統四方　總天地　上見張衡東京賦下見統四方注　挾成皐　據函谷　上見

聖都　神縣　金史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號遂改爲聖都　江淹雜體詩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統四方　禮記高宗肜日雊祖己訓王宅是不常厥德小民乃訛王司敬民罔非天胤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若有恒性　交風雨　周書周月解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統迭用以統四方　總天地　上見張衡東京賦下見統四方注　挾成皐　據函谷　上見

繡城　一統志宋葛澧帝都賦江南之都會號繁華之明孫黃南京行囑漫三春錦繡城空蒙一片等歌市　因民心　明天意　上見前總敘一引續漢書三國志孫皓謀徙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塉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號武昌居是明天意知民所苦矣皓還都建業　襟四塞　控五原　唐李白餞王贊序天下見前謫岡法訓後趙録　方千里　積百同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周禮注凡王畿　順天和　圖王業　上見後隋煬帝詔陳主詩山河壯帝居　壯帝居　上見後隋煬帝詔陳主詩山河壯帝居　盤龍虎　遊鳳皇　李白金陵鍾古虎盤　又登鳳皇臺詩地即帝王宅山爲龍鳳皇臺時鳳皇臺上鳳皇　爲民極　壯帝居　上見後隋煬帝詔陳主詩山河壯帝居　盤龍虎　遊鳳皇　李白金陵鍾古虎盤　又登鳳皇臺詩地即帝王宅山爲龍鳳皇臺時鳳皇臺上鳳皇

王氣存　天文照　天中記張紘言於孫權曰昔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　杜詩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會日月　上見總敘二引博物志　周邦　王氣存　天文照　天中記張紘言於孫權曰昔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　杜詩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會日月　上見總敘二引博物志　周邦

遊　王氣存　天文照　天中記張紘言於孫權曰昔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　杜詩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會日月　上見總敘二引博物志　周邦

彥賦汴都日月所會天地之中　建丹陵　宅紫縣　天中記唐明皇并州置北京詔曰堯理唐郊式建丹陵之縣漢居洛邑更表南陽之都　原四方之極　八紘之中　毛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毛注京師也　下見左思魏都賦　體國經野　建邦設都　周禮體國經野　商邑翼翼　周原膴膴毛詩　宅中圖大　無外稱尊　邦畿千里　城闕九重　神州之畧　赤縣之畿　增建邦啓土　置

彥賦汴都日月所會天地之中　建丹陵　宅紫縣　天中記唐明皇并州置北京詔曰堯理唐郊式建丹陵之縣漢居洛邑更表南陽之都　原四方之極　八紘之中　毛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毛注京師也　下見左思魏都賦　體國經野　建邦設都　周禮體國經野　商邑翼翼　周原膴膴毛詩　宅中圖大　無外稱尊　邦畿千里　城闕九重　神州之畧　赤縣之畿　增建邦啓土　置

經野　注經謂爲之里　下見尚書　申畫郊畿　封樹險固　書申畫郊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險固也　周禮制其畿方千里而

經野　注經謂爲之里　下見尚書　申畫郊畿　封樹險固　書申畫郊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險固也　周禮制其畿方千里而

都立邑 武成曰先王建邦啓土 祭法天下有置都立邑 水木滋茂 川原秀麗 兩京記隋煬帝登邙山觀伊闕歎曰此龍門耶自古帝王多都此也 隋文帝以新都詔曰龍首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 莫有 紅塵紫陌 金遶五京 唐宋四輔 上見前京邑總敘一 會要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是也宋崇寧四年七月以澶鄆許三州升襄邑爲拱州是爲宋四輔 百官之府 萬世之都 隋紀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 明成祖實錄永樂十四年肇上龍興之地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誠帝王萬世之都 強本弱枝 揔吭拊背 舊唐書高季輔傳畿內數州爲枝自古常事 婁敬傳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夫與

人關不搤其吭捐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焉奏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所會乃建東京於汴梁

一旦示弱 百世爲笑 晉成帝紀溫嶠欲遷都豫章王導曰建康王者之宅且北寇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良計也 唐高祖本紀武德元年置秦王世民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或說上曰突厥累寇關中以子女玉帛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徙都豫章誥子乃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後晉高祖

安不都則寇自息上以爲然泰王世民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豈徒欲都此若秦漢之間一都關中事宜狀今之關中即古者邠岐千里之地也王世家陣陽有武陣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 衣冠所聚 舟車所會 唐書京師衣冠所聚聲教所出事類合璧後晉高祖以大梁舟車

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遽遷跡四海之蓋爲百世計也 唐高祖本紀

乃陟南岡 大相東土 詩乃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 洛誥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景邑總敘一 下見京 基 應春陵之王氣 宋升宋州爲南京 詔 西實屈無外之談 東土壯居中之業 唐李嶠表 侔江海之重潤乃據上游 法日月之徑圍 張天紀 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 呂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 宋宋祁王巖千里賦 原天府 神

舉方表儀 百代不易之所 下見宋王安石首善自京師萬國朝宗 舊唐書裴耀卿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明 綠水珠樓 金堤翠幰 又曰綠水珠樓佳麗城唐盧照鄰長安古意隱隱通典臨制萬國尤借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事宜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 又曰唐明皇開元

勢大威遠 根深蒂固 若居之則制萬國之命 明 王者居中 蒼生大慶 上見京邑總敘一 書任城王傳孝文外寵非可文治啃函帝宅河洛 萬國朝宗 同臨土之始

西實屈無外之談 呂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 宋宋祁王巖千里賦 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 張天紀 漢書劉敬說上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勸上都洛張良曰洛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非可文治啃函帝宅河洛中左啃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寇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實惟地之神皐四塞三成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之國班固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下見斑固西都賦在鎬近蜀之富號爲近蜀卽野左據函谷崤陵之阻右帶褒斜隴首之險天府名都坤靈正位帝王之宅形勝之國蜀都賦曰中形勝之國地勢便利以加兵於諸侯譬猶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絃清歌凝白雪杜牧長安雜詩豐侯鎬京馬文衣許史家金谷銅街連征記洛陽記曰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街鄭阜雄都定鼎地勢據高國周禮惟王建國經營作洛邑於中土尚書新邑于東國洛丹霞奉朝暾下見梁簡文帝京洛篇向洛東瀍西瀍豐鎬宅洛邑使名公先相宅既得卜則經營成周使來告卜曰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注食北地周延祚後漢中興平王東遷而延祚光武都洛京王者之里舊唐李勉傳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雖雜號爲難理帶河泝洛左伊右瀍處於中土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名公所相周公所營天地之中水陸所湊先王之經邑也和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所謂建土圭以測景得天地之中卽卜而作邑聞宗周之經營居以爲都見炎漢之遺制重城雙闕吳國倫帝京篇重城開御氣雙闕倚明霞瓊島玉泉貴文中大都賦固內海以爲池即瓊島而爲圍金水縈帶帶向負山引河萬歲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於壯哉帝居宅此天府背重關面廣澤李時勉北京賦背疊險而面平原兮廣澤九河南界三案前圖大學衍義補太行自西來奔趨而北東極於醫無閭重岡疊阜擁護而圍繞之其東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則九河故道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過此者也南諸山爲第一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北京賦有羣峰紫蓋白浮黃花之山蜿蜒而盤裘鷲翠華以自天玉帶銀山天志關塞諸山雄峙於西北澤河諸水環繞於東南龍翔鳳舞余光北京賦又曰龍翔鳳舞以自天玉帶銀山而盤裘鷲翠華以自天玉帶銀山天志關塞諸山雄峙於西北澤河諸水環繞於東南龍翔鳳舞余光北京賦有羣峰紫蓋白浮黃花之山蜿蜒

京邑

京邑四

總敘

龍灣青草 元袁桷上京詩白榆迷鴈塞青草補龍灣 **前俯滄溟後控沙漠** 廣輿記 **臨潢以金箭兆基 長白以慶雲啓瑞**

京邑 梁傳冀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三代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 **天子常居** 穀梁傳文 **居九鼎**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鼎遷之議也自平王以至於亡非有大七道者也頃王之神聖繼修厥德猶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 **東遷失計** 宋蘇軾東遷論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 **立五均** 食貨志莽於長安及洛陽市立五均官 **此中可避** 晉盧諶贈劉琨詩都長安黃琬曰董卓謂長安可以享姬光武卜東都洛邑以享姬光武卜東都以享姬光卓鴆止之卓鴆長安朱儁鴆止之卓鴆以爲己副使者名拜儁 **收功西北** 史記六國表夫作事非 **天啓神安** 後漢書董卓傳昔周公營洛邑及遷殷頑民乃作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惟洛食我惟新邑烝民乃粒萬年有辭于公 **險固饒沃** 通鑑晉安帝義熙三年夏王勃之將發也自言於其主曰陛下部將皆曰陛下之國險固饒沃可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 **神明之奧** 唐玄宗實錄四年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宜命有司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如卿所言不往亦何遽罷 **備巡幸** 通鑑唐敬宗寶曆元年詔創洛陽宮室制度閎侈修短以稱之 **建都伐謀** 宋史慶曆中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呂夷簡請建大名爲北京 **四戰之地** 通鑑宋仁宗景祐三年論建都之地范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 **氣象雄偉** 玉海宋張守請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 **上京天險** 遼史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 **金主授圖** 金圖經至元四年金主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閱侯修短以授左相張浩輩按圖 **升崇北平** 成祖實錄永樂元年

京邑五

勝勢在長江 吾學編南京開基之地也勝勢在長江 **太子相宅** 又云洪武二十四年勑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陝遣太子相宅也 **百日訖事** 又云神爲三年始建郟康獻記 **金主授圖** 金圖經至元四年金主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閱侯修短以授左相張浩輩按圖 **升崇北平** 成祖實錄永樂元年

詩 魏曹植名都篇曰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闘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嚙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宋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曰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歌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齊謝朓還望京邑詩曰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原梁簡文帝長安道詩曰神皐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一作推輪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度轍垂柳拂行輪一作人金鞭照龍馬羅袂拂春塵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 又京洛篇曰南遊偃師縣斜上霸陵東回瞻龍首堞迴望德陽宮重門遠照耀天閑復宵窗城傍疑複道樹裏識松風黃河一作沙入洛水丹泉繞射熊夜輪懸素魄朝光蕩碧空秋霜曉驚鴈春雨暮成虹曲陽造甲第曲陽後漢外戚王根也高安還禁中劉蒼歸作相實憲出臨戎此時車馬合茲晨冠蓋通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 又洛陽道詩曰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遊童初挾彈鑒女始提筐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玉車爭晚入潘果溢高箱 元帝長安道詩曰西接長楸道南望小平津飛甍臨綺翼輕軒影畫輪雕鞍承赭汗槐路起紅塵燕姬雜趙女淹留重上春 又洛陽道詩曰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慢拂綠柳逐風低玉珂鳴戰馬金爪鬬場雞桑妾日行暮多逢秦氏妻 梁沈約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紛漠漠迴首望長安桂宮連複道黃山開廣路遠聽平林鐘遥識新豐樹合殿生光彩 原庾肩吾賦得橫吹曲長安道詩曰桂宮連複道黃山開廣路遠聽平林鐘遥識新豐樹合殿生光彩安城開譽盤桓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齊童曙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流蘇擬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鞍鏤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解着還復斂方知巧笑難佳期空靡靡含睇未成歡嘉客不可見因君寄離宮起煙霧日落歌吹還 一作回塵飛車馬度 又洛陽道詩曰徹道臨河曲層城傍洛川金門纔出柳桐井半含泉日起衆恩外車迴雙闕前潘生時未返遥心徒眷然 車數洛陽道詩曰洛陽城九重重闕

如隱起雙闕似芙蓉王孫重行樂公子好遊從別有傾人處佳麗夜相逢 潘周王褒詩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遊河南期四姓關西謁五侯鬬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扇陳後主長安道詩曰建章通永央長樂屬明光大道侈甲第甲第玉爲堂遊蕩新豐裏戲馬渭橋傍當壚晚留客夜夜苦紅妝 又洛陽道詩曰日光朝杲杲照耀東京道霧帶城樓開啼侵曙色早佳麗嬌南陌香氣含風好自憐釵上纓不歎河邊草 又曰建都開洛汭中地乃城陽縱橫肆八達左右鬬康莊銅溝飛柳絮金谷落花光忘情伊水側秘駕河橋傍 又曰百尺瞰金埒九衢通玉堂柳花塵裏暗槐色露中光遊俠幽并客當壚京兆妝向夕風煙晚金羈滿洛陽 又曰青槐夾馳道御水映銅溝遠望凌霄閣遥看井幹樓黃金彈俠少朱輪盛歡侯桃花雜渡馬紛披聚陌頭 孔奐名都一何綺詩曰京洛信名都佳麗擬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上椒塗黃金絡驂裹蓮花裝鹿盧咸言衣服盛無勝執金吾 沈炯詩曰名都一何綺春日吐光輝高樓雲母扇複殿琉璃扉昭儀同輦出高安連騎歸欲知天子貴千門應紫微 周弘正詩曰名都宮觀綺金壁藻華瑋吹臺望鵷鵷舞殿接披香繡轂遊丹水彫輦出平陽陸離徒照眼何解憂人腸 徐陵長安道詩曰輦道乘雙闕豪雄被五都橫橋象天漢法鳥應坤圖韓康賣良藥董偃鬻明珠喧喧擁車騎非但執金吾 又洛陽道詩曰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銅駝華軒翼綵吹飛蓋響鳴珂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 又曰洛陽馳道上春日起塵埃濯龍望如霧河橋渡似雷閶珂知馬蹀傍幰見聲開相看不得語容意眼中來 潘張正見帝王所居篇曰嵽嵲帝宅宛洛壯皇居紫微臨複道丹水亘通渠沈沈飛兩殿譙譙承明廬虛休氣充青瑣榮光入綺疏霞明仁壽鏡日照凌雲書鳴驚背鵠鵲詔躍幸儲胥長楊飛玉輦御宿徙金輿柳葉飄緹騎槐花影屬車薄暮歸平樂歌鐘滿玉除 扇又洛陽道詩曰曾城啓旦扉上路滿春暉柳影緣溝合槐花夾岸飛蘇合彈珠罷黃間負弩歸紅塵暮不息相看連騎稀 江總長安道詩曰翠蓋承輕霧金羈照落暉五侯新拜罷七貴早朝歸轟轟紫陌上鵲鵲紅塵飛日暮延平客風花拂舞衣 又洛陽道詩曰德陽穿洛水伊闕邇河橋仙舟李膺棹小馬王戎鑣杏堂歌吹合槐路風塵饒綵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 又曰小平路笑日映下山逢 顧野

一作嵽

王長安道詩曰鳳樓臨廣路仙掌入煙霞章臺京兆馬逸陌富平車東門疏廣餞北闕董賢家渭橋縱觀罷安
能訪狹斜 蔡君知長安道詩曰長安馳道上鐘鳴宮寺開殘雪銷鳳闕宿霧斂章臺騎轉金吾度車鳴丞相
來鵲噪東都晚羣公騶御回 岑之教洛陽道詩曰喧喧洛水濱鬱鬱小平津路傍桃李節陌上採桑春聚車
看衛玠連手望安仁復有能留客莫愁嬌態新 陳瑄長安道詩曰長安開繡陌三條向綺門張敞車單馬韓
嬌乘副軒寵深來借殿功多競置園將軍夜夜返絃歌著曙喧 又洛陽道詩曰洛陽九達上羅綺四時春路
傍逢驄馬車中看玉人鎮西歌豔曲臨淄逢麗神欲知雙壁價潘夏正連茵 王瑳洛陽道詩曰洛陽夜漏盡
九重平旦開日照蒼龍闕煙繞鳳皇臺浮雲翻似蓋流水倒成雷曹王翩雛返潘仁載果來來 蕭貢長安道
詩曰前登灞陵道還瞻渭水流城形類北斗橋勢似牽牛觀荷來蘇卜洛連新邑因秦還舊都雷驚三辰衛星陳七萃
隋許善心奉和還京師詩曰重光闡帝圖肆覲荷來蘇卜洛連新邑因秦還舊都雷驚三辰衛星陳七萃
駐從風折鳳羽曜日拖魚鬚憲章殫禮樂容服備車徒迴鑾入豐鎬從跸度枌榆冉冉年和變遲遲節物徂餘
花照玉李細葉剪珪梧朝夕萬國湊海會百川輸微生逢大造倏忽改榮枯 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
我后膺靈命爰求宅茲土宸居決太微建國資天府元風馳黍庶德澤浸區宇醒醉各相扶謳歌從聖主南登
少陵岅還望帝城中帝城何鬱鬱佳氣迺蔥蔥金鳳凌綺觀璇題敞蘭宮複道東西合交衢南北通萬國朝前
殿羣公議宣室鳴佩含早風華蟬曜朝日柏梁宴初罷千鐘歡未畢端拱肅巖廊思賢聽琴瑟遼迺集雉列隱
軫千閒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處處歌鐘鳴喧闐車馬度日落長秋閒含情兩相顧是月冬之季陰寒晝
不開鶯風四面集飛雪千里迴狐白登廊廟牛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然灰 何妥長安道詩曰長安
狹斜路縱橫四達分車輪鳴鳳轄箭服耀魚文五陵多任俠輕騎自連羣少年皆重氣誰識故將軍 鳳轉用霍光事
庾自直初發東都應詔詩曰二龍承玉軸萬騎翊林塘縱觀此何事巡駕幸淮楊伊雒山川轉江河道路長照
日秋原淨分花曲水香稻粱叨歲月羽翮仰恩光後塵歸舊里還如仙鶴翔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
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遥接漢飛觀迴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虞世南賦

得吳都詩曰畫野通淮泗星驛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
跨澄流江濤如素蓋海氣似珠樓吳趨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楮亮賦得蜀都詩曰列宿光輿井分芒跨梁悵
沈犀對江浦駟馬入城闉英圖多霸跡歷選有名臣連騎簪纓滿含章詞賦新得上仙槎路無待訪嚴遵　李
百藥賦得魏都詩曰炎運精華歌清都寶命開帝里三方盛王庭萬國來元武疏遥隘金鳳上層臺乍進儼童
槃時傾避暑杯南館招奇士西園引上才還惜劉公幹疲病清漳限　鄭翼登北邙遲望京洛詩曰步登北邙
坂踟躕聊屬望宛洛盛皇居規模窮大壯三河分設險兩堉資巨防飛觀紫煙中層臺碧雲上青槐夾馳道迫
迨修且曠左右多第宅參差居將相清晨謁帝返車馬相追訪胥徒各異流文物分殊狀囂塵暗天起簫管從
風颺伊余孤且直生平獨淪喪山幽有桂叢何爲坐惆悵　駱賓王帝京篇曰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
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horizontal函谷鶏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
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户千門平旦開複道橫通鵷
鵷觀交衢直指鳳皇臺劒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磬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鈞陳宿衛關杞壁沼浮槐市銅羽應
風迴金莖承露起校又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鄧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
堂綺帳三千户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鋪金鳴玉王侯盛王
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舊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
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娼婦銀鈎采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
飛入羅幃歌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纓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
寶瑟空相依　盧照鄰長安古意曰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
龍含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
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
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堪羨雙來雙去君不見
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貼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

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

隱隱朱城臨玉道遥遥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劒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裘清歌一轉口氣氳北堂夜夜人如玉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薦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

自言歌舞常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君家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見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宋之問長安路

層城出雲漢樓閣九重春車馬千門旦緣柳開復合紅塵聚還散日晚鬬雞場經過俠斜看　儲光羲長安道

詩曰西行一千里暝色生寒樹暗聞歌吹聲知是長安路　杜牧長安雜詩曰兩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峰疊

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覓旋少年羈絡青紋玉遊女花簪紫蔕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聯顏巷日

空高　又曰洪河清渭天池滄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漢宮紫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妬佳人鈿朶色風迴

公子玉衡摩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　金吳激長安懷古詩曰佳氣猶能想鬱蔥雲開雙闕峙蒼

龍春風十里灞陵樹曉月一聲長樂鐘小苑花開紅漠漠曲江波漲碧溶溶眼前疊嶂青如畫借問南山第幾

峰　元宋本大都詩曰拋却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綠影千門樹似煙南國佳人王

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又曰繡錯繁華徧九衢上林詞賦漢西都朱門

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朔皇圖東門白面生紈綺笑殺揚雄卧一區　又

曰蘆溝曉月隋蒼煙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仙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絡瞿曇寺豪竹哀絲玳瑁

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嵩呼祝堯年　宋聚燕都詩曰萬户千門氣鬱蔥漢家城闕畫圖中九關上徹星辰

界三市橫陳錦繡叢玉盌金杯丞相府珠幢寶剎楚王宮遠人縱睹爭修貢不用雕戈塞徼通　又曰風物鮮

妍飾禁城豪家戚里競留情花圍錦幄清明宴香擁珠樓乞巧棚叱撥馬搖金轡具辦饛簋旌他年定

擬持鉛槧細數繁華紀太平　又曰流珠聲調錦琵琶曲池臺似館娃羅袖舞低楊柳月玉笙吹綻牡丹花

龍頭瀉酒紅雲濕象口吹香綠霧斜却笑西鄰盡書客牙籤湘帙費年華　趙孟頫金陵懷古詩曰銅雀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煙花樓閣西風裏錦繡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跡冀方北去有唐風滿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黃雲沒斷鴻　馬伯庸上京寓直詩曰萬里雲沙碣石西高樓一望夕陽低谷量牛馬煙霞錯天險山河海岱齊貢篚銀貂金作籍官窑磁盞玉爲泥未央殿下長生樹還許尋巢彩鳳棲　袁桷上京詩曰帝京環睥睨海平野接氷天龍吐青林火狼沈紫塞煙風花秋黯淡雲葉雨連綿昔日君臣意深符卜洛年　又曰土屋層層綠沙坡簇簇黃馬鳴知雹急鷹過識天涼墨菊清秋色金蓮細雨香內園通閣苑千樹壓羣芳　柳貫上都詩曰昔出塞行瞻日趨朝喜近天雉宮開苑囿馳道絶風煙瑤水巡非遠桐山曆更綿甘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又曰昔建寨中業初開微外山雉城平几几沙水淨灣灣朱夏宸遊正清秋武衛閑叨陪文學乘空愧贊毛斑　馬祖常上京詩曰龍沙秋淺雲光薄畫罷宮衣侵曉著吳娃楚娘侍團扇象輿鳳輦明珠絡椒花染紫風雨香三十六盤天路長南都北都望行幸千秋萬歲迎君王　余闕長安陌詩曰浩浩長安陌瓊樓夾廣塵鸞鳳御溝上芍藥吹樓前駿馬追韓嫣金尊約鄭莊功名有時有且得樂當年　迺賢京城詩曰神京極高峻風露恆冷然憧憧十二門車馬如雲煙紫霞擁宮闕王氣浮山川峨峨龍虎臺日月開中天聖祖肇洪基永保萬億年　明高啓望都邑詩曰落日登高望帝畿龍蟠山下見龍飛雲霄雙闕開黃道煙樹三宮接翠微沙苑馬閑秋獵罷天街車闕晚朝歸明朝欲獻昇平頌還逐仙班入琐闈　又曰秦金不厭氣佳哉紫蓋黃旗此日開殘雪已銷鳷鵲觀浮雲不隱鳳皇臺山如洛下層層出江自巴中渺渺來六代衣冠總塵土幸逢昌運冀興哀　李維楨南都詩曰旌旗劒佩擁椒除尚想戎衣革命初綠草不侵雕輦路紅雲常護紫宸居金銀宮闕三山外煙雨樓臺六代餘誰謂長江天作塹八荒今日共車書　李昌長安道詩曰層城迫遏入雲霄處處春風面面花長樂鐘聲催漏箭新豐樹色擁行車妖姬舞榭留明月貴主妝樓結綺霞日暮鄉塵迷九陌鷺與傳奉五侯家　熊鼎長安懷古詩曰立馬平原望故宮閒河百二古今雄南山雙闕阿房近北斗連城渭水通龍去野雲收王氣鶴巢陵樹起秋風英雄事業昭前哲看取秦皇漢武功　陳繼儒南都詩曰太平風景是京華白馬黃杉七寶車寒食闘雞歸去晚院門新月印梨花　沈懋長安道詩曰西望長安道東風大綠塵闘雞

三市曉躍馬五陵春柳色迷行客花香撲麗人金張居戚里遊宴不辭頻　王伯稠長安道詩曰白日照馳道高天雙闕開黃金丞相閣清吹五侯臺馬蹴香塵起花藏翠憾來新豐白首客彈鋏夜歌哀

又長安道詩曰神州應東井天府擅西秦雙闕南山下千門渭水濱公卿畏主父賓客慕平津方朔何爲者虛稱避世人　陳子龍洛陽詩曰洛陽亦是漢東京伊闕輾轅設險成朱邸中天金作冊黃河繞地帶爲盟宛如玉珮煙波冷淮客銀牀露草輕渺渺高雲愁帝子二崤風雨夜深鳴　皇甫汸金陵懷舊詩曰平生踪跡半京畿別去秦淮歲屢違道上投珠多按劒市中擊筑幾沾衣寺尋白社僧猶在宅訪青溪客已非莫向隴西逢醉尉夜深愁向灞亭歸　王叔承金陵覽古詩曰南北乾坤壯此行西風走馬石頭城三吳往事秋濤急六代新花曉露清愁暮雨生龍虎秖今餘王氣江山千里護神京請看豐鎬艱難地回首園陵無限情　陶望齡燕京篇曰地軸幽燕壯星辰北極尊向明開帝服面勢敞天門天門帝服何雄麗到處煙花夾朱第崔嵬古畫黃金築迫遷雜宮白玉砌儲胥百萬護嚴更十二交衢繞鳳城見啓北門封將校新開左掖名儒生連艘千里吳陵粟擐甲三營突騎兵旗亭分隊起輦路入雲平隔車隱隱闐街轉流汗窮冬氣猶喘說劒相邀過慶卿談天何處建鄒衍走馬東門繡陌新角弓珠彈鬬芳春曾持紫綺裁行帳共屑梅檀作遠塵　吳國倫燕京篇曰擬賦燕京勝三都未足誇霸圖雄鷹塞古戍扼龍沙北谷回陽令西山擁帝家天平恆嶽迥地險薊門賒秦關楚蜀難口侯王屬犬牙重城開御氣雙闕倚明霞芳樹華陽館高臺易水涯談天曾碣石望海即琅琊帶甲環三輔梯航走八遐風雲森劒佩兩露足桑麻紫陌新豐酒紅樓宛洛花輕塵飛白練旭日麗青騧雪色并兒劒星杓漢使槎羽林矜節俠威里競紛奢接軫趨長樂揚鞭過狹斜悲歌逢擊筑斥堠警鳴笳七校傳清蹕諸陵望翠華豎儒何寂寞抱影獨長嗟　張時徹長安道詩曰曙動開長樂鶯鳴繞建章龍媒馳道出鳳吹彩旌揚渭橋春水漲日日泛鴛鴦　王廷相帝京詩曰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氣千秋湧翠門渤海東波連蜃慎太行西巻引嵐暄九皇天運坤維奠萬國星羅北極尊堯舜垂衣帝堪燕山蝸王氣瀛海帶辰居西北健兵馬東南富國儲太平鼓樂土非夢亦華胥　孟思詩曰箕尾

歌行　梁沈約長安有狹斜行曰青槐金陵陌丹轂貴遊士方駿萬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陽不足稱臨淄孰能擬　周王褒前題曰戚紆狹斜道車騎動相喧博徒稱劇孟遊俠號王孫勢傾魏侯府交盡瞿公門路斜勞夾轂塗艱倦折轅日斜宣曲觀春還御宿園塗歌楊柳曲巷飲櫰花尊獨有遊梁倦還守孝文園　原梁戴暠煌京洛行曰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名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黑龍通飲渭丹鳳俯臨城羣公邀郭解天子問黃瓊詔幸平陽第騎指伏波營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衣風飄飄起車塵暗浪生舞兒淮南法歌閒齊后聲揮金留客坐餌玉待鐘鳴獨有文園客偏嗟武騎輕　陳張正見前題曰千門儼西漢萬戶擅東京凌雲霞上起鵲鵲月中生風塵暮不息簫管夜恆鳴唯當賣藥處不入長安城　又長安有狹斜行曰少年重遊俠長安有狹斜路宿時容馬枝高易度車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相逢夾繡轂借問是誰家　隋越王侗京洛行曰青春上陽月結伴戲金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昏歌宴罷相將歸狹斜　原李巨仁煌煌京洛行曰京洛類神仙靄靄卻雲煙漸臺臨太液玉樹并甘泉車喧平樂外騎擁灌龍前競結繡朱綬爭攀李郭船獨悲韓長孺死灰猶未然　唐李白南都行曰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廛闠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沙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履華參玉色漢女嬌朱顏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閒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權德輿廣陵行曰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爲京八方稱輻輳五達如砥平大旆映空色殆簫發連營層臺出重霄金碧摩蒨清交馳流水轂迴接浮雲覺青樓旭日映綠野春風晴噴玉光照地嘒蛾價傾城燈前頻巧笑陌上相逢迎飄颻翠羽簿掩映紅襦明蘭膠遠不散管絃閒自清　李咸用煌煌京洛行曰長安近甸巡遊偏洛陽尋有黃龍見千乘萬騎如雷轉差差清蹕祥煙卷百司舊分當玉殿太平官屬無遺彥歌鐘沸激香塵散晨旗隱隱羅軒冕周公舊跡生紅蘚灞澗波光春照晚但聽嵩山萬歲聲將軍旗鼓何時偃　明來褒金陵歌曰夾岸垂楊起畫橈秦淮煙浪接天流朝朝桂槳來江口夜夜蘭燈集渡頭　孫黃南京行曰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巴江一道遶朝東秦淮水入丹陽郭北固城連六代宮炎業石頭如踞虎逶迤鍾岳似蟠龍龍樓鳳闕天中起萬戶千門霄漢裏太乙鈞陳紫極通翔鸞舞鶴

珠峯峙卻日觚稜駕寥廓行空複道侵箕尾仙掌銅盤玉作流靈芝華蓋霞爲綺華蓋靈芝燦綺霞御橋金水
正當衙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嬌鶯百囀競啼花紫電龍光飛武庫雕鞍甲第
列侯家　何景明大梁行曰大梁自古號名區富貴繁華代不殊高樓歌舞三千户夾道煙花十二衢合沓輪
騶交紫陌鳴鐘暮入正侯宅紅妝不讓掌中人珠履皆爲門下客片言立賜萬黃金一笑還酬雙白璧　劉鳳
京洛行曰宅中形勝澗瀍深作洛千年王氣沈闕控河流當地軸嶽分嵩少壓天心西來驛路通雍畤北枕泰
城接華陰禹跡茫茫敷九土獨令磐石誦虞箴　顧璘南巡舊京歌曰北固江濤控海門南都山勢疊崑崙金
宮暫啓雙龍見玉殿遥臨萬馬屯　又曰六代繁華何足誇而今四海共爲家暫看吳苑環城水終憶燕臺夾
路花

京邑五

賦漢揚雄蜀都賦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流亭皋彌望鬱乎青蔥丹風青龍石鰭水螭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棻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其陂則有猵獺沈鱓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飾竹則宗生族攢俊茂豐美夾江緣山尋卒而起其深則有猵獺沈鱓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飾其市九橋帶其流苴竹浮流龜鼈磧石風胎雨穀衆物駭目百華投春隆隱芳芬蝹燭若揮錦布繡望芒芒兮無幅其布則筍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鉛器百技千工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江東鮐鮑龍西牛羊五肉七菜勝厭腥臊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春之陰迎夏之陽置酒於榮川之間宅設坐於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鄰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頹臣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舟競逐也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漢之西都在乎雍州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英俊之域紘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下有鄠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洫星羅縣聯閭閻櫛比廛里貿遷隱轔輻湊四方輻輳並湊會同京師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閨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昆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鶩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共成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垂珠璀碧樹周阿而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異同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聲路經營脩除飛閣陵堨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神明臺名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蜺迴帶於棼橑拳

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靈草冬華神木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爾乃盛娛遊之壯觀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填飛羽上覆列卒周匝星羅雲布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上林也　之樹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趨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若攜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元鶴白鷺鳧鷖鴻鴈浮沈往來雲集霧散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圍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　又東都賦曰王莽作逆漢祚中缺於是聖皇握乾符闢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蓬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歷騶虞覽駟牡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毛埽霓旌旗拂天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駭騎電騖指顧俠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於是薦三犧放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覩明堂臨辟雍登靈臺考休徵列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在止造舟爲梁靈臺詩曰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　張衡南都賦曰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爲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湯谷涌其後淯水蕩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采玉璞隋珠夜光太乙餘糧中黃穀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朱於清冷之泉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其水蟲則有鸞鵠鷖鷺鴻鵠鷁鷛鷖和鳴澹澹隨波其香草則有薠蕪蓀荃葴冒菅蒯蘢蓯蓉若蘼蕪蓀荃葴冒菅蒯蘢蓯蓉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撫箏流風徘徊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濱朱帷連網曜野映雲脩袖繚繞而滿庭羅穢蹁躚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俯貫魴鱮仰落雙鶴魚不及竄鳥不暇翔車雷震而風厲馬麗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　又西京賦曰有憑虛公子

者無此公子但依憑言之 言於安處先生曰亦無此先生也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是焉咸陽里居朔北也商都六年改曰長安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緜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岍雍皆山名陳寶鳴鷄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乙隆嵸崔嵬隱轔轠轠連岡乎蟠冢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瞰涇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涇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實爲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乃覽秦制跨周法正紫宮於未央表蒼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蜚廉以發業幡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瑞流景曜之暐曄雕楹玉碣磥砢巃嵸崔巍嶕嶢

萬騎龍趨縱獵徒赴長莽迥卒清候武士赫怒河渭爲之波盪吳岳爲之陁堵百禽恢遑駭翼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失不虛捨鋌不苟躍嘗足見張值輪被轢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暴獸不得警青蛟挈於轄下韓盧噬於繅末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酒車酌醴方駕授纛升觴舉燧既醉鳴鐘儛伴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浮鷁首騎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枻女縱棹歌奏淮南度陽阿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嵬欻從背見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鰌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蜒蜒於云反龍形貌含利怪獸名魑魅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倉地成川流渭通涇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檀末之妓態不可彌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始徐進而蕤形似不任乎羅綺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昭遨流盼一顧傾城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威衆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　又東京賦曰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也乃搆阿房起甘泉結雲閣觀南山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埽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途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若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河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斜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巃嵸流鯈以太坯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區宇乂寧思和求中審哲元覽都茲洛宮遷至顯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濯龍芳林九谷八谿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冽清鴨鶂秋棲鶬鴰春鳴鴟鴞鵂鶹黃鵠鵁鶄鷛鴰於南則前殿靈臺和惟安福謁門曲榭斜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於東則洪池清籞渌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其西則平樂都場示速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於斯胥洎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

壕晰晰軒列反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音汾鼓路鼗音桃樹羽幢幢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屏音秉伏彫弓斯彀古侯反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乃馭小戎撫輕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林結徒爲營敘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火烈具舉武士星數鵝鸛魚麗箕張翼舒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羣癘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兩散剛瘴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傅毅洛都賦曰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巖阻扶二崤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面朝後市歎息起雰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皓精聘流星於突陌追鯈鰁於軒輬帶蟠龍之疏鏤垂芬蘂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藪亭清沼以泛舟浮翠虬與元武桑宮蘭館區制有規后帥九嬪躬敕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吸岏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列翠蓋方龍翰備五路之時副檻三辰之旗旂傳說作傅義和奉時千乘雷駭萬騎星鋪絡繹相屬揮沫揚鑣羣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燕門拊鼓僬僥角抵衝狡獨熊羆升高緣索譚笑自若陵校獵因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麋弦不虛控目不徒睎解腋分心麾旆殪兕然後弭節容與渌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瀨之潛鱗 杜篤論都賦曰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蹈滄海跨崑崙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深入匈奴割裂王庭連緜耳垂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陸海蠢生萬類城鎖雕題推天竺挐象犀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百姓阨塞要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於時聖帝赫然申威南擒公孫北脅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雍州 崔駰反都賦曰漢歷中絕京師爲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褊敗之機不在險也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者討高胡斬銅馬破骨都牧翳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眞人乃發上貫紫微徘徊天關趯狼狐蹈參伐陶以

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夏之遺風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魏
徐幹齊都賦曰齊國實坤德之青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濟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導積石龍門帶華蹈繇拔紫垂丹扉高驤龍楹蟠螭捎山岳雲墻其無垠北顧無鄂蕤葭菼蒼蒼莞菰沃若環會異鳥翬華乎其閒帶華之煌煌其寶玩則元蛤抱璣駮蚌含璫構夏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蟠螭捎山岳雲墻其後宮內庭壙壖姜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舫遊洪池折瑚瑚破琉璃日飭瓜而西舍乃反宮而樓遲歌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元睇而徵盼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翻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元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盈乎靈圖之中於是羽旌威興毛羣畫起上蹴穹庭下被皋藪　劉楨魯
都賦曰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巘嵸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棪青松文莖蔥業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垠陵彌坂域夏濩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凰飲食水產衆彩各有羣倫赬首華尾豐顏重斬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城着清眸顏若雪霜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瑞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盼風長歌飄乎發發身如轉波蓼蘆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盡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襖圖於水游緹帷殫潭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臨其隆崇文陛嶷嶷其高驤聽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圃苑沼駢田接連涇池分浪以帶石垠文瓊隔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斂民即戎講習與師洛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羣隕殪羽族殲剿填畴塞畎不可勝録　劉劭趙都賦曰且歙邑者固靈州之畝宇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源積石徑塿太華瀕為九流入於元波其東則天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大漠其北則有陶林元壇增氷沍寒其西則有靈丘平圖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璀錯磲硌磊阜連岡龍首嵯峨以崇鬱羊坂崙嵽以紘塘清漳發源濁淦汨越湯泉涫沸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竦閣連棟結階峙華爵以表甍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楹赫以舒光盤虬蟠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秋涉冬朔風烈寒猛豺鷙擾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於清原篤騭冥之駿駮抗

沖天之旌旆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太陵東結綠河然後嵯子放機戈矛亂發決斑曜破文額當手斃僵應弦倒越兩乃進夫中山名倡裹國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騁羅遞奏迭舉體凌浮雲聲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則崑山美玉元珠曲環輕綃啓繒纖繳繒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碣魚腸丁令角端飛兎翼斯常驪紫燕豐騮碗顧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觴筋參精迅驅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爝光挺新牓往被於水陽朱幕敝野綵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晉左思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峩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爲於前結朱實之離離孔翠翔扈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則跨躡犍牂六合而交會爲於前泉高爝飛煽於天垂於後則郤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勾闌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奉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楠椅桐榎柟幽蔣於谷底松柏翳蔚於山峰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丹砂赩熾出其坂窻房郁毓被其阜山圖採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交讓所植蹲鴟芋消或豐綠葵或蕃丹椒紅蓝紫飾柯葉漸苞敷蕊蕊蕤落英飄飄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稬稻漠漠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漉池而爲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百果甲坼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徹清渠其深則有鱣鮪鱒魴鱨鯉鱯鮫鱏鰋鮭鱨鯉鱯鮫鱏鰋鮭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鬬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夾樹兩行以當衢青蓋如雲輕轂擊轊連騎相屬閭閻殷闐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才性妖反妝布有桐華麴有桄榔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闉闉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西踰金隄

東越玉津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鼈氓於蓁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蕊戾反歷結反犀角鳥鍛翮獸廢足殆而
竭來相與第如淔丁田反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
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煒燁而秀發揚雄含
韋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　又吳都賦曰東岠
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獨未聞大吳之
壯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幷瀨噴薄沸騰寂寥長邁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於是乎長鯨吞
航脩鯨吐浪躍龍騰蛇蛟鰅琵琶沂洄順流噉喝沈浮鳥則鵾鷄鸐鶤鸐音霜鵠鶖鴻鵠鵾避風候鴈造江湛淡
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彫琢蔓藻刷盪漪瀾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鼎扇頁冠靈山大鵬繽翻
翼若垂天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眞之宇江妃於是往來海童
於是宴語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石帆海松東風扶留布濩皋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岳之岠音詎峭暴音曝煙覲江
海之流木則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與風飄颺颺颺
瀏飉飉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其竹則篔簹林箊音於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簩箹有叢苞
筍抽節往往繁結緑葉翠莖冒霜停雪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鷺鷟食其實鵷鵷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
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蔭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錯白鐵也之垠火齊之寶駭鷄之珍赬丹明璣金華銀朴
紫貝流黃縹碧素玉其荒敞誦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
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纖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煮海爲鹽采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
貢八蠶之綿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滄池佩長洲之茂苑闕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觀海陵
之倉則紅粟流衍雕樂鏤簴青節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儷靈高閨有閎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
青槐亘以渌水桃笙象簟輊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命官師而擁鐸將校獵兮具區吳王乃巾玉輅駕
騭羽毛揚雄雄戟燿芒貝胄象弭纖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猩猩啼而就禽鸞鸞扶弗反笑而被格屠巴蛇

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指包山以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乎文益之士劒閣維嶠（嶠險也）憑之者聿北且魏土者畢鼎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墨井鹽池元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思重爻葺大壯覽茵卿采蕭相枌榆複結樂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林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重葩而倒披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閨洞出鍇鏘清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檄梓木蘭次舍甲乙增構峩峩清塵剽剽雲崔嵬而矯首壯翼鵾鏤於青霄雷雨杳冥於天半曒日龍光於綺寮碩果灌叢園木蓊蓼篠懷風蒲萄結陰丹藕淩波而的皪綠芰汎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沈磴流十二同原異口蓄爲屯雲泄爲行雨內則街衢輻輳朱闕結嶼石杠（杠橋也）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蘿青槐以蔭途　庾闡揚都賦曰子未聞揚都之巨偉也左滄海右岷山龜鳥津其落江漢演其源碣金標乎象浦注桐柏乎元川昔句吳端委延州儷臧高讓殆於庶幾英風亞乎潁陽土映黃旗之景戀吐紫蓋之祥巖栖赤松之館岫啓縉雲之堂龍符渙而夏德興羣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龍軫地奄衡霍元聖所遊陟方所託我皇晉之中興而駿命是廓靈運啓於中宗天網振其絕絡於是乎源澤浩瀁林阜隱薈鼓鑫吞江荊牙吐瀨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泮五嶺而分流鼓沱潛而碎沛逢渤潏潏瀠瀠擁涌驚波霆激駭浪山動東注尾閭呼噏洞庭茫若雲漢窈若青城其山則重岡峩峩嶺嶷嵲崿陽侯鱗萃龍濤綺錯嵯崩磊砢嵬嵂薄旁帶千溪下同萬壑木則灌以杞梓被以沙棠結根九疑布葉天桂林爲五嶽之苑材爲八都之府埽飛虹虧陽景拂白雪而增翠凌廣漠而敷穎竹則篠風箘簬篠簜林箊單棘篁筱翦蔚蓊蓄疎貞條梢風動節集霧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蒼琅之竿東南之箭其林可遊其芳可薦草則陵茗海藻山英江蘺綸組菁茅繁露卷舒獸則騊駼駃騠騵驢猰貐貙狼猛貍犴貙獑猞猁貔貅蹲蠷噱噳氣則風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有騰猨天矯閃儵柯杪風母果然星流電遷或陵虛赴絕或繚繞希聞鳥則鸞鵷鶵鶋孔翠丹穴之羽鳴鳳自歌翔鸞自舞魚則鮫鱷鱣鮪比目鱯鮡脩鯉橫海徼鯨偃波其中則有靈蛟白黿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鸚螺蛻骨寄居負敖餘泉如輪文蛾如琢果則黃甘朱橙楊桃枇杷林蔚八

桂之叢色耀三珠之華爾其寶怪則有瑤琨琅玕青璧元珉陽珠散火陰甲潛珍雲英水玉錯燿龍鱗煥若金青晃若燭銀琉璃氷朗而外映珊瑚觸石而搆翹牙簫列文於象盛火布濯纖於炎炱西徂石城則舟車之所混幷東盡金塘則方駕之所連箱其中則有龍坻華屋晨皃之鮪青雀飛艫餘皇鼓枹鷁首鋪於黃宮盤蛟纏於赤馬爰有蘭堂華屋高門重構羅鼎玉食絲竹並奏龍駒汗血於廣塗朱輪擊轂而輻輳　傅元正都賦曰撫琴瑟陳鐘簴吹鳳簫擊鼉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柱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蚩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巖節之繁促於是神嶽雙立岡巖崟崟靈草蔽崖嘉木成林東父翳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僥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唐李庾西都賦曰其地勢也負秦韋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山指重城於二華拓外門於兩關元素交川灞滻在焉斷虹偃蹇而亘梁施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統劇停所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椅鄠杜前張公坻連乎馮翊畫疆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氐谷而通商其中則御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瀆入宮環洲菰織蒲紉芡贊菱羞渚戲青鷁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派作龍湫浟接河漢波通女牛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土厚地中温寒以宜門多杖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謠帝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閣朱軒崇基峻砌待駟高門木秀芽葩紅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畫晦金釭夜明羅繡巾幬鼓瑟吹笙譁族陳賓以樂乎太平貨賂分壓物次駢連中署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寶裁綺張繡紋軸蕉筒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廛金篆玉扁以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　又東都賦曰若乃用洛爲池帶河爲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運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宜齊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趾崇垓覃懷鎮封上干昭回鑿門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頤智堂奧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鷄御溝接派苑樹通堤抗風樓於內庭矗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鴛及鱗翠虹梁疊壯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翼翼太和而聳觀側賓曜而疏軒若蓬萊之眞侶瀛洲之列仙鸞鶴車往來於中天嚴城曉啓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扃接牖翠華

在鎮分官以守監署惟三卿魯止九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爲鄉化殷頑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隰膴膴而辨溝水濺濺而洗由　宋楊侃皇畿賦曰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大梁海內之喜胡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爲戮而爲俘實王氣之最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設險固襄平劉宋之美田載邑梨棗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鄢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管歷於五代法則垂於萬古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京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穗秸之入斯爲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鶯囀何早花開不晚瞻太乙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塵塵之中其南則有崇崇清壇畫壇壽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別有景象仙島圖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百亭千榭林間水濱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鵾首萬艘而壓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澄觴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京索導源而於汴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含芳舊苑瑞聖新名十洲象景三島分春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刹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若夫八澤九溝二池三固周流原野表界境土宿萬勝以遥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鷁浪以橫來絶長堤而可懼西望河流襟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右倚太行橫絶雲霧夫雍阻二崤之險洛憑九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兮桐宰之亭湮沒兮黄池之迹何昔也明詔重重諸侯於此會同今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取則同邦彦沛都賦曰惟此汴都禹畫爲豫周封鄭地肯臨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爲次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界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畺丘營壘夾其腋梁周帝據而廢弗興唐漢尹統而寧一故王國襲故不徙恢拓命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干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宏基融而北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塗荆惑閩鄙惟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瞻職於郡縣如岣嶁之遶觀其高城萬雉埤堄鱗接利過百二險踰四塞關城爲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墉鏤獸列

兵連卒呵夜警晝其衢四達其塗九軌劇驂崇期蕩爽如砥異羊腸之詰曲或踈疏而折轄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界畏神之闕業徵太乙之宮擬法象於穹昊啟閭閻而居至尊棣棡不斲素題不枅上圓下方制爲明堂告朔歷頒宣憲章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迤邐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簷璿題複壓墀池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湜湜僊棚景以斷續漾金碧而陸離恍潟浯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蒲菱芡蔣蓴其魚則有鱣鯉鮫鮀鮆鮁鮭鯖鱒鱖鯿鯸鯔鯊王鮪科斗魁陸鼈鼉鼈含蠙巨螯容與相羊遨遊賓蘋藻蓼其鳥則有鶤鵾鵝鴻鵠鵝鶩鳧鷖鷁鶤鶂鵠鶬鶴倉庚鵲鵲鵝揮霍翬翬翠鵾鴽鴾鴷鶡其木則有樅栝楩柟梓梬楩楓梅樅檀檉檟檳榔桷桑楊梓杞豫章句科扶疎蔽芾竦峙尋集弱掎施挈枝刺條脩幹蟠根橋躍鱗倣其下則有申葉蘭薑芸芝荃蓀鬚布絲勻馥郁清芬其氣襲人若乃豐廩貫廋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基布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　王仲寶南都賦曰翠華迴馭龍旆載揚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灑翔鸞之神翰挾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之作民極對列乎汝郟相輝乎洛宅頒慶洞開歸德峻峙正陽端門曰頒慶偉宮室之光明仰觀穹窿之舊渠迴伊洛之清流灑江吳之漕粟浮寶鼎之千舟者乃昭仁崇禮迴鸞祥輝南都四名　連闈帶闥列隊通衢萬商千賈鱗集奢不逾侈旁立原廟歸葬宮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承武烈彌萬祀而無窮俯浪宕羽歸星布纖麗山積瑰奇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糪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鉏迺雨芃芃離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觴漾波檜陰四合照碧妙峰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又有玉觸金罍光華奏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聯觀光與望雲指中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湍湍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識海鷹於舊橋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曦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得其一隅　明李時勉北京賦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宗恒嶽其巍巍鎮豎閭而奭奭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之國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兩乃懸水樹臬識景表營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

屋之通連蔓延宇之縱橫若乃四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藪天溏淤恒衛經其野濡磁涞桑匯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壤扼以太茂井陘之連山青脥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嶕峣層巒蔽虧長城亘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限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聯立連白登紫寨之遶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如灤涞灌注縈迴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琉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岩堯金臺翠樾紫氣丹青景雲矚目靈圖偓佺安期羨門之徒相與從遊於其間出入隱見而慌惚其西則崇山鬱翠高挹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峰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煙浮黛上嶽巢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決決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灝濕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緣丘彌谷澤滿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麗麗籍籍不可得而盡錄若其宮室之制則居高而臨下背陰而向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於中央上象天體之圓下法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闕屼以翼乎四表瓊樓瑰巍以立於兩旁廟社幷列左右相當閶闔闚其蕩蕩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燦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煜燿於天關金龍夭矯於虹梁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耽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闥閎通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守羽林而掌伏飛者至九十有四衛莫不井列而棋布各雄壯而偉麗　金幼孜皇都大一統賦曰維此北京太祖所屬天造地設靈鍾秀毓總交會於陰陽盡灌輸於海陸南臨鉅野東瞰滄溟西有太行之巖亙北有居庸之崢嶸瀉玉泉之逶迤貫金河而迴縈瓊島上聳以盤礴太液下澈而泓澄乃卜良辰乃蠲吉日以相以度以構宮室棟宇崇崇簷楹秩秩以蓋以覆陶冶埏埴以繪以圖黝堊丹漆煥五彩之輝煌作九重之嚴密天地洞開馳道相連金鋪納日玉柱凌煙星羅碁布璧燦珠聯虹飛霞擁龍翔鳳翥超凌氛埃壯觀宇宙規模恢廓次第畢就豁千門之雲矗敞萬戶之輻輳

玉若丹闕巍巍觀凌空觸稜上聳閣道遥通左祖右社蔚乎穹窿禁城之下金水溶溶畫棟凌雲繡柱含空旋題耀日綠橋駕虹若夫御苑遶施上林深窈有山有泉爲臺爲沼巖谷復徼雲霞繚繞走有奇獸飛有靈鳥樂寬閒以棲息恣回翔以馴擾又若百司庶府有鋼有目太學郡庠之並建琳宮梵宇之森矗列九衢之坦坦引六街而相續閭閻櫛比閨闥雲簇馬馳聯轡車行擊轂又若歌樓舞榭豔態穠粧羅袖回雪清聲遶梁管絃嘔啞狎坐傳觴娛青陽之麗景駐白日之飛光　桑悅南都賦曰明之南都宿分於斗職域於揚斗則日月之所佐樞五星之所乘譬是謂天維揚則拓土畫疆卓犖兼幷是謂地網論大形勢桐柏之源東馳駿汨揖濁激而招沂泗者於此乎會岷山之支東累綿行出庾嶺而包彭蠡者於此乎畫誠江海之都會也山林之總轄也以三吳足以荊蜀八閩二廣可伸可縮堪輿之精畫於是矣細論落屏則天設雄墅表以鍾山襐以長江山則掩譎崔巍詭歌崚嶒表峴嵓嵓尖台嵬亢叢巢墳丸追詭麋豐晴今熏熏晦今氛氛氣雲薄今凝封秀蒙挹今瑋瑋氣雲薄今擬封秀今穆穆協和怒趙趙今譽聞均山惟榆丕江迺桑加韓孟之精畫於是矣細論落屏則天設雄墅表以鍾山襐以長姑各有異府神切天碁門陛陛今混池未鑿望隅隅今氣化馴制丹崖甲乎連櫳翠壁貢乎稜觚其泉則有白乳一人玉毫喜客婁地籟之于千番天紳之默默斂川后之津液菖山靈之骨脈雨或潮而置置風或舉而噴噴其池則有覆盂石壘天淵蓮花菩人留今指爪朽名潤今無涯又有堤名太平堰名余家瀨名投金泓名丹砂九曲露靈溝河淵渠芳草暉馬澗河清華又有田嘴則黍稌咸宜桑柘斯植水耕火耘風經雨織一犁蓑蓑今斛粟半筐槃槃今尺帛異中華之心而四方之極者也帝省山川可爲皇據惟古帝王或命於陶或命於牧惟豐惟鎬文武是屋儲茲地體以俟天牧於是役吳戴柞命晉其耘宋齊爲畚梁陳爲斤其建金華赤烏玉燭重雲太極清暑之候麗結綺永安之青蓱執非先塲我金門之路清吾玉殿之廛也蔑遠元脫紐宇宙沸歊悶茲地也鬱鬱葱葱煌煌增渥補泊衙紫浮湘虹經撮彩雲緯成章旗今若燭龍之銜將環重盤龍而欲翻其在山也澄谷就實危峯增鉦矗乎若巢金之欲彰其在水也漫汎氤氳逐泛漳踞虎而據

揚瀾乎若頹波之弄西陽裨竈瞻望而瞰踐景純睥睨而周章非名都之將建而先發其祥耶　又北都賦曰
閒北之爲都宿屬於箕地名幽州神堯之聖域召公之賢丘地勢累崇踡蹜抹棣膂齊魯爲都伊匹規乾準坤以
阬迤迴而左達太行巍嵬而右遒湍漯無涯峻峭莫儔天合其所人凝其績築城伊減作都伊匹規乾準坤以
究安宅五門環環千廬捥捥雙華嫚嫚丹闕頷頷峙以文武列以順椓東連宋衛西暨社稷表裏山河經緯思善翼善左輔右弼奉天前迤斷斷特特若圖倪之無極華蓋中莅翛翛磐磐若泰山之可即據乎後擁濮環赫赫若混沌之未劃悉眇其揔扛其極剡柱乳楣巨鐵掘壔樽櫨禁楯珠戚獸遝陽橛其正陰止其冥魚焜騞而下垂拒鵲婚牌而上騰彼榱桷之區畫西苑泓以太液之漵漵峙以瓊華之兜兜池則汪洋漫衍滋瀾淳沱禍以江蘺芙蓉點以芳藻綠荷合英吐華翡翠鴛鴦波鳧則鷛鸘鸂鶒鵁鶄鷖鷗鷺鷥鸕鷀鵜鵝鶂鵠鵫鵫鵫

宮室之安也遂定都故今以臨安府爲行在所

頌明鄧林皇都大一統頌曰天作神京山河聿固聖皇宅之永隆實祚惟北京冀域堯封龍潛舊邸王氣所鍾爰法天經爰因地義斷自宸衷率由舊制乃營三殿三殿堂堂乃立九門九門將將乃築圜丘乃除方澤於焉有條龍襆中岳鳳闕前峙禁城萬雉邦畿千里乃廟乃社乃定市朝規模位置秩秩焉有象一新兩京駢麗洪惟聖皇與天合德嘗此北京比萬象彼北極惟北有極環拱衆星惟北有京包舉八瀛日月貞明山河帶礪聖子神孫本支百世

表唐李嶠請車駕還洛表曰載祀七百卜年非豐鎬之地時乘九五啓聖由瀍洛之鄉所以受龍圖龜書所以朝兩師河伯萬靈幽贊百物阜昌是曰天地之心實興帝王之祚況復圜丘方澤神祇之兆域以安複廟重櫨昭穆移之尊卑既敘定社而立稷建邦而設都是萬年長王之郊誠億載不遷之宇加以舟車并湊水陸交衝物產尤多觀瞻攸屬悅衆斯有來蘇之冀神靈翹望幸之心伏願俯察氓謠仰祇天意涓時擇日屯萬騎而出函泰省俗觀風撫四方而還輦洛衆星拱列長居辰極之尊萬國駿驅載詠朝宗之府

明梁本之爲魯王賀建階砥平垂拱無爲而四方來賀綸音誕布允爲洛誥定命之書鴻業告成載詠鎬京復古之雅

序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序曰都應垣也燕之應極垣有三焉極一而已矣日東出疆十有二極北居指十有二以柄天下之魁杓天險設於坎地勢厚於坤皇建而人民會歸於極有進矣中宅天下不若虎踞天下虎踞天下必以蒯文皇得天子自守遷之咯於厥初封都燕陵燕前萬世無窮斯利播勑九邊棨儀四海豈偶哉於焉神人萃物爽憑成周鼓文漢代瑞像脛翼謂何氣先符應他若潭雲塔影龍螺洞光木石幻氣猶熙游盛今古雖留更僕未可悉載也

辨元吳澄東西周辨曰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

南又營灞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平王畏敵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寔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爲東周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爲東周惠公之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鮑氏云據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即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